魯迅譯文集

八

竪琴
一天的工作
山民牧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魯迅譯文集

第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1055　字数242,000
开本850×1168耗$\frac{1}{32}$　印张$12\frac{12}{16}$　插頁1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2.25元

第八卷說明

本卷包括《竪琴》、《一天的工作》和《山民牧唱》。

《竪琴》是苏联E. 札弥亚丁、L. 倫支、K. 斐定等十个作家的短篇小說合集，內收魯迅譯的七篇，柔石譯的两篇和曹靖华譯的一篇，1933年1月由上海良友图書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学丛書》之一。

《一天的工作》是苏联B. 毕力涅克、L. 綏甫林娜、N. 略悉珂等十个作家的短篇小說合集，內收魯迅譯的八篇，文尹（瞿秋白）譯的两篇。1933年3月由上海良友图書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学丛書》之一。

1936年7月魯迅曾将上述二書合編为《苏联作家二十人集》，仍由上海良友图書公司出版。

《山民牧唱》是西班牙P. 巴罗哈的短篇小說集，原拟編入上海联华書局印行的《文艺連丛》中，但在魯迅生前未曾出版。

在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会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中，《竪琴》和《一天的工作》編入第十九卷，《山民牧唱》編入第十八卷內。

本卷自《竪琴》中抽去柔石譯的两篇，《老耗子》（M. 淑

雪霞河作）和《物事》（V. 凱泰耶夫作）；曹靖华譯的一篇，《星花》（B. 拉甫列涅夫作）。又自《一天的工作》中抽去文尹譯的两篇，《一天的工作》和《宏道夫》（皆 A. 綏拉菲摩維支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五月

第八卷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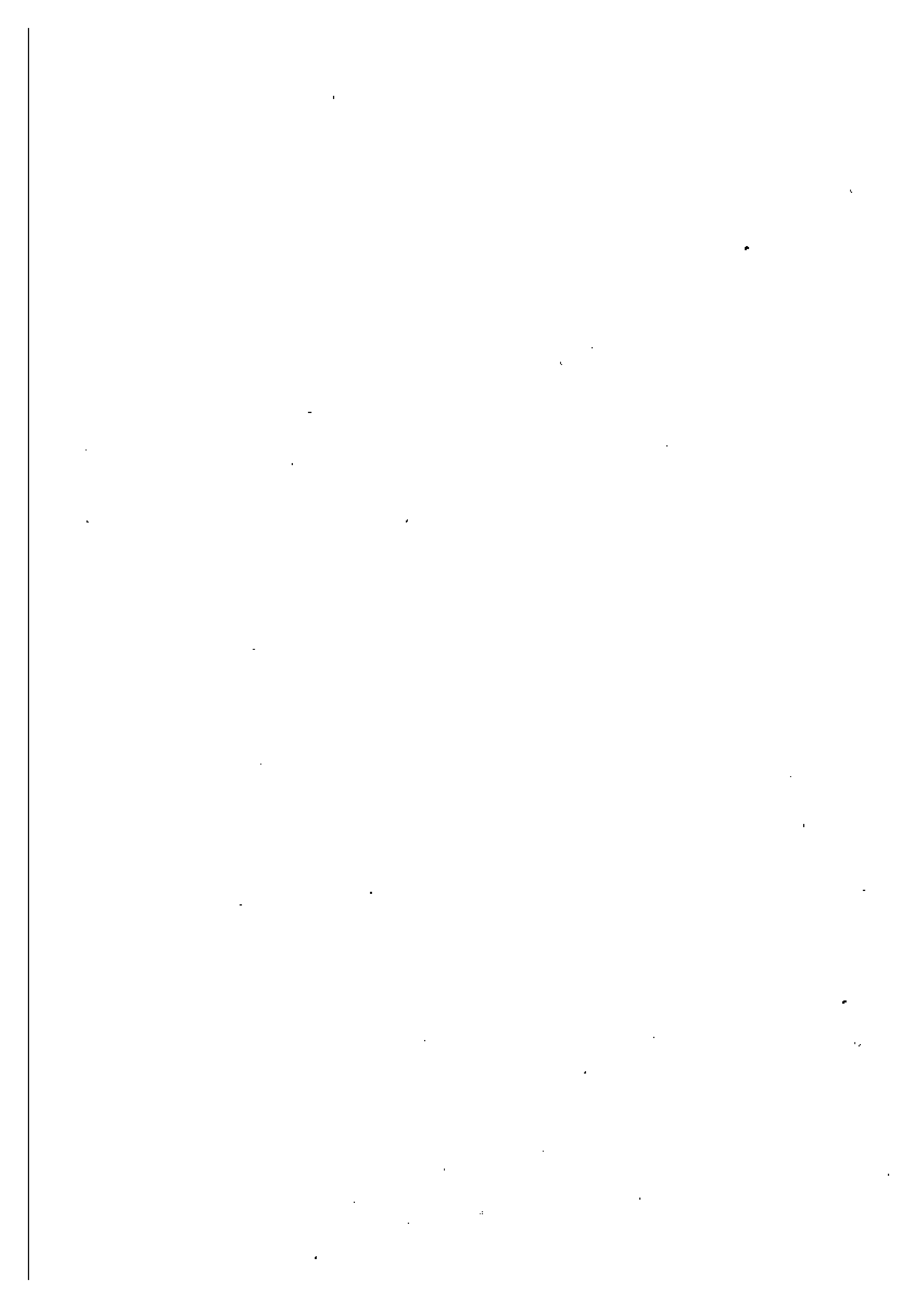
竪琴

一天的工作

山民牧唱

附　录

竖　琴



前　記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墮入神秘，淪于頹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托尔斯泰之名，漸漸出現于文字上，并且陆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时組織的介紹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將他們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掙扎。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軍馬的围剿。創造社竪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現"的口号，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那是受过了英国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国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論"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头百結，揚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纖手，揮斥

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軍馬，这就是以小説为"閑書"的人們。小説，是供"看官"們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閲者不欢，打断他消閑的雅兴。此説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説論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雕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着轉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給了他們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庫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綏夫和梭罗古勃之流的沈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惠垒賽耶夫，戈理基，瑪亚珂夫斯基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此外也沒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内战爭和列强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济政策实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紐，是一个文学团体"綏拉比翁的兄弟們"。

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勒"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説："从党人

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說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員，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尔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現，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維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单：当时的革命者，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鉄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当时指揮文学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托罗茨基也是其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侶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单說是"爱文学"而沒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于逐漸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繼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們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評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

此种文学的兴起較为在先，頗为西欧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国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机緣；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紹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譯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譯，我相信为很可靠的。① 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內，使这本書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記》里，讀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迅記于上海。

---

① 这三篇是《老耗子》（M・淑雪兼珂作，柔石譯），《星花》（B. 拉甫列涅夫作，靖华譯），和《物事》（V. 凱泰耶夫作，柔石譯）。这里都沒有收入。——編者。

洞　　窟

E. 札弥亚丁

冰河，猛獁[1]，曠野。不知什么地方好象人家的夜的岩石，岩石上有着洞穴。可不知道是誰，在夜的岩石之間的小路上，吹着角笛，用鼻子嗅出路来，一面噴起着白白的粉雪——也許，是灰色的拖着长鼻子的猛獁，也許，乃是风。不，也許，风就是最象猛獁的猛獁的冻了的呻吟声。只有一件事分明知道——是冬天。总得咬紧牙关，不要格格地响。总得用石斧来砍柴。总得每夜搬了自己的篝火，一洞一洞的漸漸的深下去。总得多盖些长毛的兽皮……

在一世紀前，是彼得堡街道的岩石之間，夜夜徘徊着灰色的拖着长鼻子的猛獁。用了毛皮，外套，毡毯，破布之类包裹起来的洞窟的人們，一洞一洞地，逐漸躲进去了。在圣母节[2]，瑪丁·瑪替尼支去釘上了書斋。到凱山圣母节[3]，便搬出食堂，躲在臥室里。这以后，就沒有可退的处所了。只好或者在这里熬过了围困，或者是死掉。

---

① Mammut，古代的巨兽，形略似象。——譯者。

② 十月一日。——譯者。

③ 十二月二十二日。——譯者。

洞窟似的彼得堡的卧室里面，近来是諾亚的方舟之中一样的光景——恰如洪水一般乱七八糟的凈不凈的生物，瑪丁·瑪替尼支的書桌，書籍，磁器样的好象石器时代的点心，斯克略宾①作品第七十四号，熨斗，殷勤地洗得雪白了的馬鈴薯五个，鍍鎳的卧床的格子，斧头，小厨，柴，在这样的宇宙的中心，則有上帝——短腿，紅鏽，貪饕的洞窟的上帝——鑄鉄的火爐。

上帝正在强有力地呻吟。是在昏暗的洞窟之中的火的奇迹。人类——瑪丁·瑪替尼支和瑪沙——是一声不响，以充滿虔誠的感謝的态度，將手都伸向那一边。暫时之間，洞窟里是春天了。暫时之間，毛皮，爪，牙，都被脫掉，通过了滿結着冰的脑的表皮，抽出碧綠的小草——思想来了。

"瑪德②，你忘記了罢，明天是……唔唔，一定的，我知道。你忘記了！"

十月，树叶已經发黄，萎靡，雕落了的时候，是常有仿佛青眼一般的日子的。当这样的日子，不要看地面，却仰起头来，也能够相信"还有欢欣，还是夏季。"瑪沙就正是这样子。閉了眼睛，一听火爐的声音，便可以相信自己还是先前的自己，目下便要含笑从床上走起，緊抱了男人。而一点鐘之前，发了小刀刮着玻璃一般的声音的——那决

---

① Aleksandr Skriabin(1871—1915)，俄国有名的音乐家。——譯者。

② 瑪丁的亲爱称呼。——譯者。

不是自己的声音，决不是自己……

"唉唉，瑪德，瑪德！怎么糊糊……你先前是不会忘記什么的。廿九这天，是瑪理亚的命名日呵……"

鉄鑄的上帝还在呻吟着。照例沒有灯。不到十点鐘，火是不来的罢。洞窟的破碎了的圓天井在搖动。瑪丁·瑪替尼支蹲着——留神！再留神些！——仰了头，依旧在望十月的天空。为了不看发黄的，干枯的嘴唇。但瑪沙却道——

"瑪德，明天一早就烧起来，今天似的燒一整天，怎样！唔？家里有多少呢？書房里該还有半賽旬①罢？"

很久以前，瑪沙就不能到北极似的書斋去了，所以什么也不知道。那里是，巳經……留神，再留神些罢！

"半賽旬？不止的！恐怕那里是……"

忽然——灯来了。正是十点鐘。瑪丁·瑪替尼支沒有說完話，細着眼睛，轉过脸去了。在亮光中，比昏暗还苦。在明亮的处所，他那打皺的，粘土色的脸，是会分明看見的。大概的人們，現在都显着粘土色的脸。复原——成为亚当。但瑪沙却道——

"瑪德，我来試一試罢——也許我能够起来的呢……如果你早上就烧起火爐来。"

"那是，瑪沙，自然……这样的日子……那自然，早上就烧的。"

---

① 一賽旬約七立方尺。——譯者。

洞窟的上帝漸漸平靜，退縮了，終于停了嘶动，只微微地发些毕毕剝剝的声音。听到楼下的阿培志綏夫那里，在用石斧劈船板——石斧劈碎了瑪丁·瑪替尼支。那一片，是給瑪沙舂着粘土一般的微笑，用珈琲磨子磨着干了的薯皮，准备做点心——然而瑪丁·瑪替尼支的别一片，却如无意中飞进了屋子里面的小鳥一般，胡乱地撞着天花板，窗玻璃和墙壁。"那里去弄点柴——那里去弄点柴——那里去弄点柴。"

瑪丁·瑪替尼支穿起外套来，在那上面系好了皮带。(洞窟的人們，是有一种迷信，以为这么一来，就会温暖的。)在屋角的小厨旁边，将洋鉄水桶嘩啷地响了一下。

"你那里去，瑪德?"

"就回来的。到下面去汲一点水。"

瑪丁·瑪替尼支在冰滿了溢出的水的楼梯上站了一会，便摆着身子，长嘘了一口气，脚鐐似的响着水桶，下到阿培志綏夫那里去了。在这家里，是还有水的。主人阿培志綏夫自己来开了門。穿的是用繩子做带的外套，那久不修刮的脸——簡直是灰尘直沁到底似的滿生着赭色杂草的荒原。从杂草間，看見黃的石块一般的齿牙，从齿牙間，蜥蜴的小尾巴閃了一下——是微笑。

"阿阿，瑪丁·瑪替尼支！什么事，汲水么？請請，請請，請請。"

在夾在外門和里門之間的籠一样的屋子——提着水桶，便連轉向也难的狹窄的屋子里，就堆着阿培志綏夫的

柴。粘土色的瑪丁·瑪替尼支的肚子，在柴上狠狠地一撞，——粘土块上，竟印上了深痕。这以后，在更深的廊下，是撞在厨角上。

走过食堂——食堂里在着阿培志綏夫的雌兒和三匹小仔。雌头連忙将羹碟子藏在擦桌布下面了。从別的洞窟里来了人——忽然扑到，会抓了去，也說不定的。

在厨房里捻开水道的龙头，阿培志綏夫露出石头一般的牙齿来，笑了一笑。

“可是，太太怎样？太太怎样？太太怎样？”

“无論如何，亚历舍·伊凡諾微支，也还是一样的，总归不行。明天就是命名日了，但家里呢……”

“大家都这样呵，瑪丁·瑪替尼支。都这样呵，都这样呵，都这样呵……”

在厨房里，听得那誤进屋里的小鳥，飞了起来，霍霍地鼓着翅子。原是左左右右飞着的，但突然絕望，拚命将胸脯撞在壁上了。

“亚历舍·伊凡諾微支，我……亚历舍·伊凡諾微支，只要五六块就好，可以将你那里的(柴)借給我么？……”

黄色的石头似的牙齿，从杂草中間露出来。黄色的牙齿，从眼睛里显出来。阿培志綏夫的全身，被牙齿所包裹了，那牙齿漸漸伸长开去。

“說什么，瑪丁·瑪替尼支，說什么，說什么？連我們自己的家里面……你大約也知道的罢，現在是什么都……你大約也知道的罢，你大約也知道的罢……”

留神！留神——再留神些罢。瑪丁·瑪替尼支亲自收紧了自己的心，提起水桶来。于是經过厨房，經过昏暗的廊下，經过食堂，出去了。在食堂的門口，阿培志殺夫便蜥蜴似的略略伸一伸手。

“那么，晚安……但是，瑪丁·瑪替尼支，請你不要忘記，紧紧的关上門呀，不要忘記。两层都关上，两层呵，两层——因为无論怎么烧也来不及的！”

在昏暗的处处是冰的小房子里，瑪丁·瑪替尼支放下了水桶。略一回顧，紧紧地关上了第一层門。側着耳朵听，但听得到的只是自己身体里的干枯的柴瘠的战栗，和一下一下分成小点的多半是寒噤的呼吸。在两层的門之間的狹窄的籠中，伸出手去一碰——是柴，一块，又一块，又一块……不行！火速亲自将自己的身体推到外面，輕輕地关了門。現在是只要將門一送，碰上了門就好。

然而——沒有力气。沒有送上瑪沙的“明天”的力气。在被仅能辨認的点綫似的呼吸所划出的境界上，两个瑪丁·瑪替尼支們就开始了拚命的战争——这一面，是和斯克略賓为友的先前的他，知道着“不行”这件事，但那一面的洞窟的瑪丁·瑪替尼支，是知道着“必要”这件事的。洞窟的他，便咬着牙齿，按倒了对手，將他扼死了。瑪丁·瑪替尼支至于翻伤了指甲，推开門，將手伸进柴堆去，——壹块，四块，五块，——外套下面，皮带間，水桶里，——將門砰的一送，用着野兽一般的大步，跑上了楼梯。在楼梯的中段，他不禁停在結冰的梯級上，將身子帖住了墙

壁。在下面，門又是呀的一声响，听到遮满灰尘似的阿培志綏夫的声音。

“在那边的——是誰呀？是誰呀？是誰呀？”

“是我阿，亚历舍·伊凡諾微支，我——我忘記了門——我就——回过去，紧紧的关了門……”

“是你么？哼……为什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的？要再認眞些呵，要再認眞些。因为近来是誰都要偸东西的呀。这就是你，也該明白的罢，唔，明白的罢，为什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的？”

廿九日。从早上起，是到处窟窿的旧棉絮似的低垂的天空，从那窟窿里，落下冰来了。然而洞窟的上帝，却从早上起就塞满了肚子，大慈大悲地呻吟起来——就是天空上有了窟窿，也不要紧，就是遍身生了牙齿的阿培志綏夫查点了柴，也不要紧——什么都一样。只要捱过今天，就好了。洞窟里的“明天”，是不可解的。只有过了几百年之后，才会懂“明天”呀，“后天”呀那些事。

瑪沙起来了。而且为了看不見的风，摇摇摆摆，象先前一般梳好了头发。从中央分开，梳作遮耳的鬓脚。那宛如秃树上面，遺留下来的惟一的摇摇不定的枯叶一样。瑪丁·瑪替尼支从書桌的中央的抽屜里，拿出書本，信札，体溫計这些东西来。后来还拿出了一个不知是什么的蓝色小瓶子①，但为要不給瑪沙看見，連忙塞回原地方去了——終

① 在欧奘，凡盛毒藥的瓶，例用蓝色的。——譯者。

于从最远的角落里，搬了一只黑漆的小箱子来。在那底里，还存着真的茶叶——真的，真的——真正实在，一点不錯的茶叶！两个人喝了茶。瑪丁·瑪替尼支仰着头，听到了完全和先前一样的声音——

“瑪德，还記得我的蓝屋子罢。不是那里有盖着罩布的鋼琴，鋼琴上面，有一个树做的馬样子的烟灰碟子的么？我一弹，你就从背后走过来……”

“是的，正是那一夜，創造了宇宙的，还有出色的聪明的月貌，以及鶯囀一般的廊下的鈴声。”

“还有，記得的罢，瑪德，开着窗，外面是显着碧綠颜色的天空——从下面，就听到似乎簡直从别的世界里飘来的，悠揚的手风琴的声音。”

“拉手风琴人，那个出色的拉手风琴人——你現在在那里了？”

“还有，河边的路上……記得么？——树枝条还是精光的，水是带了些紅色。那时候，不是流着簡直象棺材模样的，冬天的遺物的那蓝蓝的冰块么。看見了那棺材，也只不过发笑——因为我們是不会有什么死亡的。記得么？”

下面用石斧劈起柴来了。忽然停了声响，发出有誰在奔跑，叫喊的声音。被劈成两半了的瑪丁·瑪替尼支，半身在看永远不死的拉手风琴人，永远不死的树做的馬，以及永远不死的流冰，而那一半身，却喘着点綫一般的呼吸，在和阿培志綏夫一同点柴的数目。不多久，阿培志綏夫就点查完毕，在穿外套了。而且渾身生着牙齿，猛烈地

来打門了。而且……

"等一等，瑪沙，总，总好象有人在敲我們的門似的。"

不对，沒有人。現在是还沒有一个人。又可以呼吸，又可以昂着头，来听完全是先前一样的声音。

黄昏。十月廿九日是老掉了。屹然不动的，老婆子似的鈍滯的眼——于是一切事物，在那視綫之下，就縮小，打皺，駝背了。圓天井低了下来，靠手椅，書桌，瑪丁·瑪替尼支，卧床，都扁掉了。而卧床上面，則有完全扁了的，紙似的瑪沙在。

黄昏时候，来了房客联合会的干事綏里訶夫。他先前体重是有六普特① 的，現在却减少了一半，恰如胡桃在嗹啷匣子② 里面跳来跳去似的，在上衣的壳里面跳。只有声音，却仍如先前，仿佛破鐘一样。

"呀，瑪丁·瑪替尼支，首先——不，其次，是太太的命名日，来道喜的。那是，怎么！从阿培志綏夫那里听到的……"

瑪丁·瑪替尼支被从靠手椅里弹出去了。于是橐橐地走着，竭力要說些什么話，說些什么都可以……

"茶……就来——現在立刻……今天家里有'真的'东西哩。是真的呵！只要稍微……"

"茶么？我倒是香檳酒合式呵。沒有？究竟是怎么了

① 重量名，四十磅为一普特。——譯者。

② 一种匣子的玩具。——譯者。

的！哈，哈，哈，哈！可是我，前天和两个朋友，从霍夫曼氏液做出酒来了。实在是笑話呀！狠狠的喝了一通。

“但是那朋友，却道‘我是徐諾維夫呵，跪下呀。’唉唉，笑話笑話。

“后来，回到家里去，在战神广場上，不是一个男人，只穿了一件背心，从对面走来了么，唔，自然是真的！你究竟是怎么了的？这一問，他不是說，不，沒有什么，不过刚才遭了路劫，要跑回华西理也夫斯基島去么。眞是笑話！”

扁平的紙似的瑪沙，在臥床上笑起来了。瑪丁·瑪替尼支亲自紧紧地絞紧了自己的心，接着更加高声地笑——那是因为想煽热綏里訶夫，使他始終不断，再講些什么話……

綏里訶夫住了口，将鼻子略哼一下，不說了。覺得他在上衣的兜里左右一搖，便站了起来。

“那么，太太，請你的手，Chik！唔，你不知道么？是学了那些人們的样，将 Chest Imeju Klanyatsa 減縮了的呀， Ch. I. K. 唉唉，眞是笑話！”①

在廊下，接着是門口，都起了破鐘一般的笑声。再一秒鐘，这样地就走呢，还是……

地板好象搖搖蕩蕩，瑪丁·瑪替尼支覺得脚下仿佛在

① Chest imeju klanyatsa是应酬的常套語，有“幸得恭敬作礼”之意。“那些人們”指共产党員，因为常将冗长的固有名詞，仅取头一字縮成一个新名，所以綏里訶夫以为“笑話”。——譯者。

打旋渦。浮着粘土似的微笑，瑪丁·瑪替尼支靠在柱子上。綏里訶夫嗡嗡的哼着，将脚塞进大的长靴里面去。

穿好长靴，套上皮外套，将猛獁的身子一伸，吐了一口气。于是一声不响，拉了瑪丁·瑪替尼支的臂膊，一声不响，开了北极一般的書斋的門，一声不响，坐在长椅子上了。

書斋的地板，是冰块。冰块在可聞和不可聞之間，屑索的一声一开裂，便离了岸——于是滔滔地流着，使瑪丁·瑪替尼支的头暈眩起来。从对面——从辽远的长椅子的岸上，极其幽微地听到綏里訶夫的声音——

“首先——不，其次，我也敢說，那个什么阿培志綏夫这虫豸，实在是……但是你自己也明白的罢，因为他居然在明說，明天要去报警察了……实在是虫豸一流的东西！我单是这样地忠告你。你現在立刻，現在立刻到那小子这里去，将那柴，塞进他的喉嚨里去罢。”

冰块逐漸迅速地流去了。扁平的，渺小的，好容易才能看見的——簡直是木片头一般的瑪丁·瑪替尼支，回答了自己。但并非关于柴——是另外一件事。

“好，現在立刻，現在立刻。”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东西实在是无法可想的虫豸，簡直是虫豸呵，唔唔，自然是的……”

洞窟里还昏暗。粘土色的，冷的，盲目的瑪丁·瑪替尼支，鈍鈍地撞在洪水一般散乱在洞窟里的各种东西上。忽然間，有了令人錯愕的声音，是很象先前的瑪沙之声的

声音——

"你同綏里訶夫先生在那边講什么？說是什么？粮食票？我是躺着在想了的，要振作一下——到什么有太阳光的地方去……阿呀，这样礫礫格格地在弄什么东西呀，簡直好象故意似的。你不是很知道的么——我受不住，我受不住，受不住！"

象小刀在刮玻璃。固然，在現在，是什么也都一样。連手和脚，也成了机器似的了。一上一下，都非象船上的起重机模样，用繩索和轆轤不可。而且轉动轆轤，一个人还不够，大約須有三个了。瑪丁·瑪替尼支一面拚命地絞紧着繩索，一面将水壶和熬盘都擱在爐火上，重燉起来，将阿培志綏夫的柴的最后的几块，抛进火爐里面去。

"你听見我在說話沒有？为什么一声不响的？你在听么？"

那自然并不是瑪沙。不对，并不是她的声音。瑪丁·瑪替尼支的举动，逐漸鈍重起来了。——两脚陷在索索地崩落的沙中，轉动轆轤，就步步覚得沉重。忽然之間，搭在不知那一个滑車上的繩索断掉了，起重机——手，便垂了下来。于是攞着了水壶和熬盘，嘩拉拉的都落在地板上。洞窟的上帝，蛇一般吱吱地叫。从对面的辽远的岸——臥床里，发出簡直是别人似的高亢的声音来——

"你是故意这样的！那边去罢！現在立刻！我用不着誰——什么什么都不要！那边去罢！"

十月廿九日是死掉了。——还有永远不死的拉手风琴

人，受着夕阳而发紅的水上的冰块，瑪沙，也都死掉了。这倒好。不象真的"明天"，阿培志綏夫，綏里訶夫，瑪丁·瑪替尼支，都沒有了，倒是好的，这个那个，全死掉了，倒是好的。

在远处什么地方的机器之流的瑪丁·瑪替尼支，还在做着什么事。或者，又燒起火爐来，将落在地上的东西，拾进煞盘里，燒沸那水壶里的水，也說不定的。或者，瑪沙講了句什么話，也說不定的——但他幷沒有听見。单是为了碎話和撞在小厨，椅子，書桌角上所受的陈伤，粘土在麻木地作痛。

瑪丁·瑪替尼支从書桌里，将信札的束，体温計，火漆，装着茶叶的小箱子——于是又是信札，都懶懶地拖出来。而在最后，是从不知那里的最底下，取出了一个深蓝色的小瓶子。

十点鐘。灯来了。完全象洞窟的生活一样，也象死一样，精光的，僵硬的，单純而寒冷的电气的灯光。幷且和熨斗，作品第七十四号，点心之类在一处，是一样地单純的蓝的小瓶子。

鉄鑄的上帝，吞咽着羊皮紙一般地黃的，浅蓝的，白的，各种顏色的信札，大慈大悲地呻吟起来了。而且使水壶的盖子格格地作声，来通知它自己的存在。瑪沙回过了头来。

"茶燒好了？瑪德，給我——"

她看見了。給明亮的，精光的，僵硬的电气的光所穿

通了的一刹那間，火爐前面，是弯着背脊的瑪丁·瑪替尼支。信札上面，是恰象受了夕阳的水那样的紅紅的反射，而且那地方，是蓝的小瓶子。

"瑪德……瑪德……你已經……要这样了？……"

寂靜。滿不在意地吞咽着凄苦的，优婉的，黄的，白的，蓝的，永远不死的文字——鉄鑄的上帝正在呼卢呼卢地响着喉嚨。瑪沙用了象討茶一样，随随便便的調子，說：

"瑪德，瑪德！还是給我罢！"

瑪丁·瑪替尼支从远处微笑了。

"但是，瑪沙，你不是也知道的么？——这里面，是只够一个人用的。"

"瑪德，但是我，反正已經是并不存在的人了。这已經并不是我了——我反正……瑪德，你懂得的罢——瑪德。"

唉唉，和她是一样的，和她是一样的声音……只要将头向后面一仰……

"瑪沙，我騙了你了。家里的書房里面，柴什么是一块也沒有了。但到阿培志綏夫那里去一看，那边的門和門的中間……我就偸了——懂了么？所以綏里訶夫对我……我应該立刻去还的，但已經統統燒完了——我統統燒完了——統統！"

鉄鑄的上帝滿不在意地假寐了。洞窟的圓天井一面在消沒，一面微微地在发抖。連房屋，岩石，猛獁，瑪沙，也微微地在发抖。

"瑪德，如果你还是愛我的……瑪德，記一記罢！亲

爱的瑪德！”

永远不死的树做的馬，拉手风琴人，冰块。还有这声音……瑪丁·瑪替尼支慢騰騰地站起来了。好容易轉动着髑髏，慢騰騰地从桌上拿起蓝的小瓶子，交給了瑪沙。

她推掉毯子，恰如那时受了夕照的水一般，带着微紅，显出灵敏的，永远不死的表情，坐在臥床上。于是接了瓶子，笑起来了——

“你看，我躺着想了的，也不是枉然呵——我要走出这里了。再給我点上一盞电灯罢——哪，那桌子上的。是是，对了。这回是，火爐里再放进些什么去。”

瑪丁·瑪替尼支看也不看，从桌上抓起些什么紙来，抛在火爐里。

“好，那么……出去散步一下子。外面大概是月亮罢——是我的月亮呵，还記得么？不要忘記，带着鑰匙。否則，关上之后，要开起来……”

不，外面并没有月亮。低的，暗的，阴惨的云，簡直好象圓天井一般，而凡有一切，則是一个大的，寂静的洞窟。墙壁和墻壁之間的狭的无穷的路，冻了的，昏暗的，显着房屋模样的岩，而在岩間，是开着照得通紅的深的洞窟。在那洞窟里，是人們蹲在火旁边。輕輕的冰一般的风，从脚下吹拂着雪烟，不知道是什么，最象猛獁的猛獁的伟大而整齐的脚步，誰的耳朵也听不見地，在白的雪烟，石块，洞窟，蹲着的人們上面跨过去。

在沙漠上

L. 倫支

一

夜晚，是在露营的周围烧起火来，都睡在帐篷里。一到早晨——飢餓的恶狠狠的人們，便又步步向前走去了。人数非常之多。等于曠野之沙的雅各的苗裔——无限的以色列的人民，怎么算得完呢。而且各人还带着自己的家畜，孩子和女人。天热得可怕。白天比夜間更可怕。这怎講呢，就因为在白天，明晃晃地洋溢着金色的滑澤的光，那不断的光輝，似乎反而觉得比夜暗还要暗。

可怕，而且无聊。此外一无可做——就单是走路。不胜其火烧一般的倦怠和飢餓和空虛的忧愁，为要寻些事給粗指头的毛毿毿的手来做，于是互相偸家具，偸皮革，偸女人，又互將那偸兒杀却。而又从此发生了报复，杀却那曾杀偸兒的人。沒有水，却流了許多血。在所向的远方，是横着流乳和蜜的国土。

絕无可逃的地方。凡落后的，只好死掉。而以色列人，是向前向前的爬上去了。后面爬着沙漠的兽，前面爬着时光。

魂灵已經沒有。被太阳晒杀了。凡留下的，只是张着黑伞的强健的身体，吃喝的鬚髯如蝟的脸，单知道走路的脚，和杀生，割肉，在床上拥抱女人的手罢了。在以色列人之上，站着大悲而耐苦，公平而好心的真的神——这是正如以色列族一样，黑色而多鬚的神，是复仇者，也是杀戮者。在这神和以色列人之間，則夹着蔚蓝的，无鬚的，滑澤，然而可怕的太空和为圣灵所憑的摩西——他們的指导者。

二

第六天的傍晚，总要吹起角笛来。于是以色列人便走向集会的幕舍（犹太的神殿）去，群集于麻綫和杂色毛繩織出的，大的天幕的面前。祭坛旁边，站着黑色多鬚的祭司长亚倫，穿了高貴的披肩——叫着，哭着。在那周围是子和孙，黑脸多鬚的亲属利未族，穿了紫和紅的衣——叫着，哭着。穿着山羊皮裘的黑色多鬚的以色列人——餓而且怕，但叫着，哭着。

此后是裁判了。高的坛上，走上圣灵所憑的摩西来。和神交談，而不能用以色列話来講的。在高坛上，他的身体团团回旋，从嘴里噴出白沫。而和这白沫一起，还发出什么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声音。以色列人怕得发抖，哭喊了。于是跪而求赦了。有罪者也忏悔，无罪者也忏悔。因为害怕了。已忏悔者，被击以石。于是又向乳蜜噴流的处所，步步前进了。

三

角笛发声的时候——

——金，銀，銅，青紫紅等的毛繩，麻綫，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獾皮，合欢树，用于膏油和馥郁的香之类的香料，宝石——

——将这些东西，以色列人携带在手里，跑向吹角的幕舍去。于是亚倫，和他的子，孙，和亲屬的利未族等，便收去这样的貢献。

沒有金，紫的織品，宝石这些东西的，便带了盂，盘，碗，灌奠用的水瓶，最好的香油，最好的葡萄和面包——加了酵素的面包和不加的面包——和塗了香油的餅餌，羊，小牛，小羊这些去。

連香油，葡萄，家畜，器具都沒有的——就应該被杀。

四

已經沒有了走路之力的时候，沙烙脚底而太阳炙着脊梁的时候，不得不吃驢馬的肉而喝驢馬的尿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走到摩西那里，哭着威逼了——

“究竟是誰給我們吃肉，喝水的？我們还記得在埃及吃过的魚。也記得王瓜，甜瓜，葱，薤，大蒜。你要带我們到那里去呢？流着乳和蜜的国土，究竟在那里呢？說是引导我們的你的神，究竟在那里呢？我們已經不愿意害怕这

样的神了。我們要回埃及去了。”

以色列人的指导者，圣灵附体的摩西，在坛上打旋子。从那嘴里，噴出白沫来，漏了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言語。哥哥亚倫穿着紫和紅的衣，站在旁边，威吓似的大叫：“将吐不平的去杀掉呀！”于是吐不平的，被杀掉了。

然而，假使以色列人还是不平，叫道，“竟是将我們带出了埃及的地方还不够，且要在这样的曠野中杀掉么？岂不是沒有带到流乳和蜜的国土里么？岂不是沒有分給葡萄园和田地么？我們不去了，不去，不去了！”呢——那时候，亚倫就向自己的亲屬利未族，說，“拔出剑来，通过人民中走罢！”于是利未族的人們拔出剑来，通过人民中，走了，而凡有站在当路的，都被杀掉。以色列人哭喊了。这为什么呢，就因为摩西和神交談，而利未族是有剑的。

从此又离开露营，向着流乳和蜜的地方前进。这样，年岁正如以色列人，慢慢地爬，以色列人正如年岁，慢慢地爬去了。

五

途中倘或遇見别的种族和人民，便杀了那种族和人民。完全是野兽似的，貪婪地撕碎了。撕碎了又前进。从后面爬来着沙漠的兽，恰如以色列人一样，貪婪地撕吃了被杀的人民的残余。

以东族，摩押族，巴珊族，亚摩利族等，都被踩躪于沙砾里了。贊桌被毁，祭坛被拆，圣木被砍倒。更沒有一个生存

的人。財宝，家畜，女人，都被掠夺了。女人夜里被玩弄，一到早晨，就被杀掉。有孕的是剖开肚子，拉出胎兒来，女人留到早晨，一到早晨，就被杀掉了。无論是家財，是家畜，是女人，凡最好的都归利未族。

六

年岁正如以色列人，慢慢地爬。飢餓和枯渴和恐怖和憤怒正如年岁和以色列人，慢慢地爬去了。角笛虽响，已沒有送往幕舍的东西。以色列人杀了自己的家畜，送到亚倫和他的亲戚利未族那里去。空手而来的呢——被杀掉了。以色列人漸漸常往摩西的处所，叫喊，鳴不平。但利未族的人們更是常常拔了劍，在人民之間通过了。这样子，而孩子們，年岁，恐怖，飢餓，都生长起来了。

七

曾經有了这样的事。以色列人遇着米甸人，起了大激战。亚倫子以利亚撒之子非尼哈，带着以色列軍队前去了。圣器和鐃鼓在他的手里。以色列軍終于战胜了。胜而随意狂暴了。到得后来，是分取家畜和女人。最好的畜群和最美的女人，归于祭司长之孙非尼哈。

然而是第二天早上的事了。非尼哈任意玩弄了女人，于是就要杀掉她，捏了劍。但女人赤条条的躺着。非尼哈到底不能杀掉她。他走出帐篷，叫了奴隶，递給劍去，这样說，“进帐篷去，杀掉那女人！”奴隶說着“唯唯，我去杀掉女

人罢。"走进帐篷里去了。过了好一会。非尼哈又向别一个奴隶說，"进帐篷去，杀了那女人和同女人睡着的奴才来。"还将一样的話，說給了第三，第四，第五的奴隶。他們都說着"唯唯"，走进帐篷里去了。过了好一会，走出帐篷来的却是一个也沒有。非尼哈走进帐篷去一看，奴隶們是杀掉了倒在地面上，最后进去的和女人在睡觉。非尼哈取了劍，杀掉奴隶，也要杀掉那女人。然而女人是赤条条的躺着。非尼哈不能杀，走出外面了。而且躺在幕舍的門口了。

八

于是以色列人中，开始了可怕的带疯的发作和淫蕩。这非他，女人一躺在床上，以色列的兒郎們便在帐篷的門口交战，胜者就和她去睡觉的。而这人一出帐篷外，便又被别个杀死了。

日子这样过去了。日之后来了暗，暗之后来了日，日之后又来了暗。面包沒有了，然而誰也沒有鳴不平；水沒有了，然而誰也不叫渴。

第六天的傍晚，角笛沒有吹起来。以色列人不到幕舍那面去，却聚在以利亚撒之子非尼哈的帐篷旁边了。然而非尼哈，是躺在帐篷的門口。

第七天的安息日也过去了。但以色列人既不向神殿去，也不送貢品来。利未族的人們前来杀女人，但他們也互相杀起来，胜者和女人一同睡觉了。

圣灵所凴的摩西，在坛上打旋子，噴白沫，吐咒駡了，然而誰也不听他。

以利亚撒之子非尼哈是躺在帐篷的門口，然而誰也不看他。

以色列的一行，已經不想进向流乳和蜜的国土去，在一处牢牢地停下了。从他們后面爬来的沙漠的兽也站住了。时光也停住了。

九

这是第十天。女人終于出了帐篷，就赤条条地在营寨之間走起来。以色列人跟着在沙上爬来爬去，吻接她的足迹。于是女人說了："你們毁掉那样的贊桌，給非基辣的主造起祭坛来罢。因为这是真的神呀。"以色列人便毁了自己的神的贊桌，給非基辣的主，造起祭坛来。女人走向幕舍那面去了。但幕舍的門口，是躺着以利亚撒之子非尼哈。女人也不能决意走进帐篷去，但是这样地說："为什么象曠野的狗一样，躺在这样的地方的？回到自己的帐篷，和我一同睡覺去罢。"又这样地說："大家都来打这汉子呀。"于是西緬族的首領撒路之子心利，前来以脚踢非尼哈。女人走进帐篷去了。撒路之子心利也跟进去了。

是这晚上的事。以利亚撒之子非尼哈站了起来，走向自己的帐篷，要和女人去睡覚。以色列人看見非尼哈到来，都在前面讓开了路。非尼哈走进帐篷去了——在手里有一杆枪。一看，女人是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上面是撒路

之子心利，也是赤条条。以利亚撒之子非尼哈就在那屁股上边，用枪刺下去了。枪从那肚子刺透女人的肚子，竖在床上。那时候，非尼哈将帐篷拆开。一看見女人和撒路之子心利赤条条地刺透在床上，以色列人便大声哭叫起来。祭司长亚倫子以利亚撒之子非尼哈，便离开这里，躺在幕舍的門口了。

十

是第二天早晨的事。已經沒有肉，沒有面包，也沒有水了。而飢餓和恐怖和憤怒，是苏醒了。以色列人走到圣灵所憑的摩西那里，这样說——

"究竟是誰給我們吃肉，喝水的？我們还記得在埃及吃过的魚。也記得王瓜，甜瓜，葱，韮，大蒜。为什么你要带我們到这样的曠野里，杀掉我們和牲畜的呢？岂不是沒有带到流乳和蜜的国土里么？我們不去了。不去，不去了。"

于是和神交談的摩西，在坛上打旋子，作为回答。从那嘴里，噴出白沫来，发了莫名其妙的咒罵的話。祭司长亚倫就站起，对利未族的人們这样說："拔出剑来，通过了营寨走罢。"于是利未族的人們拔出劍来，通过营寨走去了。而站在前路的，是統被砍死了。

是这晚上的事。以色列人終于离开营盘，向着流乳和蜜的国土，爬上去了。在前面，慢慢地爬着时光，从后面，慢慢地爬着沙漠的兽和黑暗。

以利亚撒之子非尼哈走在最后面。而且一面走，一面

屡屡的回头。在后面，是女人和西緬族的首領撒路之子心利，赤条条地被刺通在床上。

以色列人和时光和流乳和蜜的国土上面，是站着——恰如以色列族一样，色黑而多鬚的神，是复仇者，也是杀戮者，大悲而耐苦，公平而好心的，真的神。

果树园

K.斐 定

融雪的涨水，总是和果树园的繁花一起的。

果树园从坡上开端，緩緩地斜下去，一直到河岸。那地方用栅栏围起来，整齐地种着剪得圓圓的楊柳。从那枝条的縷縷里，看見朗然如火的方格的水田；在梢头呢，横着一条发光的长带。这也許是河，也許是天，也許不过是空气——总之乃是一种透明的，耀眼的东西。

河上已經是别的果树园，更其前，是接連的第三，第四个。

在那对面，展开着为不很深的山谷所隔断的草原。雨打的山谷的崖边，纏絡着韃靼枫树的欣欣然的斫而复生的萌蘖。

这一点，便是这小小的世界的全部。后面接着荒野，点缀着苦蓬和鳥羽草的团簇，枯了似的不死草的草丛和野菊；中庭的短墻和树籬上，是蔓延着旋花。

白白的灰土的花紗，罩着这荒野的全体。留有深的輪迹的路，胡乱地蜿蜒着，分岔开去，有两三条。

今年是河水直到栅栏边，楊柳艳艳地閃着膏油般的新

綠，因为水分太多了，站着显出腴潤的情形。畜上处处开着花；剝了树皮，精光的树墩子上，小枝条生得蓬蓬勃勃。黄色的水波，发着恰如猫打呼声一般的声音，偎倚在土坡的斜面上。

岡坡又全体包在用白花和紅花織成的花样的輕綃里。好象灿烂的太阳一般，明晃晃的那樱林的边际，为树篱所遮蔽，宛如厚实的瓔絡，圍繞着果树园。

葡萄将带蓝的玫瑰色的花，遍开在大大小小的枝条上，用了簡直是茸毛似的温柔的拥抱，包了一切的树木。这模样，仿佛万物都寂然馭响，而委身于春的神秘似的。

园里滿开着花了……

先前呢，每到这个时候，照例是从市鎮里搬来一位老太太，住在别墅里。寬广的露台，带子一般圍繞起来的别墅，是几乎站在坡頂的。从聳立在屋頂上的木造的望楼，可以一覽河流，园后的荒野，和郊外的教堂的十字架。

那位老太太是早就两脚不便的了，坐在有輪的安乐椅子上，叫人推着走。她每早晨出到露台上，用了鎮定的观察似的眼色，历覽周圍，送她的一日。

园主人，她的兒子，是一位少說話的安静的人物，不过偶或来看他的母亲。但他一到，却一定带着花树匠的希兰契。倘到庭园去散步，那花树匠就总講給他听些有趣的故事，在什么希罕的苹果树边呀，在种着水仙和薔薇的温床旁边呀，在和兰莓田旁边呀，——是常常立住的。

主人和花树匠的亲密，是早就下着深根的。当主人劲

手来开拓这果树园的时候，便雇进了又强壮，又能做，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作疲乏的农夫希兰契，給他在离开别墅稍远之处，造了一所坚固宽广的小屋——是从那时以来的事了。

他們互相敬重。这是因为两个人都不爱多說話，而且不喜欢有头无尾的緣故。两个人都是一說出口，不做便不舒服的。而且他們俩的交誼，又都是旣切实，又眞誠。

年青的果园刚象一个样子的时候，主僕都不說空話，只从这树跑到那树，注視着疏落落开在細瘦的枝条上的雪白的美花，互相横过眼光去看一看。

“一定会长大起来的罢?”主人試探地問。

“那有不长大起来的道理呢。”僕人小心地回答。

那时候，两人都年青而且强健。并且都将精神注在这园里了。

园步步成长起来，每一交春，那强有力的肩膀就日見其增广，和睦地长发开去了。苹果，梨，樱桃的根，密密地交織得一无空隙。而且用了活的触手，将花树匠的生命也拉到它們那边去，和它們一同在大地里生根了。

他完全过着熊一般的生活。到冬季，就繼續着长久的冬眠。树籬旁边，风吹雪积得如山，已沒有人和兽和雪风暴的危险。希兰契的妻从早到晚烧着炕爐。他本人就坐着，或是躺在炕爐上，以待春天的来到。

他静静地，沈重地，从炕爐轉到食桌去。恰如无言的，冷冷的，受动底的，初凿下来的花刚石一样。

但芳菲的春天一到，花刚石也不知不覺地在自己的內部感到温暖了，暖气一充滿，那和秋天的光綫一同离开了他的一定的样子，便又逐漸恢复了轉来。

熊和园一同醒来了……

这一春，希兰契的心为不安所籠罩。去年秋天，主人吩咐将別墅都关起来，卖掉了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多余的大苹果，也不說那里去，也不說什么时候回，就飘然走掉了。

花树匠也从他的妻和近地人那里，知道了地主和商人都已逃走，市里村里，都起了暴动，但他不喜欢講这些，并且叮嘱自己的妻，教她也不要說。

融雪的路乾燥了的时候，不知从那里来的人們，来到果树园。敲掉了写着主人的名姓的門牌，叫希兰契上市鎮去。

“我早就这样想了呀——这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是門牌挂着老爷的，园子却是屬于苏維埃的么？”希兰契一面拾門牌，一面在鬍子里独自苦笑着說。

“所以我們要改写的呵。”从市上来的一个男人道。

“如果不做新的，这样的东西，有甚用处呀。烂木头罢了，不是板呀……”

希兰契并不上市鎮去。他想——总会收場的罢，也就沒有事了罢。然而并不沒有事。

花朵刚謝，子房便飾满了蓬蓬松松的黑的羽毛一般的东西。而且仿佛是要收回先前失去的东西似的，新叶咽着

从前养了那粉紅面幕一般的花的汁水，日見其生长了。

早該掘松泥土了，然而沒有人。以前一到这时节，是从邻近的村庄里，去招一大班妇人和姑娘来。只要弯腰去一看，就从苹果树的行列之間，可以望見白潤的女工的腿，在弄松短干周围的土壤；鉄鋤閃閃地在一起一落；用别針連住了的紅裙角，合拍地在动弹的。为了频频掘下去的鋤，大地也发出喘息；女人們的声音呢，簡直好象許多鐘声，从这枝繞到那枝，鑽进樱林的茂密里去。

“喂，媽修式加！这里来，剝掉麻屑呀！”

但現在是靜悄悄了，沒有人声。

太阳逐日高高地进向空中，希兰契的小屋的門口左近，地面开起裂来了。每晚，連接着无风的悶热的夜，果树园等候着灌溉。

这件事，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办妥的。从市鎮上，又沒有人来。于是希兰契只好从早到夜，总垂着两手，显着惹不得的恶意的脸相，踱来踱去。对于自己的妻，也加以从未有过的不干淨的恶駡，待到决計上市去的时候，是几乎动手要打了。

他决心順路去問問教父。那是一直先前，做过造砖厂看守者的活泼而狡猾，且又能干的乡下人。

对着因为刷子和厨刀而成了白色的菩提树桌子，坐着希兰契的教父，用了画花的杯子，在喝苹果茶。当那擦得不大干淨的茶炊的龙头，沙沙地将热水吐在大肚子的茶杯中时，他用了圓滑的敷衍似的口气說——

"真好的主兒們呵。生身母亲的俄罗斯的这土，一定在啼哭罢！什么也不知道……你呢，还是到他們的什么苏維埃去看一看好——那就很明白了……"

开着的闊大的門，从窗間可以望見。那对面是既不象工厂，也不是仓庫的建筑物，見得黑黝黝。是同造砖厂一样，細长的討厌的建筑。

"我們在办的事情之类，"看守者用了大有道理似的口气，說。"并不是什么难事情——单是砖头呀！但是，便是这个，他們一办，就一件也弄不好。日里夜里，都要被偷，并沒有偷兒从外面来，到底工厂里的砖头連一块也不剩了。想用狗罢，可是連这也全不济事！……"

希兰契从市上回来，已經是傍晚，周围罩着黃昏了。默默地吃了晚膳，便躺在屋中央——他是喜欢睡在夏天的地板上的，因为有浓重的树脂味，而且从板縫里，会吹进湿湿的凉气来。

当东方将白未白之际，——便将自己的女人叫起，跑到仓庫里去取鍬鋤。还从大腹膨亨的袋子里拉出一块麻屑来，豫备做新刷子，将柏油满满的倒在罐子里，揎着两袖，对女人說——

"太阳上山时要好好的行礼，上帝是大慈大悲的，說不定会有好結果呀。"

他奋然的大大地画了十字，将指头略触地面，便一把抱起鍬鋤和麻屑来，一面吩咐女人送柏油罐子去，于是乡下式地，跨开那弯着膝髁的脚，向着河那边，走下坂路去

了。

在河岸上，不等样的大大的抽水机，伸开着手脚。許多木棍和木材，支着呆气的机器，屹立着，象是好人模样。齿輪和汽筩虽然很有一些妖气，但也許是因为长久的冬眠之后罢，惘惘然象要磕睡，在盛装的柳树的平和相的碧綠里，显着莫名其妙的丰姿。

希兰契检查了从载在抽水机頂上的桶子里，向四面岔出的水霤的接笋处之后，便去窥一窥井。于是扫了喉嚨，沈重地坐在地面上，脱去了长靴，将裹腿解掉。他随即站了起来，解开窄袴的扣子。这——就是伏尔迦河搬运夫所穿那样的臃肿的窄袴一样，皺成手风琴似的襞积，溜了下去，写着出色的S字，躺在脚的周围了。

女人默默地定了睛，看希兰契的满是茸毛和筋节的腿，分开了蒙茸交織的黑莓的茂密，踏着未曾割去的油油的草，在地面上一起一落。

很寂静。从河对面，徐徐地爬上紅色的曙光来。不动的光滑的水面，也反射着和这一样的顏色。柳枝下垂如疲乏的手；小鳥从那繁茂中醒来时，打着害怕似的寒噤。

希兰契很留神地下井去了。其中滿塡着涨水时漂来的木片，枝条，以及别的样样色色的尘芥。他一脚踏定横桁，一脚踏定梯子，开手将尘芥抛出井外面。

以后，是仰起头来，簡短地用了响亮的声音叫喊道——

“抽水！”

女人便将全身压在唧筒的柄上。以前是用馬的。于是田园，宽广的河面，天空，都充满了高朗的軋轢和叫喊和呻吟。杓子互相鉤連着，发出嗑嗑的声音；齿輪的齿格格作响，不等样的懶散的軸子，激怒地轉动起來。那平和的机械，便仿佛因为拉出了无为之境，很是不平似的，用了无所謂的声調，絮絮叨叨发話了。

藏在丛莽中的小鳥的世界，恰如就在等候这号令，象回答抽水机的呻吟一般，惊心动魄的叫声，立刻跑遍了田园。这擾着丛莽的繁密便即迸碎，一任着大欢喜飞上天空去，又如从正出現于天涯的神奇的赤輪，受了蠱惑一般，就在那里縮住了。

希兰契遍体淋漓地从井里爬了出来。小衫濕濕的粘着身体，因疲劳而弯了腰，但他还是又元气，又滿足的。“总算还好，吊桶是在的……”

这回是爬到抽水机的上面去，在水桶上塗了柏油，又騎在打横的輪軸上，检查过齿輪。这才穿好衣服，遣女人回家，自己又用树脂塗桶子，用手打扫草茅蓬蓬的水路了。

他的心里，突然覺醒了一点希望。以为作一点工，照应照应，后来总該是不至于坏的。于是他就仿佛要将在烦恼无为的几星期之中，曾經失掉了的东西，一下子就拿回它来一样，拚命地挖，掘，用小斧头橐橐地削，用麻屑来塞好水霤了。

饒舌的野燕，停在花树匠当头的枝条上，似乎在着忙，要說什么可怕的重大的事件。希兰契用袖子拭着油汗的头

頸，用了老实的口气，低声地說道——

"啾啾唧唧說着什么呢？你真是多么忙碌的鳥兒呵！好，說罢，說罢……"

要开手来灌溉，总得弄一匹馬。抽水机大概是好的，水路这一面，也可以和妻两个来拔草，只是掘松土壤的，却沒有一个人。其实呢，如果会送馬匹来，那一定也会送工人来的，但是……

斑鳩的群，黑云似的飞来，向苹果树上，好象到处添了眼神一般，停下了。并且嘰嘰咕咕說着，在枝柯的茂密里，嚷鬧起来。希兰契高声地吁的吹了一声口笛，追在同时飞起的鳥后面。而且叫着，罵着，一直到最后的一匹，过了籬笆，飞到邻接的果园里。

用膳的时候，他对他的妻說——

"还得照应一下的。倘要結結实实做事，这样的事，总得熬一熬……况且，老实說，老爷在着的时候，真费了不少的力呀。不过那时呢，什么都順手，可是現在是这样的时势呀……"

第二天，他到鎮上去了。鎮上答应他送馬匹和工人来。

然而过了几天，太阳猛得如火，綠的干下去，变成黑的了，却不見有一个人来。好象完全忘却了滿坡的果树园，正在等候着灌溉。

希兰契心慌了。跑到造砖厂去，又跑到住在邻村的熟識的花树匠那里去——但什么地方都沒有馬，也沒有人肯

来做工。

有一回，花树匠从市鎮一回来，便走到河这面去了。看看沉默着的抽水机，沿岸走了一轉，从干燥的树上，摘了一个又小又青的苹果，拿回到他的妻这里来。

"你瞧，这簡直是野苹果了。这是从亚尼斯①树上摘来的呵……"

他将干瘪的硬的苹果放在桌子上，补足說——

"而且那树，簡直成了野树了……"

于是坐在长椅上，毫不动弹地看着窗門，屹然坐到傍晚。在窗門外面，是看見全体浴着日照，屹然不动的园。

莽蒼蒼地太阳一落山，他吁一口气，独自說——

"哼，如果不行，不行就是了。横竪即使管得好好的，也誰都沒有好处呵……"

鳥的歌囀和园的萧騷中，又新添上孩子的响亮的声音了。向着先前的老太太住过的别墅里，学校的孩子們从鎮上跑来了——显着优美的眼色的，頑皮似的大約一打的孩子，前头站着一个仅剩皮骨的年青的凄惨的女教員。

喧嚷的闖入者的一群，便在先曾閑静的露台上，作样样的游戏。撒豆似的散在岡坡上；在树上，暖床的窗后，别墅的地板下，屋頂房里，板房角里，干掉了的木莓的田地里，都隐現起来。无論从怎样的隐僻处，怎样的丛树的茂密里，都发出青春的叫喊。簡直并不是一打或者多得有

① 苹果的种名。——譯者。

限，而是有着几百几千人……

不多久，孩子們的一队，在希兰契的住房前面出現了。女教員用了职务底的口調，說道——

“借給我們两畦的地面罢。”

“那是你們要种什么的罢？”花树匠問。

“荣豆，紅蘿卜……还有，要满种各样的蔬菜的。”

“那么，現在正是种的时候了！”

在大門上，一块小小的布，通在竿子上，上面写着几个装飾很多的花字——

“少年园”。

从眺望鎮上和附近的全景的望楼上，这回是挂下通紅的大幅的布来。而且无日无夜，那尖角翻着风，煩厌地拍拍地在作响。

每天一向晚，便从露台上发出粗魯的断續的歌声，沿着树梢流去。在这里面，感到了和这园全无关系的，大胆无敌的，然而含着不祥的一种什么东西了，希兰契便两手抱头，恰如嫌恶鐘声的狗一样，左左右右摇着身体。

他的妻耐不住孤寂的苦恼了，拉住少年园的厨娘，講着先前的大王苹果的收穫，竟要塞破了板房的事，藉此出些胸中悶气的时候，那只是皺着眉头，默默无話的希兰契，这才开口了。

“你瞧，現在怎样呢，”他的妻怨恨地，悲哀地說。“还沒有結成果子，就給虫吃掉了呀！”

“現在是！”希兰契用了不平的口气，斬截地說。“現在

是，好象扫光了似的，什么也沒有了……"

"老爷不在以后，簡直好象什么也都带走了……"

"况且又闖进那些討厌的頑皮小子来呀。"厨娘附和說。他們三个人就这样地直到就寝时刻，在叹息，非难，惋惜三者交融为一之中，吐着各自的憤懣。

穿着处处撕破了的裤子的頑皮小孩三个，爬到伸得很长的老苹果树的枝子上，又从那里倒挂下来，好象江湖卖艺者的騎在檣木上一般，摇摇地幌蕩着；于是又騎上去，爬到枝子梢头去了。枝子反拨着不慣的重荷，一上一下地在摇，其間发出窣窣的声响，終于撕裂，那梢头慢慢地垂向地面去了。

小小的艺員們发一声勇敢的叫喊，得胜似的哄笑起来。那哄笑，起了快活的反响，流遍了全庭园。而不料叫声突然中止，紛紛鑽着树縫，逃向別墅那边去了。

希兰契跑在后面追。他不使树干碰在头上，屈身跳过沟；用两手推开苹果树，鑽过身体去。他完全象是追捕餌食的小野兽，避开了障碍，巧妙地疾走。他一面忍住呼吸，想即使有一点响动，敌手也不至于知道距离已經逼近；一面覺得每一跳，憤怒是火一般烧将起来，然而虽于极微的动作，也一一加以仔細的留意。

恐怖逼得孩子們飞跑。危险的临头，使他們的动作敏捷了十倍。互相交换着警戒似的叫喊，不管是蕁麻的密处，是刺莓的畦中，沒头沒脑的跳去，一路折断着挡路的枝条，头也不回地奔去了。絆倒，便立刻跳起来，縮着

头，驀地向前走。

追在他們后面，希兰契跳进别墅的露台去的时候，頑皮孩子們都逃进房子里面了。于是，在流汗而喘气的花树匠之前，出現了不胜其憤慨似的瘦坏了的女教員的容范。

她揚着沒有毛的眉头，惊愕似的大声說——

"阿呀，这样地吓着孩子，怎么行呢？你莫非发了疯！"

在希兰契，覺得这話实在过于懵懂，而且——凄惨而古怪的年青的女教員，也好象是可笑的东西。于是他的憤怒，便变成斷續的，輕輕的威吓的句子，流了出来——

"我要将你們熏出这屋子去，象耗子似的……"

这一天，少年园的全体，因为有了什么事，都到市鎮上去了。别墅便又如往日那样，仍复平和而蕭閑。

日中时候，希兰契跑在門外。

先前呢，当这时节，是載着早熟的苹果的車，山积着莓子的鏤的車，一輛一輛地接連着出去的。現在是路上的輪迹里，滿生着野草，耳熟的貨車的轆轆的声响，也不能听到了。

"簡直好象是老爷自己全都带走了。"希兰契想。于是倦怠地去凝望那从砖造小屋那面，远远地走了过来的两个乡下人。

乡下人走到近旁，便問——这是誰家的果树园。

"你們是来干什么的呀？"

"因为說是叫我們掘松泥土去……"

"这来得多么早呀！"希兰契一笑。"因为現在都是苏維

埃的人們了呵……”

于是一样一样，詳細地探問之后，知道了那两人是到自己这里来的时候，他便說——

“那是，恐怕走錯了！沒有听到过这样的果园呀……”

“那么，到那里去才是呢？”

“連自己該去的地方都不知道……但是，我这里，是什么都妥当了。第二回的浇灌，也在三天以前做过了……怎么能一直等到現在呢！”

从回去的乡下人們的背后，投以短短的暗笑之后，他回到小屋里。于是想出一件家里的紧要事情来，将女人差到市鎮去。

小鳥的喧声已經寂然，夜的靜默下临地面的时候，希兰契走到乾草房里，从屋角取出一大抱草，将这拿到别墅那面去了。

他正在露台下鋪引火，忽然脚絆着主人的門牌。这是今春从門上除下，藏在乾草房里的。他暂时拿在手里，反复轉了一通，便深深地塞入草中，又去取乾草了。

回到别墅来时，一路拾些落掉的枯枝，放在屋子的对面，这回是擦火柴了。乾的麦稈熊熊着火，枯枝高兴地毕剝起来。

在别墅里点了火，希兰契便靜靜地退向旁边，坐在地面上。于是一心来看那明亮的烟，旋成圓圈，在支着遮阳和露台的木圓柱周围环繞。簡直象黑色的花紗一般，装飾的雕鏤都颯颯顫动，从无数的空隙里，鑽出淡紅的火来。

煤一样的浓烟，画着螺旋，仿佛要冲天直上了，但忽而好象聚集了所有的力量似的，通紅的猛烈的大火，脫弃了烟的帽子。

房屋象蜡烛一般烧起来了。

但希兰契却用了遍是筋节的强壮的手，抱着膝，眼光注定了火焰，毫不动弹地坐着。

他一直坐到自己的耳畔炸发了女子的狂呼——

"希卢式加！你，怎的！这是怎么一回事？老爷回来看見了，你怎么說呢？"

这时候，他从火焰拉开眼光来，用了严肃的眼色，凝視了女人之后，发出倒是近于自言自語的調子，說——

"你是蠢貨呀！你！还以为老爷总要回来的么？……"

于是她也即刻安静了。并且也如她的男人一样，用了未曾有过的眼色，凝視着火。

在两个苍老的脸上，那渐熄的火的蔷薇色影，閃閃地顫动着在游移。

穷苦的人們

A. 雅各武萊夫

无論那一点，都不象"人家"模样，只是"窠"。然而称这为"人家"。为了小市民式的虛荣心。而且，总之，我們住着的处所是"市鎮"。因为我們并非"乡下佬"，而是"小市民"的緣故。但我們，即"小市民"，却是古怪的阶級，为普通的人們所难以懂得的。

安特罗諾夫的一家，就是在我們这四近，也是最穷苦的人們。有一个整天总是醉醺醺的貨車夫叫伊革那提·波特里巴林的，但比起安特罗諾夫一家子来，他还要算是"富戶"。我在快到三岁的时候，就被寄养到安特罗諾夫的"家里"去了。因为那里有一个好朋友，叫作賽尼加。賽尼加比我大三个月。

从我的幼年时代的記忆上，是拉不掉賽尼加，賽尼加的父亲和母亲的。

——是夏天。我和賽尼加从路上走进園里去。那是一个滿生着野草的很大的園。我們的身子虽然小，但彼此都忽然好象成了高大的，而且伟大的人物模样。我們携着手，分开野草，走进菜園去。左手有着台阶，后面有一間

堆积库。但園和菜圃之間，却什么东西也沒有。在这处所，先前是有过馬房的。后来伊凡伯伯（就是賽尼加的父亲）将它和别的房屋一同卖掉，喝酒喝完了。

我曾听到有人在講这件事，这才知道的。

“听說伊凡·安特罗諾夫将后进的房屋，統統卖掉了。”

“那就現錢捏得很多哩。”

“可是听說也早已喝酒喝完了。”

但在我們，却是除掉了障碍物，倒很方便——唔，好了，可以一直走进菜圃里去了。

“那里去呀？”从后面听到了声音。

凱查伯母（就是賽尼加的母亲）站在台阶上。她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

“那里去呀，淘气小子！”

“到菜園里去呵。”

“不行！不許去！又想摘南瓜去了。”

“不呵，不是摘南瓜去的呀。”

“昨天也糟掉了那么許多花！是去弄南瓜花的罢。”

我和賽尼加就面面相覷。給猜着了。我們的到菜圃去，完全是为了摘取南瓜花。并且为了吸那花蒂里面的甘甜的汁水。

“走进菜園里去，我是不答应的呵！都到这里来。給你們点心吃罢。”

要上大門口的台阶，在小小的我們，非常費力。凱查

伯母看着这模样，就笑了起来——

"还是爬快呀，爬！傻子。"

但是，安特罗諾夫的一家，实在是多么穷苦呵！一上台阶，那地方就摆着一张大条榻。那上面总是排着水桶，水都装得满满的。在桶上面，好象用細棍編就的一般，盖着盖子（这是辟邪的符咒）。大門口是寬大的，但其中却一无所有。門口有两个門。一个門通到漆黑的堆积間，别一个通到房子里。此外还有小小的扶梯。走上去，便是屋頂房了。房子有三間，很寬广。也有着厨房。然而房子里，厨房里，都是空蕩蕩。說起家具来，是桌子两张，椅子两把，就是这一点。除此之外，什么也沒有了。

我和賽尼加一同在这"家"里过活，一直到八岁，就是大家都該进学校去了的时光。一同睡覚，一同啼哭。和睦地玩要，也爭吵起来。

伊凡伯伯是不很在家里的。他在"下面"做事。"下面"是有各种古怪事情的地方。在我們的市鎮里，就是这样地称呼伏尔迦的沿岸一带的。夏天时候，有挑夫的事情可做。但一到冬，却完全是失业者。在酒塲里蕩来蕩去，便成为伊凡伯伯的工作了。但这是我在后来听到，这才知道的。

凱査伯母也几乎总不在家里。是到"近地"去帮忙——洗衣服，扫地面去了。我和賽尼加大了一点以后，是整天总只有两个人看家的。

只有两个人看家，倒不要紧，但凱査伯母将要出門的时候，却总要留下两道"命令"来——

"不許开門。不許上炕爐去。"

我們就捉迷藏，拟賽会，拟强盗，玩耍一整天。

桌子上放着面包，桌子底下，是水桶已經提来了。

我的祖母偶或跑来，从大門外面望一望，道——

"怎样？大家和和气气地在玩么？"

我們有时也悄悄地爬到炕爐上。身子一暖，舒服起来，就拥抱着睡去了。或者从通风口（是手掌般大的小窗），很久地，而且安静地，望着院子。遏菲謨伯伯走了出来，在馬旁边做着什么事，于是馬理加也跑到那地方去了——馬理加是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馬理加的举动，我們总是热心地看到底的……

凱查伯母天天回来得很迟。外面早已是黄昏了。凱查伯母疲乏得很，但袋子里却总是藏着好东西——蜜餞，小糖，或是白面包。

伊凡伯伯是大抵在我們睡了之后才回来的，但沒有睡下，就已回来了的时候却也有。冬天，一同住着，是脾气很大的。吃面包，喝水，于是上床。虽說是床，其实就是将破布鋪在地板上，躺在那上面。我和賽尼加略一吵鬧，就用了可怕的声音吆喝起来——

"好不煩人的小鬼！静下来！"

我和賽尼加便即刻静下，縮得象鼠子一样。

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知怎地，覺得这样那样，全都无聊了。于是連忙穿好外套，戴上帽子，回到祖母那里去。抱着一种說不出的悲愴的心情。

一到夏天，伊凡伯伯就每天喝得烂醉而归了。在伏尔迦河岸，夏天能够找到賺錢的工作。伊凡伯伯是出名的有力气的人。他能将重到廿五普特的貨物，独自从船里肩着搬到岸上去。

有时候，黃昏前就回家来。人們将条榻搬到大門外，大家都坐着，在休养做了一天而劳乏了的身体。静静的。用了低声，在講恶魔与上帝。人們是极喜欢大家談講些恶魔与上帝的事体的。也講起普科夫老爷的女兒，还沒有嫁就生了孩子。有的也講些昨夜所做的梦，和今年的王瓜的收成。于是天空的晚霞淡下去了。家畜也統統归了栖宿的处所去……

听到有貨車走过对面的街上的声音——静静的。

忽然，听得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吆喝了。

静静地坐在条榻上面的人們便扰动起来，側着耳朵。

"又在嚷了。是伊凡呵。"

"在嚷什么呢？这是伊凡的声音呀。一定是的。多么大的声音呵！"

喊声漸漸临近了。于是从轉弯之处，忽然跳出伊凡伯伯的熊一般的形相来。

将沒有簷的帽子，一直戴在脑后，大紅的小衫的扣子，是全沒有扣上的。然而醉了的脸，却总是含着微笑。脚步很不稳，歪歪斜斜地在蹌踉。并且唱着中意的小曲。（曲子是无論什么时候，定規是这一首的。）

于你既然

有意了的那姑娘，

不去抱一下呵

你好狠的心腸——

一走过轉角，便用了連喉嚨也要炸破的大声，叫道——

"喂，老婆！回来罗！来迎接好汉罗！"

坐在条榻上的人們一听到这，就憤慨似的，而且嘲笑似的說道——

"喂，好汉，什么样子呀！会給恶魔抓去的呵！学些得罪上帝的样，要給打死哩。"

但孩子們却都跑出来迎接伊凡伯伯了。虽然醉着，然而伊凡伯伯的回来，在我們是一件喜庆事。因为总带了点心来給我們的。

四近有許多孩子們，象秋天的树菌一样。孩子們連成圈子，围住了他。响亮的笑声和叫声，冲破了寂静。

喝醉了，然而总在微笑的伊凡伯伯，便用他的大手，抓着按住我們。并且笑着說——

"来了哪，来了哪，小流氓和小扒手，許許多都来了哪。为了点心罢？"

伊凡伯伯一动手分点心，就起了吵鬧和小争斗。

分完之后，伊凡伯伯却一定說："那么，和伯伯一同唱起来罢。"

新娘子的衣裳

是白的。

蔷薇花做的花圈

是紅的——

我們就发出响亮的尖声音，合唱起来。

新娘子

显着伤心的眼皃，

向圣十字架呆看。

面庞上呵，

泪珠皃亮亮的发閃。

我們是在一直先前，早就暗記了这曲子的了。孩子們的大半——我自己也如此——这曲子恐怕乃是一生中所記得的第一个曲子。我在还沒能唱以前，就記得了那句子的了。那是我跟在走过我家附近的平野的兵們之后的时候，就記住了的。

安特罗諾夫家的耳門旁边，站着凱査伯母。并且用了責备似的眼色来迎接伊凡伯伯了。

"又喝了来哩。"

那是不問也知道的。

凱査伯母的所有的物事，是劳苦。是"近地"的工作。还有，是长吁。只是这一点。

我不記得凱査伯母曾經唱过一回歌。这是劳苦之故。但若遇着节日，便化一个戈貝克①，买了王瓜子，或是什么的子来。于是到院子里，一面想，一面嗑。近地的主妇

① 卢布之百分之一，現約合中国二十文。——譯者。

們一看見这，便說坏話道——

"瞧罢，連吃的东西也买不起，倒嗑着瓜子哩。"

于是就将嗑瓜子說得好象大逆不道一样。

——凡不能买面包者，沒有嗑瓜子的权利——

这是我們"近地"的对于貧苦的人們的道德律。

然而凱查伯母是因为要不使我們餓死，拚命地做工的。即使是生了病，也不能管，只好还象健康时候一样做工。

有一回，凱查伯母常常說起身上沒有力。然而还是去做事。是竿子上挂着衣服，到河里洗去了。这样地做着到有一天，回到耳門旁边时候，就忽然跌倒，渾身发抖，在地面上尽爬。近地的人們跑过来，将她抬进"家"里面。不多久，凱查伯母就生了孩子了……

实在是可怜得很。

即使在四近的随便那里搜寻，恐怕也不会发見比安特罗諾夫的一家更穷苦，更不幸的家庭的罢。

有一回，曾經有过这样的事。那是連墙壁也結了冰的二月的大冷天。一个乞丐到安特罗諾夫的家里来了。

我和賽尼加正在大一点的那間屋子里游戏。凱查伯母是在給嬰兒做事情。这一天，凱查伯母在家里。

乞丐是禿头的高个子的老人。穿着破烂不堪的短外套。脚上穿的是补釘近百的毡靴。手里拿一枝拄杖。

"請給一点东西罢。"他喘吁吁地說。

凱查伯母就撕給了一片面包。（我在这里，要說几句我

的誕生之处的好习慣。在我所誕生的市鎮上，拒絕乞丐的人，是一个也沒有的。有一次，因为一个女人加以拒絕，四近的人們便聚起来，将她責备了。）

那乞丐接了面包片，画一个十字。我和賽尼加站在門口在看他。乞丐的細瘦的脸，为了严寒，成着紫色。生得乱蓬蓬的下巴鬍子是可怜地在发抖。

"太太，給歇一歇，可以么？快要冻死了。"乞丐吶吶地說。

"可以的，可以的。坐在这条榻上面罢。"凱査伯母答道。

乞丐发着怕人的呻吟声，坐在条榻上面了。随即背好了他肩上的袋子，将拄杖放在旁边。那乏极了的乞丐脸上的两眼，昏得似乎簡直什么也看不見，恰如灰色的水洼一般。在脸上，則一切音响，动作，思想，生活，好象都并不反映。是无底的空虛。他的鼻子，又瘦又高，簡直象譙楼模样。

凱査伯母也抱着嬰孩，站了起来。看着乞丐的样子，說——

"你是从那里来的？"

老人吶吶地說了句話，但是听不眞。忽然間，剧烈地咳嗽起来了。接連着咳得很苦，終于伏在条榻上。

"唉唉，这是怎的呵，"凱査伯母吃惊着，說。

她将嬰孩放在摇籃里，便用力抱住了老人，扶他起来。

老人是乏极了的。

"冻坏了……"老人說，嘴唇并不动。"沒有法子。請給我暖一暖罢。"

"哦哦，好的好的。上炕爐去。放心暖一下。"凱查伯母立刻这样說。"我来扶你罢。"

凱查伯母給老人脫了短外套和毡鞋。于是扶他爬上炕爐去。好不容易，他才爬上了炕爐。从破烂不堪的裤子下面，露出了竿子似的細瘦的两脚。

我和賽尼加就动手来检查那老人的袋子，短外套和毡鞋。

袋子里面只装着一点面包末。短外套上爬着淡黃色的小东西——那一定就是那个虫了。

"客人的物事，动不得的！"凱查伯母斥止我們說。

她于是拾起短外套和袋子，放在炕爐上的老人的旁边。

五分鐘之后，我和賽尼加也已經和老人同在炕爐上面了。那老人躺着。閉了眼睛，在打鼾。我和賽尼加目不轉睛地看定他。我們不高兴了。老人占据了炕爐的最好的地方，一动也不动。我們就不高兴这一点。

"走开！"

"給客人靜靜的！"凱查伯母叫了起来。

但是，那有这样的道理呢？却将家里的最好的地方，借給了忽然从街上无端跑来的老头子！

我和賽尼加簡直大发脾气了。两个人就都跑到我的祖母那里去——

过了一天，过了两天。然而老人还不从炕爐上走开。

“阿嬷，赶走他罢。”赛尼加說。

“胡說！”凯查伯母道。“什么話呀。那老人不是害着病么？况且一个也沒有照料他的人。再胡說，我要不答应你的阿！”

于是炕爐就完全被老人所占領了。

老人在炕爐上，一天一天衰弱下去。好象死期已經临近似的。

“哪，老伯母，”凯查伯母对我的祖母說。“那人是一定要死的了。死起来，怎么好呢？”

“那是总得給他到什么地方去下葬的。”我的祖母静静地答道。“又不能就摆在这些地方呀。”

来了一个老乞丐，快要死掉了——的传聞，近地全都传开了。于是人們就竭力将各种的东西，送到凯查伯母这里来。有的是白面包，有的是点心。人們一看見那老人，便可怜地叹息。

“从那里来的呢？”

“不知道呀。片紙只字也找不出。”

“怕就是要这样地死掉的罢？”

然而老人并沒有死掉。他总是这样地躺在炕爐上，活着。

这之間，三四礼拜的日子过去了。有一天，老人却走下了炕爐来。瘦弱得好象故事里的“不死老翁”似的，是一看也令人害怕的样子。

凱查伯母領他到浴堂去，亲自給他洗了一个澡。

并且很誠懇地照料他各种的事情。他的病是全好了，現在就要走了罢，炕爐又可以随我們便了，——我和賽尼加心里想。

然而，虽然并不专躺在炕爐上面了，老人却还不輕易地就走出去。

他扶着墙壁，走动起来。keep着挂杖，吶吶地开口了——

“眞是打攪得不成样子，太太。”

“那里的話。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的。”

“可总应該出去了。”

“那里去呀？連走也不会走呢！再这样地住着罢。”

“可是，总只好再到世界上去跑跑呵。”

“不行的呵。就是跑出去，有什么用呢？住几时再去罢。”

就这样子，老人在安特罗諾夫的家里，和大家一同过活了。他总象什么的影子一样，在家里面徘徊。片时也不放下拄杖。拄杖是茁实的橡树，下端釘着釘。釘在老人走过之后的地板上，就留下雕刻一般的痕迹。一到中午和晚上的用膳时候，老人也就坐到食桌面前来，簡直象一家人模样。摆在食桌上面的，虽然天天一定是白菜羹，但是，这究竟总还是用膳。

对于老人，伊凡伯伯也成了和藹的好主人了。

“来，老伯伯，吃呀。”

“我么？不知怎的，今天不想吃东西。”

吃完之后，大家就开始来談各样的閑天。老人說他年青时候，是曾經当过兵的。伊凡伯伯也是当兵出身。因此談得很合适。两个人总是談着兵队的事情。

“怎样，老伯伯，吸一筒罢？”

伊凡伯伯說着，就从烟荷包里撮出烟絲来。

“給你装起来。”他将烟絲滿滿地装在烟斗里，递給老人道——

“吸呀。”

于是老人說道——

“我有过一枝很好的烟管，近来不知道在那里遺失了。”

夏天到了，太阳輝煌了起来。老人能够走出院子里去了。他終日坐在耳門的旁边。而且用那沒有生气的眼，看着路上的人們。也好象在沈思什么事。

我从未听到凱查伯母說过老人的坏話。給他占領了炕爐上面，即家里的最好的处所，在食桌上，是叫他坐进去，象一家人一样。——对于这老人，加以这样的亲密的待遇，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时时，老人仿佛記得了似的，說——

“总得再到世界上去跑跑呵。”

一听到这，凱查伯母可就生气了——

“这里的吃的东西，不中意么？乱撞乱走，連面包末屑也不会有的呵。”

凱查伯母是决不許老人背上袋子，跑了出去的。

伊凡伯伯每夜都請他吸烟。有一回，喝得烂醉，提着

燒酒的瓶回来了。一面自己就从瓶口大口地喝酒，一面向老人說道——

"大家都是軍人呀。軍人有不喝酒的道理么？咱們都是肩过枪，冲过鋒的人。咱們都是好汉呀。对不对？来，喝罢！"

老人被他灌了不会喝的酒，苦得要命。

有一时候，只有一次，伊凡伯伯曾經显出不高兴的相貌，呵斥了这客人。

"这不是糟么。这样地伤完了地板！給我杖子罢。"

伊凡伯伯从老人接过拄杖来，便将突出的釘，敲进去了。

老人就这样地在安特罗諾夫的家里大約住了一年多。

要給一个人的肚子飽滿，身子温暖，必須多少东西呢？只要有面包片和房角，那就够了。但对于老人却給了炕爐。

是初秋的一个早晨。凱查伯母跑到我的祖母这里来了。

"老伯伯快要死掉了哩！"

祖母吃了一惊，不禁将手一拍。

于是跑到种种的地方，費了种种的心思，将通知传給四近。

就在这晚上，老人死掉了。

四近的人們都来送終。一个老女人拿了小衫来。有的送那做尸衣的冷紗，有的送草鞋。木匠伊理亚·陀惠达来

合了棺材。工錢却沒有要。遏菲談・希納列尼科夫借給了自己的馬，好拉棺材到墓地去。又有人来掘了墓穴。都不要錢。——

"体面"的葬仪举行了。

一到出丧的时候，邻近的人們全到了，一个不缺。并且帮同将棺材抬上貨車去。还有一面哭着的。

凱查伯母去立了墓标。那里办来的錢呢，可不知道。总之，是立了墓标了。

这些一切，是人們应該来做的。不肯不做的。

竖　　琴

V. 理定

快些，歌人呀，快些。

这里有黄金的竪琴。

——莱尔孟多夫——

早上。水手們占領了市鎮。运来了机关枪，掘好壕塹。躺了等着。一天，又一天。藥剂师加莱兹基先生和梭罗木諾微支——面粉厂主——，是市的委員。跑到支队长的水手蒲什該那里去。蒲什該約定了个人，住宅，信仰，私产，酒仓的不侵。市里放心了。在教会里，主唱是眼向着天空唱歌。梭罗木諾微支为水手們送了五袋餅干去。水手們是在壕塹里。吸着香烟。和市人也熟識起来了。到第三天，壕塹里也住厌了。沒有敌人。傍晚时候，水手們便到市的公园里去散步。在小路上，和姑娘們大家开玩笑。第四天早晨，还在大家睡着的时候，連哨兵也睡着的时候——駛到了五輛摩托車，从里面的掩盖下跳出了戴着兜帽的兵士。放步哨，在郵政局旁大約射击了三十分鐘。于是并不去追击那用船逃往对岸的水手們，而占領了市鎮。整两天之間，搜住戶，罰行人，将在銀行里办事，毫无錯

处的理学质枪毙了。其次，是将不知姓名的人三个，此后，是五个。夜里在哨位上砍了两个德国人。一到早上，少佐向市里出了征发令。居民那边就又派了代表来，加莱兹甚先生和梭罗木諾微支。少佐动着紅鬍子，实行征发了。但到第二天，不知从那里又开到了战綫队，砍了德国人，杀了紅鬍子少佐，——将市鎮占領了。从此以后，样样的事情就开头了。

战綫队也約定了个人和信仰的不侵。古的犹太的神明，又听到了主唱的响亮的湝唱。——但是，在早上，竟有三个坏人将旧的罗德希理特的杂貨店捣毁了。日中，开手搶汽水制造厂。居民的代表又去办交涉。軍队又約了不侵。——然而到晚上，又有三个店鋪和梭罗木諾微支自己的事务所遭劫。暴动是九点鐘开头的，——到十一点，酒仓就遭劫。——于是繼續了两昼夜。在第三天，亚德曼队到了。彻夜的开枪。——到早上，赶走了战綫队，亚德曼队就接着暴动。后来，綠軍将亚德曼队赶走了。于是来了蓝軍——乔邦队。最后，是瑪沙·珊普罗瓦坐着鉄甲摩托車来到。戴皮帽，着皮襖，穿长靴，还带手枪。亲手枪毙了七个人，用鞭子抽了亚德曼，黑眼珠和油粘的卷发在发閃……自从瑪沙·珊普罗瓦来到以后，暴动还繼續了三昼夜。——总計七昼夜。这七天里，是在街上来来往往，打破玻璃，将犹太人拖来拖去，拉长帽子，偷换长靴……犹太人是躲在楼頂房或地下室里。教会呢，跪了。教士呢，做勤行，教区人民呢，划了十字。夜里，在市边放火了，沒

有一个去救火的。

十七个犹太人在楼頂房里坐着。用柴塞住門口。在黑暗中，誰也不象还在活着。只有长吁和啜泣和对于亚陀那的呼籲。——你伟大者呀，不要使你古旧之民灭亡罢。——而婴兒是哭起来了——哇呀，哇呀！——生下来才有七个月的婴兒。——听我們罢，听罢……你們竟要使我們灭亡么？……給他喝奶罢。——我这里沒有什么奶呀……——誰有奶呢，喂，誰这里有奶呢？給孩子喝一点罢，他要送掉我們的命了……——静一静罢，好孩子……阿阿，西瑪·伊司罗蔼黎，静着，你是好孩子呀……——听見的罢，在走呢，下面在走呢，走过去了……——如果沒有奶，我可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按住那孩子的嘴罢，按住那孩子的嘴罢，不給人們听到那么地……——走过去了。走了許多时。敲了門。乱踢了柴。走过去了。

穿着棉衣，眼鏡下面有着圓眼睛的年青的男人，夜里，在講給芳妮·阿里普列息德听。——懂了么，女人将孩子紧紧的按在胸脯上，紧按着一直到走过去了之后的——待到走过之后，記得起来，孩子是早已死掉了……我就是用这眼睛在楼頂房里看見的。后来便逃来了——我一定要到莫斯科去。去寻正义去……正义在什么地方呢？人們都說着，正义，是在墨斯科的。

芳妮和他同坐在挂床下的地板上。她也在回墨斯科。撇下了三个月的漂流和基雅夫以及阿兌塞的生活——芳妮是正在归向陀尔各夫斯基街的留巴伯母那里去……貨

車——脹滿了的，車頂上和破的食堂車里，到处綁紮着人們和箱子和袋子的貨車——慢慢地爬出去了。已經交冬，从树林漂出冷气，河里都結了冰。火車格格地响了，顛簸了。人掉下去了。挂床格格地响了——替在挂床上的短发姑娘拉过外套去。那是一位好姑娘。忽然間，火車在野地里停止了。停到有几点鐘。停到有一昼夜。旅客挑了鋸子和斧头在手里，到近地的树林里去砍柴。到早上，燒起鍋爐来。柴木滴着树液，压了火，很不容易燒。火車前去了。夜也跑了。雪的白天也跑了。到夜里，站站总是鑽进貨車的黑暗中来。是支队上来了。用脚撥着搜寻，乱踢口袋一陣。在叫作"拉士刚那耶"这快活的小站里，将冻死人搬落車頂来。外套好象疥癬。女人似的沒有鬍子的脸。鼻孔里結着霜。再过一站——水手来围住了。車也停止了。說是沒有赶走綠軍之間，不給开过去。綠軍从林子里出来，占領了土岡。在土岡上，恰如克陀梭夫模样——炮兵軍曹凱文将手放在障热版上，眺望了周围。火車停在燒掉了的車站上。旅客在貨車里跳舞。水手拿着手溜弹，在車旁边徘徊。夜里，有袭击。机关枪响，手溜弹炸了——是袭击了土岡。到早上，将綠軍赶走了。火車等着了。車头哼起来了。前进了。于是又經过了黑的村落，燒掉了的車站，峽間的雪，深渊等——俄罗斯，走过去了。

这么样子地坐在挂床下面走路。回到陀尔各夫斯基街去的芳妮和藥剂师亚伯拉罕·勃兰的兒子，因寻正义而出門的雅各·勃兰。在他們的挂床底下，有着支队沒有搜出的面

包片。吃面包，掠头发。雅各·勃兰跳——多么精呀……連短外套都要烧掉的罢。

墨斯科的芳妮那里，还有伯父，有伯母。有白的摆着眠床的小屋子，有書。——芳妮听講义。后来，来了一个男人。是叫作亚历山大·希略也夫的，刮了鬍子，有着黑的发火似的眼和发沙的有威严的声音的男人。开初，是随便戴着皮帽，豁开着外套的前胸的。——但后来向誰抛了一个炸弹以后——三天沒有露面，这回是成了文官模样跑来了。——为了煽动，又为了造反，动身向南方去了。——那黑的发火似的眼，深射了芳妮的心。抛了講义，抛了伯母，抛了白的小屋子——跟着他走了。放浪了。住在有溜出的路的屋子里。夜里，也曾在閒道上发抖——从誰(的手里)逃脫了。住在基雅夫。住在阿凳塞。——后来，又向誰抛了炸弹。夜里，前来捉去了賽希加。早晨，芳妮去寻覓了。也排了号数，做祷告——寻覓了五天。到第六天，报紙上登出来了。为了暴动，枪毙了二十四个人。亚历山大·希略也夫，即賽希加，也被枪毙了……

雅各·勃兰跳——大家都来打犹太人，似乎除打犹太人以外，就沒有事情做。——入夜，月亮出来了，在雪的土岡上的空中輝煌。第二天的早晨，市鎮聳立在藤花色的雾气里，是墨斯科聳立着了。火車象野猪一般，蹒跚着，遍身疮痍地脏着走近去。从車頂上爬下来。在通路上搜检口袋，打开餅干。泥濘的地板上，外套成捆的躺着。街市是白的。人們拉着橇。女人爭先后。在广場里，市場显得黑黝黝。

雅各·勃兰拖着芳妮的皮包和自己的空的一个，一路走出去。眼睛在眼鏡后面歪斜了。脏的汗流在脸上了。运貨摩托車轟軋着。十字广場上，半破的石膏象屹立着。学生們在第二段上慌张。一手拿書籍，一手拿着火燒的柴。換先后次序排好了。許多工夫，經过了长的街道。許多人們在走。张了嘴在拉，拖，休息。孩子們拿着卷烟，在角落里叫喊。店鋪的粉碎的玻璃上，发了一声烈响，鉄掉下来了。騎馬的人忽而从横街出現了。拿着枪。飘着紅旗。馬噴着鼻子——顚簸着跑过去了。居民慌忙走过去。不多久，露在散步路上的普式庚(象)的肩上，烏鴉站着了。芳妮是听过罗馬史的講义的，有着罗馬人的側脸的志願講师，在拉那装着袋子的小橇。从袋子里漏着粉。他的側脸也歃了，看去早不象罗馬人了。大张着嘴巴。——他站住了，脱一脱帽。冲上热气来。雅各·勃兰到底将芳妮的皮包运到升降口了。揩着前額，約了再会，握手而去了。向雪中，向霧中，提着自己的空空的皮包，寻求着正义。雅各·勃兰做了詩，他終于决計做成一本書，在莫斯科出版——雅各·勃兰已經和血和苦恼和暴动告别——他开始新的生活了。

芳妮将皮包拖上了五层楼。楼阶上挂着冰筋。房門格格地响。从梯盘上的破窗門里，吹进风来。留巴伯父，莱夫·留复微支·莱阿夫，先前是住在三层楼上的，后来一切都改变了。先前是主人的住房的三层楼上——現在是住着兇穆思先生。运貨摩托車发着大声，从郊外的关門的多年

的窠里，将他撵下来了。——渥孚罗司先生是三天为限，赶上了上面的四层楼——这就是，被赶到和神相近，和水却远，狭窄的地方去了。但是，刚刚觉得住惯，就被逐出了。五层楼的二十四号区里，和留巴伯父一起，是住着下面那样的人們——眼下有着三角的前将軍札卢錫多先生（七号室）。軍事专門家琦林，以及有着褪色的扇子和写着"歌女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的传单，和叫作喀力克的蓝眼睛的近亲的私生子，穿着破后跟靴子的小公爵梨德莱罗易的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十三号室）。然而，无論是渥孚罗司先生，免穆思先生，戏子渥开摩夫先生，有着灰色眼珠，白天是提着跳舞用的皮包跑来跑去的梭耶·乌斯班斯卡耶小姐——都一样地显着渴睡的脸，在好象正在战斗的鉄甲艦一般冒烟的烟通的口，从拉窗鑽了出来的房屋的大房里，站着——拿了茶器和水桶，在从龙头流出的細流，敲着錫器的底之間，站着。

留巴伯父办公去了，不在家。伯母呼呼地长吁了。芳妮哭了。用了晚餐。芳妮叙述了一通。軍事专門家在間壁劈柴。对于芳妮，給了她一块地方。在鋼琴后面支起床来。她隔了一个月，这才躺在干净的被窝里了。床沒有顫动。半夜里，因为太静，她醒了。想了——小站，暗，雨，黄色的电灯，滿是灰沙的湿湿的貨車，——小站的风，秋天的，夜半的俄罗斯。黑的村，电柱潮湿的呻吟着，暗，野，泥濘。

芳妮到早上，为了新的生活醒来了。留巴伯父决計在

自己这里使用她——打打字机。傍晚，芳妮被家屋委員会叫去了。在那地方被吩咐，到劳动調查所去，其間沒有工作的时候，就去扫街道。早晨七点鐘，經过了灰色的街，被带去了。走了。跨过积雪了。終于在停車場看見飘着紅旗了。許多工夫，沿着道路走。碰着风卷雪堆了。在那里等候拿鍬来。等了一点鐘，鍬沒有来。又被带着从别的道路走。叫她卸柴薪……到傍晚，芳妮回家了。伯母給做了炸蘿卜，給喝茶。芳妮溫暖了。冰着的窗玻璃外，下着小雪。她想着新生活——刚才开始的劳动的生活。过去——是恋爱和苦恼。过了一天，她已經在留巴伯父在办公的公署里，打着打字机了。有身穿皮外套的女职員。十二号室前的廊下，是(人們)排着班。私室里，在皮的靠手椅子上，是坐着刮光鬍子，大鼻子的軍事委員。用紅墨水，在文件上簽名。訪問者揩着前額，欣欣然出去了。过一天，戚戚然回来了。他拿来的文件上，是汙墁着証明呀签名呀拒絕呀的血。在地下室的仓庫里，傍晚是开始了的分配，各羊肉二磅，蜂蜜一磅，便宜烟草一袋。公署是活泼地活动了。造預算，付粮食，写报告——管理居民間的烟草的分配。从七点到七点，排在班里，站着一个可怜相的老头子。等出山了，得了一个月的自己的份兒。满足着出去了，为了将世界变烟，鑽在窠里，打鼾，咳嗽。

一到夜，戏子渥开摩夫便在院子里劈柴。前面是房子的倒敗的残余和悬空的梯子。月和废墟，烏鸦和竖琴——全然是苏格兰式的題目。独立的房屋已被拆去，打碎了。

月亮照着瞎眼的窗。渥开摩夫在劈柴，唱歌——您的纖指，发香如白檀兮……搬柴上楼，烧火爐。在火边伸开两腿，悠然而坐，有如华飾爐边的王侯。只要枯煤尚存，就好。靠家屋委員会的斡旋，从国庫的市区經济的部分給与了八分之一——带小橇去拉来了——但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从此以后，两脚发抖，不成其为律动运动了。是瓦尔康斯基派的律动运动呀。渥开摩夫在出台的剧場，是律动底的——渥开摩夫虽在三点鐘頃，前去的素菜食堂里——他也始終还是律动底的。无論是对着那装着蘿卜餡的卷肉的板的态度，对着帐桌的态度，对着小桌子的态度。于是錫的小匙，在手中发亮，杂件羹上——热气成为輕云，升騰了起来。

留巴伯父看着渥开摩夫的巧妙地劈柴。瓦尔康斯基的事情，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但是，有一晚，渥开摩夫全都說給他听了。就是，关于舞台上的人們呀，以及人生之最为重要者，是 rhythm（律动）呀这些事。留巴伯父第二天和軍事委員談了天。同志渥开摩夫便得到招請，到那倘使沒有这个，则一切老头子和烟草党也許早經倒毙了的公署里，去指导演剧研究。……渥开摩夫第一次前往，示了怎样謂之身段的时候——而渥开摩夫虽然是高个子，青面頰，眼珠灰色的男人——即刻集得了十八位男人和八位女人来做协力者。于是在第二天，又是十八位和八位。研究时間一完，都不回去，聚在大厅里。在大厅里，有鏡子和棕櫚和传单和金色椅子。渥开摩夫首先說明的，是一切

中都有諧和，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諧和。于是提議，做起动作来看罢。伸开右脚的小腿，伸长頸子的筋肉，将身体从强直弄到自由——教大家团团地走——大家团团地走了，使筋肉自由，又将筋肉紧张了，是輕快的，自由的，专一的……渥开摩夫是每星期做三回練习。于是到第三回完，大家就已經成为律动底了。在电話口唱歌似的叫"喂，喂"了。会計員的什瓦多夫斯基刮了胡子，綁起裹腿来了。先前是村女一般穿着毛皮靴子走的交換手們，这回是带了套靴来穿上，浓浓地擦粉，使头发卷起来了。——在大厅上，是拿着花圈，古风地打招呼了。

每星期三四，七点鐘来接渥开摩夫。不是肉类搬运車，就是运貨摩托車。上面戴着包头布，硬紙匣，打皺的帽子和刮过鬚而又长了起来的頰，渥开摩夫不是在車底上摇着，就是抓住别人的肩，张了两腿站着。运貨摩托車叫着，軋着，走向暗中，向受持区域去。在戛戛发响的車站上，早又有人等着了。还是黑一条白一条的打扮。于是一面穿衣服，一面走过来——車子是这样地将他們往前送，为了发沙声，搽白粉，教初学。两幕間之暇，搬出茶来。也有加了酸酸的果酱的面包片。戏子們吃东西，喝茶……車夫忽然說，車有了障碍了。从勃拉古希到哈木扶涅基，戏子們自己走。抱着硬紙匣，沿着墻壁走。那保爭罗跋，穆尔特庚，珂弥蘧耳什夫斯卡耶的一班……

渥开摩夫得了传票，叫他带着被窝，鍋子，盘子去。是叫他一星期之間，去砍柴。他前去說明白。廊下混杂着

許多人。渥开摩夫說，自己是艺术家，美术家，是在办教育。一个鐘头之后，从厌倦而悄然的人們旁边走出去了。是受了命令，此后也还是办教育。札卢錫多也得了一样的传票。眼下有着暗淡的将軍式三角的他，便許多工夫，发沙声，給看带着枪伤的脚。蓝色的他是滿足着回来了。他孤独地住着。时时从小窗里，伸出斑白的脑袋去，叫住韃靼人。头戴无边帽子的韃靼人进来了。显着信心甚深的脸相，来看男人用的褲子。摸着，向明照着。摇头而打舌了。将軍发了沙声，偷眼去瞥了。暗咽唾沫了。韃靼人恭恭敬敬地行过礼，拿了袋子出去了。将軍将錢藏在地板下，穿上破破烂烂的紅里子的外套——只有靴子是有銅跟的将軍靴——走出門外面去了。人們在旁边走过。在行列里冷得发抖。群集接連着走。女人們，拿着箱子，扎着衣裙的男人們，接連着走。——用了大家合拍的步法走过去。而忽然——音乐，从后面，是吹奏管乐队的行进——在上面，合拍地摇着通紅的棺衣。在紅棺中——是有节的白的鼻，黑的眉，旣归平静，看見一切而知道一切者，漂在最后的波上。軍队走过了。白的脸漂去了。摇摆了。乐队停奏了。奏了庄严的永远的光荣了。死人在缺缺刻刻的壁下，永远朽烂。为了在十一月的昏黃中，听取花的磁器底的音响，而被留遺了……

札卢錫多当傍晚时分，在沒有火气的屋子里，用了突成筋节的带青的手，写了——"重要者，是在力免于餓死也。有减少运动之必要。須买魚油。否則缺少脂肪矣。似

将驅旧軍官于一处，而即在其处了之。然有可信之风聞，謂量集合于展覽圣者遺骸之保健局展覽会，而在忙于观察之諸人面前，有文官服飾之教士等大作法事云。然則可謂以死相恫吓也。假使連絡綫而不伸长也，則一月之中，莫斯科可以占領。一队外国兵可以侵入，乃最确实之事也。今日已变换赤旗之位置——乃伟大之成功，亦空前之略取也。然而重要者，乃得免于餓死也。不当再买白糖。白糖者——奢侈品也。是当慣于无甜味而飲茶之时矣……"将軍发出沙声来，吐了长吁。壁的那面，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筒了外套躺着。这时候，蓝眼睛的喀力克，小望德莱罗易公爵，虽然为老媪們所驅逐，却还在蹩来蹩去，拾集木片，从废屋的废料里，拉出板片来。将板壁片，紙片，路上检来的小枝等，装在袋里，拿回来了——火爐燒起来了。小公爵蹲着烘手。紅的火照着蓝的眼，母亲一样的紫花地丁色的眼——是一个平稳的，聪明的，知道了人生的碧眼小老翁。

紐莎——制造束腰带的，住在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先前住过的二楼上。結了婚，得到四十亚尔辛① 的布匹。現在很想早点生孩子，再得到布匹和孩子的名片。丈夫在外面，运粉，筹錢。紐莎毫不难为情地走过，将这里九年之間在家中馴熟的，那大名写在紅的紙片上的，有名的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的先前的住所的房

---

① 俄国尺度名，一亚尔辛約中国二尺四寸余。——譯者。

門，用英国式的鑰匙开开了。后来，紐莎突然在楼上的有花圈而无火气的屋子里出現。仅罩头巾，站在門口，平静地說，因为願意用麦粉做謝礼，請教給她唱歌。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在她面前张了腿站定，想噴駡她。然而閉了嘴，好象吃了一惊似的，什么也不回答。紐莎嘲笑着跑掉了。白天，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简在外套里躺着。夜里，是望德萊罗易公爵咬牙齿，几乎要从两脚的椅子上抬起那疲乏的头来。他而且还做了認真的，少年老成的梦。第二天早上，她显着浮肿的脸起来了，吩咐他去叫紐莎来。紐莎說身体不舒服，請她自行光降罢。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又咬了一回牙关，但罩上头巾，走下去了。一个鐘头之后，到留巴伯母这里来借秤。紐莎学唱了。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将麦粉装进袋中，挂在釘上，免得招鼠子。

雅各·勃兰是带着旅行皮包，游历公署了。上了五层楼，等候輪到号数。鑽过那打通了的墻壁，从这大厅走到那大厅。探問了。又平稳，又固执，又和气——盖他此时終于已在一切同等，誰也不打誰，不砍誰的地方——廉价办公，以劳动获得面包的地方了。女职員們是吵鬧，聳肩，从这屋追到那屋——他呢，唠叨地热心地又跑来，非到最后有誰覺得麻煩，竟一不小心，給用妙笔写了——付給可也——之后，是不干休的。到底，付給雅各·勃兰了。就是付給了生活的权利，得有在那下面做事，写字，思索的屋頂的权利了。是停車場旁的第三十四号共同住宿

所，先前的"来惠黎"的連带家具的屋子十七号。雅各·勃兰欣欣然走过薩木迪基街，薩陀斐耶街，搬了皮包。傍晚，他坐在沒有火气的屋子里了。壁紙后面，有什么东西悉悉索索地作响，滚下去了，在枕头边慢慢地爬了一轉。白天里，在花紙上見过的——拿着大鐮刀的死，出来了。給爬在文件上，点了火，嗞嗞地叫，焦黃，裂碎了……

雅各·勃兰决了心，要坚执地来使生活稳固。为自己的事，走遍了全市鎮。无論誰，都有工作，都有求生的意志。雅各·勃兰在街上往来，停在街角思索。人們几乎和他相撞，跳开走了。他(故乡)的市鎮里，是什么人也不忙，什么地方也不忙的。关在家里——暴动之际，是躲起来了。虽有做詩的本子，訴苦的胃囊，但还是勇敢而不失希望的他，是走而又走了。在空地，砖头，鉄堆，冻結而沒有人气的店鋪和人列的旁边……在灰色的独立屋里，是升騰着苦的烟，坐着打打字机，穿外套的女职員。雅各·勃兰走向靠边的女人那里，去請教她，倘要受作为著作家的接济，应該怎么办才好。接济，在他是万不可缺了。还說，否則，他是不来請托的哩。女职員也想了一想，但将他弄到别的办事桌去了。从此又被弄上楼去了——于是他走上楼去了。被招待了。翻本子了。結果是約定了商量着看罢，問一問罢，想一想罢。說是月曜日再来罢。到月曜日，他去了。再拿出詩来看。是坐着无产者出身的詩人們的屋子。于是他說，自己也是无产者出身，自己的祖父是管水磨的。——詩被接受，約定了看一看再說。到水曜日，

将对于他的接济拒絕了。但在这时，他已經找到了别的高位的公署。他好象办公一般，每天跑到那边去，等在客厅里，写了請求書。要求給他作为无产詩人的扶助和接济和稿費。到金曜日，一切都被拒絕了。就是，对于接济，对于稿費，对于扶助。然而給了一件公文，教到别的公署去。那地方是，从阶上滿出，在路上，廊下，都排着长蛇之陣了。雅各·勃兰便跟在尾巴上。日暮了。陣势散了。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到，进去是第一名，許多工夫讀公文，翻轉来看，側了头。終于給了一道命令書。憑着黄色的命令書，雅各·勃兰在閉鎖了的第四付給局里，領到了头飾和天鵝絨的帽子。在自己的房里，他戴着这帽子，走近窗口去。屋頂是白白的。黄昏是浓起来了。烏鴉将胸脯之下埋在雪里洗澡。市鎮和自己全不相干。这里也和别处一样，并无正义存在。雅各·勃兰覺得精力都耗尽了。他躺在床上，悟到了已沒有更大的力量。在半夜里，走上一只又大又黑，可恶的鷄到他这里来，发出嗄声叫。他来驅逐这东西。但鷄斜了眼睛瞪視着，张了嘴，不肯走。将近天明，因为和鷄的战斗，他乏极了。指头冰冷了。头落在枕上，抬不起来了。大約，白的虱子，到他这里来了。雅各·勃兰是生起发疹伤寒来了。过了两天，被搬走了。傍晚，他的床上，是从維迪普斯克到来的两个軍事专門家，象紙牌的"夹克"一般躺着了。

芳妮是在办公。从公署搬运羊肉，蜂蜜和便宜烟草。公署是活动，付給。連絡綫伸长了。地图上的小旗象索子

似的蜿蜒了。札卢錫多静对着地图，发出沙声，記录了。

“二星期之后，前卫殆将接近防砦矣。委市街于炮击則不可。应中断铁路——而亦惟有此耳。昨在郊外，又虽在中央，亦有奇技者出現。若輩有宛如磁器之眼，衣殮衣，以亚美利加式之弹鑛，跃于地上者高至二亚尔辛。且大呼曰——吾乃不被葬送者也——云。此即豫兆耳。吾感之矣。吾感之矣。”

留巴伯母对于芳妮，将离家的事，希略也夫的事，都宽恕了。傍晚，留巴伯父讀了新訓令。留巴伯母长太息了。芳妮坐在鋼琴后面的自己的地方。窗戶外面，是十一月在湜威。雪片紛飞了。埋掉了过去，恋爱，情热。留巴伯父这里，常有竪起衣領，戴着羊皮帽的人前来，在毫无火气的廊下走来走去。在那地方窃窃商量。留巴伯母說——那个烟草商人又来了——有一天的夜里，是芳妮已經睡在鋼琴后面，伯父和伯母都睡下了，黑的屋子全然睡着了的深夜里，有人咚咚地叩門。留巴伯父跳了起来。声音在門外說——請开門呀——留巴伯父手发抖了。有痣的善良的下巴，凛凛地跳了。旋了鎖。阻挡不住了。进来了。一下子，一涌而进。皮帽子和水手的飘带，斑駁陆离。——将屋子翻了身。在伯母的貯藏品也下手了。将麦粉撒散了。敲着烟通听。站上椅子去。——将文件，插着小旗的札卢錫多的地图，札卢錫多，留巴伯父，对面的房里的湿开摩夫，全都扣留，带去了。小望德莱罗易公爵躲在衣橱里，因为害怕，死尸似的坐着。天亮之前，将全部都带去了。在雪

和风卷雪和风里。

芳妮一早就跑到軍事委員那里去。軍事委員冷淡地聳聳肩胛，并不想帮忙。芳妮絕望，跑出来了。想探得一点緣由，但什么也捉摸不到。她什么地方也沒有去。是灰色的一天。从嘴里呼出白的气息来。灰色的一天之后，来的又是一样的灰色的一天。——接連了莫名其妙的一星期。留巴伯母躺着。芳妮各处跑着，筋疲力尽了。又各处跑着。第三星期，札卢錫多被开释了。因为是酒胡塗，老头子，沒有害处的。教他将退职軍官的肩章燒掉。札卢錫多从牢监經过街道，单穿着一只銅跟的靴子走回来了。还有一只是捉去的时候，在路上失掉了的。在路角站住。淋了冷水似的上气不接下气了。在墙上，釘着告捷的湿湿的报紙。在广場上，有着可怕的全体鋼鉄的蝎子，围繞着紅的小旗子，正在爬来爬去。将群众赶散了，是穿木靴，披外套，短身材的，坦波夫，薩瑪拉，威多地方的人們，白軍的乡下佬。乡下佬們跳跃，拍肚子，吹拳头，滿足而去了。到露营地去，去劳动去。——最紧要者——是当机关枪沈悶地发响时，不要一同来襲击……

追赶了敌人。敌人逃走了。札卢錫多站在路角上，讀了湿湿的报章。有和音乐一同走过的人們。騎馬，持矛。教会沒有撞鐘。札卢錫多总算蹩到家了。上了五层楼，歇在窗台下……走进房里躺下了。望德莱罗易公爵为他燒了两天的火爐。給不至于冻坏。

留巴伯父是一連八天，坐在阶沿碎得好象投球戏柱的

屋子里。也有被摔进来的，也有被带出去的。从窗戶吹进风来。天一晚，就爬下黑黑的臭虫。是在頂縫上等候（人們）睡覚的。这就爬下来了。第十三天，和别人一起，也教留巴伯父准备。坐在运貨摩托車上带去了。是黑暗的夜。拿枪的兵士站在两旁。在牢监里，留巴伯父和律动家而先前的軍官的渥开摩夫遇見了。握手，拥抱。幷排住起来。在忘却的模模胡胡的两天之后，竟給与了三个煎菜和两个煮透的鷄蛋。——留巴伯父忘了先后，两眼乱眣，失声哭起来了。将一个煎菜和鷄蛋給了渥开摩夫，一起坐着吃。加上了許多盐。为回忆而凄惨。渥开摩夫是因为隐匿軍官名义和帮助阴謀而获罪的。前一条是不錯的——渥开摩夫自招。但于第二条，却不承認。他說，音乐会里，自然是到过一回的，但那款子，是用来弥补生活費了——案件拖延了。留巴伯父的罪名，是霸占。——留巴伯父滿脸通紅，伸开臂膊。然而牢监里面，也有烟草商人的。就是竪起衣領，时时来訪的那些人……

开审之际，訊問渥开摩夫——职业呢？——戏子。——这以前呢？——是学生。——沒有做过軍官么？——也做过軍官。——反革命家么？——是革命家，在尽力于革命底艺术的。——判事厌倦地說了——知道的呀，在教紅軍的兵卒嗅痲藥的呵。朗吟么？——不，是演剧这一面。——水曜日的七点半，渥开摩夫被提，要移送到县里去了。渥开摩夫收拾了手头的东西，告过别。說是到县里一开释，就要首先来訪的……带过廊下，許多工夫，从通路带出去

了。吹进风来，很寒冷。在窗外，有着暗淡的空庭。有着十一月。

关于渥开摩夫，第二天貼在墙上的湿湿的报紙上，載着这样的記事——前軍官，反革命家，积极底帮助者，演剧戏子。——这一天，太阳浮出来了，天空是蓝的。从前綫上，运到战利品。广場上呢，早有三輛車。又是高高地将紅的棺木运走了。死尸的鼻孔里，塞着棉絮。札卢錫多在这一天是这样地写了："連絡綫已伸长矣，后方被截断矣。一切归于灭亡矣。本营之远隔，足以致命，乃明了之事也。一切将亡。一切将亡。魚油业經售罄，无处可購。风聞凡旧軍官，虽有年金者，亦入第四类，而算入后方勤务軍。即使扫除兵舍，厕所及其他之意也……不給面包已五月矣。不受辱而地图被收者幸也……"——晚間，望德莱罗易公爵到他那里燒火爐去了。札卢錫多正在窗边，站上椅子，要向架上取东西。望德莱罗易公爵向他說話了。他听不見。他便碰一碰他的腿。不料脚竟悬了空。摆了。踏不到椅子了。望德莱罗易公爵发一声尖叫，抱头奔出了。

过了两天，威严的，年青相的，有着竹节鼻和百合色指甲的札卢錫多是在教堂里，由命令書，躺在官办的棺中了。助祭念念有詞。教士燒起了香。香烟裊裊地熏在熏香上。沒有派軍队来。这也是由命令書而沒有派来的。派定四号屋的用人拉小橇。于是就搁在柴橇上，拉去了。很容易拉。道路是滑滑地結着冰。拉得乏了，便坐在棺上吸烟草。札卢錫多听着橇条的軋轢声，年青相了，在棺盖下返

老还童了。

有魅力的，蓝眼珠的梭耶·烏斯班斯卡耶，提着皮包跑到自己的跳舞学校的她——从贴在墙上的报紙上，看見了湿开摩夫的姓名——于是忽然打寒噤，咬嘴唇。虽然緣分不过是汲水的时候，并排了一回，和他一面劈柴，听过一回他唱道"您的纖指，发香如白檀兮……。"但在梭耶·烏斯班斯卡耶那里，是有着溫柔的，小鳥似的，易于神往的心的，即使在一切混乱和臭气之中，也竭力在寻求着为自己的小港。湿开摩夫之名，已經就是悲剧底的，被高揚了的灭亡。——梭耶便将他設想为久經期待而永久睽离的人了。……梭耶已經用趾尖稳稳地走路。一面赶快走，一面用指头按着嘴唇，而且决心要向一个人，去講述一切的真实，其人为誰，乃是住在官办的旅館里，坐着摩托車出入，然而仿佛地位一样低微似的等候她，一直送到家里的其人也。傍晚，梭耶到旅館去了。討了通行券，将証明書放在肩头。走上紅阶梯，敲了磨白玻璃的門戶。她不能不将心里想着的事，通盘說出来——鋒利地，直截地，滔滔地，——縱使因此負了怎样的罪，也不要紧。然而房里坐着两个人，桌子上还有茶。那人似乎吃惊了，但也就脸上发亮，献上茶来，說請喝呀。梭耶不喝。并且說，这来是有一点事情的。那人又說請喝茶呀。座中拘謹了。客人沈默了。梭耶从茶杯喝茶了。那人用了善良的，蘊蓄爱情的眼看她了。梭耶問了些不相干的事，喝干了茶，要回去了。她自己悲伤到要下泪。她为了茶和質問，憎恶自己了。然

而他却送她一直到廊下，从手套的洞里，在她那暖热的小小的手掌上接吻了。梭耶跨下一段阶沿，忽然說——我并不是为了这样的事来的……什么都討厌了，这样地生活，是不能的，我已經不願意看見你，我是来說这些的。为什么渥开摩夫遭了枪毙的呢？——覺得他和自己都可怜，眼泪流到面庞来了。——那个渥开摩夫呀？——那人惊着問。——渥开摩夫呀。做戏子的……——渥开摩夫是什么人呢，不知道呀——那人說——在过渡期，是要××的……革命是粗暴的呀——梭耶很想說，怎样都好，革命倘在过渡期，这样也好。但我是不願意再看你，也不要你再跟来跟去了。然而她什么也沒有說，跑下去了。第二天的傍晚，他到学校里来接她。她不开口。和他出来了。很想再說一回，不再和他到什么地方去。——然而車夫已經开了門。来不及說了。她坐上車。温暖了。黑的，軟軟的风，在三月里散馥。星星的銀色的雾，已經浮了上来。摩托車开走了。街市的尽头，在雪和空曠中吐气。梭耶想，这是完了。弄到那么样，还是不成。她想，沒有报答可爱的，温柔的，最为敏感的那人的，最后的临終的微笑。

芳妮那里，忽然来了一个惠浧明勃魯尼，是賽希加，即亚历山大·希略也夫的朋友。戴着皮帽子，留着黑的短頸鬚。頰上有一直条的伤痕。芳妮領到鋼琴后面的自己的处所。勃魯尼說，他們的中央委員会，要給死掉的伙伴报仇。亚历山大·希略也夫的名，登了英魂录，再也不会消灭了。关于报仇的事，則对芳妮說，不久就会知道。于是义务已尽，

去了。芳妮許多工夫，注視着貼在証明書上的被人乱弄了的照相。賽希加的面庞上，写着号数，蓝的。芳妮哭了。——其时勃魯尼也在奔波。伤痕发紫了。勃魯尼上了久經冷透了的屋子的六层楼。敲了門，而在外面傾听。門开了。牙医生的应接室里，坐着垒文，格里戈尔克，波式开微支。举事大約期在明天的十二点。一切都計划好，准备好了。为了給希略也夫报仇，为了恐怖手段，为了制藥室，为了委員会的財政充足——都必須有錢。武力搶劫的事，早經考究好，調查好，周密地計划好了。一个鐘头之后，勃魯尼出去了。又是执拗地，伤疤发着紫，在街上走。第二天的两点半，七个人坐着摩托車到了横街的公署前。两个把門，两个到中庭，三个上楼上。算盘毕毕剝剝地在响。出納課員站在金柜旁。女职員在喝湯。格里戈尔克走上前，用手枪对着，叫擎起手来。勃魯尼和波式开微支打了出納課員的头。他跌倒了。动手将成束的鈔票抛进口袋去。出納課員忽然跳起，抱着头，爬一般，电光形地(走着)要逃跑。格里戈尔克对脊梁开一枪。出納課員扑地倒下了。交換手們发了尖利的叫喊。有誰跑向边門了。一下子攻来了。——格里戈尔克解开带子，跳了出去。一切都跳了，被撒散了。灰尘，玻璃，——他們跳下了阶沿。从上面擲下法碼和算盘来。——摩托車已經动弹了。他們赶到，抓住，跳上了，——摩托車将他們載去了。突然从門里面跳出人来，曲下一膝便擲——格里戈尔克坐着一回头，銅元打中了他的面庞。流出血来了。追的紧跟着。馬夫打馬。

勃鲁尼伸着臂膊，不断的开枪。——弯进了积雪的横街里，——摩托車滑了。車輪蹣跚了，被烟包住了。馬匹追到，橇里面外套（的人們）杀到了。勃鲁尼跳了下来，提着口袋跑，闖过門，跳过短墙。后面跑着波式开微支，不料坐下了，躺倒了，——又是爆发，——掉下——叱咤，玻璃……勃鲁尼逃出了，回过头去看。波式开微支想跟着他攀上墙——不意横着掉下短墙去，倒在雪里了。勃鲁尼仍然走。鉄門关着。他走近門，想推开它。然而門是从里面支住的，走不过。他还在中庭跑了一轉，蹲在脏水洼的僻处了——天空很青，沈悶，是釀雪天。勃鲁尼还等候了一些时。从一角里听到蹄声了。他将枪口含在嘴里，扳了发火机。

街上是孩子們奔跑，窺探。載在大橇上——七个穿短外套的罗馬諾夫皇帝党員被运走了。大家迭起来躺着。兵卒拿着枪口向下的枪，跟着走。馬匹步調整齐地进行。勃鲁尼躺着，脸伏在别人的肩上。

一切烟草商人，都有家族的。烟草商人是明于法律的人們，而且沒有破綻的。——留巴伯父却相反，乱七八糟，第一回审問的时候，早就胡塗了。一切都于他不利。他被提出去审問了九回。九回的陈述都不一样。到第二个月，因为要判决浮肿的，鬚髯蓬松，衰弱了的他，便經过市街，带出去了。留巴伯父被夹在两个兵卒間，坐在白的大厅的椅子上。对面，是軍事委員摆着架子，毫不知道他似的坐着。旁听人里面，也有已經释放了的烟草商人。白白的，寡言的芳妮，和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小姐坐在一

起。不多久，摇鈴了。挾皮包的检事，立刻叫留巴伯父，称为寄食者，讀过他混乱的所有的陈述，又示了烟草商人的陈述——市民莱夫・留复微支・莱阿夫者，是盗賊，是寄食者，——检事对于他，要求处以极刑。这之后，律师开口了。什么都不否認，单单請求寬大。指出他的职务，还說到悔悟和老年。裁判官去了。商議了。芳妮用了烏黑的看不見的眼睛，看着前面。留巴伯父浮肿着——鉄青，动也不动地坐着，好象早已死掉了似的。烟草商人在廊下吸烟草。裁判长回来了。又摇鈴。大家又都归座，肃静了。在窗門外，有机器脚踏車停下了。裁判长宣告了。贊成了检事的提議，判决了极刑。

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将芳妮载在街头馬車上，带了回来。芳妮走上五楼，見了伯母。哭得倒在椅子上了。一到夜，就躺在鋼琴后面的自己的地方了。月亮的角，在窗的那边晃耀。竪琴吟哦了。望德莱罗易公爵在两人之旁守夜。挂下了穿着补釘袜子的細細的脚，在椅子上打起磕睡来。夜已深，深且尽了。竪琴昏暗，月亮下去了。快活的，年青相的留巴伯父走近枕边来，微笑着，用冰冷的手指，撫摩了芳妮的面庞。

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还在教紐莎学本領。紐莎拿着卷起来的乐譜，站在鋼琴旁，鋼琴上面，挂着对于鋼琴呀，房子呀，物件呀的保管証。这是家宅搜查的結果，因为是女流声乐家，許可了这些的东西的。近来，紐莎上音乐会，即舞台去了。已經登記了。有着保持皮衣呀，金刚鑽

呀——所众的贈品的权利。紐莎的丈夫和保健部員一同搬了麦粉来。麦粉呢，在市場上，被爭先恐后的买去了。于是紐莎便买了海獭的外套，买了挂在客厅里的A·伊瓦梭夫斯基所畫的細浪和挂帆的船。她到"星"社去出演了。和最好的优伶并駕，得了成功。在夜里，他們一同在运貨摩托車里搖摆了一通。不自由，寒冷，而且狹窄，但是幸福的。为了艺术，将做戏子的苦痛熬过去了。在降誕节这一天，有夜会。和出場者一同，优伶們也被招請。肚餓的优伶們便高高兴兴，冻紅着鼻子跑来了。在食桌上，有鵝，酒，脏腑做餡的饅头之类。优伶們快乐到忘形。时时嚷起来，很是騷扰。紐莎唱了。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伴奏。散会的时候，紐莎在大門口将两片鵝肉用紙包着塞給慈泼来微支·慈泼来夫斯卡耶，当作演奏的謝礼。她生了气，很想推回去，但将鵝肉收下了。夜間，小望德莱罗易公爵大嚼鵝肉。幸福地笑了起来。因为吃飽，塞住了呼吸，咳嗽了。

雅各·勃兰那里，后来黑鷄也还进来了八回，在每晚上。現在，他已經認識这鷄，也知道到来的时刻了。可恶的鷄憒然的走来，啄他。——他总想将这鷄絞死，滿身流汗。但因为心脏跳得太剧烈，沒有办妥，便失神了。在周围呻吟，譏謗，徘徊——已被捉住，又回了原样。到第九天的夜里，鷄不来了。他这才睡得很熟。心脏安靜，不跳了。到早晨，在太阳，白的窗，又黃又脏的公物的被单下，他看見了骨出崚嶒的自己的枯瘦的膝髁。他衰弱，焦黃，鬍子长长了。覚得肚子餓。白的虱子远退了。雅各·勃兰

留住了性命，又想爱，工作，生活起来。过了两星期，焦黄的他，才始带了丁字杖，走出門外去。是温和的天。灰色的积雪成着麻脸。在石路上，烏鸦以三月的叫喊在啼。雅各·勃兰带了丁字杖行走。他的心脏是衰弱，向众人开放着的。然而一切人們，都急急忙忙地走过去了。第三十四号共同住宿所呢，一星期之后，便交还了他的旅行皮包。屋子的期限滿了的。那地方是軍事专門家之后，早住进了一位穿了男人用的长統靴子，跑来跑去的姑娘。雅各·勃兰弄得連在那下面做事，写字，思索的屋顶也沒有了。他虽然觉得喘不过气来，但还蹩到曾說給他印詩的公署去。公署里面依然是烟尘陡乱。女职員們大家在談天。——做書記的无产詩人，却是新的。是黑黑的，乱头发的男人。乱翻紙盒，詢問姓名，拉开抽屜。究竟寻到了。詩是定为发还的。雅各·勃兰領了詩，戴上天鹅絨帽子。他沒有地方可以过夜。到傍晚，他接在免費食堂的长蛇的尾巴上，喝了浮着菜叶小片的热湯。夜里寻住宿。街是暗的。在三月的暗中，风吹着商店和咖啡店的破玻璃在作响。雅各·勃兰站在一所大房子的昏暗的升降口，向阶下的先前是門房的角落里，鑽了进去。寻得一点乾草——背靠着墙酣睡了。

到天明，他很受了冻。两脚伸不直了。于是拄了丁字杖，蹒跚着走。潮湿的，三月的，劳动的日子开头了——雅各·勃兰蹩到了芳妮的处所。芳妮穿了黑的丧服在大門口迎接他，但一时竟記不起他来。暂时之后，便拍手，引

他到自己的角落里，訴說悲哀……雅各・勃兰在火爐旁边暖和了。看看在小小的拉窗外面裊着的烟。并且說——这里也并无正义。在这里，也依然只有餓死，是做得到的。况且沒有一个認識的人，誰也不加怜憫。对于我，并无接济，倒是給了一頂无边帽。我是直到現在，沒有戴过什么无边帽子的。要怎么活法才好呢？——芳妮給他在廊下的箱子上鋪了一个床，到复元为止。雅各・勃兰便躺在箱子上勉力复元，吟咏。他的脸发亮，眼鏡后面有大眼睛了。他决了心，要回到故乡的市鎮去。在那里虽然并无正义，却也沒有餓殍。一星期之后，一无所有地，只提了一个空空的旅行皮包，他告了别，动身了。芳妮送給他煎菜的小片和面包，在路上可以充飢。傍晚，和群集一同，在叫喚，吶喊，射击之中，他从車站攻向通路来。在路上失了丁字杖。黑的火車頂上，已經躺着許多人，梯子上也挂着。攻向破掉的車窗去。雅各・勃兰挨了一推。他要跌倒了。抓住了誰的肩。打他的手了，然而死抓着——踏了誰的肩，爬进車子里面了。車里面是漆黑。他抓住在一个包裹上。——跌倒了——地板上躺着人們。在什么地方的椅子底下的角落里，占了一个位置。将小行李枕在头下。便瘫掉了。不多久，火車头哼起来，客車相触，作响——列車走动了。脚从梯子上伸出着。車頂上面，是在作过夜的准备。死掉的都市，留在后面了。前面呢——道路，曠野，雪。在火車站上，在半夜里，新的客涌进客車来。从上面打他們。后面有声音。开起枪来了。雅各・勃兰閉了眼睛，躺着。正

在回家，回故乡。

雅各·勃兰的故乡的市鎮上，首先駐在的是白軍。后来，綠軍到了。此后是瑪卢沙·乔邦队，战綫队，亚德曼队，最后将一切驅逐，粉碎，而紅軍开来了。非常委員会到来了。非常委員会即刻着手于扫蕩。枪毙了水兵和战綫队的余党，枪毙了瑪卢沙，枪毙了公証人亚格里柯普罗。暴动停止了。吓怕了的犹太人爬了出来，聚在角落里商量，握手。殡葬了。算帐了。非常委員会占領了广場的汽水制造厂的房屋，在升降口和大門口，站起哨兵来。騎馬兵在街上往来，查証票，押送被捕者。日本人，耶沙，坐在鋪皮的橇上，戴着皮的无边帽，手枪袋插在带子上，来来往往。沒有多久，犹太人便又消声匿迹了。商店依然是破玻璃。日曜日的早晨，群集将市場围繞了。大家接連地購买了。乡下人不再将麦粉和奶油和鷄蛋运到市上来。狡猾起来，就在村子里交易了。捉去了只一条褲，而穿着旧的溜冰鞋的人五个——审問之后，送到投机防止局去了。日曜日之夜，市鎮里有家宅搜查。搜查銀錢，农产物，逃亡者。銀錢只发見了一点兒，但农产物很不少。逃亡者的一群，被捉去了。天一亮，亲近的人們就在門前成了长蛇陣。

市鎮上突有檄文出现。誰散的呢，无从知道。那上面是写着这样意思的事的。——諸君的一伙，在等候諸君。新政府保有面包和法律和正义，保护农民，保护地主，和暴动战斗，和犹太底压制战斗——总而言之，是說，保护大家的权利的。非常委員会便頒发戒严令，放哨兵，夜里是

派巡察。在雅各·勃兰回到故乡的市鎮的前天，阴謀敗露，帮助者被捕，市鎮是弄得天翻地复了。

这之間，載着雅各·勃兰的火車也在爬，停，等待鉄路的修好，于是仍复向前爬。車头損坏了，在曠野里等候送了新的来。夜里，出軌了——有誰抽掉了枕木——又修理，走动了。——在客車里，是蜷縮，說昏話，快要死了。到車站上，是搬了出去，放在堆貨的月台上。到底，在早晨，火車竟到了故乡的市鎮。雅各·勃兰爬出来了。蹌踉着，忙乱了。飽吸了空气。破了玻璃的車站；架在澄清的小川上的木桥；两株蓬松的白楊；和处处挂着死了似的招牌的，开始融化的，脏的，湿的市街相通的道路，他都認識的。粮食店前，早晨一早就排着人列了。被挨挤，在寒顫。在广場上，是整列着不眠的，穿着衣角湿透的外套的兵卒。从监獄里，在带出拿着鏟子的犯人来。家家的鎧門都关着。綠色的，紅色的，灰黑色的房子——木造——还在睡覚。商店街上，挂着紅色的招牌——第一号仓庫，第七号仓庫，第十二号仓庫——全是公有。街角上站着一个戴闊边帽，有白鬚发的犹太人。就是站着，惘惘地看望。他的嘴唇在发抖，喃喃地自語。

雅各·勃兰走到了熟識的，蓝色的，窗窗有花的老家，扣了許多工夫門。門終于由一个戴耳环的兵卒来开了。問什么事。雅各·勃兰想走进家里去。然而兵卒大声說，这房子已經充了公，事务所是十点鐘开始办事。雅各·勃兰看看門。于是看見了白的招牌，是——本部事务所。——

一个鐘头之后，他从拉薩黎大街的亲戚那里，知道了父亲是还在乔邦队駐扎此地的时候，退往基雅夫，从此看不見人，也沒有信；他的房子充了公，物品也都充公了。雅各・勃兰便暫且住在厨房里。第二天，阴謀的清算人跑到时，他就被捕，交給了非常委員会。雅各・勃兰坐在汽水制造厂的先前的佣人房里了。又从这里拉出去了。替換是另外摔进一个新的来。早上，他被带到裁判官那里去了。裁判官动着耳朵，嗅空气，用一只眼睛看。他問，你不是和乔邦队一同逃走了的勃兰的兒子么？为什么跑来了，而且現在？为什么不来登記的？在你皮包里的公家的帽子，是从那里得来的？雅各・勃兰回答了。裁判官細着眼嘲笑，拿鉛笔来玩了。雅各・勃兰說完的时候，他在一角上小小地写下了。雅各・勃兰被带走了。他沒有入睡，过了一夜。消雪的水滴，鼕鼕地在滴下来。春天到了。三月的月亮在輝煌。他张了眼睛，躺着。风无所不吹拂。雅各・勃兰想了。悲伤了。却鎮靜。做了詩。竪琴在风中吟哦。吹响了弦索。雅各・勃兰用手支着頤，想了一会，于是用了咬碎的鉛笔片，写在壁上了——

静的风，溶的雪，
有一个人来我前，
唱了歌兒了……

亚克与人性

E. 左祝黎

一 告示貼了出来

房屋和街道都象平常一样。天空照旧蓝映映的，显着它那一世的单調。步道石板的面具也还是見得冷淡而且坚凝。忽然間，仿佛起了黑死病似的，这里的人們从那脸上将偌大的泪珠落在浆糊盆里了。他們在貼告示。那上面所写，是簡明，严厉，无可規避的。就是：

全体知照！

本市居民的生存資格，将由格外严办委員会所設之三項委員会分区检查。医学的及心理学的查考，亦于同地一并举行。凡認为毋庸生存之居民，均有于二十四小时內毕命之义务。在此时期中，准許上告。其上告应具呈文，送至格外严办委員会之干部。至迟在三小时后即可予以答复。倘有毋庸生存之居民，而因意志薄弱或爱惜生命，不能自行毕命者，則由朋友，邻人，或特别武装队执行格外严办委員会之判决。

注意：

1. 凡本市居民，应絕对服从格外严办委員会之办法与断結。对于一切訊問，应有明确之答詞。其有認为毋庸生存者，則各就其性格，制成調査录。
2. 所頒发之命令，必以不折不撓之坚决，彻底施行。凡有人中餐物，妨害正义与幸福之基础上之人生改造者，均除去不貸。命令遍及于一切市民，无論男女貧富，决无例外。
3. 在施行檢查生存資格期間，无論何人，均不准迁出市外。

二 激昂的第一渡

"你讀了么？"

"你讀了么!？"

"你讀了么?!!你讀了么!!?"

"你見了么?!你听到了么?!"

"你讀了么!!?"

这市里到处聚集起人堆来。交通梗塞了。人們忽然脫了力，靠在墻壁上。許多人哭起来了。暈过去的也不少。到得晚上，这样的人們就上了可惊的数目。

"你讀了么?"

"可怕！吓人！連听也沒有听到过！"

"但其实是我們自己选举了这格外严办委員的，是我

們自己交給了他們一切全权的！”

“对，这是眞的。”

“錯的是我們自己的胡塗透頂。”

“这是眞的，我們自己錯。但我們是意在改良生活的呀。誰料得到那委員会竟这样吓人的簡单地来解决这問題呢？”

“由委員会里的那一伙人！由那一伙人！”

“你怎会知道？名单已經发表了么？”

“一个熟人告訴我的！亚克选上了会长！”

“什么！亚克么？这多么运气呵！”

“眞是。实在的！”

“多么运气呵！他的人格是乾净的！”

“自然！我們用不着担心了：这将眞只是除去那人們里的废物！不正要沒有了！”

“你說下去呀，可貴的朋友，你怎么想，人們肯給我生存么？我是一个好人！船要沉了的时候，二十个船客跳到舢板上去，我就是一个，你想必一定知道的。舢板載不起这重量，大家都要沒命了。必得五个人跳下水，来救那十五个。我就在这五个里。我自动的跳在海里了。你不要这么怀疑的看我呀。我現在是老了，沒有力气了，但那时却是年青，勇敢的。你那时沒有听到这件事么？所有的报上都登載过的。別的四个都淹死了。只有我偶然得了救。你看来怎么样，人們肯給我生存下去么？”

“还有我呢，市民？我？我将我的一切东西都給了穷

人。这是一直先前的事了。我有文件的証据。”

“我不知道。这都和格外严办委員会的立場和目的是不相合的。”

“你讓我来告訴你罢，可敬的同乡，单于自己的关系人有用处，是还不能保証这人的生存資格的。倘使这样，那就凡有看管小孩的傻鴉头，也都有生存的权利了。这事情过去了！你多么落伍呵！”

“那么，人类的价值，是在什么地方呢？”

“人类的价值，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我可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你旣然不知道，为什么向我們来講講义的？”

“对不起，我只說我所知道的罢了。”

“市民們！市民們！瞧呀！瞧！人們在这么跑！暴动了！恐怖了！”

“阿呀，我的心呵！我的心呵！阿呀，上帝呵！救救罢！救救罢！”

“停下！站住！”

“不要扩大恐怖！”

“站住！”

三　大家逃走

人堆在街上逃过去。紅顏的少年在奔跑，臉上显着无限的駭怕。从商店官署出来的規矩的人員。穿着又白又挺

的村衣的新女婿。男子合唱队里的脚色。紳士。說書人。打弹子的。看电影的晚客。鑽謀家。無賴汉。白額卷发的騙子。愛訪朋友的閑人。硬頸子。斗趣的，流氓，空想家，恋愛家，坐脚踏車者。闊肩的运动家，饒舌家，欺詐家，长发的伪善家，疲乏的黑眼珠的无謂的忧郁家，青春在这后面藏着冰冷的空漠。唇吻丰肥而含笑的年青的吝嗇家，沒有目的的冒险家，吹牛家，兴风作浪家，善心的倒运人①，伶俐的破落戶。

肥胖的，好吃懶做的女人們在奔跑。瘦长的柳枝子，多話，懶散，风騷。呆子和聪明人的老婆，多嘴的，偸汉的，嫉妬的和鄙吝的，但現在都在脸上显着惶急。因为太閑空了，染染头发的傲慢的癡婆，以及可愛的堂客，还有那孤单，无靠，不識羞，乞怜的无所不可的娼妇，都为了惊愕，将那一向宝愛下来的容姿之美失掉了。

瘦削的老翁，大肚子的胖子，弯腿的，高大的，漂亮的，废人們在奔跑。經租帐房，当鋪掌柜，监獄看守，洋貨商人，和气的妓院老板，分开了褐色发的馬夫，因为欺瞞和卑鄙而肥胖了的家主，打扮漂亮的博徒，凸肚的蕩子。

他們成了挤紧的大群，向前在奔跑。百来斤重的汗湿淋淋的衣服，带住着他們的身体和手脚。从他們的嘴里，吐出浓厚的热气来。詛咒和哀鳴，令人耳聋的响彻了寂静

---

① 险語，指傻兒。——譯者。

的搬空了的房屋。

許多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在奔跑。用了弯曲的手指，拖着被褥，箱籠和匣子。抓起宝石，小孩，金子，叫喊着，旋轉着，两手使着劲，又跑下去了。

但人們又将他們逼回来了。象他們一类的人們，来打他們，迎面而来，用手杖，拳头，石块打，用嘴咬，发着极可怕的喊声，于是这人堆就逃了回来，抛下了死人和負伤者。

到傍晚，市鎮又恢复了平常的情形。人們抖抖的坐在自己的房中，鑽在自己的床上。在狹小的，热烈的腦壳里，就象短短的尖細的火焰一样，閃出絕望底的希望来。

四 办法是簡単的

“你姓什么？”

“蒲斯。”

“多大年紀？”

“三十九。”

“职业呢？”

“我是卷香烟的。”

“你要說眞話呵！”

“我是在說眞話呀。我忠实的做工，并且賺养我的家眷，已經十四年了。”

“你的家眷在那里？”

“在这里。这是我的老婆。还有这是我的兒子。”

“医生，請你查一查蒲斯的家眷。”

“好。”

“怎样？”

“市民蒲斯是貧血的。一般健康的状态中等。他的太太有头痛病和关节痛风。孩子是健康的。”

“好，你的事情完了，医生。市民蒲斯，你有什么嗜好呢，你喜欢的是什么？”

“我喜欢人們，尤其是生命。”

“簡单些，市民蒲斯，我們沒有閑工夫。”

“我喜欢……是的，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我的兒子……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我喜欢吃，但我的胃口是不大的……我喜欢女人……街上有漂亮的妇人或者姑娘走过的时候，我喜欢看看……我喜欢，在晚上，如果倦了，就睡覚……我喜欢卷香烟……一点鐘我要卷五百枝……我喜欢的还多哩……我說喜欢生命……”

“鎮定些罢，市民蒲斯，不要哭呀。心理学家，你看怎样呢？”

“这是膿包，朋友，这是废料！是可怜的存在！气質是一半粘液質，一半多血質，活动能力很有限。最低等。沒有改良的希望。受动性百分之七十五。他的夫人还要高。孩子是一个蠢才，但是，也許……你的兒子几岁了，市民蒲斯，你还是不要哭了罢！”

“十三岁。”

“你放心就是。你的兒子还可以活下去，延期五年。

至于你呢……这是我管不到的。請你判决罢，朋友！”

“以格外严办委員会之名：为肃清多余的人中废物以及可有可无之存在物，有妨于进步者起見，我命令你，市民蒲斯，和你的妻，均于二十四小时之內毕命。靜靜的！不要嚷！卫生員，你給这女人吃一点什么鎮定剂罢！叫卫兵去！一个人是对付她不了的！”

五　灰色堂的調查录

灰色堂在格外严办委員会的大堂的走廊上。象一切厅堂一样，有着平常的，結实的，严肃而質朴的外观。深和广虽然都不过三碼，但却是一两万性命的坟墓。这里标着两行短短的文字：

贅　物　的　目　录

性　格　調　查　录

目录分为好几个部門，其中有：

“能感动，而不能判断者。”

“小附和者。”

“受动者。”

“无主見者。”

以及其他种种。

性格状做得很簡短而且客观。其中有許多处所，用着諷刺的叙述，而且在末尾看見会长亚克的紅鉛笔的签名，还批注道，凡贅物，人們是无須加以輕蔑的。

这里是几种調查录：

贅物第一四七四一号

健康中等。常去訪問那用不着他而且对他毫无兴味的熟人。不听忠告。盛年之际，曾誘引一个姑娘，又复将她撇掉。一生的大事件，是結婚后的置办家用什物。头脑昏庸而輭弱。工作能力全无。問他一生所見，什么是最有趣的事情，他就大講巴黎的律芝大菜館。最下等的俗物。心脏弱。限二十四小时。

贅物第一四六二三号

箍桶为业。等級中等。不爱作工。思想常偏于反抗精神最少的一面。体質健康。精神上患有极輕微的病症：怕死。怕自由。在休息日和休息时，酒喝得烂醉。在革命时期中，显出精悍的活动：带了紅带，收买馬鈴薯以及能够买到的东西，因为恐怕挨餓。以无产阶級出身自夸。对于革命，他并沒有积极底的参加：抱着恐怖。喜欢打架。毆打他的孩子。人生的調子：全都是无味的。限二十四小时。

贅物第一五二〇一号

通八种語言。說得令听者打呵欠。喜欢那制造小衫扣和发火器的机器。很自負。自負是由于言語学的知識的。要别人尊敬他。多話。对于实生活，冷淡到象一匹公牛。怕乞丐。因为胆小，在路上就很和藹。喜欢弄死蒼蝇和另外的昆虫。覺得高兴的时候很少。限二十四小时。

贅物第四三五六号

她如果覺得无聊，就带了小厮出去逛。暗暗地吃着乳酪和甕里的脂肪。看无聊小說。整天的躺在长椅子上。最

高的梦：是一件黄袖子的，两边象鐘的衣服。一个有才能的发明家爱了她二十年。她不知道他是什么，只当他电气机器匠。給了他一个釘子，和制革厂員結婚了。无子。无端的鬧脾气，哭起来。夜里醒过来，烧起茶炊，喝茶，吃物事。限二十四小时。

六 办公

一群官僚派的专門家，聚在亚克和委員会的周围了。医生，心理学家，經驗家，文学家。他們都办得出奇的神速。已經达到只要几个专門家，在一小时以內，便将几百好人送进别一世界去的时候了。灰色堂中，堆着成千的調查录，而公式的威严和那作者的无限的自負，就在这里面爭雄。

从早到夜，一直在这干部的机关里办公事。区域委員来来往往。执行判决的科員来来往往。象在大报館的編輯室里似的，一打一打的人們，坐在桌前，用了飞速的，坚定的，无意識的指头在揮写。

亚克将他的細細的，凝視的眼睛，一瞥这一切，便用那惟有他們自己懂得的思想，想了起来，于是他的背脊就駝下去，他的乱蓬蓬的硬头皮也日見其花白了。

有一点东西，生长在他和官員們的中間，有一点东西，介在他的紧张的无休息的思想，和执行員們的盲目的无意識的手腕中間了。

七 亚克的疑惑

有一天，格外严办委員会的委員們跑到干部的机关来，为的是請亚克去作例行的演講。

亚克沒有坐在平日的位置上。大家搜寻他，但是寻不到。大家派使者，打电話，但是寻不到。

过了两小时之后，这才在灰色堂里发見了他了。

亚克坐在堂里的被杀了的人們的紙堆上，用了不平常的紧张，独自一个人在沈思。

“你在这里干什么？”大家問亚克說。

“你看，我在想。”他疲倦地答道。

“但为什么要在这小堂里？”

“这正是适宜的地方。我在想人类，要想人类，最好是去想那消灭人类的記載。只要坐在消灭人类的文件上，就会知道极其古怪的人生。”

一个人微微的干笑起来。

“你，你不要笑罢，”亚克誥誡地說，揮着一件調查录，“你不要笑罢！格外严办委員会好象是見了轉机了。被消灭了的人們的研究，引我去寻进步的新路。你們都学会了簡单而刻毒地来証明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用不着生存的各种法。就是你們里面的最沒才干的，也能用几个公式，說明一下，加以解决了。我可是坐在这里，在想想我們的路究竟对不对。”

亚克又复沈思起来，于是凄苦的叹一口气，輕輕的說

道：

“怎么办才好呢？出路在那里呢？只要研究了活着的人們，就可以得到这結論，是他們的四分之三都应該扫蕩的，但如果研究起被消灭的那些来，那就想不懂：他們竟不可爱，不可怜的么？到这里，我的对于人类問題是跑进了絕路，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剧的收場。”

亚克忧苦地沈默了，并且鑽进調查录的山里去，发着抖只是讀那实刻的，枯燥的文辞。

委員会的委員們走散了。沒有一个人反对。第一，因为反对亚克，是枉然的。第二，是因为沒有人敢反对。但大家都覚得，有一种新的决心是在成熟起来了，而且誰也不滿意：事情是这么順当，又明白，又定规，但現在却要出什么别的花样了。然而，那是什么呢？

八　轉机

亚克跑掉了。

大家到处搜寻他。但是寻不到。有人說，亚克是坐在市鎮后面的一顆树上哭。也有人說，亚克是在那自己的园里用手脚爬着走，而且在吃泥。

格外严办委員会的办公停止了。自从亚克不見了以后，事情总有些不順手。居民在門口設起鉄栅来，簡直不放調查委員进里面去。有些区域，人們对于委員的来查生存資格，是报之以一笑，而且还有这样的事故，废物反而捉住了格外严办委員会的委員，检查他生存的資格，写下那藏在灰

色堂里一类的調查录，当作寻开心。

市鎮就混乱了起来。还未肃清的贅物，废料，居然在市街上出現，彼此訪問，享用，行乐，甚至于竟有結婚的了。

人們在街上互相招呼：

“完了！完了！哈哈！”

“調查生存資格的事結束了！”

“你覚得么，市民，生活又要有趣起来了？贅物少了。做人也要舒服些了。”

“識羞些罢，市民！你以为失掉了生命的人，是沒有生存的資格的么？哼！我知道着沒有生存資格的人，而且还是不配生存到一点鐘的人，然而他活着，并且还要活下去哩！別一面，却完結了多少可敬的人物呵！哼，你，要知道！”

“那是算不了什么的。錯誤原是免不掉的事。但你說，你可知道亚克在那里么？”

“我不知道。”

“亚克坐在市后面的树上哭哩。”

“亚克在用手脚爬，还吃着泥哩。”

“难道他得哭的！”

“难道他得吃泥的！”

“你們高兴得太早了，市民！太早了！今天夜里亚克就会回来，那格外严办委員会就又开始办他的公了。”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剩下的赘物还多得很。还应該肃清！肃清！肃清！”

“你眞严呀，市民！”

“那里的話！”

“市民！市民！瞧罢！瞧！”

“人在貼新的告示了！”

“市民！恭喜得很！运气得很！”

“市民！讀起来！”

“讀起来！”

“讀起来！讀起来！”

九 告示貼了出来

沿街飞跑着气喘吁吁的人們，带了滿装浆糊的盆子。在欢笑的騰沸声中，打开大张的玫瑰色告示来，絢烂的貼在人家的墻壁上面了。那內容是平易，明白而簡单的：

全体知照！

自貼出布告的瞬間起，即允許本市全体居民生存。要生存，繁殖，布滿地上！格外严办委員会已放弃其严峻的权利，改名为格外优待委員会。市民們，你們都是优秀的分子，各有其生存資格，是无須說得的。

格外优待委員会亦由特別的三項委員会所組成，职司每日訪問居民各家的住宅。他們应向居民恭賀生存的事件，并将观察所得，載入特設之“快乐調查录”。委員会人員，

又有向居民詢問生活如何之权利。务希居民从其所請，虽然費神，亦給以詳細之答复。此种“快乐調查录”将宝藏于“玫瑰色堂”內，以昭示后人。

十 生活归于平淡

門戶，窗子，露台，都开开了。响起了人声，笑声，歌声，音乐。肥胖的，沒用的姑娘弹着鋼琴。从早上直到半夜，留声机鬧得不歇。又玩起提琴，銅簫和琵琶来。到晚上，人們就脫掉了他的上衣，坐在露台上，伸开两腿，舒服得打飽噯。街上热鬧到象山崩。青年带着他的新娘，坐在机器脚踏車或街头馬車上。誰也不怕到街上去了。点心店和糖果鋪，糕餅和刨冰的生意非常好。金屬器具店里，鏡子是极大的銷場。有些人还买不到照照自己的鏡子。肖象画家和照相师，都出沒在主顧的杂沓之中了。肖象就配了好看的框子，装飾着自己的屋子。

专顧自己的感情和对于自己的爱，增加起来了。冲突和紛爭，成了平常的事情。和这一同談話里面也出現了这样的一定的說法：

“你是錯活的，大家知道，格外严办委員会太不認眞了！”

“实在是太不認眞，因为这样的东西，象你似的，竟还活着哩！”

然而这口角也都不知不覺地消失在每天的生活的奔流里了。人們将自己的食桌摆得更加講究，煮藏水果，温暖

的絨綫衫的需要也驟然增加起来，因为人們都很担心了自己的康健，

格外优待委員会的委員們很有規則地挨戶造訪，向居民詢問他們过活的光景。

許多人回答說，他們是过得好的，还竭力要使人相信他的話。

“你瞧，”他們滿足地搓着手，說，“昨天我秤了一下，重了八磅，謝謝上帝。”

有些人却訴說着不方便，并且对于格外优待委員会的成績的太少，鳴了些不平。

“你可知道，昨天我去坐电車，你想想看，竟連一个空位也沒有……这样的乱糟糟……我只好和我的女人都站着。剩着的貨物还是太多了；应該揀了时机，肃清一下的。……”

别一个憤激起来，說：

“請你写下来，上星期的星期三，連到星期四，都不来祝賀我的生存了。眞不要脸，……倒是我得去祝賀你么!?……”

十一　尾声

亚克的办公室中，仍象先前一样的在工作。人們坐在这地方，写着字。玫瑰色堂中，塞滿了“快乐調查录”。上面是詳細而且謹愼地記載着生日，婚礼，洗礼，午餐和晚餐，恋爱故事，冒险，等。許多調查录，看起来簡直好象小說或传奇。居民向格外优待委員会要求，将这些印成書册。

恐怕再沒有别的，会比这更有人看的了。

亚克沈默着。

只是他的脊梁更加駝下去，他的头发更加白起来了。

他常常到玫瑰色堂去，坐在那里面，恰如他先前坐在灰色堂里一样。

有一回，亚克从玫瑰色堂里跳出来了，大叫道：

"应該杀掉！杀！杀！杀！"

但当他看見他的屬員們的雪白的，忙碌地在紙张上移过去的手指，現在热心地記載着活的居民，恰如先前的記載死的居民一样的手指的时候，——他就只一揮手，奔出办公室，不見了。

永远不見了。

关于他的失踪，生出了許多的传說，流布了各种的风聞，然而亚克却寻不到。

住在这市鎮上的这么多的人們，亚克先行杀戮，繼而寬容，后来又想杀戮的人們，其中虽然确有好的，然而也有許多废物的人們，就是彷佛从来沒有过一个亚克，而且誰也从来沒有提起过关于生存資格的大問題似的生活下来，到了現在的。

拉拉的利益

V. 英培尔

升降机是有了年紀了，寂寞地在他的鉄栅栏后面。因为不停的上上落落，他就成了坏脾气，一关門，便憤懑地軋响，一面下降，一面微呻着好象一匹受伤的狼。他常常不大听指揮，挂在楼的半中腰，不高兴地看着爬上扶梯去的过客。

升降机的司机人是雅各·密忒罗辛，十一岁，一个不知道父母的孩子。他在街路上，被門丁看中了意，便留下他管升降机了。照住宅管理部的命令，是不准雅各·密忒罗辛給誰独自升降的；但他就自己来給过客上下，并且照章收取五个戈貝克。

当漫漫的长夜中，外面怒吼着大风雨的时候，雅各·密忒罗辛还是管住了他对于升降机的职务，等候那些出去看戏或是訪友的人們，一面想想世事。他想想世事，想想自己的破烂的皮长靴，也想想将他当作兒子的門丁密忒罗方·亚夫达支，无緣无故的打得他这么厉害，还有，如果能够拾到一支鉛笔，来用用功，那就好极了。他常常再三观察那升降机的构造，內部，有垫的椅子和开关的捺扣。尤其

是紅的一顆，只要将这用力一按，飞快的升降机也立刻停止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晚上，大人們看戏去了，或者在家里邀客喝茶的时候，便有全寓里的不知那里的小头巾和小羊皮帽[①]到雅各·密武罗辛这里来閑談，是的，有时还夹着一个絨布小头巾，六岁的，名字叫拉拉。拉拉的母亲胖得象一个裝滿的衣包，很不高兴这交际，説道：

“拉拉，那东西可实实在在是沒爹娘的小子呵，揩揩你的鼻子！他眞会偸东西，眞会杀人的呢，不要舔指头！你竟沒有别的朋友了么？”

如果雅各·密武罗辛听到了这等話，他就勃然憤怒起来，然而不开口。

拉拉的保姆是一位上流的老太太，所以对于这交际也更加不高兴：

“小拉拉，莫去理他罢，再也莫去睬他了！你找到了怎样的好貨了呀：一个管升降机的小厮，你爹爹却是有着滿蹦軟皮的写字桌的，你自己也是每天喝可可茶的。呸，这样的一个宝貝！这也配和你做朋友么？”

但这花蕾一般娇嫩的，圓圓的小拉拉，却已經习惯，总要設法去接近雅各·密武罗辛去，向他微笑了。

有一天，在升降机的門的下边，平时貼这公寓里的一切布告的处所，有了这样的新布告：

---

① 指女孩和男孩。——譯者。

“这屋子里的所有孩子們，請在明天三点鐘，全到楼下堆着羊皮的地方去。要提出紧要議案。入場无费。邻家的人，則收入場費胡椒糖餅两个。”

下面是沒有署名的。

第一个留心到这布告的，是拉拉的母亲。她先戴了眼鏡看，接着又除了眼鏡看，于是立刻叫那住在二层楼的房屋管理員。来的是房屋管理員的副手。

“你以为怎么样，波拉第斯同志？”拉拉的母亲說。“你怎么能这样的事也不管的？”她用戴手套的手去点着那布告。“有人在这里教坏我們的孩子，你却一声也不响。你为什么一声不响的呀？我們的拉拉是一定不会去的，不要紧。不过照道理講起来……”

波拉第斯同志走近去一看，就哼着鼻子，回答道：

“我看这里面也并沒有什么出奇的事情，太太。孩子們原是有着組織起来，拥护他們的本行利益的权利的。”

拉拉的母亲激昂得口吃了，切着齿說：

“什么叫利益，他們鼻涕还沒有乾呢。我很知道，这是十八号屋子里的由拉写的。他是一个什么科长的兒子罢。”

科长綏垒史諾夫，是一个脾气不好的生着肾脏病的汉子，向布告瞥了一眼，自己想：

“我認識的，是由拉的笔迹。我眞不知道他会成怎样的人物哩。也許是毕勒苏特斯基① 之类的波皮罢。”

孩子們都好象并沒有留心到这布告的样子。只是楼梯

上面，特别增多了小小的足迹，在邻近的鋪子里，胡椒糖餅的需要也驟然增高，非派人到仓庫里去取新的貨色不可了。

这夜是安静地过去了。但到早上，就热閙了起来。

首先来了送牛奶的女人，还說外面是大风雪，眼前也看不見手，她系自己的馬，几乎系的不是头，倒是尾巴，所以牛奶就要涨价一戈貝克了。屋子里面都瀰滿了暴风雨一般的心境。但綏惠支諾夫却将他那午膳放在皮夹里，仍旧去办公，拉拉的母亲是为了調查送牛奶的糾葛，到拉檳那里去了。

孩子們坐在自己的房里，非常地沈静。

到六点鐘，当大多数的父母都因为办公，风雪，中餐而疲倦了，躺着休息，将他們的无力的手埋在《真理》和《思想》② 里的时候，小小的影子就溜到楼下，的确象是跑向那堆着羊皮的处所去了。

拉拉的母亲到拉檳那里去列了席，才知道牛奶果然涨价，牛酪是簡直买不到，一个鐘头以后，她也躺在长椅子上的一大堆华貴的，有些是汽車輪子一般大，有些是茶盃托子一般大的圓墊子中間了。保姆跑到厨房去，和洗衣女人討論着究竟有沒有上帝。

---

① Josef Pilsudski，欧洲大战时，助德国与俄国战，占領波兰，后为其共和国的总統，又为总理兼陆軍总长，常掌握国内的实权，准备与苏联开战的独裁者。——譯者。

② Pravda 与 Isvestia，都是俄国著名的日报。——譯者。

这时忽然房門响了一声。

拉拉的母亲跳了起来，知道她的女兒叶萊娜·伊戈罗夫那·安敦諾华巳經不在了。

拉拉的母亲抛开一切，冲着对面的房門大叫起来。科长綏垒史諾夫自己来开門了，手里拿着一个湯婆子。

"我們的拉拉不見了，你家的由拉一定也是的罢，"拉拉的母亲說。"他們在扶梯下面开会哩，什么本行的利益，一句話，就是发死昏。"

科长綏垒史諾夫不高兴地答道：

"我們的由拉也不在家。一定也在那里的。我还覺得他也許是发起人呢。我就去穿外套去。"

两个人一同走下了扶梯。升降机就发出老弱的呻吟声，从七层楼上落下去了。雅各·密武罗辛一看見坐客，便将停机門一按，止住了升降机，一面冷冷地說：

"对不起。"

正在这时候，下面的堆着羊皮和冬眠中的馬路撒水車用的水管的屋子里，也聚集了很多的孩子們，多得令人不能喘气。发出薄荷的气味，象在藥鋪子里似的。

由拉站在一把旧椅子上，在作开会的准备。中立的代理主席維克多尔，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不息的跑到他这里来听命令。

"由拉，隔壁的姑娘抱着嬰孩来了，那嬰孩可以将自己的发言委托她么，还是不行呢？"

这时候，那嬰兒却自己来发言了，几乎震聋了大家的

耳朵。

“同志們，”由拉竭力发出比他更大的声音，說，“同志們，大家要知道，可以发言的，以能够独自走路的为限。除此以外，都不应該发言。发言也不能托别人代理。要演說的人，請来登記罢。我們沒有多工夫。議案是：新选双亲。”

拉拉，她青白了臉，睜着发光的眼睛，冲到維克多尔跟前，輕輕的說道：

“請，也給我写上。我有話要說。你写罢：五层楼的拉拉。”

“关于什么問題呀，同志，你想发表的是？”

“关于濕腰的短褲，已經穿不来的，穿旧了的短褲的問題。也还有許多别的。”

由拉用胡椒糖餅敲着窗沿，开口道：

“同志們，我要說几句話。一切人們——金屬工人，商人，連那擦皮靴的——都有防备榨取的他們的团体。但我們孩子們却沒有設立这样的东西。各人都被那双亲，母亲呀，父亲呀，尤其是如果他是生着腎脏病的，随意开玩笑。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提議要提出要求，并且做一个适应时代的口号。誰贊成，誰反对，誰不发言呢？”

“雅各·密忒罗辛登記在这里了，”維克多尔报告說，“关于不許再打嘴巴的問題。但他本人沒有到。”

由拉誠恳地皺了眉头，說道：

“当然的。他沒有閑空。这就是說，他是在做一种重

要的事情。他的提議是成立的。"

会議象暴风雨一般开下去了。許多是了不得的难問題，使誰也不能緘默。有人說，大人們太过分，至于禁止孩子們在公寓的通路上游戏，这是应該积极对付的。也有人說，在积水洼里洗洗长靴，是应該无条件地承認的，而且还有种种别的事。

孩子气的利益的拥护，这才开始在行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升降机在第三层和第四层楼之間，挂了一点半鐘。拉拉的母亲暴怒着去打門也无用，科长按着他那生病的腎脏也无用。雅各·密忒罗辛回复大家，只說升降机的內部出了毛病，他也沒有法子办：它挂着——后来会自己活动的罢。

到得拉拉的母亲因为焦躁和久待，弄得半死，好容易才回到自己的閨艳子上的时候，却看見拉拉已經坐在她父亲的写字桌前了。她拿一枝粗的藍鉛笔，在一大张紙上，用花字写着会上議决的口号：

"孩子們，选择你們的双亲，要小心呀！"

拉拉的母亲吓得脸色变成青黄了。

第二天，由保姆来交給她一封信。她看見肮脏的信封里装着一点圓东西，便覚得奇怪了。她拆开信，里面却有一个大的，肮脏的五戈貝克錢。紙片上写的是：

"太太，我将升降机的錢送还你。这是应該的。我是特地将你們在升降机里关了这許多时光的，为的是給你的女

兒拉拉可以发表关于她的一切的利益。

給不会写字的雅各·密忒罗辛代筆

由拉·綏壘史諾夫。"

后　記

札弥亚丁(Evgenii Zamiatin)生于一八八四年，是造船专家，俄国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宁”，就是他的劳作。在文学上，革命前就已有名，进了大家之列，当革命的內战时期，他还借“艺术府”“文人府”的演坛为发表机关，朗讀自己的作品，并且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的組織者和指导者，于文学是頗为尽力的。革命前原是布尔塞維克，后遂脫离，而一切作品，也終于不脫旧智識阶級所特有的怀疑和冷笑底态度，現在已經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

《洞窟》是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說集》譯出的，并参用尾瀨敬止的《艺术战綫》里所載的譯本。說的是飢餓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于飢寒，几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变成无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显出原始的野蛮时代的状态来。为病妇而偷柴的男人，終于只得将毒藥讓給她，听她服毒，这是革命中的无能者的一点小悲劇。写法虽然好象很晦澀，但仔細一看，是极其明白的。关于十月革命开初的飢餓的作品，中国已經譯过好几篇了，而这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 Zoshchenko)也是最初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一員，他有一篇很短的自传，說：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貴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未毕业。一九一五年当了义勇軍向战綫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謀大尉。一九一八年，当了义勇兵，加入赤軍，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績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但他的作品总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觉得太过于輕巧。在欧美，也有一部分爱好的人，所以譯出的頗不少。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从《俄国短篇小說杰作集》(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里譯过来的，柴林(Leonide Zarine)原譯，因为那时是在豫备《朝华旬刊》的材料，所以选着短篇中的短篇。但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标本，見一斑可推全豹的。

倫支(Lev Lunz)的《在沙漠上》，也出于米川正夫的《劳农露西亚小說集》，原譯者还在卷末写有一段說明，如下：

"在青年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中，最年少的可爱的作家莱夫·倫支，为病魔所苦者将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終于在汉堡的病院里长逝了。享年仅二十二。当刚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創作方面也将自此从事于眞切的工作之际，虽有丰饒的天稟，竟不

邊很得秋实而去世，在俄国文学，是可以說，殊非微細的損失的。倫支是充滿着光明和欢喜和活泼的力的少年，常常驅除朋友們的沈滯和忧郁和疲劳，当絕望的瞬息中，灌进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气来的'杠杆'。别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一接他的訃报，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为无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学上也力斥那旧时代俄国文学特色的沈重的忧郁的静底的傾向，而于适合現代生活基調的动底的突进态度，加以张揚。因此他埋头于研究仲馬和司蒂芬生，竭力要領悟那传奇底，冒险底的作风的真髓，而发見和新的时代精神的合致点。此外，則西班牙的騎士故事，法兰西的乐剧，也是他的热心研究的对象。'动'的主张者倫支，較之小說，倒在戏剧方面觉得更所加意。因为小說的本来的性質就屬于'静'，而戏剧是和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倫支十九岁时之作，是从《旧約》的《出埃及記》里，提出和初革命后的俄国相共通的意义来，将圣書中的話和現代的話，巧施調和，用了有弹力的暗示底的文体，加以表現的。凡这些处所，我相信，都足以窺見他的不平常的才气。"

然而这些話似乎不免有些偏爱，据珂刚教授說，則倫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伟大的法規制定期，登記期，兵营整理期中，逃进'綏拉比翁的兄弟們'的自由的怀抱里去的。"那么，假使尚在，現在也决不能再是那时的倫支了。

至于本篇的取材，则上半虽在《出埃及記》，而后来所用的却是《民数記》，見第二十五章，杀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領苏甸的女兒哥斯比。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見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們也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中的青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現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贊美工作，屬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鬚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象了。

《果树园》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間所作，出处与前篇同，这里并仍录原譯者的話：

“斐定(Konstantin Fedin)也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中之一人，是自从将短篇寄給一九二二年所举行的‘文人府’的悬賞竞技，获得首选的荣冠以来，驟然出名的体面的作者。他的經历也和几乎一切的劳动作家一样，是頗富于变化的。故乡和雅各武莱夫同是薩拉妥夫(Saratov)的伏尔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长于古老的果园，渔夫的小屋，縴夫的歌曲那样的詩底的环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艺术底傾向，但那傾向，是先出現于音乐方面的。他善奏璜亚林，巧于歌唱，常常出演于各处的音乐会。他旣有这样的艺术的天禀，则不适应商家的空气，正是当然的事。十四岁时(一九〇四年)，曾經典質了愛用的乐器，离了家，往彼得堡去，后来得到父亲的許可，可以上京苦学了。世界大战前，为研究語学起見，便往德国，幸有天生

的音乐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会的璬亚林弹奏人之类，继續着他的修学。

"世界大战起，斐定也受了偵探的嫌疑，被监視了。当这时候，为消遣无聊計，便学学画，或則到村市的剧場去，作为歌剧的合唱队的一員。他的生活，虽然物質底地穷蹙，但大体是藏在艺术这'象牙之塔'里，守御着实际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后，回到俄国，却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礼了。他便成为共产党員，从事于煽动的演說，或做日报的編輯，或做执委的秘書，或自率赤軍，往来于硝烟里。这对于他之为人的完成，自然有着伟大的貢献，連他自己，也称这时期为生涯中的 Pathos（感奋）的。

"斐定是有着纖細优美的作风的作者，在劳农俄国的作者們里，是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但在这文学的最普通的意义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树园》，也可以一眼便看見这特色。这篇是在'文人府'的悬賞时，列为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写那古老的美的传統漸就灭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这一种人生永远的悲剧的。題目虽然是絕望底，而充滿着象看水彩画一般的美丽明朗的色彩和綽約的抒情味（Lyricism）。加以并不令人感到矛盾缺陷，却釀出特种的調和，有力量将讀者拉进那世界里面去，只这一点，就証明着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还有中篇'Anna

Timovna'。"

后二年，他又作了《都市与年》的长篇，遂被称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种长篇《兄弟》出版，却因为頗多对于艺术至上主义与个人主义的賛頌，又很受批評家的責难了。这一短篇，倘使作于現在，是决不至于膾炙人口的；中国亦已有靖华的譯本，收在《烟袋》中，本可无需再录，但一者因为可以見苏联文学那时的情形，二則我的譯本，成后又用《新兴文学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横澤芳人譯本細加參校，于字句似略有所长，便又不忍舍弃，仍旧收在这里了。

雅各武莱夫(Aleksandr I akov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做漆匠的父亲的家里，本家全都是农夫，能够执笔写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个。在宗教的氛围气中长大；而終于独立生活，旅行，入獄，进了大学。十月革命后，經过了多时的苦悶，在文学上見了救星，为"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一个，自传云："俄罗斯和人类和人性，已成为我的新的宗教了。"

从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端說，是知識分子，但他的本質，却純是农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艺术的基調，是博爱和良心，而認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眞将全世界联結于友爱的精神的。这篇《穷苦的人們》，从《近代短篇小說集》中八住利雄的譯本重譯，所发揮的自然也是人們互相救助爱撫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还是幻想的产物。別有一种中篇《十月》，是被称为显示着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虽然所

描写的大抵是游移和后悔，沒有一个鉄似的革命者在內，但恐怕是因为不远于事实的緣故罢，至今还有閱讀的人們。我也曾于前年譯給一家書店，但至今沒有印。

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語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候，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綫；十月革命时是在赤軍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旅行于外国。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知識阶級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讀者頗多，算是一个較为出色的作者。这原是短篇小說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村田春海譯本重譯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約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飢餓，待回来时，故家已經充公，自己也下了獄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簡洁的蘊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最初时候的周围的生活。

原譯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脫印的字，現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錯誤。另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約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沒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譯本所无，則都用括弧作記。至于黑雞来啄等等，乃是生

了伤寒，发热时所見的幻象，不是“知識阶級”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兒的——理定在自传中說，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訶夫的影响。

左祝黎(Efim Sosulia)生于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个小商人的兒子。他的少年时代大抵过在工业都市罗特(Lody)里。一九〇五年，因为和几个大暴动的指导者的个人的交情，被捕系獄者很長久。释放之后，想到美洲去，便学“国际的手艺”，就是学成了招牌画工和漆匠。十九岁时，他发表了最初的杰出的小說。此后便先在阿兑塞，后在列宁格勒做文艺栏的記者，通信員和編輯人。他的擅长之处，是簡短的，奇特的(Groteske)散文作品。

《亚克与人性》从《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Dreissig neue Erzahler des neuen Russland)譯出，原譯者是荷涅克(Erwin Honig)。从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滿着怀疑和失望，虽然穿上許多諷刺的衣裳，也还是一点都遮掩不过去，和确信农民的雅各武莱夫所見的“人性”，完全两样了。

听說这篇在中国已經有几种譯本，是出于英文和法文的，可見西欧諸国，皆以此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只見过譯載在《青年界》上的一篇，则与德譯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将这一篇废弃。

拉甫列涅夫(Boris Lavrenev)于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

的一个小城里，家是一个半破落的家庭，虽然拮据，却还能竭力給他受很好的教育。从墨斯科大学毕业后，欧战已經开头，他便再入圣彼得堡的炮兵学校，受訓練六月，上战綫去了。革命后，他为鉄甲車指揮官和烏克兰炮兵司令部参謀长，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宁格勒，一直到現在。

他的文学活动，是一九一二年就开始的，中間为战爭所阻止，直到二三年，才又盛行創作。小說制成影片，戏剧为剧場所开演，作品之被翻譯者，几及十种国文；在中国有靖华譯的《四十一》附《平常东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丛刊》里。

这一个中篇"星花"，也是靖华所譯，直接出于原文的。書叙一久被禁錮的妇女，爱一紅軍士兵，而終被其夫所杀害。所写的居民的风习和性質，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朴誠，均极动人，令人非一气讀完，不肯掩卷。然而和无产作者的作品，还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覚得教民和紅軍士兵，都一样是作品中的資材，写得一样地出色，并无偏倚。盖"同路人"者，乃是"决然的同情革命，描写革命，描写它的震撼世界的时代，描写它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传"中語）的，而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員，所以見于笔墨，便只能偏以洗練的技术制胜了。将这样的"同路人"的最优秀之作，和无产作家的作品对比起来，仔細一看，足令讀者得益不少。

英培尔（Vera Inber）以一八九三年生于阿德塞。九岁已經做詩；在高等女学校的时候，曾想去做女伶。卒业

后，研究哲学，历史，艺术史者两年，又旅行了好几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詩集，一九一二年出版于巴黎，至二五年才始来做散文，“受了狄更斯(Dickens)，吉柏龄(Kipling)，繆塞(Musset)，托尔斯泰，斯丹达尔(Stendhal)，法兰斯，哈德(Bret Hart)等人的影响。”許多詩集之外，她还有几种小說集，少年小說，并一种自叙传的长篇小說，曰《太阳之下》，在德国已經有譯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于《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中，原譯者弗兰克(Elena Frank)。虽然只是一种小品，又有些失之夸张，但使新旧两代——母女与父子——相对照之处，是頗为巧妙的。

凱泰耶夫(Valentin Kataev)生于一八九七年，是一个阿陀塞的教員的兒子。一九一五年为师范学生时，已經发表了詩篇。欧洲大战起，以义勇兵赴西部战綫，受伤了两回。俄国内战时，他在烏克兰，被紅軍及白軍所拘禁者許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后，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說，两部长篇，还有一种滑稽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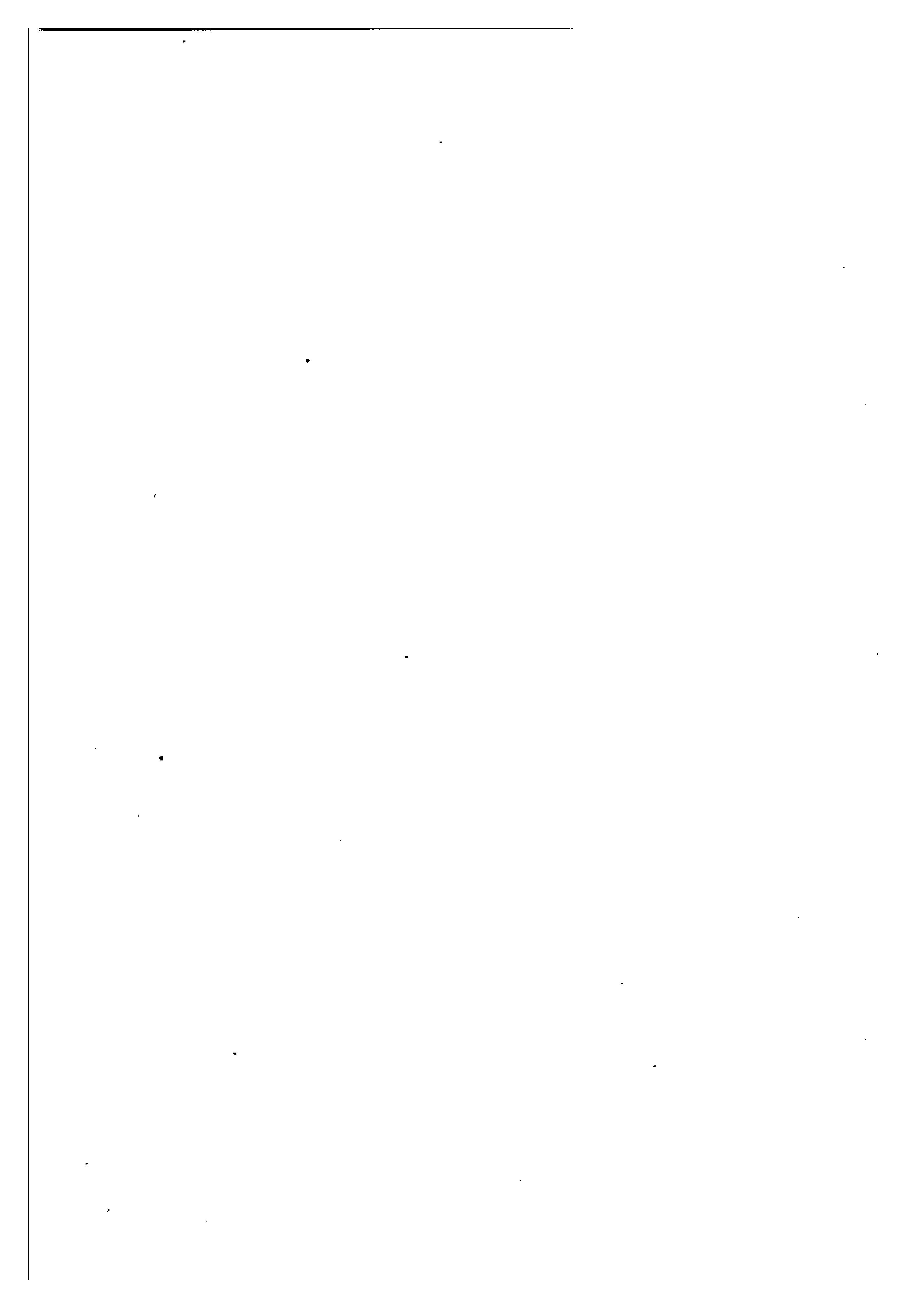
《物事》也是柔石的遺稿，出处和原譯者，都与《老耗子》同。

这回所收集的資料中，“同路人”本来还有毕力湼克和綏甫林娜的作品，但因为紙数关系，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着世界的声名，而这里沒有收录的，是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爱倫堡(Ilia Ehrenburg)，巴培尔

(Isack Babel)，还有老作家如惠叠赛耶夫(V. Veresaev)，普理希文(M. Prishvin)，托尔斯泰 (Aleksei Tolstoi)这些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編者。

一天的工作



前　記

苏联的无产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創作的，一九一八年，无产者教化团就印行了无产者小說家和詩人的丛書。二十年夏，又开了作家的大会。而最初的文学者的大結合，則是名为“鍛冶厂”的集团。

但这一集团的作者，是往往負着深的传統的影响的，因此就少有独創性，到新經济政策施行后，誤以为革命近于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对他們宣战的，是“那巴斯图”（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罗夫說：“对于我們的今日，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为我們的今日，沒有十月那时的灿烂。他們……不願意走下英雄底阿灵比亚来。这太平常了。这不是他們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无产者作家的一团在“青年卫軍”的編輯室里集合，决議另組一个“十月团”，“鍛冶厂”和“青年卫軍”的团員，离开旧社，加入者不少，这是“鍛冶厂”分裂的开端。“十月团”的主张，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乱已經結束，‘暴风雨和袭击’的时代过去了。而灰色的暴风雨的时代又已到来，在无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备着新的‘暴风雨’和新的‘袭击’。”所以抒情詩須用叙事詩和小說来替代；

抒情詩也"应該是血，是肉，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图一流的欢喜了。"

但"青年卫軍"的主张，却原与"十月团"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誠然也以詩歌为最多，內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还在血战的渦中，文坛几乎全被較为閑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步步和社会的現实一同进行，漸从抽象的，主观的而到了具体的，实在的描写，紀念碑的长篇大作，陆續发表出来，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間》，綏拉菲摩維支的《鉄流》，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获，且已移植到中国，为我們所熟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旣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实接近起来，如伊凡諾夫的《哈蒲》，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收获。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这文学上的接近，渊源其实是很不相同的。珂刚教授在所著的《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說：

"无产者文学虽然經过了几多的变迁，各团体間有过爭斗，但总是以一个观念为标帜，发展下去的。这观念，就是将文学看作阶級底表現，无产阶級的世界感的艺术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着一定的行动的因子，最后，則是战斗时候的观念形态底武器。縱使各团体間，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們从不見有誰想要复兴一种超阶級

的，自足的，价值內在的，和生活毫无关系的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虽然因为作家們的眼界扩张，以及从直接斗爭的主題，移向心理問題，倫理問題，感情，情热，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称为永久底全人类的主題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学性’也愈加占得光荣的地位；所謂艺术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类，又会有重要的意义；学习艺术，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务，公認为切要的口号；有时还好象文学繞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处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們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們从价值內在底技巧出发。他們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題材，自説是对于一切傾向性的敌人，梦想着无关于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然而这些‘純粹的’文学主义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線沸騰着的战爭里去了。他們参加了战爭。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級作家們，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們’，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会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組織了苏联作家的联盟。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携，前进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由这样伟大的試練来作紀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練，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們看起作品来，总覚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設，时时

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已就在里边，都是自己們的事。

可惜我所見的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这十篇之中，首先的两篇，还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两篇，也是由商借而来的别人所譯，然而是极可信賴的譯本，① 而伟大的作者，遺漏的还很多，好在大抵别有长篇，可供閱讀，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收罗了。

至于作者小传及譯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写在《后記》里，和《竖琴》一样。

临末，我并且在此声谢那帮助我搜集传記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鲁迅記。

① 这两篇是 A·綏拉菲摩維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由文尹（瞿秋白）翻譯，已收入《瞿秋白文集》第八卷中，这里沒有收入。——編者。

苦　　蓬

B. 华力涅克

一

回轉身，走向童山頂上的发掘場[1]那面去，就覺出苦蓬的苦气来。苦蓬展开了蒙着銀色尘埃的硬毛，生滿在丘岡上，发着乾燥的苦味。从空曠的頂上，可望周围四十威尔斯忒[2]，山下流着伏尔迦河，山后的那边，躺着烟囱林立的少有人烟的临終的街市。从平原上，是吹来了飒飒的风。

当站住告别的时候，望見从对面的山峽里，向发掘場这边跑来了一串裸体的女人，披头散发，露出烏黑的凹进的小腹，手捏茅花，大踏着从从容容的脚步。女人們一声不响，走到发掘場，将太古的遺迹繞了一圈，又揚着苦蓬的尘埃，回到山崖那边，山峽那边，峽后面的村落那边去了。

包廸克于是开口說：

“离这里十五威尔斯忒的处所，有一个沿河的小村，那里还留着千年前以来的迷信。閨女們跑出了自己的土地，

---

① 考古学家发掘古代遺迹之处。——譯者。

② 俄里。——譯者。

用了自己的身体和純洁来厌禳，那是在彼得·桑者符洛忒周間內举行的。誰想出来的呢，說是什么桑者符洛忒！……比起发掘之类来，有趣得多哩。此刻岂不是半夜么，那些閨女們恐怕正在厌禳我們罢。那是閨女的秘密呵。"

从平原上，又吹来了飒飒的风。在无限的天空中，星在流走，——七月的流星期已經来到了。絡緯发出乾燥悶热的声音。苦蓬放着苦气味。

告别了。临别的时候，包尬克捏着那泰理亚的手，这样說：

"那泰理亚，可爱的人兒，你什么时候归我呢？"

那泰理亚并不立刻，用了低低的声音回答道：

"不要这样子，弗罗貝呀。"

包尬克往天幕那边去了。那泰理亚回到山崖这面，穿过白辛树和枫树生得蒙蒙茸茸的小路，回了公社的地主的家里。夜也減不掉白天晒上的热。虽說是半夜，却热得气悶，草，远方，伏尔迦河，大气，一切都銀似的乾透了在发閃。从多石的小路上，飞起了乾燥的尘埃。

調馬的空地上，躺着斯惠里特，看了天在唱歌：

伏尔迦，伏尔迦，河的娘！

請打科尔却克① 的耳光！

伏尔迦，伏尔迦，水的娘！

① 白党的将軍。——譯者。

請打共产党員的耳光!

看見了那泰理亚，便說：

“就是夜里，那泰理亚姑娘，也还是不能睏覚的呵，倘不怎么消遣消遣，公社里的人們，都到野地里去了哩。到发掘場去走了一趟么？不是全市都要掘轉了么，——这样的年头，什么都要掘轉呀，眞是的。”——于是又唱起歌来：

伏尔迦，伏尔迦，河的娘呀！……

“市上的报紙送到了。苦蓬的气味好不重呵，这地方是。”

那泰理亚走进天花板低低的讀書室（在地主时代，这地方是客厅），点起蜡烛来。昏昏的光，反映在带黄的木柱上。挂着布片的小厨，打磨过的大厨（沒有門的），还是先前一样站着，窗上是垂着手編的鏤空花紋的窗幔。低矮的家用什物，都依了平凡的摆法整然排列着。

側着头——沈重的束发，挂下了——看报。用灰色紙印的市上送来的报章上，用阿喀末屑做成的青色的墨斯科的报章上，都滿是扰乱和悲慘的記事。粮食沒有了，鉄沒有了，有飢渴和死亡和虛伪和艰难和恐怖。

老資格的革命家，生着馬克斯一般的絡腮鬍子的綏蒙·伊凡諾微支走了进来。坐在安乐椅子上，手忙脚乱地开始吸烟卷。

“那泰理亚！”

“噲。”

“我去过市里了，你猜是弄手了些什么？什么也沒有！

到冬天，怕都要饿死，冻掉的罢。你知道，在俄国，沒有炼鉄所必要的盐：沒有鉄，就不能打鎈子，沒有鎈，就不能磨鋸子。所以連鋸柴也无論如何做不到，——那里有盐呢！糟呀。你也懂得的罢，多么糟呢，——多么糟的，討厌的冷静呵。你瞧，說是活，說是創造，不如說死倒是真的。在这里四近的，是死呀，飢餓呀，伤寒症呀，天泡疮呀，霍乱呀……树林里，山谷里，到处是流氓。怎么样，——那死一般的冷靜。死灭呀。在草原上，連全体死灭了的村子也有，沒一个来埋掉死尸的人。每夜每夜，逃兵和野狗在恶臭里乱跑……唉唉，俄罗斯国民！……"

屋頂的那泰理亚的屋子里面，和堆在屋角的草捆一起，竖着十字架的象。大肚子的桃花心木的梳装台上，和旧的杂乱的小器具并排放着的鏡子，是昏暗，剝落了。梳装台的匣子打开着，从这里还在放散些地主时代的蜡香，在底里，則撒着条紋絹的小片，——这屋子里，先前是住着地主的女兒的，有小地毯和路毯。从窗間，則伏尔迦河，以及那对面的草原——耕作地和美陀益尼的森林，都邈然在望，知道冬天一到，这茫茫的平野便将掩于积雪，通体皓然了。那泰理亚重整了束发，脫去上衣，只穿一件雪白的小衫，站在窗前很长久。她想着考古学家包迪克的事，綏蒙·伊凡諾微支的事，自己的事，革命的悲哀，自己的悲哀。

燕子首先报晓，在昏黃乾燥的晧中，飞着鍚且培吉①，最

① 似是鳥名。——譯者。

后的蝙蝠也飞过了。和黎明一同，苦蓬也开始发出苦气来。那秦理亚知道——苦蓬的发散气味，那苦的童話一般的气味，生和死的水的气味之在发散，也不仅是这平野中的七月，我們的一生中是都在发散的。苦蓬的苦，是現代的苦；但农家妇女們，都用苦蓬来驅除恶魔和不淨。俄罗斯的民众……她想起来了，四月里，在平野上的一个小車站那里，——那地方，有的是天空和平野和五株白楊树和鉄軌和站屋，——曾經見过三个人——两个农夫和一个孩子。三个都穿草鞋，老人披着短外套，女兒是赤膊的。他們的鼻子，都在說明着他們的血中，的确混着秋瓦希和韃靼的血液。三个都显着瘦削的脸。大的通黃的落日，照映着他們。老人的脸正象农家草舍，头发是草屋頂一般披垂，深陷的眼(是昏暗的小窗)凝視着西方，似乎千年之間总是这模样。在那眼中，有着一点东西，可以称为无限的无差别，也可以称为难懂的世紀的智慧。那秦理亚那时想——惟这才是真的俄罗斯国民，惟这才是有着农家草舍似的損伤了的脸和草屋頂似的头发的，浸透了灰尘和汗水的，鈍弱的灰色的眼。老人凝視着西方。别一个弯了腿，将头靠在那上面，不动地坐着。女孩躺在散着向日葵子壳和痰和唾沫的街石上，睡着了。大家都不說話。如果去細看他們，——正值仗着他們，以他們之名，而在革命，——是悲痛，难堪的……他們，是沒有历史的国民，——为什么呢，因为有俄罗斯国民的历史的地方，就有作自己的童話，作自己的歌謠的国民在……这些农民，于是偶或誤入公社

中，发出悲声，唱歌，行礼，求討东西，自述他們是巡礼者。首先，是平野上的飢渴，赶他們出来的，什么全都吃光，連馬也吃掉了，在故乡，只剩下釘了門的小屋，而且为了基督的緣故，在平野里彷徨。那泰理亚看見从他們那里有虱子落下。

家里有水桶声，女人們出去挤牛奶了。馬匹已由夜間的放牧，赶了回来。一夜沒有睡的綏蒙·伊凡諾微支，和斯惠里特一同整好馬車，出外往灘边收罗乾草去了。頗大了的鷄雛，鬧起来了。用炎热来燒焦大地的白天，已經到来。那时候，在晚上，为了前去寻求别样的苦蓬——覓求包迪克的苦蓬，寻求欢喜的苦楚，非熬这炎热不可了。因为在那泰理亚，是未曾有过这苦蓬的欢喜的，而送来那欢喜者，則是或生或死的这些炎热的白天。

二

伏尔迦河被鋒利地吃了进去。沿崖只有白辛树生长着的空蕩蕩的童山，突出在伏尔迦河里，这以四十威尔斯忒的眺望，高高地挺然立于伏尔迦之上。名曰烏佛克山，——世紀在这里保存了自己的名字。

在烏佛克的頂上，发見了遺迹和古坟，考古学家包迪克为要掘出它来，和先前在伏尔迦河上作工的一队工人一同光降了。发掘亘三周間，世紀被从地下掘起。在烏佛克，有古代街市的遺迹发見了。石造的水道的旧迹，屋宇的基础，运河等类皆出现。为石灰石和黑土所埋沒的这建筑

物，并非斯启孚和保加利亚人所遺留下来的东西。是不知何人从亚細亚的平原来到这里，想建立都会，而永久地从历史上消灭了的。他們之后，这不知何人之后，这里便来了斯启孚人，他們就留下了自己的坟墓。在坟墓里，石的坟洞里，石的棺里，穿着一触便灰烬似的紛紛迸散的衣服的人骨，和刀，銀的花瓶——这里是有阿拉伯的錢币的，——画出騎馬人和猎夫模样的瓶和盘子——这里是曾經盛过飲料和食物的——这些东西一同倒臥着；脚的处所，有带着金和骨和石做成的鞍桥的馬骨，那皮是成了木乃伊似的了。石的坟洞里，是死的世界，什么气味也沒有，非进那里面去不可的时候，思想总是分明地沉静下去，心里是涌出了悲哀。烏佛克的頂上，是光光的。在炎热的暑气中，展开了蒙着銀似的尘埃的硬毛，苦蓬生长着。而且发出苦的气味来。这是世紀。

世紀也如星辰一般，能教誨。包迪克知道苦的欢喜。考古学家包迪克的理解，是上下几世紀的。事物总不訴說生活，倒訴說艺术。事件，已經便是艺术了。包迪克也如一切艺术家一样，由艺术来测度了生活。

在这里，烏佛克和曙光一同开始发掘，用大鍋燒了热湯。发掘了。正午，从公社里搬了食物来。休息了。又发掘了。直到傍晚。晚上，堆了柴，燒起篝火来，围着它談天，唱歌……在山峽的那边的村子里，都在耕耘，收获，飲，食，眠——为了要活。山崖下面的公社里，也和这一样，做，食，眠；而且一切人們，还想十足地喝干生活的

杯，飲尽平安和欢乐。和照例的炎热的日子一同，热的七月是到了。白天呢，实在耀眼得当不住。夜呢，送来了惟夜独有的那蠢动和平安。

或者在掘开夹着燧石和鬼石（黑而細長的）的干燥的黑土，或者将土載在手推車子上，运去了在过篩。掘下去到了石造的进口了。包迪克和助手們都十分小心地推开了石块。坟洞是暗的，什么气味也沒有。棺在台座上。点起煤油灯，画了图。烧起鎂光来，照下了照相。寂靜，也沒有出声的人。揭开了大約十普特重的成了蒼白的盖石。

“这人恐怕就这样地躺了二千年，二十个世紀了罢。”

一边的山崖的近处，在掘一种圓圓的建筑物的碎片，聚在粗布上。那建筑物的石块，是未为时光所埋沒，露在地面的。夜間閨女們来跑了一圈的，就是这废址。

烏佛克是险峻地挺立着。在烏佛克下面，任性的河伏尔迦浩浩地广远地在流走，在那泛濫区域的对面，則美陀叠尼的森林擡着参差不齐的头。——在美陀叠尼森林里，是逃兵和流氓的一团做着窠，掘洞屋，搭棚舍，从莽阴里放着步哨，有机关枪和螺旋枪，倘遭干涉，便准备直下平原，造起反来，侵入市街去，但这事除了从村子里来的农夫以外，在烏佛克，是誰也不知道的。

三

太阳走着那灼热的路程。白天里，为了炎热和寂靜，

令人不能堪，熔化了玻璃似的細細的暑热，在远方发抖。午后的休息时間，那泰理亚走到发掘場，坐在倒翻在掘开的泥土里的手推車子上，和包迪克一同晒着太阳在談話。太阳是煌煌地照临。手推車子上，黑土上，草上，天幕上，都有杂色的条紋絹一般的暑热的色彩。

那泰理亚講些暑热的事，革命的事，最近的事。——她竭全身的血以迎革命，希望革命的成就——而今日之日，却落得了苦蓬。今日之日，是用苦蓬在放散着气味。——她也象綏蒙·伊凡諾微支一般地說。加以为了包迪克将头靠在她的膝髁上，为了她的小衫的扣子脫开了，露着頸子，而且又为了热得太利害，她觉到別的苦蓬了。关于这个，她一句也不提。而她仍然象綏蒙·伊凡諾微支一般地說。

包迪克仰天躺着，半閉了那灰色的眼睛，握着那泰理亚的手。她为了热，为了恼，閉了嘴的时候，他就說起来：

“俄罗斯。革命。是呵。苦蓬在发气味呀，——生和死的水。是的。什么都灭亡下去了。沒有逃路。是的……你去想想那个俄罗斯的童話罢——‘生和死的水’的話。呆伊凡已經完全沒有法子，自己这里是一物不剩，他連死都不能够了。但是，呆伊凡胜利了。因为他有眞实。眞实是要战胜虛伪的。一切虛伪，是要灭亡的。童話这东西，都是悲哀和恐怖和虛伪所編就的东西，但无論什么时候，总靠眞实来解开。看我們的周围罢，——在俄罗斯，現今岂

不是正在大行童話么？創造童話的是国民，創造革命的也是国民，而革命現在是童話一般开头了。現在的飢荒，不全然是童話么？現在的死亡，不全然是童話么？市街岂不是倒回到十八世紀去，童話似的在死下去么？看我們的周围罢——是童話呀。而且我們——我們俩之間，也是童話啊。——你的手，在发苦蓬的气味哪。”

包迪克将那泰理亚的手放在眼睛上，悄悄地在手掌上接吻了。那泰理亚低头坐着。束发挂了下来。——而且她又激切地覚得，革命之于她，是和带着悲哀的欢喜，带着苦蓬的悲哀的那强烈的欢喜相联系的。是童話。烏佛克也是童話里的东西。美陀奋尼也是童話里的东西。有着馬克斯似的，凱希吉①一般黑心的怪物馬克斯似的絡腮鬍子的那綏蒙·伊凡諾微支，也是童話里的东西。

手推車子。天幕。泥土。烏佛克，伏尔迦，远方，都为炎热炙得光輝灿烂。四近仿佛象要燒起来，旣沒有人气，也沒有人声。太阳走着三点时分的路程。从手推車子下面和掘土之后蓋着草席的洞里，时时爬出些穿着紅的短褲和粗布褲子的各自随意装束的人物来，細着眼欠伸一下，到水桶里去喝水，吸烟。

一个男人坐在包迪克的面前，点上了烟卷，摩着袒露的毛茸茸的胸膛，一面慢慢地說：

“喂，动手罢，弗罗理支老板，……用馬，就好了，

---

① 童話中的地下国土的魔王。——譯者。

密哈尔小子，得敲他起来，那畜生，死了似的鑽在土里面。”

一到傍晚，絡緯叫起来了。那泰理亚挑着大桶，到菜圃去給苗床澆水。額上流着汗，身子为了桶的重量，紧张得説不出，甜津津地作痛。濺在赤脚上的水点，来了凉爽的心情。一到了傍晚，野雀便在櫻桃树的茂密中叫了起来，令人想到七月，于是立刻不叫了。最后的蜜蜂向着箱巢，黄金色的空气中悠悠然飞去。她走进櫻林密处，吃了汁如血液的櫻桃。从莽之間，生着蓝色的吊鐘草和大越橘，——照常采了一些，編起花环来。在楼頂的自己的居子里，地主的小姐的屋子里，玩弄着装奩中的旧絹布，她一面嗅着蜡香和陈腐的发酸的气息。她用新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屋子——屋子里面，罩滿着带些蒼味的黄昏，輕倩的顫动的影子在地板上爬走，有着旧式的頗为好看的花紋的蓝色墙壁，就用那旧式的沈静，省事地单純地来迎接了。她在盆子里用凉水洗了澔。

听到了綏蒙·伊凡諾微支的脚步声，——走到崖下去躲避他，躺在草上，閉了眼睛。

太阳成了大的黄色的落日，沈下去了。

四

夜里很迟，包迪克和那泰理亚同到发掘場来。天幕旁边，堆了柴生着火，煮着热湯。柴山吐着烟焰，爆着火星，明晃晃地燒着。大約就为此罢，似乎夜就更加热，更

加暗，也更加明亮了。远处的平野上有閃电。有将鍋挂在柴火上煮水的，有躺的，也有坐的。

"那夜的露水，是甜的，做得藥，列位，这給草，是大有好处的呀。蕨的开花，也就在这一夜。倘要到那林子里面去，列位，可要小心才好，因为所有树木，在那一夜，是都在跑来跑去的呀……真的呢……"

大家都沈默了。

有誰站了起来，去看鍋子的情形。弯曲的影子爬着丘岡，落在山崖的对面。别一个取一块炭火，在两只手掌上滾来滾去，点着烟卷的火。約一分时，非常之静。在寂靜里，分明地听到蟋蟀的声音。篝火对面的平野上有閃电。死一般的那光，鮮明地出現，于是消失了。从平野上吹来了微风，那吹送的不是暑热，是凉意，——于是，雷雨正在从平野逐漸近来，是明明白白了。

"我呢，列位，是不情願将这地方来掘一通的。这地方，烏佛克这地方，是古怪的处所呀，什么时候总有苦蓬的气味的。司提班·諦摩菲也微支[①]的时代，这里的这頂上，有过一座塔。那塔里，是关着波斯国的公主的，但那波斯国的公主，可是少有的美人呵，那是，列位，变了烏老鴉，成了狠一般的恶煞，在平野上飞来飞去，給百姓吃苦，带了各色各样的禍祟来的。这是先前的話了……听到了这事的司提班·諦摩菲也微支，便来到塔旁边，从窗子

① 姓拉旬，俄国传說中的有名的反抗虐政的俠盜，曾劫取波斯公主，后为官軍所获，五馬分尸而死云。——譯者。

一望，公主可刚刚在睡着。其实呢，躺着的不过是公主的身子，魂灵却沒有在那里的，但司提班竟沒有留心到。因为魂灵是，列位，化了烏老鴉，在地上飞着呵。司提班叫了道士来。从窗間灌进圣水去……这么一来，好，要說以后的事，是无依的魂灵，在这烏佛克四近飞来飞去，原来的身子里是回不去了，碰着石壁，就哭起来。塔拆掉了，司提班系在高加索山里了，可是公主的魂灵还是无依的，哭着的……这地方，是可怕的，古怪的地方呵。娃兒們想和那标致的公主相象，常常，在半夜里，就恰是这时刻，赤条条地跑到这里来，不过并不知道那原故……就因为这样，这地方生着苦蓬，也应該生起来的呀。”

有誰来打断了話头：

“可是，小爹，現在是，司提班·諦摩非也微支·拉旬头領也巳經不系在那山里了，掘一通不也可以了么？現在是革命的时节了，人民大家的反抗时节了哩。”

“那是不錯的，年青人，”首先的汉子說。“但是，还沒有到将这地方来掘一通的那么地步呵。要一步一步地呵，唔，年青人，一步一步地，什么都是时节呵。革命——那确是如你所說，我們国度里的革命，是反抗呀。时节到了呀……一步一步地呀……”

“不錯……”

一个土工站起身，到天幕这边来了。一看見包迪克，便冷冷地說：

“弗罗理支，你在听了么？我們似的乡下人的話，你怕

不見得懂……我們的話，那里能懂呵。”

大家都住了口。有的学着别人，坐得端正点，吸起烟来。

“現在是好时节呵……列位，对不起。无緣无故的坏話，說不得的。老爷，再会再会。”穿着白色短褲的白发的老人，站了起来，赤着脚，向村落那边踉蹌走去了。人影消在昏黑里。

电閃逐漸临近，增多，也鮮明起来，夜意深深地黑了下去。星星閃爍了。风飞着树叶，凉爽地吹来。从辽远的无际的那边，传来了最初的雷震。

那泰理亚坐在手推車子上，低了头，两手抵住車底，支着身体，篝火微微地映照她。她直到本身的角角落落，感着，尝着强烈的欢娱，欢娱的苦恼，甜的痛楚。她知道了苦蓬的苦的悲哀——愉快的，不可測的，不寻常的，甘甜和欢喜。而粗野的包迪克的每一接触，还被苦蓬，被生的水，烧焚了身軀。

那一夜，沒有能睡覺。

雷伴着狂雨，震吼，发光。雷雨在波斯公主的塔的遺迹的席子上，来袭那泰理亚和包迪克。那泰理亚知道了苦蓬的悲哀——波斯的公主留在烏佛克而去了的那妖魔的悲哀。

五

曙光通紅地开始炎上了。

到破曉，从市街到了軍队。在烏佛克上面架起大炮来。

肥　料

L. 綏甫林娜

关于列宁，起了各式各样的謠言。有的說，原是德国人；有的說，不，原是俄国人，而受了德国人的雇用的；又說是用了密封的火車，送进了俄国；又說是特到各处来搗乱的。先前的村长什喀諾夫，最明白这人的底細。他常常从市鎮上搬来一些新鮮的风聞。昨天也是在半夜里回来的。无論如何总熬不住了，便到什木斯忒伏的图書館一轉，剝剝的敲着窗門。瘦削的短小的司書舍尔該·彼得洛維支吓了一跳，离开桌子，于是跑到窗口来了。

他是一向坐着在看报的。

“誰呀？什么事？”

什喀諾夫将黑鬍子紧紧的貼着玻璃，用尖利的声音在双层窗間叫喊道：

“逃掉了！用不着慌。今天夜里是不要紧的！刚刚从鎮上逃走了！”

“阿呀，晚安。亚历舍·伊凡奴衣支！究竟，是誰逃掉了呀？”

“列宁呵。从各家的銀行里搜括了所有的現款，躲起

来了。現在正在追捕哩。明天对你細講罷。"

"坐一坐去。亚历舍·伊凡諾維支，就来开門了。"

"沒有这样的工夫。家里也在等的。明天对你細講罷。"

"带了报紙来沒有呀？"

"带了来了。但这是陈报紙，上面还沒有登載。我是在号外上看見的……呸，这瘟馬，布尔什維克的瘟馬，忒兒忒兒。"他已經在雪橇上自己說話了。"不要着忙呀！想家罷咧，想吃罷咧！名字也叫得眞对：牲口……"

但是，到第二天，就明白了昨夜的欢喜是空欢喜。在市鎮上受了騙的。一到早晨，便到来一个带着"委任状"的白果眼的汉子，而且用了"由'苏那尔科謨'給'苏発普'的'伊司波尔科謨'"①那样的难懂的話語，演起說来。列宁幷沒有逃走。

在納貝斯諾夫加村，关于列宁的謠传还要大。这村子里，有学問的人們是很多的。那是教徒。他們称贊从俄国到这里来的，好象到了天堂一样。于是就叫成了納貝斯諾夫加②。教徒們因为要讀圣書，这才来認字。在和坦波夫加的交界处——这是一个叫作坦波夫斯珂·納貝斯諾夫斯珂伊的村——用一枝釘着木板的柱子为界。那木板，是为了識字的人而設的。黑底子上用白字写道，"納貝斯諾

---

① 革命后所用的略語，意即"由人民委員会議給劳兵会的执行委員会"。——譯者。

② 天堂村之意。——譯者。

夫加，男四百九十五名，女五百八十一口。"这板的近边，有坦波夫加的几乎出界了的房屋。有各色各样的人們。納貝斯諾夫加这一面，比較的乾淨。但在坦波夫加那面，只要有教育，年紀青的脚色，却也知道列宁，而农妇和老人，則关于布尔什維克几乎全不明白，单知道他們想要停止战爭。至于布尔什維克从那里来的呢——却連想也沒有想起过。是单純的人們，洞察力不很够的。

村长什喀諾夫，是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坦波夫加的兵士将他革掉了。現在是不知道甚么行政，那兵士叫作棱夫倫的拜帅。在一回的村会上，他斥罵什喀諾夫道：

"这多嘴混蛋！你对于新政府，在到处放着胡說八道的謠言。"

棱夫倫并不矮小，而且条直的，但还得仰看着什喀諾夫的眼睛，用烏黑的眼光和他搗乱。什喀諾夫要高出一个头。他也并不怯，但能摸捉人們的脾气，輕易是不肯和呆子来吵架的：

"摆什么公鷄扑母鷄的势子呀？不过是講了講从市鎮上听来的話罢了。不过是因为人們謊了我，我就也謊了人。岂不是不过照了买价在出卖么？"

农人們走了过来，将他們围住。有委任状的那人喝茶去了。集会并沒有解散。村里的人們，当挨家按戶去邀集的时候，是很费力的，但一旦聚集起来，却也不容易走散。一想也不想的。

大家在发种种的質問之間，許多时光过去了。村里的

教友理事科乞罗夫，在做什喀諾夫的帮手：

"梭夫倫·阿尔泰木諾維支，不要說这种話了。亚历舍·伊凡諾維支是明白人。不过将市鎮上听来的話，照样报告了一下。即使有点弄錯……"

梭夫倫幷不是講得明白的脚色，一听到科乞罗夫的靜靜的，有条有理的話，便气得象烈火一样，幷且用震破講堂的声音，叫了起来。集会是往往开在学校里的。

"同志！市民！納貝斯諾夫加的东西，都是土豪！唱着小曲，不要相信那些东西的話。現在，对你們講一句話！作为这集会的議长講一句話！"

他說着，忽然走向大家正在演說的桌前去。退伍兵們就聚集在他旁边。涨滿着貧穷和魯鈍的山村的退伍兵的老婆和破衣服，就都跟在后面。納貝斯諾夫加的村民，便跟着坦波夫加的商人西乞戈夫，都要向門口拥出去了。

"不要走散！科乞罗夫会来給梭夫倫吃一下的。"迅速地传遍了什喀諾夫的低語。

梭夫倫的暗紅色的卷头发，始終在头上飞起，好象神光一般。下巴鬍子也是暗紅色的，但在那下巴鬍子上，不見斤两。眼睛里也沒有威严的地方。只有气得发暗的白眼珠，而沒有光澤。

"同志們！納貝斯諾夫加的財主們，使我們在街头迷了路。我們在战場上流血的时候，他們是躲在上帝的庇蔭里的。嘴里却說是信仰不許去打仗。現在是，又在想要我們的血了。贊成战爭的政府，是要我們的血的。我們的政

府，是不要这个的。”

集会里大声回答道：

“不错，坐在上帝的庇蔭里，大家在发財！”

“并且，我們这一伙，是去打了仗的！只有义勇队不肯去。”

“我們是不怕下牢监，沒有去打仗的！”

“契勃罗烏訶夫刚刚从牢监里回来了哩……”

“講要紧事，这样的事是誰都知道的！”

“契勃罗烏訶夫是为了他們的事，在下牢监的！然而我們这些人，是失了手，失了脚的呀！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的。名誉在那里？”

“你們也不要到这样的地方去就好了！”

“嗱！大肚子装得飽飽的。一味争田夺地！岂但够养家眷呢，还养些下牢监的……”

“什么話！打这些小子們！畜生！”

“住口！議长！”

“言論自由呀……”

“梭夫倫，演說罢！”

“什么演說！这样的事，誰都知道的！”

“无产者出头了！便是你們，只要上劲的做工……”

騷扰厉害起来了。声音粗暴起来了。

梭夫倫挺出了胸脯，大叫道：

“同志們！后来再算帳。这样子，連听也听不見！讓我順次講下去。”

什喀諾夫也鎮靜了他的一伙：

“住口！住口！讓科乞罗夫来扼死这小子。”

大家都靜默了。在激昂了的深沈的不平漸漸鎮定下去的时候，便开始搖曳出梭夫倫那明了的，濃厚的声音来：

“同志們！那边有着被搜刮的山谷对面的村民。那些人們，現在是我們的同志。我們呢，就是你們的同志！但是納貝斯諾夫加的农民是財主。无論誰的田地，他們都不管。他們全不过是想将我們再送到壍壕去。他們要达达納尔斯！他們是这样的东西！他們用了上帝的名，給我們吃苦。用了圣書的句子，給我們吃苦。他們是，还是称道上帝，于自己們便当一些。富翁是容易上天堂的。先在这地上养得肥肥胖胖，于是才死掉……”

什喀諾夫忍不住了。有人在群集里发了尖声大叫着。

“不要冤枉圣書罢！圣書上不是写着穷人能上天堂么……”

梭夫倫搖一搖毛发蓬松的头，于是烈火似的燒起来了。他用了更加响亮，更加粗暴的声音，象要劈开大家的脑壳一般，向群众大叫道：

“圣書上有胡說的。富翁是中上帝的意的。有錢的农民很洒脫，对人客客气气。但是，即使对手在自己面前脫了帽，不是这边也不能狗似的搖尾巴么？在穷人，什么都是重担子。所以在穷人，无論什么时候就总怀着坏心思。这是当然的！富翁和貴族們拉着手，什么都学到了。可是穷人呢，連祈祷的句子，也弄成了坏話的句子。弄得乱七

八糟。圣書上写道，勿偷。但因为沒有东西吃，去偷是当然的。圣書上写道，勿杀。但去杀是当然的。”

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唠叨起来了：

“这好极了！那么，就是教去偷，去杀了呀！”

“这眞是新教訓哩！”

“听那説話，就知道这人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布尔塞維克呵！”

“原来，他們的头領就坐过牢的！”

山村的村民又是山村的村民，在吼着自己們的口吻：

“嫖媽的！扼杀他！”

“杀了誰呀？我們这些人杀了誰呀？”

“当然的！打那些畜生們！”

老婆子米式罗法夫娜覺得这是議論移到信仰上去了，便在山村的群众里发出要破一般的声音道：

“正教的教堂里有圣餐，可是他們有什么呢？”但言語消在騷扰里面了。手动起来了，叫起来了，发出嘘嘘的声音，滿是各种的語声了。所有一切，都合流在硬要起来的呻喚声的野蛮的音乐里了。

开初，梭夫倫是用拳头敲着桌子的，但后来就提起了椅子，于是用椅子背敲起桌子来。听众一靜下去，就透出了名叫萊捷庚这人的尖銳的叫喊：

“是我們的政府呵！这就够了。他們已經用不着了……”

于是又是群众的呻吟和叫喚。不慣于說話，除了粗野

的咆哮和騷扰之外，一无所知的群众。誰也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大家互相作势，搖着拳头威吓，互相冲撞，推排。快要打起来了。

科乞罗夫推开群众，闖到桌子那面去了。他用那强有力的手，架开了誰的沉重的拳头。从梭夫倫那里挖取了椅子，仍旧用这敲起桌子来。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靜下去了。梭夫倫也鎮靜了自己的一伙。靜下去的喊声，在耳朵里嗡嗡的响。于是科乞罗夫的柔和的，恳切的，愉快的低音，便涌出来了：

“兄弟們！野兽里是剩着憎恶的，但在人类，所需要的却是平和和博爱。”

在那柔和的声音里，含着牧师所必具的信念和威严。这使群众平静了。但萊捷庚却唾了一口，用恶駡来回答他。别的人們都沒有响。

“憤怒的人的眼睛，是看不見东西的。耳朵，是听不見东西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兄弟梭夫倫，会将自己送給了憎恶的呢？我們是，不幸为了我們的信仰，受着旧政府的重罰。因为要救这信仰，所以将这信仰，从俄国搬到这里来了的。是和家眷一起，徒步走到寒冷的异地来了的。为要永久占有計，便买下了田地。然而怎样。兄弟們，你們沒有知道这一回事么？全村統統是买了的！然而，我們的田地，是用血洗过的。是呵，是呵！旧政府捉我們去做苦工的时候，你們曾經怜憫过我們。便是我們里面，凡有热心于同胞之爱的人，也沒有去打仗。但是，这

样的人，自然是不会很多的。我們——做着福音教师的我們，实在也去打仗。我的兒子，就在当兵。我們是，和你們一起，都在背着重担的……"

科乞罗夫是說了眞話的。在那恰如塗了神圣的膏油一般的声音里，含着亲密，經过了会場的角角落落，使听众的心柔和了。群众寂然无声，都挤了上去。只有梭夫倫挤出了鴨子一般的声音，还有莱捷庚，用了病的叫喊来抗議：

"圣書匠！生吞圣書的！"

大家向他喝着住口，他便不响了。

科乞罗夫仿佛劝諭似的。坦坦然的在演說，恰如将鎮靜剂去送給病人一样：

"对于布尔什維克的教說，我們是并沒有反对的。正如圣書上写着勿杀那样，我們不願意战爭。我們应該遵照圣書，将穷人拉起来。然而，人的教說，不是上帝的教說。人的教說，是常常带着我們的罪障的，带着夺取和給与——屈辱和邪念的。为什么夺我們的田地的呢？我們并不是算作贈品，白得了田地的。这样的事情，总得在平和里，在平靜里，再来商量才好。正因为我对于布尔什維克的教說有着兴味，所以在市鎮上往来。于是就知道了那主要的先生，乃是凯尔拉·馬尔克梭夫①。原来，他并非俄国人，是用外国的文字，写了自己的教說的。这可就想看

① Karla Marksov,即改成俄語式的 Karl Marx（馬克斯）。——譯者。

凯尔拉·馬尔克梭夫眞眞写了的原本了。俄国的人們，他是可以很容易的劝轉的。怎样拿过来，我們就照样的一口吞下去。我們的习惯，是无所謂选择。俄国人是关于教育，关于外国語，都还沒有到家。即使毫不疑心，接受外国的东西罢，但列宁添上了些什么，又怎么会知道呢？应該明白外国話，将凯尔拉·馬尔克梭夫的教說和俄国的教說，来比較一下子看看的。那时候，这才可以'世界的普罗列泰利亚呀，团結起来'了！凡是政治那样的事情，总該有一个可做基础的东西。要明白事理，就要时間，要正人君子，要寂静与平和。只有这样子的运用起来，这才能上新軌道。"

当这时候，响起了好象給非常的苦痛所挤出来的萊捷庚的叫一般的声音：

"在巧妙的煽惑哩！这蠢才的圣書匠，同志們，是在想将你們的眼睛領到不知道那里去呵！"

他突然打断了科乞罗夫的演說。沒有豫防到，那演說便一下子中止了。

梭夫偷用了忿激的，切实的声音，威压似的叫道：

"够了！眞会迷人！我們是不会玩这样的玩艺兒的。同志們，他是咬住着田地的呵！不要一想情願罢！"

又起了各种声音的叫喊：

"是的！一点不錯！騙子！住口！"

"媽媽的！忘了圣書了！"

"給遏菲謨·科乞罗夫发言罢！"

"話是很不錯的！"

"后項寫上給他几下罢。他忘掉了說明的方法了！"

"梭夫倫，你說去！替我們講話，是你的本分呵。"

但莱捷庚跑上演坛去了。忿激的黑眼睛的視綫，发着燄冲，顴骨上有分明的斑点的，瘦而且长的他，用拳头敲着陷下的胸膛，发出吹哨一般的声音，沙声說道：

"我这里有九口人！我的孩子虽然小，然而是用自己的牙齒弄平了地面的。可是，那地面在那里呀？我的田地在那里呀？喂，在那里呢？我的兄弟，在战爭上給打死了。可是，兄弟的一家里，那里有田地？这兄弟叫安特来，大家都知道，是卖身給了教会了的。科乞罗夫給了他吃的么？給了他田地么？这些事，不是一点也沒有么？兄弟是死掉了。科乞罗夫領了那兒子去。安分守己的在做裁縫。給那个科乞罗夫，是虽在他閑逛着的时候，也还是給他賺了不知道多少錢的。他却还在迷人！如果我有运道！……"

他喊完了，咳了一下，吐一大口血痰在一只手里，揮一揮手，于是費力似的从演坛走下去了。

梭夫倫赶紧接着他站上去。他的脸显着蒼白，眼睛黑黑的在发光。那眼光这才显出威势来。

"同志們！不能永是說話的！我們不是圣書匠，好，就这么办罢，全村都进布尔塞維克党。另外沒有别的事了！喂，米式罗哈，登記起来！"

群众动搖起来了，于是跳起来了，大家叫起来了。

“这是命令呵！”

“再打上些印子去！反对基督的人們，总是带着印記的。”

“該隐也这样的！”①

“登記，登記！”

梭夫倫发出很大的声音，想使大家不开口：

“全村都到我們这一面来！他們是在想騙我們的！喂，旁的山村的人們，来罢！沒有登記的人，是不給田地的呵！”

“一点不錯！就象在野地上拔掉恶草一样，不要小市民的，不願意和小市民在一起的！”

“喂，不是这一面的，都滾出去！”

“米武罗哈，登記起来！”

十七岁的，笑嘻嘻的，白眉毛的米武罗哈，便手按着嘴，走向演坛那面去。他的面前立刻摆上了灰色的紙张。

但那司書叫了起来：

“同志，市民！請給我发言。”

当狂风暴雨一般的会議的进行之間，他一向就在窗边，站在人堆里。那地方有几个女教員，牧师和他在。他們在先就互相耳語着什么事，所以沒有被卷进这混乱里面去。講堂的深处还在嚷嚷，但演坛的周围却沈默了。

“市民，这么办，是不行的！这么办，是进不了政党

① 亚当之子，杀其弟亚伯，上帝因加印記，俾免为世人所杀，見《創世記》的第四章。——譯者。

的！”

梭夫倫一把抓住了司書的狹狹的肩头：

“你不登記么？如果不贊成的，說不贊成就是！”

司書的头縮在兩肩的中間，因此显得更小了，但明白的回答道：

“不！你們不是連自己也还沒有明白要到那一面去么！”

“哦。好罢。說我們不明白？你似的明白人，我們用不着。那么，到財主那一面去罢！”

梭夫倫忽然伸手，从后面抓住他的領头，于是提起脚来，在人堆里將他踢开去。司書的头撞在一个高大的老人的怀中，总算沒有跌倒。他將羞憤得牽歪了的蒼白的脸，扭向梭夫倫这边，孩子似的叫喊道：

“这凶汉！岂有此理！”

山村的人們扑向他去；但納貝斯諾夫加的一伙却成了堅固的壁垒，庇护着他。梭夫倫格外提高了声音，想將这制止：

“記着罢！快来登記！不来登記的人們，我們記着的！喂，誰是我們这一面的？”

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吵嚷了起来。但米忒罗哈已經登記了。

“保惠尔·克魯覚努意夫的一家登記了哩……”

桌边密集着登記的希望者。科乞罗夫摆一摆手，向門口走去了，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几乎全跟在他后面，走了

出去。剩下的只有五个人。演坛的周围发生了大热鬧：

“棱夫倫，棱夫倫，女的另外登記么？还是一起呢？”

“女的是另外一篇帐。但現在是女人也有权利了哩！孩子不要登記！”

“什么？那么，孩子就不給地面？——兵士的老婆烏略那，闖向棱夫倫那边去，說。——女人有了怎样的权利了呀？”

人堆里起了笑声。米武罗哈用了响亮的声音，在演坛上叫喊道：

“是睡在汉子上面的权利呵！喂，登記罢，登記罢！”

头发乱得象反毛麻雀一般的矮小的阿尔泰蒙·培吉諾夫将兵士的老婆推开，說：

“登記了，就不要說废話！”

“不是說要算帐么！”

有了元气的棱夫倫，好象驟然大了起来，又复高高兴兴的閃着眼睛了；并且将身子向四面扭过去，在給人們說明：

“虽說女人是母牛，但其实，也是一样的人。所以現在也采取女人的发言了……”

两小时之后，棱夫倫便在自己的寓里，将名册交給了从市鎮来的一个演說家。

“这里有一百五十八个人入了党。請将名册交給布尔什維克去。并且送文件到这里来，証明我們是布尔塞維克党。”

欢喜之余，那人連眼白也快要发閃了。

"怎么会这样順手的呢？出色得很！来得正好。多謝，同志！一定去說到！不久还要来的。同志，你是在战綫上服务的么？"

梭夫倫很高兴，便講起关于自己的軍队生活来，講了負伤，归休，在軍队里知道了布尔塞維克时候的事情等等。他还想永远孑孑細細的講下去。但因为那演說家忙着就要出去，梭夫倫便也走出外面了。脚底下是索索作响的雪，好象在詰难这騷扰的地上似的，冰冷的，辽远的，沈默的天，还未入睡的街道的談話声，断断續續的俗謠，这些东西，都混成一起，来攪乱了梭夫倫的心，并且煽起了胜利和駭怕的新的感情了，恰如带了一小队去打过仗似的。

这时候，阿尔泰蒙·培吉諾夫受了梭夫倫的命令，坐着馬車到图書館，叫起司書来，对他說道：

"快收拾行李罢！就要押上市鎮去了。"

"什么，上市鎮去？为什么？"

"村会的命令呀。你这样的东西，我們用不着。快快收拾罢。"

"我不高兴去。这太沒道理了！"

"不去，就要去叫起梭夫倫来哩。这是命令啊。"

司書吐了一口唾沫，嘮叨着，一面就动手捆行李。他的脸气得热了起来。梭夫倫这醉鬼先前只是村里的一个討人厌的脚色！肯睬理他的，只有一个司書。因为看得他喜欢讀書，对于这一点，加以尊重了的，不料这回成了队

长，从战綫上一回来，便变成完全两样的，說不明白的，坏脾气的东西了！被先前从来沾唇的酒醉得一榻胡塗了，是的，是的！恐怕，实在，俄国是完結了……

他最末一次走进图書館去，看有无忘却的东西的时候，好象忽然記得起来似的，便說道：

"鑰匙交給誰呢？"

"棱夫倫說过，送到他那里去。"

"唔，就是。交給他的！那么，走罢。"

这之間，棱夫倫已經到了图書館的左近，站在由村里雇来的馬車的旁边了。司書一走近他去，他便伸出一只捏着拳头的手来。

"哪！"

"这是什么？唔？"

"三卢布票！是我給你的。因为你常常照顧我。从来不使人丢脸。哪，收起来，到了市鎮，会有什么用处的。"

司書将棱夫倫的倒生的紅眉底下的含羞似的发閃的眼色，柔和的，丰腴的微笑，和这三卢布票子一同收受了。他感于棱夫倫的和善的样子，就发不起那拒絕这好意的心思来。

一天一天的，生活将剩在他里面的过去的遺物，好象算盘珠一样，拨到付出的那一面去了。而且带来了有着难以捕捉的合律性的春和冬的交代，毫不迷路，毫不誤期，决定着在人生道上的逐日的他那恐怖和不安，悲哀和欢乐。而且那生气愈加和生存的根柢相接近，则这样的交代

的规则，于他也愈加成为不会动摇的东西了。

都会是将生命的液汁赶到头上，扩大人們的智慧，使人們沒有顧忌，而增强了那創造力的，但从这样的都会跨出一步去，就沒有那命令道“不可太早，也不可太迟，現在就做掉你的工作”的摆得切切实实的时間。在乡村里，泥土在准备怀孕，或者是已在給人果实了。挺着丰饒的肚子的，給太阳晒黑了的，茁壮的农民，在决定着应該在怎样的时刻，来使用他的力气。在这样乡村上——这地方上，是君临着叫作“生活的规定”这一种法則的。而那拚命地吞咽了农民的力气，也还不知饜足的土地的貪婪，也实在很残酷。在这地方，人們的脊梁聳得象山峰一样；血管里流着野兽似的浓厚的血液；肚子是田地一般丰饒。但精神却是貪婪，吝嗇的。为了人类的营生活，养子孙，想事物，这些一切的为联結那延长生活的索子起見的大肚子，而搜集地上的果实，加以貯藏的渴望所苦恼。在这地方，人类的創造力也如土地一样，被暗的和旧的东西所挨挤，人們在地母的沈重的压迫之下，連对于自己，也成了随便，成了冷淡了。所以人們就用了恰如心門永不敞开的野兽一般的狡猾，守着那門户，以防苦痛和欢喜的滔滔的拥入。而渴慕着关在强有力的身体里的灵魂的那黑暗的，壮大的人們，則惟在酒里面开拓着自己。然而，快乐的这酒，却惟在土地儼然地喊起“喂！时候到了，創造罢！”来的时候，这才成为象个酒样子的东西。

土地对于印透那卓那罗夫加① 和坦波夫斯珂·納貝斯

諾夫斯加的农民們，也命令他們准备割草了。人們就喧閙了起来，蠢动了起来，都从那决不想到一家的团圞之乐，而仅仅为了过野兽似的冬眠而設的房屋里，跳到道路上。穿着平时的短褲和短衫的农民們，但是，节日似的，成了活泼的兴致勃勃的群众，集合在納貝斯諾夫加村的很大的組合的鉄厂那里了。

太阳所蒸发的泥土的馥郁的香气，风从野外和家里吹来的粪便的气息，葡萄酒一般润涌了人們的血，快活酒一般冲击了人們的头。老人的低微的声音变成旺盛，少年的高亢的声音用了嘹亮的音响，提起了人們的心，銀似的和孩子的声音相汇合了。今天的欢喜的酣醉里，有了新鲜的东西，山村的人們，先前是只靠着得到一点从主人反射出来的欢喜之光，借此来敷衍为什么作工的思想的，但今年却也强者似的喧閙起来了。因为鉄厂前面，装置着他們的收割机，成着长长的队伍。太阳和欢喜，使阿尔泰蒙·培吉諾夫的脸上的皺紋象光綫一般发閃，肮脏的灰色的头发显出銀色来。短小的，瘦削的他，今天也因了劳动，将駝背伸直了，所以他的身子，好象見得比平日长一些了。他仿佛勤恳的主人一样，叫道：

"梭夫倫，梭夫倫，在这里，阿尔泰木奴衣支，鉄厂有几家呀？"

"十家。"

① 国际村之意。——譯者。

"机器这就够么？"——他用了山村的方言，象猛烈的雷鸣一样："这就够么？"

乌黑的蓬松的头縮在肩膀里，來捷庚將銳棱的筋肉和瘦削的頰窝仰向了太阳，仿佛是在請求温热。欢喜之光，使他苏甦了；并且沒有象平时那样吃力，便发出沙声來：

"薩伏式加……那人是我們的一伙。做了事去。叫那人当监督罢。这样子，就大家來做鉄匠……"

敎友格萊嘶夫——今天是太阳沒有从他脸上赶走了阴翳——忧郁地回答道：

"做鉄匠！……运用机器，是要熟練的。培吉諾夫和萊捷庚，倘不好好的学一通做鉄匠，是不成的呵……要不然，无論怎样完全的輪子，也一下子就断的。"

梭夫倫用嘲笑來打断了他的話：

"我們的事，用不着你担心，不要为了别人的痾气來头痛罢，如果断了呢，即使断了，也不过再做一个新的。如果自己不会做，也不过叫你去做就是。再上劲些，格萊嘶夫，为了那些沒有智識的农民！吸一筒烟罢，眞有趣，暢快呵。"

他用不习惯的手，卷起烟草來了。因为印透那卓那罗夫加的农民們，住在敎友的邻近，是不大吸烟的。

克理伏希·薩伐式加从鉄厂的門口叫喊道：

"梭夫倫，你上市鎭去拿了滿州尔加①來，請一請鉄厂

① 极便宜的利害的烟草之名。——譯者。

的人們罢。那么，就肯好好的做了！这些狗子們在作对，吠着哩。我們会将自己的事情做得停停当当的，你們也赶紧做。还有，說是罗婆格来加①，你可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会烘热脑壳呀。快去取来罢。合着乐队，赶快赶快。”

“滿州尔加是取来在这里。那么，准备乐队罢，赶紧就去。农民什么話都听，只都学起来，就好了。要是打仗，可比不得音乐呀。怎样，什喀諾夫，亚历舍·伊凡諾維支，今天不是老实得很么，村子里都在高兴，他却一声不响，瘟掉了么？”

“哈哈哈哈！”

“呵呵呵……”

“瘟掉了哩！那么竭力藏下了机器，这回却給梭夫倫来用了。”

“雇罢，怎样，兄弟，雇什喀諾夫来做事罢？怎样？”

什喀諾夫吐一口唾沫，带黄的眼白发閃了，但是鎮靜地回答道：

“要是沒有我們，不是什么地方也弄不到机器么？我們是并不想躲开工作的。怎样，梭夫倫，可肯将我們編进康諛那②去呢？”

“先前好不威风，这回可不行了。”

萊捷庚喊了起来：

---

① Locomotive（机关車）的錯誤的发音，遂成为俄文的“溫額”之意。——譯者。

② 共产农地。——譯者。

"康諛那的小子們总說机器机器。有誰去取呢，却单是赶掉。"

"还是沒有他們好。枯草就叫他們买我們这边的。"

"不要給加入呀。"

"不給加入怎么样呢？給加入罢。他們有馬呢。"

梭夫偷遇到爭論了：

"叫他們象我們一样的来做罢。給加入。要紧的是馬。"

"一点不錯……"

阿尔泰蒙·培吉諾夫質問道：

"枯草怎么办呢，照人数来分么？照人数？"

"唔，到学校去，加入康諛那去罢！"

"連梦里也沒有見过的事，可成了真的哩，康諛那！唔，唔！……且慢，怎么一回事，这就会知道的。"

人們拥到学校方面去了。铁厂里开始了激烈的工作的音乐。莱捷庚留在机器的旁边，因为覺得会被拿走，非用靠得住的眼睛来管不可的。村子里滚着各种人的亢奋了的声音。屋子里是农妇們用了尖利的声音，在互相吆吆喝喝：

"康諛那里，放进那样的东西去，还不如放进我这里的猪羅去，倒好得多哩！还是猪羅会做事呀。我去笑去。你……"

"笑去么！好，走罢。你可知道，听說凱賽典加·馬理加也有了姘头了哩。四五年前，是沒有一个肯来做对手

的。到底也找着对手了。”

鉄厂后門的草地上，孩子們在喧鬧：

“什啰諾夫那里的机器，成了我們的了！”

“倒說得好听！你們的。那么，我們的呢？”

“也就是你們的呀！”

“但什啰諾夫的呢？”

“‘起来罢，带着咒詛……用自己的手’……”

“唉唉，你这死在霍乱病里的！七年总說着这句話。回家去罢，趁沒有打。这不可以随便胡說的。”

“伯母，你不要这么吼呀！”

先前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

瀰漫着焦急的，暖热的，郊野的香气的一日，是很快乐的。一天早上，康諛那的代表者要划分草地去了。村里的男男女女，便成了喧嚷的热鬧的群集，来送他們。

拿着木尺，騎在馬上的人們，排成了一列。

“喂，技师們，好好的量呵。”

“不要担心罢。这尺是旧的呢。”

走在前面的騎者揚起叫声来，后面的人們便給这以应和。这是自願去做康諛那的代表的农民和孩子們，是为了曠野的雄劲的欢喜，和农民一同請求前去的志願者。栗壳色毛和棕黃色毛的馬展开了駿足，于是成为热鬧的一队，向曠野跑去了。

滿生着各种野草的曠野正显得明媚。雪白的花茅在鞠躬。白的，紅的，淡黃的无数眼睛——花朵，在流盼，在

显示自己的饒富。禽鳥的歌嚇，蟋蟀的嘯吟，甲虫的鼓翼，在大气里，都响滿着曠野的声音。曠野是虽在冬季，也并沒有死掉了的。于是一切东西，便都甘甜地散着气息。花草无不芬芳，連俄罗斯的蒼穹，也好象由太阳发着香气。风运来了烟藹。苦草的那苦蓬，也都已开花，送着甜香，鋒利地，至于令人觉得痛楚地。曠野全都爽朗，只要一呼，仿佛就会答应似的。呵，呵，呵，呵，唉，唉，唉，唉，远处的微微的轟响……哦，曠野传着人声。哦，野兽呀，禽鳥呀，甲虫呀，来听人声罢！唉，唉，唉……为了叫喊，胸膛就自然扩大起来了。

大家都跳下馬。拿了木尺，踏踏的走上去。

“慢慢的，慢慢的罢！……为什么这样踏踏的尽走的呀？慢慢的！……”

“‘踏踏的尽走’么！有这样的脚，就用这脚在走罢咧！”

“唔，唔，唔！不，兄弟，朦混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要从这里开手的。”

于是曠野反响道，“唉，唉，唉……”孩子們放輕了脚步，从这一草丛到那一草丛里，在搜寻着鶺鴒。凡尼加·梭夫罗諾夫在草莽里，将所有的学問都失掉了；他跳过了盘旋舞之后，又用涌出一般的声音唱起歌来：

这个这鶺鴒，
这鶺鴒，
鶺呀呀鴒！……

"阿尔泰蒙伯伯，捉到鶺鴒沒有呀？"

阿尔泰蒙正在想显显本領；他向草丛里看来看去，忽然捉住了……沒有鶺鴒，却捉了一条蛇。他拚命的一揮手，抛掉了。

"阿呀！討厌的畜生！跑出了这样的东西来！"

格莱皤夫噴出似的笑了起来；他在曠野上，也成了开闊的快活的心情了。

"这样子，阿尔泰蒙，能量别人的田地的么？捉不到鳥，倒捉了蛇！"

凡尼加摆出吵架模样，替阿尔泰蒙向格莱皤夫大叱道：

"放屁，蛇就还給你們。随便你用什么，你們不正是蛇的亲戚么？"

格莱皤夫提高了喉嚨，沈痛地，也頗利害地回駡了，但不过如此，并沒有很說坏話。在整一天里，草原几乎被农民的猛烈的言語震聋了。倘若单是講些知道的事情，懂得的事情，那在他們也自有其十分鮮明的言語的。他們的言語，是充滿着形容，恰如曠野的充滿着花卉一样。

仍象往常那样，一过彼得节，便开始去收割。今年沒有照旧例，早一星期，就到野外去了。老人們都吆喝道：

"这是破了老例的呀！立規則未必只为了装面子，况且地不是还沒有干么？"

"不要紧的，有血气旺盛的我們跟着呢。就叫它干起来！"

最先，是机器开出去了。接着这，那载着女人，孩子，桶，衣服，鍋子，碗盞的車子也开出去了。大家一到野外，曠野便以各种的声音喧嚷起来。曠野的这里那里，就有包着紅和黄的，白和紅的，各样顏色的手巾的女人的头，出沒起来了。

阿尔泰蒙的康謨那，是从丛林的处所开头的。那丛林，是茂密的小小的丛林，在曠野的远方，恰如摆在食桌上面的小小的花束一样。大家的車子到了那处所，一看，那是爽朗的綠蔭之下，涌着冷冷的清水的可爱的丛林。

主妇們便在聚集处勤勉地开始了工作。孩子們哭了起来。男人們使机器在草地上活动。山村的台明・可罗梭夫坐着机关車出去了；他的样子，好象孩子时候，初坐火車那时似的，战战兢兢的頗高兴。

于是在聚集处，就只剩了留着煮粥的达利亚・梭夫罗諾伐一个人。曠野上面，凡是望得見的很远很远的处所，无不在动弹。凡尼加・梭夫罗諾夫在計算。

“我們的康謨那是八家，男人加上孩子一共十三个，女人十七个。班台萊夫的康謨那是十家……唔，野外的人手尽够了……”

“凡尼加！凡尼！站着干什么，来呀！”

“来……罗！”

“怎样！班台萊，你来得及么？”

“来得及的！……总之，平鋪的集在一块罢……”

兵士的老婆阿克西涅用了透胸而出一般的声音叫喊

道：

"嗥，草叶鑽进头巾里去了。"

汗湿的小衫粘住了身体。血气将脸面染得通紅。鼻孔吸乏了草的馥郁的死气息。

肩膀渐渐的沈重，发胀了。但无論那一个康謨那，都沒有宣言休息，因为个个拉着自己的重負，誰也想不弱于別人。終于阿尔泰蒙用了大声，問自己的一伙可要休息了。別的野地上，机器也开始了沈默。

"媽媽，赶快呀。吃东西去罢！"

"好，去罢！已經叫了三遍了！"

喝了！倘不首先喝些凉水，添上元气呵。凉气是使嘴唇爽快的。用清水洗一通脸，拍拍地泼着水珠，喝过凉水，高兴着自己的舒服，于是一面打着呃逆，一面也如作工一样，快捷地从公共的鍋子里吃着达利亚所煮的杂碎，喝着乡下的酸湯。

午膳以后的曠野，是寂靜的。康謨那上，大家都在躺着睡午覺。睡得很熟，不怕那要晒开头一般的暑热的太阳光。因为是身体要睡的时候，去睡的覚，所以就沒有害怕的东西了。然而从草莽中，听到男子的大鼾声和女人的小鼾声，也只是暫时的事。康謨那起来了。于是騷音和瑟索声和劳动的喧嚣又开始了。格莱噃夫穿了旧的工作服，和大家的劳动合着調子，輕快地在做事。事务臨头的时候，他就忘却了野外的主子，并不止自己一个人。到夜里，这才想起来了。于是虽然做工已經做得很疲劳，也还总是睡不着。

他翻一个身，就呻吟一通了好几回。

从丛林里，漏出些姑娘們的笑語声，手风琴声，青年們的雄壮的歌声来。知趣的夜的帷幕一垂到地面上，青年們便从聚集处跑到远远的处所去了。于是許多嬉笑声的盘旋，就摇动了夜的帷幕。从莽里面，好几对青年的男女，在互相热烈地拥抱，互相生痛地接吻，并且互相爱恋。但黎明的凉气一荡漾，从聚集处驅逐了睡眠的困倦，老的起来了，年青的却也并不迟延。

都去作工去了，并且給那为高談和曲子的沈醉所温暖了的过去之夜祝福。在康謨那上，当劳动之际，是不很有吵架的。

有一回，棱夫倫闖了一个大岔子。他坐在枯草上，于是机关車破掉了。

"喂，兒郎們，到鉄厂去呀！"

"你多么識趣呀，康謨那是点人数分配的呢。"

"但是，沒有机器的我們，康謨那又怎么办呢？"

"用鈎刀来割就是了！"

"如果能'用鈎刀'来割的話，割起来試試罢。"

不高兴了，但也就覺得了薩伏式加的話并不錯。

执行委員会也就有了命令，許打鉄的人們免去割草，但仍将枯草按人数分給他們。新的机会，每天教育着人們，逐漸决定了秩序。而棱夫倫和他的交情，也日見其确实了。

有时也覺得节日的有趣，然而并不来举行。大家都拒絕这事情，只在为自己劳动。一到开手搬运枯草的时候，这

就发生了糾紛。格萊皤夫用自己的馬搬运了好儿回，但阿尔秦蒙的馬却疲乏之极了。他搔着后脑，仰望了起霧的天空，叹息道：

"你在干嗎？馬在玩把戏哩！穷人眞是到处都倒运！"

凡尼加对梭夫倫說：

"我們好容易聚集了枯草，后来也許要糟糕的哩。天一下雨，就会腐烂，但背着来搬运却又不行。"

"幷不拜托你！知道的，我来办，你看着就是。"

新的命令，将財主們的遮掩着的怂戀戳穿了。当发布了在康諛那里，馬匹也是公有，枯草是挨次运到各家去的这命令的时候，县里就永是鬧了个不完。

梭夫倫走到大門的扶梯边，說道：

"你們还想照老样子么？你們要自己一点不动，大家来給你們做工么？不，那样的时代，已經过去了。鞭子是在我們的手里了！"

他于是将脸向着那从别处到来了紅軍的方面动了一下。馬匹交出来了。只有坦波夫加的豪农班克拉陀夫，坏了两匹馬，是生了病了。兵士的老婆阿克西涅来声明了这事。馬医請来了。幷且从班克拉陀夫的家里，沒收了枯草。别的人們也很出力：从别的野地上，运了好儿捆高山一般的枯草，到自己的康諛那这边来。但是，頂年青的人們做事做得最好。在监視那些干坏事的脚色。給太阳晒黑了的凡尼加和梭夫倫，則在自己的康諛那上监督着搬运的次序。

"喂，喂，格萊皤夫，不要模胡呀，这回是輪到这边了。

拉到那里去呀？”

“你不說也知道的。这混蛋！”

“現在是要想一想的了，带点貪心，就都要給革命裁判所捉去的。捞得太多的小子，就要拉去的呵。”

“这畜生，当心罢。这就要吃苦的！近来竟非常狡猾，胆子也大起来了。”

“胆子怎能不大呢。不是成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么？懂了罢！”

格莱皤夫真想拿出拳头来了，但不过呸的吐了一口唾沫完事。然而在心里是很憤激的。年青的人們，有鋒利的言語。在他們那甘美的俄国話里，外国話就恰如胡椒一般的东西。

从早到晚，載滿了枯草的車子总在軋軋的走动。馬匹摆着头，放开合适的脚步，将車子拉向山村的各家去。多年渴望着草堆的堆草場，这回是塞得滿滿的了。財主們并不欢迎那枯草，只将对于割草的新怨恨，挂在自己的心头。但萊捷庚的老婆却很高兴，摩着牛，說道：

“今天辛苦了，牛兒，不要动罢，不要动罢，多給你草兒吃……”

萊捷庚是在割草的中途，便躺在床上，弱透了的。对于康諛那，不很能做什么事。虽是暑热的夏天，在野外也发抖，而且想要溫暖。但他一家应得的枯草，却也算在計算里面了。阿尔泰蒙·培吉諾夫有一次来看他，凝視了一通，于是沈思着，說道：

“精神很好，也許不会死的。如果要死，还是到了春天死。很不願意死要。可是也很难料的，会怎么样呢。”

老婆已經痛哭过两回了，后来就談到最后的家計：

“你把皮包忘在市鎮上了，教安敦式加取去罢。因为孩子也用得着的。”

然而莱捷庚并不象要死，虽然发着沙声，却在将死亡赶开去。有一回，凡尼加带了先前的司書亚历舍·彼得洛維支来了。他現在在食粮委員会里办事，是和巡視人員一同来調查的。亚历舍·彼得洛維支很同情于莱捷庚，但是忍不住了，便說：

“不是这样吃苦，也沒有人来医治一下么！为什么杀掉医生的呢？时势真是胡鬧。簡直是野蛮的行为呀。”

莱捷庚只动着眼睛，发出沙声說：

“但願一下子弄死我就好……”

于是凡尼加用了直捷的孩子似的声音，說道：

“說是胡鬧的人也有，說是正义的人也有。要是照先前那样，恐怕还要糟罢。沒有智識——沒有智識是不好的。”

亚历舍·彼得洛維支目不轉睛的对他看，于是沈默了。

傍晚，凡尼加在家里，突然对父亲說：

“冬天，市鎮上有人到这里来，可还記得么？那人說的真好，說是倘不去掉乡村，是不行的，乡村倘不变成有机器的市鎮，是不行的。說是如果割草，全村大家都用一种叫作什么的机器的。”

梭夫倫党康談那的运进枯草的事，給全村添上了力

量。納貝斯諾夫加的两个豪农叫作貝列古陀夫·安敦和罗忒細辛·保惠尔的，提出請願書来了。——

“印透那卓那罗伏村，旧名坦波夫斯珂·納貝斯諾夫加村布尔塞維克党公鑒

同县印透那卓那罗伏村公民

安敦·貝列古陀夫

保惠尔·罗忒細辛

請 願 書

民等，即署名于左之安敦·蜜哈罗夫·貝列古陀夫及保惠尔·馬克西摩夫·罗忒細辛等，謹呈报先曾置有田地，安敦·貝列古陀夫計百五十発削庚①，保惠尔·罗忒細辛計百五十発削庚。但民等深悉布尔塞維克党之所为，最为正当，故敢請求加入，願于反对旧帝制一端，与貧农取同一之道，共同进行。 謹呈。

安敦·貝列古陀夫

保惠尔·罗忒細辛”

梭夫倫在会場上报告了这件事。集会决定了允許他們入党，并且因为两人是豪农，所以仍須征取田地的租錢。安敦·貝列古陀夫还应該将小麦二百普特②，保惠尔·罗忒細辛是一百普特，納給印透那卓那罗伏村的布尔塞維克党。两人允諾了这事，一星期后，便将那小麦交付了。

---

① 一発削庚約中国三千五百尺。——譯者。

② 四十磅为一普特。——譯者。

县里的骚扰，好容易静下去了。納貝斯諾夫加的人們，知道了哥薩克人又在用秘密的方法，准备着袭击布尔塞維克。便将这事通知了坦波夫加的財主們。格莱皤夫就到哥薩克村的市上去了。

因为伊理亚节日，全村都醉得熟睡着。十个武装了的人們，在昏黑的夜半，严紧地围住了棱夫倫的屋子。棱夫倫竟偶然正在屋外面。听到了索索的声音。

"在那边的是誰呀？"

但不及叫喊，嘴里就被塞上了麻桃，捆了起来。只有女人們大声嚷閙。然而坦波夫加和納貝斯諾夫加的豪农們，已經借了哥薩克的帮助，将这几月来漸漸沒了力量的土地的守备队解决了。布尔塞維克的首領們都遭捕縛，別人是吃了豪农們的复仇。当东方将白未白之間，被捕的人們便被拉到村外去受刑罰。醒了的白日，用和謁的早上的微风，来迎人們的扰嚷。被縛的人們的头发在顫动。最末的一日，是又瘦又黄的什喀諾夫来用刑的。

"怎样，棱夫倫·阿尔泰木奴衣支，康談那怎样了。沒收机器么。这是机关車的罰呵！"

他吐一口唾沫在縛着的棱夫倫的脸上，向右眼下，揮去了坚硬的拳头。拳头来得不准，打着了眼睛，眼白里便滲出了鮮血。棱夫倫跳起来了，呻吟起来了。大野上晌亮地反响着叫喚的声音。

什喀諾夫打倒了棱夫倫，又用那沈重的长靴，跳在他肚子上：

“毁了我的家呵，这就是罰呀！将我家弄得那么样子，这就是回敬呵，收这回敬罢！”

梭夫倫被用冷水洒醒了，于是又遭着殴打。大家使那些被毒打，被虐待的人們站起来，命令道：

“唱你們的国际歌来看看罢！”

二十九人之中，只有十个人，好象唱自己的挽歌一样，胡乱唱了起来：

“起来罢，带着咒詛……”

但只到这里，就又被打倒了。还有些活的梭夫倫，在地上輾轉着，吼道：

“畜生！住口！……”

安敦·貝列古陀夫在脊梁上吃了二百下。

什喀諾夫沙声叫喊道：

“瞧罢，同你算帐，交了多少普特呀？”

保惠尔·罗忒細辛也挨了一百鞭。

半死半活的萊捷庚，被从人堆里拖出来了。于是被用长靴踏得不成样子。当二十九人被摔在汙秽的，怕人的洞穴里面的时候，暑热的太阳已經升了起来。还有些活的八个人，在死尸下面蠕动。都給泥土盖上了。

阿尔泰蒙·培吉諾夫是到了正午，被一个赭色头发的哥薩克在稻丛里发見的。哥薩克将他拖了出来。他搖一搖白头发，好象要搖掉上面的麦叶片似的。于是很鎮靜地問道：

“沒有饒放萊捷庚罢？”

“管你自己罢！这回是要你的命。这老坏蛋！”

“請便請便。原想为了孙子，在这世上再活几时的，但也不必。这样也好罢。”

他于是向着东方，划了个誠恳的十字：

“主呵，父呵，接受布尔塞維克的阿尔泰蒙的灵魂罢。”

他被痛打了一頓。后来便将还是活着的他，拖进快要满了的汙秽的洞里去。

正要掉下去时，便用了断断續續的声音，阿尔泰蒙說：

“这里，流血了……用骨头来做肥料了……”

哥薩克用那枪托，給了他最后的一击。达利亚·梭夫罗諾伐的肚子被人剖开，胎兒是拋給猪群了。布尔塞維克連家眷也被杀掉。将十五个人塞在什喀諾夫的地窖中。旧的村子的吓人的脸，在怒目而視了……納貝斯諾夫加的豫言者伊凡·卢global辛，总算逃了性命。他在野外……从野外一回来，就吃了刀鞘的毆打，这就完事了。他一面扣着褲上的扣子，一面用了沈著的声音說道：

“从此田地要肥哩。因为下了布尔塞維克的肥料呵。”

运命掩护了凡尼加·梭夫罗諾夫。凡尼加在伊理亚节日之前，就上市鎮去了。

鉄的靜寂

И.略悉珂

一

挂着成了蛛网一般的紅旗的竿子，突出在工厂的烟通的烏黑的王冠里。那是春天时候，庆祝之日，为快乐的喊声和歌声所欢送，挂了起来的。这成为小小的血块，在蒼穹中飄揚。从平野，树林，小小的村庄，烟靄中的小市街，都望得見。风将它撕破了，撕得粉碎了，并且将那碎片，运到为如死的斜坡所截断的广漠里去了。

烏鴉用竿子来磨嘴。啞啞地叫，悠然俯視着豎坑。十多年来，从这里飞去了烟色的烏群，高高地，远远地。

工厂的玻璃屋頂上，到处是窟窿。成着圈子，乾然不动的皮带，从昏暗里凝眺着天空。发动机在打瞌睡。雨絲雪片，損伤了因皮带的疾驅和拥抱而成銀色的滑車軸。支材是来支干了的側板了。电气起重机的有关节的手，折断着，无力地从接合板下垂。螞蝗絆，尖脚規，革絆，螺絲轉子，象散乱的骸骨一样，在巨灵的宝座似的鉋削机的床上，淡白地发閃。

兜着雪花的蛛网，在旋盘的吉达装置里颤动。刨过了的铁条和挺子的凿的齿痕上，停滞的痂来蒙上了薄皮。沿着灿烂的螺旋的截口，铁舌伸出来将油舔尽，为了紅鏽的毒，使它縮做一团了。

从南边的墙壁上，古色苍然地，有銘——“至少請挂挂窗簾，气悶”，貧寒地露着脸。墙壁还象先前一样。外面呢，已經受了枪弹和炸弹的伤。在这里面，可又曾爆发了多少信仰，哀愁，苦恼，欢喜，愤怒呵！

唉唉，石头呀！……还記得么？……

就这样，那全时代，在房角的莱伏里跋机和美利坚机的运轉中，一面被皮带的呼嘯和弹鏆的啞舌和两齿車的对咬的音响，震得耳聋，一面悄悄地翻下小册子的頁子去。他們是由了肌肉的温暖，来感觉那冰冷的車輪和杠杆的哀愁的罢？袭来的暴风雨，象农夫的播种一样，将他們撒散在地球面上了。尘封的鉋削机的床，好几回做了他們的演坛。白地上写着金字的“万岁”的旗，挂在支木上，正如挂在大門口似的……

二

鉄鍋制造厂的附近，鍋子当着风，在鳴鳴地呻吟。被光綫所撕碎了的黑暗，向了破窗檻的窟窿张着大口。压榨机之間，嘶嘶地在发呼哨声。鋪了的地板上，撒散着尖角光块。从窗际的积雪里，露出三脚台，箱子，弯曲的鉄条来。手按的风箱，隐約可以看見。

在屋隅的墙壁上，在皮带好象带了褐色的通紅的巨浪的輪子下，斑点已經变黑了。这——是血。一个鉄匠，防寒手套給螞蝗絆鉤住了，带了上去，挂在巨浪之上，恰象处了磔刑。在水压机的螺旋的銳利的截口之处，蹬着两脚，直到发动机停住。血和肉就紛飞到墙壁上，地板上，以及压搖机上去。黃昏时候，将他从鉄的十字架上放了下来。十字架和福音書，在应急而速成的桌子上晃耀。鍋子的空虛里，欷歔似的抖着安息的贊歌。于是沈沒于比戶的工厂的喧囂中了。蜡烛在染了鉄的手里顫动。

……自发的米尔列基亚的圣尼古拉，从关了的鉄厂的壁上，通过了严寒的珠貝的藻飾，在看鉄鍋制造厂。

每年五月九日罢工以后。鉄厂的墙壁，为枫树，白樺，白楊的枝条所装飾，地板上滿鋪起开着小紅花的苜蓿来。唱歌队唱歌了，受过毒打的脊梁弯曲了。从噴水筩飞迸而出的水晶的翅子，洗净了他們和鉄砧，鍋爐，气鏈，风箱。

因了妇女和孩子們的声音，微笑和新衣服，热鬧得象佳节一样。鉄匠們領了妻，未婚妻，孩子們在工厂里走。給他們看风箱和鉄砧。

祈祷一完，活泼的杂色的流，从厂門接着流向小市街去。中途分为几团，走过平野，漂往树林那面，崖谷中間。而且在那里施了各各的供养。广漠的四周，反响了嘹亮的震天的声音："起来呀，起来呀。"……

三

院子里面，在雪下看見銹了的鉄网和未曾在蒸气之下发过抖的汽罐，黄黄地成着連山，一直排到鉄厂的入口。

发电所——熟睡了似的，孤独的，和别处隔絕的工厂的中心——被雪所压倒，正在发喘。号笛——曾經为了作工和斗争，召集人們，而且为了苦痛，发出悲鳴的声音，已經沒有，——被人除去，不知道那里去了。

門栏拆掉了。垂木和三脚台做了柴，堆在事务所的門口。它們被折断，截短，成了骨头，在看狂舞的火焰。而且等着——自己的运命。

看守們在打磕睡。火爐里面，毕毕剝剝发着爆音，还听到外面有被风所吹弯了的哑哑的烏鴉叫，事务所的冻了的窗，突出于积雪的院子中，在說昏話。这在先前，是为了汽鍾的震动，为了旋轉于它上面的声音，反响，杂音，呼嘯，无时无刻不发抖的。有时候，鉄忽然沈默了。从各工厂里，迸散了奔流一般的語声和叫喚，院子里面，翻翻了滿是斑点的蓝色的工作衣，变了样子的脸，手。电鈴猛烈地响，門开开了，哥薩克兵进来了。几中队的兵，閃着枪刺，走了过去。号令响朗，揮鞭有声。从各工厂里，密云似的飞出鉄門，螞蝗絆，鉄片来。馬往后退了。并且惊嘶了。而一千的声音的合唱，則将屋頂震动了。

四

工厂的正对面，露店还照旧地摆着。在那背后，排着一行矮小的屋子。工人們已經走出这里，在市街上租了房屋了。留在这里的，只是些老人，寡妇，残废者，和以为与其富足，不如穷苦的人們。他們用小橇从林子里运了柴来。設法苦苦地过活。坚忍地不将走过的农人們的对于哑一般的工厂的嘲笑，放在心中，然而看見他們弯向工厂那边，到看守人这里，用麦和肉，去换那些露在窗口的鉄和錫的碎片，却也皺起眉来了。

青蒼的傍晚，看守們的女人用小橇将晚膳运到工厂里。但回去时，是将从农夫換来的东西，和劈得細細的木材和垂木的碎片，載着搬走了。从她們的背后，小屋那边就給一頓毒駡。

……夜里，雪的表皮吸取了黃昏的淡黃的烟靄。从小小的市街和小小的人家里，有影子悄悄地走向工厂来了。一个一个，或者成了群，拆木栅，哨屋，遮阳，抽电綫。看守人大声吆喝，开枪。影子变淡，不見了，然而等着。看守人走来走去。后来力气用完了，回到温暖的屋子去。

工厂望着撒满金沙的天空，在呻吟，叹息。从它这里拆了下来的骨头，拖到街上，鏘鏘的响着。

风将雪吹进日見其大的木栅的破洞去，經过了除下的打破的玻璃，送到各个工厂里，这便成了鉄的俘虏，随即碎为齏粉，哭着哭着，一直到死亡。

就这样，每天每天……荒废和看守和影子，将工厂剝削了去。

五

有时候，从小小的市街駛来了插着紅旗的摩托車。一轉眼間，大起来了。咆哮着駛过了矮小的房屋的旁边，在工厂門口停住。隐現着头巾，外套，熟皮短袄。看守們怯怯地在奔走。到来的人們順着踏硬了的小路，往工厂去了。脚步声在冻了的鉄的屋子里分明发声，反响。到来的人們側耳听着那将音响化石的沈默。叹息之后，走出門外。出神地望着遥近工厂的平原。听听看守們关于失窃的陈述，将什么記在小本子上。到事务所里取暖，于是回去了。

看守們目送着带了翻风的血块的小了下去的摩托車。于是使着眼色，說道：

——怪人兒呵。眞是……

——哼……

六

每星期一回，压着工厂的寂靜，因咆哮的声音而发抖，吓得迸散了。各个工厂，都奏着猛烈的顫动的歌声。戢翼在工厂的王冠上的烏鴉吃了惊，叫着飞去了。

看守們受了鉄的叫喚，連忙跑往鑄鉄厂。只見身穿短短的工作服，脚登蒙皮的毡靴的汉子，揮着鉄鎚，竭力在打旧的鍋子。

——鏜！……鏜！……

这是先前的鍛工斯覚波。人說他是呆的，然而那是謊話。他用了謎似的一只眼，看着走了近来的看守們，放下鉄錘，冷嘲地問道：

——吃了惊了？

"好了，斯覚波……学捣乱……那里是我們的不好呢？"

"学捣乱……"斯覚波学着看守們的話。"你們靜靜地剝削工厂……倒能干罗。"于是笑着。

看守們扑向錘子去。冲上前去，想搶下錘子来。他揮着鉄錘来防御，藏在压榨机的后面，藏在鍋子的后面。接着蓬的一声——跳出窗外了。

并且在外面駡起来——

"連将我的錘子都在想卖掉罢？……阿呵，呵，呵……賊！"

鉄鍋快活地一齐复述他的叫喊——于是寂然了。但不久，鉄在打鉄厂的背后，鉄錘之下絕叫起来。音响相交錯，和风一同飞騰，在平野上反响。

矮小的人家的門口，現出人們来。搖着头，而且感动了——

"斯覚朋加又在打哩……"

"看哪，他……"

"眞好象开了工似的……"

然而斯覚波的力衰憊了。鉄錘从手中滑落。工厂就更加寂靜起来。斯覚波藏好鉄錘，脸上浮着幸福的微笑，沿

了偷兒們所踏实了的小路，从工厂里走出。

他在路上站住，側着头，傾耳静听……沈默压住着机器，工作台，鍋子。斯覺波叹一口气。聳聳肩。走着，唠叨着——

"就是做着看守……眞是，这时候……偷得多么兇呀……"

从他背后，在鑄铁器的如刺的烟所熏蒸的壁上，爬䖸了哑的鉄的哀愁。他覺得这很接近。昂着头，热烈地跳进事务所里去。向看守們吆喝，吓唬。于是又忧郁地向市街走，在苏維埃的大門口跺着脚，对大家恳求，托大家再开了工厂。被寛慰，被勉励，回到自己的家里来。

梦中伸出了张着青筋的两只手，掙扎着，并且大叫道——

"喂，喂！……拿熔器！……燒透了！打呀，打呀！……"

我要活

A. 聶維洛夫

我們在一个大草原上的小村子里扎了营。我坐在人家前面的长椅子上，撫摩着一匹毛毿毿的大狗。这狗是遍身乱毛，很討人厌的，然而它背上的长毛收藏着太阳的暖气，弯向它坐着，使我覚得舒服。間或有一点水滴，落在我的肩膀上。后园里鵝兒激烈的叫着。鷄也在叫，其間夾着低声的啼唱。窗前架着大炮，远远的伸长了鋼的冰冷的頸子。汗湿淋淋的馬匹，解了索，卸了鞍，在吃草。一条快要乾涸了的小河，急急忙忙的在奔流。

我坐着，將我那朦朧的头交給了四月的太阳，凝眺着蓝云的裂片，在冰消雪化了的烏黑的地面上浮动。我的耳朵是沒有給炮声震聋了的。我听見鵝兒的激烈的叫，鷄的高兴的叫。有时靜穩地，謹愼地，落下无声的水滴来。……

这是我的战斗的春天。

也許是最末后罢………我在傾听那迎着年靑的四月的春天而来的喧囂，叫喊——我的心很感奋了。

在家里是我的女人和两个小孩子。一間小房在楼屋的

最底下，提尖了的耳朵，凝神注意地静听着晚归的，夜里的脚步声。人在那里等候我，人在那里也許久已将我埋掉了。当我凝視着对面的小河，凝視着炮架跟前跳来跳去的雀子的时候，我看見脸上青白少血的我的兒子綏柳沙，看見金黃色的辮发带着亮蓝带子的三岁的紐式加。他們坐在窗沿上，大家紧紧的靠起来，在从呵湿了的窗玻璃往外望。他們在从过往行人中找寻我，等我回来，将他們抱在膝髁上。这两个模胡的小脸，将为父的苦楚，塡滿了我的心了……

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旧的，看烂了的信来。我的女人安慰我道：

"这在我是很为难的，但我沒有哭……你也好好的干罢！……"

然而，当我离家的时候，她却說：

"你为什么要自去投軍呢？莫非你活得煩厌了么？"

我怕听随口乱說的話語。我怕我的女人不懂得我是怎样的爱人生。

眼泪順着她的两頰滾下来。她說明了她的苦痛，她的爱和她的忧愁，然而我的腿并沒有发抖。这回是我的女人勉励我道：

"竭力的干去！不要为我們发愁！……我是熬得起的，什么都不要紧。……"

还有一封綏柳沙的信。他还不知道写字母，只在紙上塗些綫，杆，圈，块，又有一丛小树，伸开着枝条，却沒

有叶子。中間有他母亲的一句注脚道：

“随你自己去解释……”

我是懂得綏柳沙的标記的。

我第一回看这封信，是正值进軍，要去袭击的时候，而那些杆子和圆块，便用了明亮的，鼓励的眼睛凝視着我。我偸偸的接了它一个吻，免得給伙伴們看見了笑起来，并且摸摸我的枪，說道：

“上去，父亲！上去！……”

而且到現在我也还是这样想。

我的去死，并非为了无聊，或者因为年老；也不是因为我对于生活觉得煩厌了。不是的。我要活！……清新的无际的远境，平静的曙光和夕照，白鶴的高翔，洼地上的小溪的幽咽，一切都使我感奋起来。……我满怀着爱，用了我的眼光，去把握每一朵小云，每一丛小树，而我却去死……我去捏住了死，并且靜靜的迎上去。它飞来了，和震破春融的大地的沉重的炮弹在一起，和青烟閃閃，密集不断的枪弹在一起。我看見它包在黄昏中，埋伏在每个小树丛后面，每个小岡子后面，然而我去，并不迟疑。

我去死，就因为我要活……

我不能更簡单地，用别的話来說明，然而周围是凶相的死，我并不觉得前来抓我的冷手。孩子的眼睛也留不住我。它起先是沒有哭肿的。它还以天眞的高兴，在含笑，于是給了我一个想象，这明朗的含笑的眼睛总有一回要阴郁起来，恰如我的眼睛，事情是过去得长远了，当我还是孩

子时候一样……我不知道我的眼睛哭出过多少眼泪，誰的手拉着我的长发……我只还知道一件事：我的眼睛是老了，滿是忧苦了……它已經不能笑，不再燃着天真的高兴的光焰，看不見現在和我这么相近的太阳……

当我生下来的时候，是在一所别人的，"幸福者"所有的又大又寬的房屋里。我和我的母亲住的是一点潮湿的地下室的角落。我的母亲是洗衣服的。我的眼睛一会辨别东西，首先看見的就是稀湿的褲子和小衫挂在繩索上。太阳我見得很少。我沒有見过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人呢？也許是住在地下室里的鞋匠。也許是每夜在圣象面前点灯的，商界中的靜默而敬神的老人。或者是一个酗酒的官吏！

我的母亲生病了。

兵丁，脚夫，破小衫的貨車夫，流氓和扒手，到她的角落里来找她。他們往往毆打她，好象打一匹乏力的馬，灌得她醉到失了知覚，于是呆头呆脑的将她摔在眠床上，并不管我就在旁边……

我們是"不幸者"，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說：

"我們是不幸者，华式加！死罢，我的小宝宝！"

然而我沒有死。我找寻职业，遇着了各样的人們。沒有爱，沒有温和，沒有暖热的一瞥。我一匹小狗似的大了起来。如果人打我，我就哭。如果人撫摩我，我就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們是不幸者，而别人却是幸福者。我常常抬起我那衰老的，滿是忧苦的眼睛向着高远的，青蒼的天空。人說，那地方住着敬爱的上帝，会給人們的生活变好

起来的。我正极願意有誰也給我的生活变好，我祈求着望着高远的，青蒼的天空。但敬爱的上帝不給我回答，不看我衰老的，哭肿了的眼睛……

生活自己却給了我回答并且指教了我。它用毫不可破的眞实来开发我，我一懂得它的意思，便将祈祷停止了……我分明的懂得：我們是并非偶然地，也并非因了一人的意志，掉在地下室的角落里的，倒是因了一切这些人的意志，就是在我們之上，所有着明亮的，寬大的房屋的人們。因了全阶級的意志，所以几十万，几百万人就得象动物一般，在地下室的角落里蹩来蹩去了……

我也懂得了人們批她嘴巴的我的母亲，以及逼得她就在我面前，和"相好"躺在床上的不幸的根源了。如果她的眼睛鎮靜起来，我就在那里面看見一种这样的忧愁，一种很慈爱的，为母的微笑，致使我的心为着爱和同情而发了抖。因为她年青，貌美，穷困和沒有帮助，便将她赶到街上，赶到冷冷的街灯的光下去了。

我懂得許多事。

我尤其懂得了的，是我活在这滿是美丽和奢华的世界上，就如一个做一天吃一天的短工，一匹检吃面包末屑的健壮的，勤快的狗……我七岁就开始做工了。我天天做工，然而我穷得象一个乞兒，我只是一块糞土。我的生活是被弄得这样坏，这样賤，我的臂膊的力气一麻痹，我的胸膛的坚实一寬緩，人就会将我从家里摔出去，象尘芥一般……我，亲手造出了价值的我，却沒有当作一个人的价

値，而那些人，使用着我的筋力的人，一遇見我病倒在床上，就立刻会欺侮我，还欺侮我的孩子們，他們一下子就将他們赶出到都市中的无情的街上去了。

現在，我如果一看綏柳沙的杆子和圓块，对于他的爱，就領导我去战爭。我毫不迟疑。对于被欺侮了的母亲的爱，給了我脚力……这是很焦急的，如果我一設想，綏柳沙也象我一样，又恰是一匹不值一文的小狗，也來販卖他壮健的筋肉，又是一个这样的沒有归宿的小工。这是很焦急的，一想到金黃色的辮发上带着亮蓝带子的紐式加的身上……

直白的想起来，我的女兒会有一回，不再快活的微笑了，倒是牵歪了她那雕萎的，菲薄的嘴唇，順下了她的含羞的眼，用了不稳的脚步走到冷冷的街灯的光下去，一到这样的直白的一想，我的心几乎要跳得迸裂了……

我不看对准我的枪口，我不听劈劈拍拍的枪声……我咬紧了牙齿。我伏在地上，用手脚爬，我又站起来，冲上去，……沒有死亡……也沒有撫人入睡的春日……我的心里蓬勃着一个别样的春天……我滿怀了年青的，抑制不住的大志，再也不听宇宙的媚人的春天的声息，倒是听着我的母亲的声音：

“上去，小宝宝！上去！”

我要活，所以我应該为我自己，为綏柳沙和紐式加，还为一切衰老的，哭肿了的眼睛不再能看的人們，由战斗来贏得光明的日子……

我的手已經被打穿了，然而这幷不是最后的牺牲。我若不是长眠在雪化冰消，日光遍照的战場上，便当成为胜利者，回到家乡去……此外再沒有別的路……而且我要活。我要綏柳沙和紐式加活，幷且高兴，我要我們的全市区，挤在生活的尘芥坑上的他們活，幷且高兴……

所以，就因为我要活，所以再沒有別的路，再沒有更簡单的，更容易的了。我的对于生活的爱，領导我去战斗。

我的路是长远的。

有許多回，曙光和夕照也还在战場上欢迎我，但我的悲哀給我以力量。

这是我的路……

工　人

S. 瑪拉式庚

一

当我走进了斯泰林俱乐部的时候，在那里的人們还很有限。我就到俱乐部的干事那里去談天。于是干事通知我道：

"今天是有同志罗提阿諾夫的演說的。"

"哦，关于怎样的問題的講演呢？"我問。

但干事沒有回答我的这質問。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爱好客串戏剧的同人将他叫到舞台那里去了。

我一面走过广場，一面想。还是到戏院广場的小园里，坐在长板椅子上，看看那用各种草花做成的共产党首領的肖象，看看那在我們的工厂附近，是不能見到的打扮的男人和女人，呼吸些新鮮空气罢，于是立刻就想这样，要走向門口去，这时忽然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說起話来了：

"你不是伊凡諾夫么！"

"不錯，我是伊凡諾夫——但什么事呀？"

"不知道么？"

"哦，什么事呢，可是一点也不明白呵……同志！"

"那么，总是想不起来么？"

"好象在什么地方見到过似的，但那地方，却有些想不起来了。"我回答說。

那想不起来了的男人，便露出闊大的牙齿，笑了起来。

"还是下象棋去罢——这么一来，你就会記起我是誰来的。"

"那么，就这么办罢。"我贊成說。"看起来，你好象是下得很好的？"

"是的，可以說，并不坏。"

"不錯，在什么地方見过你的。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他复述着，吃去了我这面的金将。"唔，在彼得堡呵。"

"哦，彼得堡？是的，是的，記起来了，記起来了哩。你不是在普謡罗夫斯基工厂做工的么？"

"对了。做过工！"

"在鑄造厂，和我一起？但这以后，可是过了这么长久了。"

"是的，也頗长久了。"他說着，又提去了我的步兵。"你还是下得不很好呵。"

"你确是伊凡罢？"

"对哩。"——他回答着，說了自己的名姓，是伊凡·亚历山特罗微支·沛罗烏棱夫。

我看定了曾在同一个厂里作工的，老朋友的脸的輪

廓。他，在先前——这是我很記得的……他的眼，是好看而透明、黑得发閃的，但那眼色，却已經褪成燒栗似的眼色了。

“你为什么在这么呆看我的？也还是記不起来么？”

“是的，也还是不大清楚……”我玩笑地答道。“你也很两样了呵。如果你不叫我，我就会将你……”

“那也沒有什么希奇呀。”

“那固然是的。”我答說，“但你也很有了年紀了。”

“年紀总要大的！”他大声說，异样地摆一摆手，說道，“你我莫非还在自以为先前一样的年青么？和你别后，你想是有了几年了？”

“是的，有了十年了罢？”

“不，十二年了哩。我在一千九百十二年出了工厂，从这年的中段起，就在俄国各处走。这之間，几乎沒有不到的地方，哪，兄弟，我是走着流浪了的。也到过高加索，也到过克里木，也曾在黑海里洗澡，也一直蕩到西伯利亚的內地，在萊那金矿里做过工……后来战爭开头了，我便投了軍，做了义勇兵去打仗。这是战爭不容分說，逼我出去的……話虽如此，但那原因也还是为了地球上沒有一件什么有趣的，特别的事，也不过为了想做点什么有趣的，特别的事来試試罢了……”

“阿阿，你怎么又发見了这样的放浪哲学了？”我笑着，說。“初見你的时候，你那里是还沒有这样的哲学的。”

“那是，的确的。我和一切的哲学，都全不相干。尤

其是关于政治这东西。”

“对呀，一点不錯。記得的！”我大声說，高兴得不免拍起手来。

“怎的，什么使你这样吃惊呀？”他摇着紅的头发，凝視了我。

“你現在在墨斯科作工么？”我不管他的質問，另問道。

“比起我刚才問你的事来，你还有更要向我探問的事的罢？你要問：曾經詛咒一切政治家，完全以局外分子自居的我，为什么現在竟加入工人阶級的惟一的政党，最是革命底的政党了。唔，是的罢？”他說着，屹然注視了我的脸。

“是的，”我回答道。“老实說，这实在有些使我覺得詫异了的。”

“单是‘有些’么？”他笑着，仰靠在靠手椅子上，沈默了。

我看見他的脸上跑过了黯淡的影子，消失在額上的深皺中。薄薄的嘴唇，微細到仅能覺察那样地，那嘴角在发抖。

我們两个人都不說話。我看着駒，在想方法，来救这沒有活路的絕境。

“已經不行了。”他突然对我說。“你一定輸的。就是再走下去，也无趣得很。倒不如将我为什么对于政治有了兴味的緣故，講給你听听罢。”

“好，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坐好了，說。

“还是喝茶去罢！”他道。

我叫了两杯茶和两份荷兰牛酪的夹餡面包，当这些东西拿来了的时候，他便滿舀了一匙子茶，含在嘴里，于是講了起来。

二

我已經說过，战爭，是当了义勇兵去的。在萊那投了軍，編在本地的軍队里，过了两个月，就被送到德国的战綫上去了。也曾参加了那有名的珊索諾夫斯基攻击，也曾在普魯士的地下室里喝酒，用枪刺刺死了小猪，鷄鴨，之类，大嚼一通。后来还用鶴嘴鋤掘倒了华沙的体面的墙壁。——可是关于战爭的情形，是誰也早已听厌了的，也不必再对你講了。——但在我，是終于耐不住了三个月住在蹔壕里，大家的互相杀人。于是到第四个月，我的有名誉的爱国者的名姓，便变了不忠的叛逆者，写在逃兵名簿上面了。然而这样的恶名，在我是毫不覺得一点痛痒。我倒覺得舒服，就在彼得堡近郊的农家里做短工，图一点面包过活。因为只要有限的面包和黄油，就給修理农具和机器，所以农夫們是非常看重我的。我就这样，在那地方一直住到罗馬諾夫帝室倒掉，临时政府出現，以至凱倫斯基政府的树立。但革命的展开，使我不能不卷进那旋风里面去。我天天在外面走。看見了許多标語，如“以斗爭获得自己的权利”呀，“凱倫斯基政府万岁”呀，还有沈痛的“打倒条頓人种”，堂皇的“同盟法国万岁”，“力战到得胜”之类。我很伤心。就这样子，我在彼得堡的街上大約彷徨了一个月。那时

候，受了革命的刺戟，受了国会議事堂的露台上的大声演說和呼号的刺戟，有点厌世的人們，便当了义勇兵，往战綫上去了。但我却无論是罗馬諾夫帝室的时候，成了臨时政府了的时候，都还是一个逃兵，避开了各种的騙策。随他們大叫着"力战到得胜"罢，我可总不上战綫去。但我厌透了这样的吵鬧了。不多久，又发布了对于逃兵的治罪法，我便又回到原先住过的农夫的家里去。这正是春天，将要种田的时节，于是很欢迎我，雇下了。还未到出外耕作之前，我就修繕农具和机器，釘馬掌，自己能做的事不必說，連不能做的事也都做了起来。因此农夫們对我很合意，东西也总給吃得飽飽的。夏天一到，我被雇作佣工，爬到草地里去割草，草地是离村七威尔斯忒的湖边的湖湿的树林。我在那里过了一些时。白天去割草，到夜就烧起茶来，做魚湯，吃面包。魚在湖里，只要不懶，要多少就有多少。我原是不做打魚的工作的，做的是东家的十岁的兒子。夜里呢，就喜欢駛了割草机，到小屋附近的邻家去玩去。那家里有两个很好的佣工。他們俩外表都很可爱，个子虽然并不高，却都是茁实的体格。一个是禿头，单是从耳根到后脑，生着一点头发。而且他和那伙友两样，总喜欢使身子在动弹。脸呢，顴骨是突出的，太阳穴这些地方却陷得很深。但下巴鬍子却硬，看去好象向前翹起模样。小眼睛，活潑潑地，在闊大的額下閃閃地发光。在暗夜里，这就格外惹眼。上唇还有一点发紅的小鬍子，不过仅可以看得出来。

做完工作之后，在湖里洗澡，于是到邻家去。那时他們也一定做完了工作，燒起柴来，在用土灶煮茶，且做魚湯的。

“好么，头兒？”那年紀較大的汉子，便从遮着禿头的小帽底下，仰看着我，亲热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一握手。别一个呢，对于我的招呼，却只略略抬头，在鼻子下面哼些不知道什么話。我当初很不高兴他。但不久知道他不很会說俄国話，也就不再气忿，时时这样和他开玩笑了——

“喂，大脑瓜！你的头就紧連着肩膀哩，”

他的头也实在圓，好象救火夫的帽子一样。就是这么鬧，他也并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开了这样的玩笑之后，他們就开始用晚膳。我往往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等候他們吃完。在这里声明一句，我在放浪生活中，是变了很喜欢看天的了。躺在草地上，看着天，心就飘飘然，連心地也覺得輕松起来。而且什么也全都忘掉，从人类的无聊的討厌的一切事情得到解放了。

总之，当他們吃完晚膳之前，我就这样地看着天。夜里的天很高，也很远，我这样地躺着，他們在吃晚膳的平野，簡直象在井底一样。由这印象，而围繞着平野的林子，就令人覺得仿佛是馬蹄似的。这样的暗夜，我走出壍壕，和战綫作别了。在这样的暗夜里，我憎恶了战爭，脫离战綫，尽向着北方走，肚子一餓，是只要能入口，什么也都检来吃了的。我和那战爭作别了，那一个暗夜，是永远不会忘記的。战爭！这是多么該当詛咒呵……

“是的……”我附和說，又插进談話去道，“那一夜出了什么可怕的事了么？”

他向我略略一瞥，才說道——

“但不比战爭可怕的，这世上可还有么？”

“那大概是沒有了！”我回答說。

“不，我見过比战爭还要可怕的事。我見过单单的杀人。”

“不，那不是一样的事么？”

“不，决不一样的。固然，战爭的发生，是由于資本家的机会和用作对于被压迫者的压制，然而在战爭，却也有它本身的道德底法則，所謂資产阶級的道德——用一句話来說，就是对于敗北者的慈悲……”

“那么……”

“我軍突然开始撤退了。在奥古斯德威基森林的附近，偶然遇見了大約一千个德国兵，便将他們包围起来。但德国兵不交一战就投降了。我軍带着这些俘虏，又接連退走了两昼夜。我軍的司令官因为吃了德軍的大亏，便决計要向他們报复，下了命令，說一个一个带了俘虏走近林边时，为节省时間和枪弹起見，就都用枪刺来刺死他。这就出現了怎样的情形呵！在那森林的附近，展开了怎样的呻吟，怎样的恳求，怎样的詛咒了呵！一千左右的德国兵，无緣无故都被刺杀了。也就在这一夜，我恨极了战爭，而且正在这一夜，我那有名誉的爱国者的尊称就消失了。……”

“你也动了手么？……”

“不，”他回答說。“使那命令我去刺杀他的一个俘虏走在前面的时候，那俘虏非常害怕，发着抖，踉踉跄跄地走在我的前头。当听到他那伙伴的呻吟叫唤时，他就扑通跪下，用两手按住肚子，睁了发抖的眼望着我，瑟瑟地颤动着鉄青了的嘴唇……”

沛罗烏梭夫說到这里，停住了他的話，向左右看了一回。

“我連他在說什么，也完全不懂。我也和他一样，动着嘴唇，說了句什么話。我决下心，将枪刺用力地刺在地上了。这时候，俘虏已經在逃走。枪刺陷在泥土里，一直到枪口。我覚得全身发抖，向了别的方面逃跑，直到天明，总听到死的呻吟声，眼前浮着对我跪着的俘虏的脸相。”

“对呵，那实在是，比战争还要討厌的事呵——”我附和着他的話，說。

“从此之后，我就不能仰望那星星在发閃的夜的天空了。我覚得幷不是星星在对我发閃，倒是奥古斯德威基森林的眼睛，正在凝視着我的一样……”

“是的！”他又增重了語尾的声音，說，“——总之，我当他們吃完晚膳之前，总还是仰天躺着，在看幽暗的天空的。也不記得这样地化去了多少时光了，因为有馬蚁从脚上爬到身体里，我便清醒过来。擡头一看，却見那年紀較大的一个，用左手放在膝髁上支着面頰，坐在我的旁边，在看湖水和树林的漆黑的顏色。还有一个是伏着的，用两手托了下巴，也在望着湖水出神。我和他們，是天天就这个样

子的，我从来沒有看見他們望过一回天空。所以我就自己斷定：他們是也討厌天空和星星的。

“你为什么在这样发抖的？”坐在我的旁边的那一个，凝視着我，問道。

“不知怎的有些不舒服……”我回答說。“不知怎的总好象我們并非躺在平野上，倒是睡在黑圈子里面似的。”

“那是，正是这样也难說的……”他附和着，又凝視起我来了。我覺得他的小眼睛，睜着閃閃地射在昏暗里。

“我覺得我們是走不出这圈子以外的……”我一面說，也看着树林的幽暗和湖水。

“你很会講道理阿……”他大声发笑了。

这話我沒有回答，他也不再說什么下去了。我們三个人，都默默地看着森林和湖水。我們的周围，完全是寂靜，寂靜就完全罩住了我們。在这寂靜中，听到水的流动声，白楊树叶的交擦声，絡緯的啼叫声，蚊市的恼人的哭訴声，偶然也有小虫的鳴声，和冲破了森林和湖水的幽靜的呼吸，而叫了的远处的小汽船的汽笛。

“你去打过仗了的罢！”忽然破了这沈默，他質問我了。他除下小帽来，在手上团团地轉着。

我給这意外的質問吓了一下，轉眼去看他，他却还是轉着小帽，在看森林的幽暗和湖水。我看見了他那出色的禿头，和反射在那禿头上面的星星和天空……还有一个不会說俄国話的，則理乱不知地伏着在打鼾。

“唔，去过了呀。”暫时之后，我干笑起来。

“去过了？”他說，“那么，为什么現在不也去打仗的呢？”

“那是……”我拉长句子，避着詳細的回答。“因为生病，退了伍的……”这之后，談話便移到政治問題上去了。“現在是連看見打仗，听說打仗，也都討厌起来！……”

“那又为什么呢？……”他說着，便将身子轉到这边来。

“那是，我先前已經說过，政策第一，靠战争是不行的。况且現在国民也并无爱国心……”

“我以为你是爱国主义者，却并不是么？”

我在这話里，覚到了嘲笑，叱責和眞理。但我竟一时忘却了我的对于战爭的詛咒，开始拥护起我那早先的爱国主义来了。我以为靠了这主义，是人世的汙浊，可以清淨的。——因为我在那时，极相信战爭的高尙和那健全的性質，而且那时的書籍，竟也有說战爭是外科医生，战爭从社会上割掉病者，将病者从社会上完全除灭，而导社会于进步的。

“是的，你并不錯。我是非常的爱国主义者，至于自願去打仗，去当义勇兵……”

“当义勇兵……”他睜大了吃惊的眼，用手赶着蚊子，用嘲笑的調子复述道。“当义勇兵……”

我向他看。他的秃头上，依然反射着幽暗的天和星星。我发起恨来了。

“你为什么嘲笑我的呢……”我詰問他說。

他并不回答我。他那大的秃头上，已經不再反射着幽暗的天和星星了。因为他戴上了小帽。他似乎大发感慨，輸着眼去望森林的幽暗和湖，仿佛在深思什么事。他在深思什么呢？我就擅自决定：他和我是一类的东西。

“你在气我么？”他終于微笑着，来問我道。

“不，你是說了眞理的。——我詛咒战爭。我是逃兵！”

“哦，这样——”他拖长了語尾，就又沈默了。

就是这样，我不再說一句話，他也不再說一句話。

伏着睡觉的那一个，唠叨起来了，一面用了他自己国里的話，嘰哩咕嚕的說着不知道什么事，一面回到小屋那面去了。不多久，我也就并不握手，告了别，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孩子早已打着鼾，熟睡在蚊子的鳴声中。我沒有換穿衣服，就躺在干草上面了。

有了这事以后，我一連几夜沒有到邻家去。那可决不是因为覺得受了侮辱，只为了事情忙。天气的变化总很快，我常怕要下雨。况且女东家来到了，非将干草攪拌，集起来捆成束子不可……直到天下大雨，下得小屋漏到沒有住处了的时候，这才做完了工。从这样的雨天起，总算能够到邻家去了，然而小屋里除了孩子和狗之外，什么人也不在。我于是問孩子道：

“这里的人們，那里去了呀？”

“上市去了。”孩子回答說。

“什么时候呢，那是？……”

“嗡，已經三天以前了哩……”

那我就什么办法也沒有。試再回到自己的小屋来，却是坐也不快活，睡也不快活。加以女东家又显着吓人的討厌的样子，睁了大湯匙一般的眼，向我只是看。

"卢开利亚·彼得罗夫娜，你为什么那样地，老是看着这我的？"

然而她还是气喘吁吁，目不轉睛地凝視我。我覺得有趣了，問道：

"怎么了呀？不是有点不舒服么？还是什么……"

"不，伊凡奴式加，"她吐了沈重的長太息，大声說道，"我喜欢了你哩！"

于是她忽地抱住了我的頸子。

——說到这里，我的朋友就住了口，凝視着茶杯。后来又講起来道：

"唉唉，这婆子实在是，这婆子实在是……"

我发大声笑了起来。

"那么，这婆子給了你什么不好的結果了么？……"

"那里，她是非常执拗地爱了我的哩。尤其是在战事的时候……"他笑着，接下去說道，"这之后，我就暂时住在卢开利亚·彼得罗夫娜的家里，好容易这才逃到市里来的……很冒了些困难，才得走出。开初是恐吓我，說是布尔塞維克正在图謀造反，有不合伙的，就要活活地埋在坟里，或者抛到涅伏河里去……总之，是费了非常的苦心，才能从她那里逃出，待到走近了彼得堡，这总算可以安稳了……"

他拿起杯子来喝茶，我劝他换一点热的喝。

"哦，那多謝。"他說着，就取茶去了。

三

"是好女人。"他吐一口长气，說。"有了孩子哩。来信說，那可爱的孩子，总在叫着父亲父亲的寻人。我想，这夏天里，总得去看一看孩子……"

"那男人呢？"

"来信上說是給打死了。叫我去，住在一起。"他說着，就用劲地吸烟。

"好，这且不管它罢，我一到彼得堡市街的入口，馬上就覺得了。情形已經完全两样，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却只見市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鬧，連路也不好走了。这是什么事呢？我就拉住了一个兵，問他說：

"这許多人們，是到那里去的，你知道么？"

那兵便看上看下，从我的脚尖直到头頂，捏好了枪，呸的吐了一口唾沫。

"你是什么！兵么？"

"兵呀！"我答着，給他看外套。

"兵？"他只回問了一声，什么話也不說，就走掉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呵。"我不禁漏了叹息，但因为总覚得这里有些不平安，便跟在那兵的后面走。兵自然不只一个，在这些地方是多到挨挨挤挤的，但我去詢問时，却沒有一个会給我滿足的回答，我終于一径走到調馬場来了。在

这里就鑽进人堆的中央，傾听着演說。刚一鑽进那里去，立刻听到了好象熟識的声音，我不禁吃惊了。我想走近演坛去，便从兵队和工人之間挤过，用肩膀推，用肘弯抵，开出路来，但沒有一个人注意我。待到我挤到合式的处所，一擡头，我就吃惊得仿佛泼了一身热水似的了。在我的眼前的演坛上，不就站着个子并不很大，秃头的，我在草場那里每夜去寻訪，閑談，一同傾听了森林的寂靜的那个人么？

"那是誰呢？"我伸长頸子，去問一个紧捏着枪的兵卒。但兵卒默然，什么話也沒有回答我。我只看見那兵卒的嘴唇怎样地在发抖，怎样地在热烈起来。而且这热情，也传染了我了。

"那是誰呵？"我推着那兵的肚子，又問道。然而他还是毫不回答，只将上身越加伸向前方，傾听着演說。我于是决計不再推他了，但拚命地看定了那知己的臉，要听得一字不遺，几分鐘之后，我和兵就都象生了热病似的，咬牙切齿，捏紧拳头，連指节都要格格地作响。那个熟識的人，是用坚固的鉄棍，将我們的精神打中了。

"要暴动，最要紧的是阶級意識和强固的决心。应該斗爭到底。而且，同志們！首先应該先为了工人和农人的政权而斗爭……"

兵卒和工人的欢呼声，震动了馴馬場的墻壁。工人和兵卒，都欢欣鼓舞了。

"社会革命万岁！"

"我們的指导者万岁！"

“列宁！”我叫喊着，高兴和欢喜之余，不能自制了。每夜去訪的那人，是怎样的人呢？他們是为了工人阶級的伟大的事业，而在含辛茹苦的。不料我在草場上一同听了森林的寂靜的人，正是这样的人物呵！

“列宁！”我再叫了一声，拔步要跑到演坛去。

“我願意当义勇兵了！当义勇兵！”

然而兵卒捏了我的手，拉住了。他便是我問过两回的兵卒，用了含着狂笑的嘴，向我大喝道：

“同志，怎的，你莫非以为我們是給鞭子赶了，才去打仗的么？”

我沒有回答他。因为这是真实。我們眼和眼相看，互相握着手，行了一个热烈的接吻。

从这天起，我就分明成了布尔塞維克，当市民战爭时代，总在战綫上，我将先前的自己对于政治的消极主义，用武器来除掉了。

“現在是，政治在我，就是一切了！”他說着，便从靠手椅上站了起来。

“那是頂要紧的。”我回答說，和他行了紧紧的握手。

四

过了十五分鐘，我們就走进講堂，去听同志罗提阿諾夫的关于《工农国的內政状态》的演說去了。

革命的英雄們

D.孚尔瑪諾夫

一九二〇年的八月初，烏兰該尔[1]派了几千他的精兵从克里木向古班方面去。指揮这个部队的是烏拉該——烏兰該尔的最亲密的同事的一个。这計划的目的，是在鼓动古班哥薩克，来反对苏維埃政权，仗了他們的帮助，将这推翻，并且安排由海道运送粮食到克里木去。白軍在阿梭夫海岸的三处地方上了陆，自由自在地前进。沒有人来阻碍他們的进行，他們挨次将村庄占領。于是漸漸逼近了这地方的中枢，克拉斯諾达尔市了。

古班就紛扰起来。第九軍的各联队，好象刺毛似的布滿了各处，还編成了工农自卫团和义勇兵的部队。独有克拉斯諾达尔市，却在这不太平时候，准备了六千自願参加战斗的劳动者！

烏拉該的部队向前进行，又得意又放心，一面天天等着哥薩克的发生暴动，成千的，而且成万的来帮他們。他們等待着义勇的哥薩克联队，他們等待着紅軍后方的恐怖

① 白軍的将軍。——譯者。

行为，他們等待着援軍，敌人的崩潰和消灭。

然而什么也沒有发現。哥薩克們因为經过了內战的长期考試的磨炼，都明白紅軍的实力和苏維埃政府的稳固，不会相信烏拉該的冒险的成功了。所以他們就非常平靜，毫不想到忙着去帮白系將軍去。自然，有錢的哥薩克們，是不很欢迎粮食稅的，他們也不高兴禁止自由买卖和貧农的无限的需索——但是虽然有这些的不滿，他們却不敢再象一九一八年那样，对于有力的苏維埃政府去反抗了。但事情即使是这样，白軍的侵入却还是很厉害。于是大家就必須赶紧將敌軍防止，对峙起来，并且用竭力的一击，將他們消灭。

古班便即拚命的准备，要来执行这新的重要的任务了。

到八月底，敌人离古班地方的首都克拉斯諾[1]尔市，已只四五十启罗密达达了。这时便議定許多新的紧急的策略，以排除逼近的危险。后来成了最重要的那一个策略，也就包含在这些里面的。一队的赤色别动队，[2]派到敌軍的后方去了。紅軍的一小队，是用船从古班河往下走，以冲敌軍的背后。他們須下航一百五十启罗密达，才能到烏拉該的司令部。同志郭甫久鶴[3]被任为别动队司令，大家

[1] 1 km.約中国三百三十丈。——譯者。

[2] 屬于别动队的，又編成一个小队，用船送到某一方面去，以备在該地方施行战斗的行动。——作者。

[3] Kovtiuch，即《鉄流》中所描写的"郭如鶴"，实有其人，今尚在。——譯者。

又推我当了兵站部的委員。

我們的任务，是在突然之間，出乎意料之外的給敌軍一下打击，使他們出不得头，发生一种恐怖——簡短的說，就是要給他們碰一个大釘子。

計划是成功了。

古班的內海上，停着三条船："先知伊里亚"，"盖达瑪克"和"慈善家"。都是很坏的匣兒，又旧，又破烂。好容易，一个鐘头才能前进七启罗到八启罗。我們这赤色別动队，就得坐在这些船和四只拖船上，向敌軍的后方去。

海岸上面，整天充滿着异常的活动。必須在几个鐘头內，将兵丁編好，武裝起来，并且准备着行軍。又得搬运粮食，而且还有事，是修理那些老朽的——对不起得很——船只。摩托車来来去去的飞馳，騎馬的从岸边跑进市里去，我們所有的两尊炮，也发着大声搬下去了。裝着小麦，粮草和軍器的車子，鬧嚷嚷的滚来。到了一队赤卫軍，率領的是一个沒有見过的司令，他們立刻抓起那裝得沈垫垫的袋子和箱子，駝在肩上，运下船去，消失在冷藏庫的黑洞里了。搬弹藥箱总是两个人，更其沈重的就四个。很小心的拿，很小心的搬，很小心的放在冷藏庫里面——司令叫过的：要小心！不要落下了弹藥！但在搬运那大个子的罗宋面包的时候，却有的是欢笑和高兴了。它就象皮球一般，从这人抛到那人的手里。这传递面包于是也成了比賽，都想显出自己的适当和敏捷来。重有二十磅的大面包，也常常抛在那正在想些什么，沒有注意的青年的头

上，但便由他的邻人，早經含了嘲笑，看着这有趣事情的接住了。

有一回，一个人站在跳板上打了打呵欠，他的帽子就被誰打在水里了，看見的人們都大笑起来。"这是风暴呵，"有一个說，"这是連衣服都会給剝去的。"

"你呆什么呀，赶快浮过去罢，还不算迟哩。"别一个說，还有第三个想显显他的滑稽，便指着船道，"試一試罢，你坐了船去，該能捞着的。"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們这些傢伙便都除下了帽子。站在岸边的就将它抛在地面上，别的人們是藏在衣袋里，塞在皮带下或另外什么处所去了。

装貨还沒有完。新的部队开到了，是活泼而有趣的队伍。他們随即散开，夹在人丛中，而且也随即开始了跑，拉，駡和笑。

手里捏着工作器具，工人从工場里跑来了，他們說着笑話，和赤卫軍談着天，也就消失在船的肚子里。岸上到处是小販女人卖着西瓜。多汁的成熟的西瓜。矮小的少年，又干練，又机灵，嚷着，叫着，到处奔跑，用唱歌似的声音兜售着烟卷。閑散的看客，好事的昏人，在岸边站成围墙，莫名其妙的在窺探，无論那里都塞进他的鼻子去，发出愚問，竭力的打听，并且想从我們这里探些底細去。如果他們看飽了，就跑到市上，去散布最沒常識的消息，还要确証那些事情的真确，是他在那里实在"亲眼看見"的。

不消說，这里是也有偵探的，但他們也参不透这显得

堂皇而且明白的准备的秘密。——很堂皇，很明白，然而却是很秘密。这些船开到那里去，这些船装的是什么人，开这些船为了什么事，在大家都是一个秘密。連我們的司令，我們負着責任的同事們，也沒有完全知道的。

我們工作的成功的第一条件，是严重的守秘密。秘密是必須十分小心的保守起来的，因为倘使在克拉斯諾达尔市里有誰一知道——三个鐘头以內，烏拉該的司令部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呢，为的是在內战时候，白系的哥薩克們已經清清楚楚的懂得了运用他們的"哥薩克式烏松菩拉克"(烏松菩拉克是这地方的一种习慣之称，有人一知道什么事，便立刻告知他的邻居，即使他住的有好几启罗密达之远，也前去通报。契尔吉斯人如果得到一点消息，便跳上他的馬，向广闊的平原，危险的山路飞跑而去，虽是完全不关紧要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間中，連极荒僻的处所也早已知道了)。假使烏拉該預先晓得一点我們的登陆的事，那么我們的計划就不值一文烂鉛錢。他馬上会安排好"客气的招待"，用几个水雷，十枝或十五枝枪，一两尊炮，古班河便成了我們大家的坟墓了。因为在狹窄的河里，想逃命是做不到的。

秘密被严守了下去。

好事之徒的質問，在一无所知的人們的莫名其妙的唠叨話上撞碎了。战士呢——是既不想听新聞，也毫沒有什么牵挂。只有尖鼻子而滿脸雀斑的炮兵柯久奔珂，問过一次他的邻人道："去救，救什么？""这很明白，总不是自

己。”那邻人不滿足似的打断了他的問。交談也就完結了。

紅軍士兵全是童話样的人物。彼此很相象。都是义勇劳动者，工人团的团員，党和青年团的同志。一句話——是青年，能和他們去干最重大的計划的。

我們一共有枪八百枝，长刀九十柄，机关枪十架和輕的野战炮两尊。是一枝小小的，但是精練的部队。

午后——不到四点鐘——开拔的准备統統齐全了。装着弹藥的最末的一个箱子已經搬下，摩托車装在艙面上，跑得乏极了的馬匹也都系好，人們就只在等候医藥品。然而关于这东西，是总不过一件伤心故事的。等来等去，到底等不到。于是我們也就出发了，几乎毫沒有什么藥品和綳带材料的准备。

跳板抽回到汽船和拖船上，湿漉漉的肮脏的繩索也拉起了，一切已經准备好……

小販女人将卖剩的西瓜装进袋子里，抗在肩上，恨恨的駡着走掉了。岸上空虛起来，打着呵欠的人堆都紛紛迸散。拖船上面，抛滿着大堆的鞍桥，袋子，繩索，馬草，西瓜，背囊和皮包，我們的战士都勉强挤在空隙中，躺的有，坐的有——鎮靜，坦白，而且开心。

一只貨船里，克拉斯諾达尔的年紀最大的共产青年团的团員介涅同志，挂下了两条腿，直接坐在艙面上。他排字为业，是十八岁的青年。脸相是上等的，长一双亮晶晶的聪明的眼。他拉得一手好胡琴，跳舞也很出色，还会用了好听的声音，由自自在地出神地唱歌。“康索謨尔的介

涅"是就要被送到艺术学校去，在那里受教育，培植他出色的才能的。然而恰恰来了烏拉該，再沒有工夫学——只得打仗了。这青年却毫不躊躕，抛弃了他的夙願——勇敢而高兴地去当了义勇軍。当在康索謨尔募集义勇軍的时候，他首先去报名，絲毫也沒有疑慮。倒相反——提起了所有的他的感情，他的意志，他的思想，在等候着强大的异乎寻常的事件。他还沒有上过陣，所以这事在他便覺得很特别，而且想得出神了。

介涅不作声，吐在水里，詫异似的看着小魚怎样地在吃他白白的牛乳一般的唾沫。他背后蹲着水手萊夫·錫覚德庚。眼睛好象猫头鷹，又圓，又亮，平常大概是和善的，但有必要时，就冷酷得象鉄一样。剪光的头，寬闊的露出的胸脯，晒得銅似的发黑。錫覚德庚默默的四顧，噴出香烟的烟气，象一朵大云，将拳头放在自己的膝髁上……

靠着他的脚，躺在干草堆上的，是一个勇敢的騎兵，黑色卷头发的檀鞠克，是很优雅的白俄罗斯人。在这船上，檀鞠克所最宝貴的东西，是他的黑馬。这馬叫作"由希"。他为什么叫它由希的呢，却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但这一点是确凿的，因为檀鞠克如果"由希——由希——由希"的連叫起来，就仿佛听到他非常爱听的口笛一样。他也就拍手，跳跃，舞蹈，一切东西，对于他都变成愉快的跳舞和口笛了。这負过两回伤的"由希"，曾經好几回救了它那白皙的騎士的性命，即使哥薩克用快馬来追的时候，它

还是給他保得平安。檀鞠克坐着，圓睁了眼睛，正在气喘吁吁的咬吃一个大西瓜，向旁边吐掉着瓜子。

他的身旁站着曲波忒——騎兵中队长。是一条莽大汉，那全体，就如健康和精力所造就似的。在他的生涯中，巳經經历过許多事。不幸的家庭生活，一生的劳苦，飢餓，还有从这市鎭到那市鎭，从这村落到那村落的长久的彷徨。从大俄罗斯的这一边境到那一边境。然而沒有东西能够降伏他，沒有东西侵蝕了他那老是暢快的心境，他的兴致，可以說是庆祝时节一般的人生观。他对什么也不低头，什么也不会使他覚得吃重，什么也不能使他做起来怕为难。

这汉子，令人看去就好象一向沒有吃过苦，倒是終生大抵是一篇高高兴兴的，很少苦恼的历史一样。

他的眼光很澄明，他的优雅的脸很坦白。而敢于担任重大工作的創造底欢欣，一切都带着生活底兴趣和坚强不屈的意志，来灌注了他性格的全体。曲波忒站着在微笑——确是覚得自己的思想的有趣了罢。他是能够这样地凝眺着古班的河流，站立許多时候的。

还有那短小的，满脸雀斑的柯久奔珂也在这处所。是一个瘦削的，不見得出色的家伙，如果用了他那又低又浊的声音一說話，他就显得更加渺小了。这可怜人是有肺病的，而这可怕的病又一天一天的逼紧起来，好象要扼死他一样。虽然也曾医治过，然而并不久——暂时的，断續的，而且是錯的。柯久奔珂明白着自己的苦恼。他知道自己的日子是有限的了，每当独自一个的时候，他就悲伤，

忧郁，想来想去。但一到社会里，有許多伙伴围繞他，他却多說話，而且也爱說話了。对于所有的人，一切的事，他都来辯論，总想仗了自己比别人喊得还要响，压倒了对手，来貫徹自己的主张。然而他是真意，是好心，使人們也不会覺得討厌。如果激昂起来，他就"发吼"——正如曲波忒給他的說法所起的名目那样。于是别人便都住了口，給他靜下去。大家是因为对他有着爱情，所以这样子的，在脸上，可都現着一种譏諷的熬住的微笑。

"呔，鬼，靜靜的。"檀鞠克一看見他的由希正要去咬旁边的一匹閹馬的时候，忽然叫了起来。

由希站定了，回轉头来，仿佛在想那說給它的"話語"似的，将它的又热又軟的耳朵动了几回，便离开了那閹馬。

"你瞧!"檀鞠克得胜似的大声說。

"什么'你瞧'呀，"曲波忒含着嘲弄的微笑，回問道。

"你沒有看見它是懂得話語的么？"

"我沒有看見。它只还是先前那样站着罢咧。"曲波忒戏弄着他，說。

"它想咬了哩，你这昏蛋！"

"那是都在想咬的，"錫覚德庚用了很誠恳的态度，說明道。

暫时充滿了深的沈默。

"同志們，"介涅忽然轉过脸来了，"一匹馬和它的主人弄熟了，他的話就全部懂，这真是的么？"

"你刚才就看見了的。"檀鞠克便开始說。

“自然，”曲波武发起吼来——打断了檀鞠克的話。“如果你說一句‘走开去’罢，他会用了馬掌鉄，就在你肚子上狠狠的給一下的。要不这样，它才是懂得一切的話語。而且，即使……”

“唉唉，那自然，同志們，它懂得！”柯久奔珂夹进来了。“不过总得給它食料。馬只要从誰得到燕麦，它也就服从誰……是的！只对这人，对别的誰都不。实在是这样的，例如我的父亲有一匹黑馬，他們俩是好朋友。那馬給我的老头子是騎得的，可是对于邻居——那姓名不管他罢——哦，安梯普，它却給在手上咬了一口……但是遇見父亲呢，它可就象一只羊。”

“这是一定的，”介涅附和着他說。“誰給它食料，它也就爱誰。爱会懂得一切的。你打它一下看，你以为它不懂得么？它很懂得的！它就恼怒你。就是馬，也会不高兴的呀。然而倘若你摩摩它的鬃毛，那么它就‘笑’，静静的，还求人再得这么干。那里，那里，兄弟，它是什么都懂得的。”

“不錯，一点不錯，”檀鞠克和他联成一气了。

岸上走着一个姑娘。她的头是用玫瑰色布裹起来的。她向船上看，象在寻誰模样。

“喂，杜涅——格卢涅，”曲波武叫喊道，“我在这里呀！你还找誰呢？”

那娃兒笑着走远了。

“为了我們的出行，你連手帕也不摇一下子么？”他笑

着，又叫喊說。

“她連看你一看也不願意。”錫覚德庚辯难道。

“就是討厌你罢咧。”那来的回答說。

“哦，你自己可长得眞漂亮呵，你这老疲馬。”

大家都笑了起来。

“介涅，听哪，”柯久奔珂說，“我去拿我的手风琴来。你肯唱几句么？”

介涅表示着願意，柯久奔珂却已經消失在箱子和袋子中間，立刻拿着一个大的手风琴回来了。他一下子坐在一段木料上，就动手，为了要調弦，照例是这么拉那么拉的弄了几分鐘，发着些不知什么的音响。

“哪，我得拉什么調子呢？”他很要新鮮似的去問介涅。他那姿势，看去也恰如疑問符号的一般。

“随你的便……我是都可以的。”

“那么，我們来唱‘斯典加·拉句[①]歌’罢。”

“我一个人可是不唱这个的，”介涅說，“你們得来相帮。”

“来罢，”曲波忒和檀鞠克同时說。

介涅唱起来了。开初很低，好象他先得試一試，来合一下歌辞似的，于是就总是高上去……

他站起身，轉脸向着河流。他的唱，不是为着围繞住他的人們的，倒是为了古班的波浪。

---

① Stenka Rasin，見第一篇《苦蓬》注。——譯者。

手风琴的伴奏却不行。柯久奔珂簡直是不会拉的，但这也一点不要紧。介涅唱出歌詞来，柯久奔珂便傾听着他那清越响亮的声音，刚要动手来"伴奏"，可已經是太晚了。我們青年們合齐了怒吼般的声音，和唱那歌詞的后半篇。因此柯久奔珂的艺术便完全失了功效。貨船上的人們都来围住了歌人，一同唱着大家知道的那一段。介涅开头道：

在伏尔迦的大潮头上，

通过了狭窄的山島之門，

于是就吼出强有力的声音来了：

在采画斑斕的船只上，

来到了斯典加·拉句的兵們。

在这刹那間，船就搖动起来。毫沒有声响，也不打招呼，汽船拖了那些貨船开走了。

船只成了长串，仿佛强大的怪物一样，沿河而去。这情景，頗有些庄严，但同时也可怕。一个部队开走了——到敌軍的后方去……

幷沒有人分明知道，但前去要有什么紧要的和重大的事，却因了准备的模样，誰都已經覚得，領会了的。泊在岸边的时候，瀰漫着汽船和拖船里的无忧无虑的开心，現在已将位置讓給深远的，紧张而鎮靜的沈思了。这幷不是怯，也不是怕，大約便是对于就要到来的大事件的一种无意識的精神底准备罢。在飘忽而含着意思的眼光上，在迅速而带着神經性的举动上，在忍住而且稀少的言語上——

在一切上，人都觉得有一种什么新的东西在，是船只泊在岸边的时候所完全沒有的。这心情只是滋长起来，我們愈前进，它也就愈强大，并且漸漸的成为焦躁的期待的样子了。

在汽船上，比在拖船上知道得多一点，大会都聚到艙面上来了，用手指点着各方面，高声的在談論，敌人現在該在什么处所呀，那里有着什么什么沼澤呀，大道和小路是怎么走的呀……

古斑河轉了弯，蜿蜒在碧綠的两岸之間了。我們已經經过了科尔涅珂夫的坟墓——不过是一座很小的土堆，就在岸边。然而这却是誰都知道的历史的胜迹！这岸上曾經滿流过鮮血。每一片地，都用了激烈的战斗所夺来。每一片地，都由紅軍用了宝貴的鮮血所买进，每一步每一步，都送过将士的性命的。

部队不住的向前进。

哥薩克的荒村，烏黑的影画似的散布在远地里了。树林却那里都望不見。无論向什么地方看过去——田野，牧場，水。有几处滿生着綠得非常的很肥的草兒。此外就全都长些蘆葦。但末后連这也少見起来。天快要到晚上了。

八月的夜，逐漸的昏黑下去。河岸已經消失，在那里，只看見水边有着奇特的夜霧的綠紋。旣沒有草兒和蘆葦，也沒有小树丛——什么都看不見了。船队慢慢的在前进。最前头是一只小汽船，弯曲着，旋轉着，好象狗兒在生气的主人面前一样。它的任务，是在听取一切，窺看一

切，知道一切，并且将一切豫先来报告。尤其紧要的是那船員要十分留心，不給我們碰在水雷上。

在这第一夜还不怕有大危险。但到早晨，我們是必須到达离克拉斯諾达尔七八十启罗密达的哥薩克村斯拉文斯基的。斯拉文斯基屬于紅軍，所以直到那地方的两岸，也当然是紅色的。然而这最末的推測，却也許靠不住，因为敌人的熟悉一切大路和間道，就象自己的背心上的口袋一样，往往繞到我們的后方，在我們沒有料到的处所出現。現在就会在我們刚才經过的岸上遇見，也說不定的。然而很平静。我們在船上听不見枪声和喧嚣。人只听得汽船的輪叶下水声拍拍，有时战馬因为被不安静的近邻挤醒，嘶鳴几声罢了。

艙面上空虛了。人們都进了船艙，一声不响。誰也不高兴說話。有的在打盹，一遇冲撞就跳了起来，有的坐着，凝視了湿的玻璃窗，一枝一枝的在吸烟卷。拖船上也都静悄悄。紅色战士們靠了袋子，馬鞍，或是互相倚靠了睡着了。打鼾，講梦話，好象在比賽誰能更加高声和給人"銘記"似的。閉上眼睛，傾听着这无双的合奏，倒也是很有趣，很奇特的事。从冷藏庫里，則传出些低微的呻吟和囈語——然而这在艙面上却几乎听不見，在岸上就簡直完全听不見了。

我們的紅色船队总在向前进。

一到深暗从地面揭开，东方显現了曙色的时候，我們到了斯拉文斯基了。先前这河上有一座很大的鉄路桥，直

通那哥薩克的村子。白軍一知道他們的地位已經絕望，不再有什么用处，便将这桥炸毁了。桥体虽然墜下水，桥柱却还在，而且和歪斜了的中間的柱子，造成了一个尖角。我們这些船現在就得走过这三角去。这可并不是容易事，因为四边的河水是很浅的。这么一来，我們的工作就尽够了。一直弄到晚。一切都得測量，精細的計算和思虑。有句俄国的諺語，說是，人必須量七回，下一剪。我們也遵奉了它的指教，每一步，就查三回。于是出发的准备全都停当了。在斯拉文斯基，我們还要得到援助，加进新的战士去。現在已經几乎有了一千五百人。我們添补了一点食料和軍火，仍然向前走。将全部队分为三队，每队都举好各别的司令。在我們前途的是什么，我們在夜間所等候的是什么，都尽量說給他們了。将近黄昏，我們就悄悄的离了岸。哥薩克村里，也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开拔。这村子，是用士兵包围起来，給誰都不能进出的，但在这地方也保住了秘密。

秘密是救了紅色别动队的性命的。

从斯拉文斯基到烏拉該的司令部，还得下航七十启罗密达去。这就足够整一夜了。我們的航海，是这样地算定的，沒有天明，便到目的地，因为我們須利用夜雾登陆，当一切全在睡觉的时候，驀地闖了出来。应該給敌人吃一个袭击，而我們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現的。

这最末的一夜，在参加远征的人們，怕是終生不会忘

記的罢。到斯拉文斯基为止，我們沒有什么大害怕，这原是捏在我們手里的地方，即使岸上有些敌人，也不过偶然的事。然而在这滿生在低湿的河岸上的蘆葦和树丛之間，却到处有敌軍的哨兵出沒。我們在这里很可以遇見猛烈的袭击的。所以地位就格外的危險，我們必須有最大的警备。当开船之前，各队的司令都聚在河岸上，还忽忽的开了一个軍事会議。那姓名和达曼軍分不开的司令者，同志郭甫久鶴就在这里面。郭甫久鶴是在一九一八至一九这两年間，引着这尝了說不尽的苦楚的不幸的軍队，由險峻的山路，救出了敌軍的重围的。古班，尤其是达曼的人們，都以特别的爱，記忆着司令叶必凡·郭甫久鶴。他是一个哥薩克村里的貧农的兒子，当內战时候，連他所有的极少的一点东西也失掉了。他的家被白軍所焚烧，家私遭了搶掠。郭甫久鶴便手里拿了枪，加入了全革命。他已經立过許多功。这回也就是。古班陷在危險里了。必須有人渡到敌人的后方，将自己的性命和危險的事情打成一片，来实行一回莽撞的，几乎是发狂一般的計划。誰干得这事呢？該选出誰来呢？这脚色，自然是同志郭甫久鶴了。体格堅强，略有些矮胖，广闊的肩身，他生成便是一个司令。他那一部大大的紅鬍子，好象除了帮他思索之外，就再沒有什么别的任务了，因为郭甫久鶴每当想着事情的时候，总是拈着那鬍子，仿佛要从脸上拔它下来的一般。在决定底的瞬息間，他整个人便是一个思想。他不大說話了，他单是命令，指揮。他也是屬于那些在人民的記忆上，是有着作为

半童話的，幻想的人物而生活下去的运命的人們这一类的。他的名字，已經和最荒唐的故事連結起来了，紅色的达曼哥薩克人，也将这用在所有的大事件里。

郭甫久鶴站在岸上，不知不覺的在将他那大部的紅鬍子拈着，拔着。他身边站着他最高的，也是最好的帮手珂伐略夫。为了刮伤，他滿臉扭曲到不成样，下巴歪向一边，上嘴唇是撕裂了的。珂伐略夫經历了多少回战斗和流血的肉搏，多少回提着长刀的袭击，連自己也数不清了。他也記不清自己曾經負过几回伤。大概是十二到十五回罢。我不知道他的全身上可有一处完好，沒有遭过炮弹片，枪弹，或者至少是土块所"輕輕的碰着"了的。这样的人，怎么会活下去，就令人簡直莫名其妙。瘦削身材，一副不健康的蒼白的脸，滿繞着柔輭的黑鬍子，他显出战士的真的形相来。尤其显得分明的，是在他的对于无論什么計划，即使很危险，也总要一同去干的准备上，在他的严峻的規律上，在他的人格的高尙和他的勇敢上。当兵的义务他虽然完全沒有了，但他还不能抛掉来帮我們打仗，全然是出于自願地来和我們合作的。到后来，我看見他当战斗中也还是很高兴，冷靜而且鎮定，恰如平常一样。重大的事件，他总是用了一样的勇敢去办好的，但后来报告起来，却仿佛是一件不值得說的工作。珂伐略夫一般的并不惹眼而却是真实的英雄，在我們紅軍里頗不少。但他們都很謙虛，很少講起自己，不出鋒头而且总是站在后面的。

和珂伐略夫对面，站着炮兵队长庫勒培克同志。后来

我在激战之际，这才認識了他。当我們别动队全体的命运悬于他个人的果决和勇敢的时候，当我們全盘形势的鑰匙捏在他手里的时候，他显出他的本領来了。真令人歆羡他那种如此坚决的意志，如此的純熟和舒齐。令人歆羡他的强硬和坚固，与其說是人，倒更象石头一样。但如果看起他来，他就仿佛一匹穿了制服的山羊，連声音也是山羊——微弱，尖利而且枯嗄。

在場的还有两三个司令們。会議也并不久，因为一切都已經在前天想妥，决定的了。

“叫康特拉来，”郭甫久鶴命令道。

这名字便由人們传叫开去了。

又稳又快的跑来了康特拉。

“我在这里，做什么事呀？”

单是看見这年青人，就令人覚得快活。他的眼里閃着英气，手是放在他那弯曲的小长刀的刀柄上。白色的皮帽子，快要滑到頸子上去了。寬闊的干淨的前額，明亮而伶俐的眼睛。

“听哪，康特拉，”郭甫久鶴說，“你該知道的罢，我們就要动手的事情，是很险的。你只消一望，到处都是敌。沼澤里，小路上，蘆葦和树丛里，到处埋伏着敌人的哨兵。你熟悉这一带地方么？”

“誰会比我熟悉呢，”康特拉笑着說。“这地方到海为止，全是些沼澤和田野。沒有一处我不知道的地方。我曾經各处都走过的……”

"那么，就是了，"郭甫久鶴說，"我們沒有多工夫来細想。开船的准备已經停当了。你去挑出两打很出色的人来，并且和他們……啡！"郭甫久鶴便吹一声口哨，用手指指点着很不确定的处所。

"懂得了……"

"那么，如果你已經懂得，我們就用不着多說。拿了兵官的制服，銀扣，肩章去——出发罢。我們全都准备在这里了。去罢！"郭甫久鶴向了离他不远，站着的一个人說。那人当即跑掉了，立刻也就回来，拿着一个小小的包裹。

别一队是向左岸去的，我看見曲波式在他們的前头。这巨人似的，强有力的大个子的哥薩克，跨在自己的黑馬上，就好象一块岩石。他的近旁是介淈，孱弱的瘦削的青年，草茎一般伏在馬的鬃毛上。士兵們都在船上目送着远去的伙伴。沈默而且誠恳。他們什么也不問。他們什么也不想人来通知。一切都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沒有人笑，也沒有人开玩笑。

康特拉跑了一个启罗密达牛，便跳下馬来，对他的部下道："你們的制服在这里，大家分起来罢，可不要爭头銜。"人們打开了包裹，从中取出白軍的勛章，肩章和扣子，帽章和别的附屬品来，五分鐘后，已經再也看不出我們紅色哥薩克了。康特拉也打扮了一下，变成一个兵官，很認眞，但也有点可笑。尤其是他試来摆摆官相的时候，大家便都笑起来了。因为他就象披着駝鳥毛的烏鴉。

黄昏还沒有将它的地位讓給暗夜，但我們的哨兵該当經过的道路，却已經几乎辨不出来。大家又上了馬向前进……

"兄郎們，"康特拉說，"不要吸烟，不要打嚏，不要咳嗽，要干得好象全沒有你們在这里的一样。"

大家很靜的前进。靜悄悄的，連馬匹的脚步怎样地在湿的粳泥里一起一落的蹄声，也只隐隐約約地听見。馬脚又往往陷入泥濘里去，必須給它拔起。有人前去寻找更好的道路去了。这样地进行了一个鐘头，两个鐘头，三个……沒有遇到一个人。是死了的夜。那里都听不到一点生命的

声音。在蘆葦里，在山谷里，都是寂靜。沼澤上罩着昏暗的望不見对面的霧气。

但且住！——远远地听到声响了。是先前沒有听到过的声音，仿佛是电話綫的呻吟。也許是泉水罢，也許是小河罢……

康特拉停住了，大家也跟着他停下。康特拉向传来声响的那方面，轉过耳朵去，于是将头靠在地上，这回可分明地知道了那是人声。

“准备着！”下了靜悄悄的命令。

大家的手都捏住了刀柄，慢慢地前进……

已經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六个騎兵的輪廓。他們正向着康特拉跑来。

“誰在那里！”那边叱咤道。

“站住！”康特拉叫道，“那里的部队？”

“亚历舍夫軍团。”……“你們呢？”

“凱薩諾維支的守备队。”

騎兵跑近来了，一看見康特拉的肩章，便恭恭敬敬的向部队行一个敬礼。

“放哨么？”康特拉問。

“是的，放哨。”……“不过也沒有什么一定。誰会在夜里跑进这样的地方来呢？”

“西边也沒有人，我們已經跑了十五启罗密达了。”

在这瞬間，我們一伙就紧紧的围住了敌人的部队……

还問答了几句。知道他們的一两启罗密达之后，还有

着哨兵。沈默了一会。康特拉的輕輕的一声"干!"就长刀閃爍起来了……

五分鐘后，战斗巳經完結。

于是大家仍旧向前走，其次的敌人的哨兵，也得了一样的收場……

勇敢的康特拉，只領着一枝小小的队伍，遇見了六个敌人的哨兵，就这样地連一个也沒有給他跑掉。

曲波忒也遇到了两个哨兵，他們的运命也一样。只在第二回却几乎要倒楣。一个负伤的白軍騎兵的馬匹忽然奔跑起来，险些兒給逃走了。觉得省不掉，就送給它一粒子弹。

这曲波忒的枪声，我們在船上听到了，大家就都加了警戒。我們以为前哨战巳經开头，因此敌人全都知道一切了。他是一定能够实行規則的。大家就站在艙面上，等候着信号。我們不断的在等候，康特拉或者曲波忒就要发来的——然而沒有。岸上是坟地一般靜。什么也听不見。直到天明，我們整夜的醒在艙面上，大家都以为蘆葦在微微的动弹，大家都觉得听到些兵器的声响，有一个很是神精質的同志，还好象連高声的說話也听見了。河岸很近，人巳經可以分别出蘆蕩和田野来。

"我想，那地方有着什么，"一个人凝視着沿岸一带，指給他的邻人，开口說。

"什么也沒有。胡說白道。"

但他也不由的向那边凝視，說道："但是，且慢……是

呵，是呵……好象真是的……"

"你以为那不象枪刺在动么？"

"是的是的，我也这么想……仔細的看一看罢——，但是，看哪，这边的是什么——这边，都是枪刺呀，还有那边——还有这边……"

"喂，汉子，可全是蘆葦呵……动得这么慢！"

于是他不去看岸上了，但这也不过一眨眼間的事。接着又从新的开头……枪刺……枪……士兵，兵器声，說話声。这一夜是充滿了可怕的阴郁的騷扰。誰都願意抑制了自已，平靜下来。然而誰也寻不着平靜。表面的平靜，是大家能够保住的。脸色，言語，举动——这些冷靜而且泰然自若——但心脏却跳得很快，很强，头也因为充滿了飞速的发射出来的思想，快要炸裂了。大家都在开始思索着一切办得到的，倒不如說，一切办不到的計划。如果从蘆葦丛中放出枪来，可怎么办，如果大炮从岸上向我們吐出炸弹来，又怎么办——敌人怎么对付呢？……

假定了許多事，想出了許多办法。然而在这样的境地里，毫沒有得救的希望，却是誰都明白的。小河里面，笨重的船簡直不能迴轉，再向前走罢，那就是将头更加伸进圈套里去了。但是人得怎么办呢？

这些事是大家一致的，就是应該赶快的登陆，抽掉了跳板，动手来格斗……

然而"动手来格斗"，說說是容易的。我們刚要上岸，敌人就会用了他的枪炮，将我們送进河里去。我們的战士們

怎样的挤在汽船和拖船上，聚成一堆，他在岸上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大家都沒有睡覺。自从离开了斯拉文斯基以后，他們都不能合眼。司令們将这回的計划連着那一切的危险和困难，統統說給他們了。教人怎么会睡覺。在这样的夜里，睡覚比什么都煩难。在这样的夜里，是睁着眼睛，眼光不知不覚地只凝視着暗地里的。很紧很紧的挤在船的所有角落里，低声談起天来了。

“冷……”

“吹一吹拳头罢——那就暖了。”

“只要能吹起来——哪，如果有人給我們在岸上吹起（喇叭）来，可眞就暖了哩。”那士兵于是轉脸向了岸边，用眼睛示着敌人的方向。

“他們近么？”

“鬼知道——……人說，他們在岸上到处跑着的。人說过，他們就躲在这些蘆葦丛里的——也有人去寻去了。”

“那么，誰呢？”

“康特拉出去了！”

“哦哦，这很不錯，他是連个个窟窿都知道的！”

“唔，这小子又能干！”

“我很知道他的。在战場上的时候，他就得到过三个圣乔治勋章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沒有人——太靜了！”

“他們也不会在发吼的——你这昏蛋！”

“他們却会开枪呀——那就完了！”

"不——我想，还沒有从康特拉听到什么的！"

"怎么想听到这些呢。連一只飞机也还沒有飞来哩。"

"这倒是真的。哦，总之，孩子，为什么沒有飞机到这里来的呀。"

"为什么沒有——它是麻雀似的飞来飞去的。先前它总停在市鎮里，要太阳出山之前它才飞出来。你也看它不見的，这很明白。"

"唔，究竟它为什么在飞着的。我簡直一点不懂，这东西怎么会飞起来。"

"那可我也不知道。恐怕是从下面吸上蒸汽去的罢。"

"你可有一点烟草么？"

"吩咐过的，不准吸烟！"

"哦哦，那是不錯的——但我想，这样的藏在拳头里，就沒有人觉得了。"

立刻有三四个人的声音提出反对的話来，沒有許他吸烟草。

"我們就到么？"

"到那里？"

"喏，我們应当上陆的地方呀！"

"哪，如果我們应当上陆，那么我們就一定是到了！"

就这样地从一个問題拉到别个去。字句和字句联起来——完全是偶然的——完全是无意識的。

船总在向前进。船队几乎沒有声响的移动着。

天亮了起来，晓雾向空中收上去了——第一只船靠了

岸。另外的就一只一只的接着它，架在岸边的粳泥里，那里都满生着走也走不过的杂草和蘆葦。

离哥薩克村只还有两启罗密达了。河岸很平坦，我們的前面展开着一条寬闊的山谷，給兵士們来排队，是非常出色的。据熟悉这一带地势的人說，要在全古班找一个登陆的处所，沒有比这里再好的了。連忙架起跳板，在惊人的飞速中，大家就都上了岸。我們刚刚踏着地面，就呼吸得很舒服，因为我們已經不在水面上——各个騎兵和狙击兵，在这里都能够防卫他的性命，而且誰也不至于白白的送死了。大炮拉了上去，馬匹牵了出来，司令們教部队排了队，神經过敏也消失了。它換上了冷靜的严肃的决心。一切做得很勤快，快到要令人奇怪，这些人們怎么会这样的赶紧。但我們战士們却都知道，在这样的境地里，赶紧和迅速，是必要的。騎馬的司令們，围住了郭甫久鶴和我。在路上嘱咐了两三句，大家就各归了自己的队伍，一切都妥当了。袭击的命令一下，騎兵就开了快步，步兵的队伍是慢慢地前进。

介涅受了任务，是横过哥薩克村的街道去，将一切看个分明。他象鳥兒一般飞过了园地和树林，門窗全都关着的人家，广場和教堂——他横断了全村子，已經带着"一切照常"这一个令人高兴的报告回来了。倘要解释这奇怪的"一切照常"的意思，那就是說，这受了死的洗礼的哥薩克村，都正在熟睡。它一点也沒有豫防，一点也沒有猜出。

几处的街角上有哨兵在打盹，用了渴睡的眼望着飞驰的介涅，好象以为他是从前綫跑来的传令。居民也睡得很熟。不过偶或看見弯腰曲背的哥薩克老婆子，提了水桶跕着脚跐走到井边去。介涅又看見一架飞机，停在教堂旁边的广場上。在一所大房子的籬笆后面，介涅还見到两輛机器脚踏車和一輛摩托車。

他很疲乏，喘着气，述說过一切的时候，大家就都明白，我們是在沒有人觉察之中，到了村子了。

全都的行动，所打算的就只在完全不及豫防而且出乎意料之外的給敌軍一个打击。袭击必須使他們惊惶，但同时也应該使敌人受一种印象，好象对面是强大的队伍的大势力，出色的武器，还带着强有力的炮队一般。所以我們也要安排下埋伏，不意的小战斗和袭击。这样干去，敌人就以为四面受了包围，陷于絕望的地位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打击这一种印象，这时是必須扮演决定底的脚色的。

山谷的尽头，就在哥薩克村的前面，还有几块沒有烧掉的蘆田。这里是无論如何总是走不过，我們就只得繞一点路。

登陆，准备，排队，向着哥薩克村的前进，給化去了两点鐘。但敌人呢——睡覚又睡覚，总不肯醒过来。雾气已經逐漸的收上去了，只在河面上还罩着厚厚的看不穿的面幕。

河在这里轉了弯，直向亚秋耶夫市，于是流到海里去。

右岸有一条軍道，是通着村子的。我們的部队的一部份，就利用了这軍道，走到村背后了。向这方面，又派了曲波式所带領的騎兵中队去，那任务，是在敌軍倘要向亚秋耶夫退走，就来抵当它。

部队的各部份，那行动是这样地布置了的，就是从各方面，但又同时走到村子，开起枪来。我們的大炮也必須同时开始了行动。

屯在村里的敌軍，也許看着情形，对我們会有强硬的抵抗。这很可怕，因为他們是有优秀的战斗性質的。他們里面，靠不住的只有被捕的紅軍。村里有凱薩諾維支将軍的軍团的一部份，亚历舍夫将軍的联队，也是这将軍的豫备大队，古班狙击兵联队，其中有着两个士官学校的学生。这之外，村里又駐紮有烏拉該的司令部和他的一切的支队，还有各种小司令部以及白軍后方的官員。而且我們还应該防备村人的敌对的举动，因为这哥薩克村，和我們是很不要好的。

不到早晨七点鐘，部队临近了哥薩克村的时候，第一炮发响了。同时也开始了劈耳的轟击。大炮的雷鳴合着机关枪的爆响和步枪的声响，成为震聾耳朵的合奏了。士兵們直冲过去。摸不着头脑的敌人，完全发了昏，連一点的防御也不能布置。向着我們的胡乱开枪，也不能給我們絲毫損害。紅軍的步兵不住的前进，愈加压迫着敌軍，将街道一条一条的前进了。到得市中央，我們这才遇見那准备了一点防御的敌。当这处所，带領我們的部队的是珂伐略夫。

在这一瞬息間，躊躕一下就有怎么危险，他是很明白的。他知道，敌人的恐怖，是能够消失的，那么，要收拾了他，就不是一件容易事。在这样的瞬息間，要得成功，就只要一个坚定而深沈的司令，他用的确的处置，制住惊慌的人們，他很快的悟出战斗的意义，并且捏住了胜利的鑰匙是在那地方。恐怖，是大概因为百来个人发命令，既然很随便，而且常常完全相反，这才增加起来的。一种办法和别种相矛盾，为了着忙，发些只使事情为难而糾紛的命令。我們的敌人，就正落在毫无計划的这边跑那边跑，这么說那么說，这样办那样办的情况里了。

然而已經显出組織化的先兆，有計划的防御的先兆来。这紧要的机会是应該利用的，于是珂伐路夫就下了袭击的命令，他捏着手枪，自己留在左翼，到右翼去的是錫覚德庚。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恰如在拖船上唱歌那时候一样。但現在却燒起着特别的火焰，閃閃的在发光。他全部的额上，一直横到眉毛，刻一道深的严肃的皺襞。錫覚德庚的脚步是本来很重的。他仿佛踏勘地皮。必須走得牢靠似的在前进。在他身边是这样的放心，好象得到一种特别的平静和安全，觉得只要和他一气，就决不至于死亡，决不至于战败，他命令得很簡单，很确当，又有些气恼。

敌人要在园子跟前排起陣来了。但还可以看出，他还沒有将队伍排齐，还沒有寻到人，来将这一大堆人又有力又有效地变成紧凑的队伍。

快得很，快得很……新的士兵們，从各方面涌到这人

堆里去。他們从园子和人家，从馬房和小屋里跑出来，人堆就愈来愈大，它在我們眼前生长起来了。它已經排开，它已經成为有組織的队伍的样子了，再一瞬間，我們就要碰着鋼的刺刀的墙壁，再一瞬間，鉄火的雹子就要向我們直注，步枪毕剝的发响，而我們的行列就稀疏下去……

嗚拉！我們的行列里发了吼。

手捏着枪，我們的战士們向敌人堆里直冲过去了。那边就又更混乱起来。有的要向能逃的地方逃走，有的还在想开枪——但忽然之間，大多数人都站起身，抛掉他們的枪，向天空擎起了臂膊，在請求慈悲和寬大。

然而有几处还飞着枪弹，从我們的队伍里抽去頂好的人物。我們的最初的牺牲之一是勇敢的莱雍契・錫覚德庚。弹子正打在前額上，我們的英雄且是战士就死掉了。

但从院子的籬笆里，忽然跳出約莫五十人的一队，风暴似的直扑我們。我們的人們有些慌乱了，倒退了两三步。然而珂伐略夫的喊声已經发响："上去，嗚拉，上去！"于是紅軍的士兵就野兽一般一拥而上，径奔抵抗者，将他打倒，不住的前进。我軍和敌兵混杂在一起，人早已不能分别了。

当这半百的人們跳出籬笆来的时候，先前将枪枝抛在我們脚下的那些人，并沒有加进去。他們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愈加将臂膊擎得高高的，在等候慈悲，并且祈求仁善。紅色的战士們圍住了俘虏，将他們换了一个地方，碰了沒有碰他們一下。抛下的枪械是检集起来，聚成一堆，

赶快的运到岸边去。放眼一看，到处是伤兵。他們因为苦痛，在叫喊和呻吟，别一些是喘着临死的大气。查明了那五十个人，大多数是白軍的軍官了。連一个也沒有饒放。

别的俘虏們，是带到拖船上去了。

曲波忒，那带着他的騎兵中队到了村背后的，一跑到蘆葦边，就和大家一同下了馬，等候着。十个人离开了他，排成一条索子，先头的一个直到哥薩克村。他們通报着在那里彼此有些什么事，战况对于我們怎么样，等等……

常有单个的白軍士兵逃过来，曲波忒总不揮动他的部下，也不白費一粒子弹，尤其是不願意使人明白他的所在。单个的逃兵跑进葦蕩里来，自然也是常有的。那就不出声响地捉住他，因为第一要紧的是沒有人知道我們还有埋伏。然而珂伐略夫的攻击刚要决定了战斗（的胜敗，）敌人的守备队的残兵便直向河边冲来，意思是要渡过这河，躲到对岸去。在这瞬息間，曲波忒就从蘆葦間闖出，径奔在逃的敌兵了。这真是出了有些簡直不能相信的事。从这方面，敌人是以为不会遇到袭击的。他們避向旁边，散在岸上，大多数是跑往先前泊着他們的船的处所去。然而船只早不在那里了。曲波忒的伙計将它弄走了。逃路已經沒有，而騎兵却馳驟于逃兵之間。馬刀在空中发閃，只要触着，就都灭亡。抵抗并沒有。許多人就跳到水里面，想浮到对岸去。但是成功的很有限。大抵是在河的深处丧了他的性命了。

激昂的曲波忒騎着他的黑馬，象猛兽一样，在岸上各

处飞跑。他自己并不打，只是指示他的伙伴，什么地方还躲着溃走的敌人的大伙和小伙。曲波武一切都留心。他的眼睛看着各方面，敌人怎样轉了弯，他看见的，敌人怎样在寻遮蔽物，他也看見的。

一个莽撞的大草原上的騎士似的，檀鞠克捏着出鞘的長刀，从村子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他的帽子早已落掉了，黑色的乱头发在风中飘蕩。

他全不管什么命令，只是自己寻出他的敌人来，鹰隼一般扑过去。冲落，砍掉，毫无饒放。当一切就要收梢的时候，自己方面开枪的一粒流弹，将檀鞠克的左臂穿通了。他不叫喊，他不呻吟，倒是駡，越駡越利害，从他那忠实的由希跳下，撫摩着它的鬃毛。战爭是完結了……

多少人在这里死亡，多少人在河水里丧命，这恐怕永久不会明白。只有零星的逃兵，跑到蘆葦这里来，躲到里面去。但大抵是在逃走着的中途就送了性命的。白軍的兵官，穿了女人衣服，想这样逃到蘆葦里去的也有。然而我們不給他跑掉一个人。

两点鐘之內，全村已为紅軍所有了。

战斗一开头，敌人的飞机便从教堂广場飞起，向着还駐紮着敌人部队的各村子这方面飞去了。

当正在战斗的时候和以后，从村子的窗門里，园子里，都飞出石块和弹子来。村里的居民，是这样地招待了我們的。

在这间的拂晓战，俘获了一千个人，四十名兵官，一

輛鉄甲摩托車，机关枪，子弹匣，炮弹，医疗材料，印，官厅什物，官員履历以及别的种种东西，都落在我們手里了。这时候，汽船和拖船已經一径駛到哥薩克村来。俘虏和战利品就都弄到船上去。我們的人們也拿了担架，将負伤的朋友抬上船。他們大半是在冲鋒的时候受伤的。

現在很明白了，敌人从飞机得到后方的大損失的报告之后，要試办的是簡直退兵，或者派部队到哥薩克村去，将紅軍消灭。

敌人采取了第一法。他带了他的部队退却了，然而走向我們的村子来，因为要到亚秋耶夫去，到海岸去的惟一的路，是經过这里的。他想趁紅軍还沒有扎得稳固，而且他所預料的援軍还沒有开到之前，赶紧利用这条路。敌人的部队亢奋着，一定要竭力飞快的輸送的。

于是敌軍撤退了，当这时候，駐扎在敌人的位置邻近的我們的主力軍，就动手来将他袭取，将他打击。在我們占領了的哥薩克村，必須看新的敌軍的部队走进村里面，这才开始来战争。

首先开到了古班騎兵联队，各种步兵部队，以及别的正規軍团。要抵制这样的大兵力的冲击，在我們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我們的任务，是在不給敌軍以休息，妨害敌軍的前进，并且用了屡次的冲突和打击，使他們陷于混乱，以待我們的主力軍的到来。正午时候，受了敌軍的出格的压迫，我們只得将从东通到西的外面的两条道路放弃了。敌人的主力軍，也就正从这条道路在前进。

战斗又开头了。

这战斗上，敌軍是带着两輛鉄甲摩托車的，但他的景况，却还是困难得很，因为和他同时前进的我們的援軍，正从背后压迫着他，使他不能用了他的主力，强悍的向我們袭击。远远地已經听到了炮声。这是要将他們的举动，和我們的联成一气的紅軍的大炮。

到四点鐘，敌人部队的大数目，聚到哥薩克村里来了。好象决定要将紅色别动队歼灭，并且赶下河里去似的。他开始了风暴一样的炮击，又变了袭击，接連不断。这强悍的风暴一样的压迫，逼得我們退到河边。紅色的战士抛了草地，向河边退走，敌人就夹脚的追上来……

如果再給敌軍压迫，我們还要退走下去，那就要全軍复沒，是明明白白的。炮队的司令庫勒培克同志，为了观察我們的炮击的效力，蹲在一株大槲树的枝子上已經三个鐘头了。他汗流满額，靠了又湿又冷的树干，停着，好象一匹猫头鷹，用他的望远鏡在探望，不为俗务分心。我們的炮队，是在离这槲树几步之处的，庫勒培克就从自己的座位上，在改正发炮的瞄准。人总是听見他响亮的号令：一百！九十一！照准！一百！九十七！……

怪物一发吼，炮弹呻吟着，怒号着向空中飞去的时候，庫勒培克就装一个很奇特的手势，指着落弹的方向。"好，好，"他叫起来，"这东西正打在狗脸上了。再来一下——但要快，孩子們——要快。他們在飞跑哩！"他望着沙砾的大雨落在地面上，人們飞上天空中的草地的尽头。"再来

一歪，”他在上面叫喊，而我們的炮兵們是开炮又开炮。一个递炮弹，另一个将这装进炮里去，第三个就拉火。在这狂热的开火中，庫勒培克就忘記了时間，疲劳，飢餓。除了大炮和炮弹，除了沙雨和飞跑的人們以外，他什么也不看，不管了。

而現在，敌軍轉了袭击，逐漸逼近我們的炮队和庫勒培克的槲树来，但他却毫不想离开他的地位。他一点也不动，他不离开他的位置，他好象在小枝子上生了根似的。他的命令越来越清楚。他愈是屢次变换目标，他益发大声的发命令。大炮这里，是疲乏的气喘吁吁的炮手們。传递炮弹愈加迅速，愈加赶紧，而近来的敌軍，就愈加吃了苦。

草地上面，就靠河边，离蘆葦不远，道路分为两条的处所，架着机关枪，它和它的人員的任务，是在或是灭亡，或是制住敌軍的袭击。

战馬轉脸向着河这边了。开放机关枪的我們的人們，蹲在小小的馬車上，发了热似的在开火。我們站在他們的后面，抵制着撤退下来的部队。我看見了柯久奔珂，他几乎和机关枪溶成一气，两手紧捏了它，发射着，檢查着，看一切可都合式。敌人已經望得見了，他不住的拥上来。

狙击兵呵，現在是全盘的希望只在你們了。你們肯支持你們的伙伴——我們就吃得住。但如果你們挡不住敌軍，那么，首先是你們，和我們一起都完結！

敌人的部队，現在是多么逼近了呵。他們已經涌进草地来了——而在这瞬息間，——在这决定的，永远不会忘

記的瞬息間，我們别动队全体的运命悬在一枝毫毛上面的瞬息間，我們的狙击兵却开始了不能相信的，扫蕩一切的枪火了。

一分鐘……两分……

敌人的队伍还在动弹。然而人已經在他們里面可以看出发抖，他們的动作已經慢下去，这回是全都伏在地上了。刚想起来，他們就遇到当不住的排枪。这真的危机一发的几分鐘——其实幷非几分鐘，倒是几秒鐘。紅軍的队伍站得住了，气一壮，改了攻势。这突然的改变，是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的。白軍的队伍开始退却了。我們的地位就得了救。

而在这瞬息間，敌人的部队所在的草地上面，又开始爆发了榴霰弹。

当看見我們的紅色友軍的这个招呼的时候，战士們和司令們的风暴般的欢喜，簡直是写不出来的。我們的友軍来帮助了。相距已經很不远。他們要不使我們这一伙送掉性命了。紅軍的士兵便又开心，又气壮，开始去追击退走的敌。追击上去，一直到夜，一直到黑暗支配了一切。

我們竭力的試办，要和来帮的部队相联絡，然而这試办失敗了。因为在我們和赶紧来帮的部队之間，还有敌軍的坚固的墙壁。蘆葦和沼澤，又妨碍我們由間道去和友軍連合起来。敌軍是已經决計在村子里过夜，使他們的无数的輜重，能够运到海边去。

但我們却要利用了夜間来袭击。

离村子的广場幷不远，教堂背后，曲波忒在一个大园

子里藏着他的中队。他担着大大的任务，即使形势如何改变，也还是非做不可的。战士們坐在草上面，一声不响。战馬都系在苹果树和洋槐的干子上，而大枝子上面，篱笆上面，則到处站着守望的紅軍的士兵。曲波忒在园子里跑来跑去，巡閱着自己的战士們，监督着坐在树上的守望者。从小河直到列树路一带，都埋伏着我們的騎兵中队。未来的夜袭的报告，各处都传到了。

郭甫久鶴和我坐在一堆干草后面，和跟着赶来的司令們接洽了几句話。这时候，从船上搬了大盘的食物来了，我們就餓狼似的，都向羹湯那边闖过去，因为自从天亮以来，除了烟卷的烟气之外，就什么也沒有到过我們的嘴里面。站在四近的战士們，也步步的走近来。盘子显出磁力，将大家吸引过去了。然而倒运！我們的手头，竟連一柄湯瓢也沒有。大家只有两次，得了真是一点点的东西，第一次不很好吃，第二次呢，可不能这么个个都有了。但这也不要紧。我們一伙就用了小刀，叉子，刚用木头雕成的小匙，从鍋里舀出羹湯来，直接放进嘴里去。还有果子酱——弄一点烟草——我們就都快活，满足而且高兴了。

决定了到半夜去袭击。藏在园子里的騎兵中队，应該在必要的时机，离开他們的根据地，用一种猝不及防的突击，来完結那件事。

挑选了頂好的人們，派遣出去，要侵入敌陣的中央，到半夜十二点鐘，在一两間小屋子上放起火来，并且抛几个炸弹，以給与很大的冲动。

一看見火光和烧着的干草的烟，那就得立刻，全体的狙击兵都开枪，全体的机关枪都开火，狙击兵还要叫起“鳴拉”来，但在我們对于敌情还沒有切实的把握之前，却不得开始战斗。到处都支配着寂靜。我們这里，敌人那里。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是料不到要有袭击的。人們都似乎踮着脚尖在走路，还怕高声的談天。大家等候着。

我們已經看見了最先的火光。火老鸦在敌人的陣地上飞舞，几間小屋同时烧起来了。在这时候，我們就听見了炸裂的榴霰弹的鈍重的声音，后来的几秒鐘里起了些什么事，可不能用言語来描写了。炮兵中队发起吼来，机关枪毕毕剝剝的作响，一切都混成了一个可怕的震聋耳朵的轟音。

冰冷的聳人毛发的鳴拉，冲破了夜静，鑽进我們的耳朵来。鳴拉！鳴拉！这好象怕人的震动似的，遍滿了村里的街道和园子。敌人打熬不住，舍掉他的陣地，开始逃走了。这瞬息間，埋伏的騎兵中队就一拥而出，給这出戏文一个收束。在烧着的小屋子的火光中，他們显得象是鬼怪一样。出鞘的長刀，噴沫的战馬，乱七八遭跑来跑去的人們……

敌人也抵抗了，但是乱七八遭的，又沒有組織。他开起枪来了，然而不見他的敌——姑且停止罢，又不知道該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也拖延不得多久，哥薩克村就屬于我們了。敌人都向田野和沼澤逃散，直到早上，这才集合了他的人們，但他早不想到村子这边来，却一径向着

海那边前去了。

在半夜里，战爭之后，我們的哨兵就进了村子，但全部队却一直等到早晨。当我們开进村里去的时候，又受了先前一样的待遇。从园子和人家里，都发出枪声来。他們是并不高高兴兴地招待我們的。到得早上，我們又聚集了新的战利品，并且将鉄甲摩托車，机关枪，大炮，以及别的东西，許許多多都运上了船，以作战胜的紀念。

这时紅軍的旅团到了村里了。他們接办了我們的工作，要前去追击敌人去。紅色别动队的任务是完結了——紅色别动队可以回去了。

兴致勃勃地，我們大家带着歌唱和欢笑上了船，回到家乡去。誰都覚得，自己是参加了完成一种伟大而重要的事件了。誰的里面，还都生存着深邃的戏曲底的要素，而自己就曾經是戏曲中的家伙。船只离了岸。响亮的歌声打破了卢葦的幽静。我們在古班河里往上走，經过了和昨天一样的地方——但那时是在冰一般的寂静里，在剽悍的坚决里——而现在却高兴，有趣。在那时候，是誰也不知道岸上有什么东西等候着，在那时候，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可能生还的。

然而結果是伟大的。在归途上，我們的战士不过損失了一两打——但自然是頂好的同志們。

在"慈善家"的艙面上，蒼白的，柔和的檀鞠克带着打穿的，挫伤的臂膊躺在一个担架上，很低很低的在呻吟。在一座高大的亲爱的坟墓里，就在卢葦的近旁，是鋼一般

的司令萊雍契·錫覚德庚在作永久的休息……

大家記得起死掉的同志来，船上就为沈默所支配，仿佛有一种沈重的思想，将一切活泼的言語压住了。

然而悲哀又将位置讓給了高歌和欢笑。又是有趣的歌曲，又是高兴的心情，好象这一天和这一夜里什么事也沒有的一样。

父　　亲

M.唆罗訶夫

太阳只在哥薩克村边的灰綠色的丛林后面，衰弱地睒眼了。离村不远是渡船，我必須用这渡到顿河的那一岸去。我走过湿沙，从中就升起腐败的气味来，好象湿透的烂树。道路仿佛是紛乱的兎子脚印一般，蜿蜒着出了丛林。肿胀的通紅的太阳，已經落在村子那边的坟地里。我的后面，在枯燥的杂树間緩步着莽苍苍的黃昏。

渡船就系在岸边，閃着淡紫的水在它下面窺覗。櫓在輕輕的跳动，向一边迴旋，櫓膊也咿哑作响。

船夫正在用汲水勺刮着生了青苔的船底，将水泼出外面去。他仰起头来，用了带黃的，歪斜的眼睛看定我，不高兴地相骂似的問道：

"要摆渡么？立刻行的，这就来解纜子。"

"我們两个就可以开船么？"

"也只得开。立刻要夜了。誰知道可还有什么人来呢。"他卷着裤脚，又向我一看，說：

"看起来，你是一个外路人，不是我們这里的。从那来的呀？"

“我是从营里回来的。”

那人将帽子放在小船里，摆一摆头，搖开了夹着黑色的，高加索銀子一般的头发，向我使一个眼色，就露出他那蛀坏的牙齿来：

“請了假呢，还是这么一回事，——偷偷的？”

“是退了伍的。我的年限滿了。”

“哦……哦。那么是可以閑散了的……”

我們搖起櫓子来。頓河却象开玩笑似的总将我們运进那浸在岸边的森林的新树里面去。水激着容易破碎的龙骨，发出分明的声音。綻着蓝的脉管的船夫的赤脚，就象成捆的粗大的筋肉一样。冷得发了青的脚底，坚韌的牢踏在滑滑的斜梁上，臂膊又长又壮，指节都粗大到突了起来。他瘦而狭肩，弯了腰，坚忍的在搖櫓，但櫓却巧妙的劈破浪头，深入水里去了。

我听到这人的調匀的，无碍的呼吸。从他那羊毛綫衫上，涌出汗和烟草，以及水的淡泊味的扑鼻的气味来。他忽然放下櫓，回头向我道：

“看起来，好象我們进不去了，我們要在这里的树林里給挤破的了。眞糟！”

被一个激浪一打，船就撞在一块峻峭的岩石上。它将后尾拚命一摆，于是总是傾側着向森林进行。

半点鐘后，我們就牢牢地夹在浸水的森林的树木之間了。櫓也断了。在櫓臍上，搖搖摆摆的飘动着挫折的断片。水从船底的一个窟窿里，滔滔的涌进船里来。我們只好在

树上过夜。船夫用腿纏住了树枝，蹲在我的旁边。他吸着烟斗，一面談天，一面傾听着野鵝的划破我們上面那糊似的昏暗的鼓翼的声响。

"唔，唔，你是回家去的；母亲早在家里等着哩，她知道的：兒子回来了，养她的人回来了；她那年老的心，要暖热起来了。是的……可是你也一定知道，她，你的母亲，白天为你担心，夜里总是淌着酸辛的眼泪，她也全不算什么一回事……她們都是这样的，只要是她們的疼爱的兒子：她們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們不是自己生了孩子，撫育起来，你們就永不会知道你們父母的辛苦的心。可是凡有做母亲的，或是做父亲的，都得为孩子們吃多少苦呵！

会有这等事的，剖魚的时候，女人弄破了那魚的苦胆。那么你舀起魚羹来，就要苦得喝不下去。我也正是这样的。我活着，但是总得吃那很大的苦。我耐着，我熬着，但我也时时这样想：'生活，生活，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你这坏透了的生活的收場呢？'

你不是本地人，是一个外路人。你告訴我，恐怕我倒是用一条繩套在頸子上的好罢。

我有一个女孩子；她名叫那泰莎。她十六岁了。十六岁。她对我說：'爸爸，我不願意和你同桌吃东西。我一看見你的两只手，'她說，'就記起了你就是用了这手杀掉哥哥的，我的身子里就神魂丧失了。'

但这些事都是为了誰呢，那蠢才却不知道。这正是为了他們，为了孩子們呵。

我早就結了婚，上帝給我的是一个兎子一样很会生养的女人。她接連給我生下了八个吃口，到第九个，她也完結了。生是生得好好的，但到第五天，她就死在热症里。我成了单身了。說起孩子們来，上帝却一个也不招去，虽然我那么悬求……我那大兒子叫伊凡。他是象我的：黑头发，整齐的脸貌。是一个出色的哥薩克，做工也認真。别一个男孩子比伊凡小四岁。象母亲的。小个子，但是大肚子。淡黄头发，几乎是白的了，眼睛是灰蓝的。他叫达尼罗，是我最心爱的孩子。别的七个呢，最大的是女兒，另外都是小虫子……

我給伊凡在本村里結了婚，他也立刻生了一个小家伙。給达尼罗，我也正在搜寻着門当戶对的，可是不平靜的时代临头了。我們的哥薩克村里，大家都起来反对苏維埃权力。这时伊凡就闖到我这里来：'父亲，'他說，'同去罢，我們同紅軍去！我以基督之名請求你！我們应該帮紅軍的，因为它是很正当的力量。'

达尼罗也想劝轉我。許多工夫，他們悬求我，开导我。但是我对他們說：'我是不来强制你們的。你們願意往那去，去就是。可是我呢，我留在这里，你們之外，我还有七张嘴哩，而且张张都得喂的。'

他們于是离了家。在村子里，人們都武装起来了。无論誰，他有什么就用什么。可是他們也来拉我了：上战線去！我在会場上告訴大家道：

'村人們，叔伯，你們都知道的，我是一个家长。我

家里有七个孩子躺在木榻上，——我一死，誰来管我的孩子們呢？'

我要說的話，我都說了，但是沒有用。誰也不理，拉了我送到战綫上了。

陣地离我們的村子并不远。

有一天，恰是复活节的前一天，九个俘虏解到我們这里来了。他們里面就有达尼卢式加，我的心爱的兒子。他們穿过市場，被押着去見軍官。哥薩克們从家家戶戶里跑出来，轟的一声，上帝垂怜罢。

'他們一定得打死的，这些孱头。如果审問后带回来了，我們什么都不管，先来冷他們一下，'

我站着，膝头发着抖，但我不使人看出我为了自己的兒子达尼罗，心在发跳来。我看見了哥薩克們怎样的在互相耳語，还用脑袋来指点我。于是騎兵曹长亚尔凱沙跑向我来了：'怎么样，密吉夏拉，如果我們結果共产党，你到場么？'

'一定到場的，这些匪徒！'我說。

'原来，那就拿了枪，站在这地方，这門口。'

接着他就这样地看定了我：'我們留心着你的，密吉夏拉，小心些罢，朋友，——你也許会吃不住的。'

我于是站在門前面，头里却旋轉着这样的事：'圣母呵，圣馬理亚呵，我眞得来杀我自己的兒子么？'

办公室逐漸吵閙起来。俘虏們带出来了。达尼罗就是第一个。我一看見他，便吓得渾身冰冷。他的头肿得象一

个桶，皮也打破了。鲜血成了浓块，从脸上涌出。头发上贴着厚的羊毛的手套。是他們打了之后，用这給他塞住伤口的。那手套吸飽了血，乾燥了，却还是黏在头发上。可見是将他們解到村里来的路上打坏的。我的达尼罗蹌踉的走过廊下来。他一見我，就伸开了两只手。他想对我装笑脸，但两眼巳經灰黑凹陷，有一只是全給凝血封住了。

这我很知道：如果我不也給他一下，村人們就会立刻杀死我的。我那些孩子們，便要成为孤兒，孤另另的剩在上帝的广大的世界上了。

达尼罗一到我在站着的地方，他說：'爸爸——小爸爸，别了。'眼泪流下他的面庞来，洗掉了血污。至于我呢，我可是……我擎不起臂膊来，非常沈重。好象一段树。上了刺刀的枪儼然的横在我的臂膊上，还在催逼了，我就用枪柄給了我那小子一下子……我打在这地方……耳朵上面这里……他叫了起来，嗚嗚呵——嗚呵——，两手掩着脸，跌倒了。

我的哥薩克們放声大笑，道：'打呀，密吉夏拉，打呀，对你的达尼罗，好象在伤心哩，打呀，要不然，我們就放了你的血。'

軍官走到大門口来了，面子上是呵斥大家模样。但他的眼睛是在笑的。

于是哥薩克們都奔向俘虏去，用刺刀干起来了。我的眼前发了黑，我跑掉了，只是跑，顺着街道。但那时我还看見，他們怎样将我的达尼罗踢得在地上滾来滾去。騎兵

曹长用刀尖刺进了他的喉嚨。达尼罗却不过还叫着：咯咯……"

因了水的压力，船板都瑟瑟地发响，榛树也在我們下面作悠长的呻吟。

密吉夏拉用脚去鈎那被水挤逼上来的龙骨，并且从烟斗里叩去未烬的灰，一面說：

"我們的船要沈了。我們得坐在这里的树上，直到明天中午了。眞倒运！"

他沈默了很久。随后就又用那低低的，鈍滞的声音說了起来：

"为了这件事，他們将我送到高級宪兵队去了。——現在是許多水已經流进顿河里面了，但在夜里我总还是听見些什么，好象一个人在喘呼，在咽气，好象在勒死。就象我那一回跑走的时候，听到了的我那达尼罗的喘呼一样。

这就这样地使我吃苦呵，使我的良心。"

"我們和紅軍对着陣，一直到春天。于是綏克垒提夫将軍来加入了，我們就将他們远远的赶过了顿河，直到薩拉妥夫县。

我虽然是家长，但当兵却是很不容易的，这就因为我的两个兒子都在紅軍里。

我們到了巴拉晙夫鎮。关于我的大兒子伊凡的事，我什么也沒有听到，什么也沒有知道。但哥薩克們里面，却忽

然起了风传了，——鬼知道，这是从那里传来的呢——，說伊凡已經从紅軍被捉，送到第三十六哥薩克中队去了。

我这村里的人們便都嚷了起来：'我們去抓凡加罢，他得归我們来結果的。'

我們到了一个村，瞧罢，第三十六中队就駐紮在这地方。他們立刻去抓了我的凡加，捆綁起来，拖到办公室。他們在这里将他毒打了一頓，这才对我說道：

'押他到联队本部去！'

从这村到本部，远近是十二威尔斯忒。我們的百人团的团长一面交給我押解票，一面說——但他却并不对我看：

'票在这里，密吉夏拉。送这少年到本部去。和你一起，他就靠得住。从父亲手里，他不跑掉的。'

这时我得了上帝的指点。他們想要怎样，我覚察出来了。他們叫我押送他去，是因为他們豫料着我会放他逃走的。后来他們就又去捉住他，将他和我同时結果了性命。

我跨进那关着伊凡的屋子去，对卫兵說道：

'将这俘虏交給我罢，我得带他上本部去。'

'带他去就是，'他們說，'我們是随便的。'

伊凡将外套搭在肩膀上。拿帽子在手里轉了两三个旋子，便又抛在长椅上面了。

我們离开了村庄。路是在上到一个岡子上。我不作声。他不作声。我常常回过了头去，是要看看可有人监察我們的沒有。我們就这样地，大約走了一半路。到得一座小小的神庙的跟前。我們的后面看不見一个人。凡涅就向我轉

过脸来了。說道，他的声音是很伤心的：'爸爸，——到本部，他們就要我的命了。你是带我到死里去的阿。你的良心还是总在睡觉么？'

'不，凡涅，'我說，'我的良心并沒有睡着。'

'可是对我却一点都沒有同情么？'

'你眞使我伤心得很，孩子，为了愁苦，我的心也快要粉碎了。'

'如果我使你愁苦，那就放我逃走罢。你想想看，我活在这世界上，实在还沒有多少日子哩。'

他跪下去了。在我面前磕了三个头。我于是对他說：'讓我們到了坡，我的孩子。那么，你跑就是。我来放几下空枪装装样。'

你也知道，已經成了一个小伙子了，从他嘴里是吐不出深情話来的。但他現在可是抱住了我的頸子，接吻了我的两只手……

我們又走了两威尔斯忒。他不作声。我不作声。我們到了坡上面。伊凡站住了。

'那么，爸爸，再見。如果我們两个人都活着，我总要照顧你一世的。你总不会从我嘴里听到一回粗話的。'

他拥抱了我，这时我的心快要裂碎了。

'走罢，孩子，'我对他說。他跑下坡去了。他时时回了头，向我装手势。我讓他跑了十二丈远。于是我从肩膀上卸下枪，曲了一条腿，使臂膊不至于发抖，只一按……就直打在脊梁上了。"

密吉夏拉慢慢的从袋子里摸出烟囊来，用火石注意地打了火，慢慢的点在他的烟斗上，吸了起来。他那空着的手里，拿了发着微光的火绒。他的脸上的筋肉在牵动。在肿起的眼睑下，强项地，冷淡地閃着歪斜的眼睛。

"可是……他跳了一下，拚命的还跑了丈多路。这才用两手按住了肚子，向我迴过身来了：'爸爸……怎么的？……'他倒了下去，乱蹬着两脚。我跑过去，俯在他上面。他上翻着眼珠。嘴唇上吹着血泡。我想，現在是完了，他要死了。但他还起来一下。忽然間，說——向我的手这一边摸撫着：'爸爸，我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女人……'他的头倒向一边了。他想用指头来按住那伤口。但那地方……鲜血只是从指头間涌出来……他呻吟着。仰天躺倒。严酷地凝視我。他的舌头已經不灵了。他还想說什么話。但只能說出：'爸~~~~爸，爸~~~~爸……'来。我两眼里涌出了眼泪，并且对他說：'凡紐沙，替我戴了苦难的冠罢。不錯的，你有女人和一个孩子。可是我却有七个躺在木榻上呵。倘使我放掉你，哥薩克們就会結果我，那些孩子們也都得做乞丐了。'

他还躺了一会，于是完結了。他的手捏着我的手。我脱下他那外套和长靴，用一块布盖在他脸上，就回到村子里……

現在你判断罢，好人，我是为着孩子們受了这么多的苦楚，賺得一头白发的……我为了他們做活，要使他們不

至于缺少一片面包。白天黑夜，都沒有休息。……可是他們却象我那女兒那泰莎似的，对我說：‘爸爸，我不願意和你坐在一个桌子上……’这怎么能受得下去呢？”

船夫密吉夏拉低下头去了。他还用沈重的，不动的眼光看定我。在他背后开始出現了黎明，熹微而且茫漠。从右岸上，在白楊的瞎丛里，夹着野鴨的乱叫，响来了一个冷得发哑的，渴睡的声音：

“密吉夏拉！老鬼！船来！……”

枯煤，人們和耐火砖

F. 班菲洛夫
V. 伊連珂夫

枯煤爐以几千吨三和土的斤两，沈重地压在基础木桩——一千二百个木桩——上面了，于是就将几千年間搬来的树木，古代的巨人的根株，被谿水冲下的泥土所夹带而来的野草，都在这里腐烂了的地底的泥沼，藏在它下面。这沼，是曾經上面爬着浓雾，晴明的时候，则渦旋着蚊蚋的密云的沼，只要有落到它肚子里来的东西，它都貪婪地吃掉了。但是，泥，树木，草，愈是沈到那泥濘的底里去，就逐漸用了它們的残骸，使沼愈加变得狹小。蘆葦也一步步的从岸边逼近中心去，使它狹窄起来。沼就开始退却了，泥，树木，草，蘆葦，从四面来攻击它，一边攻击，一边使它乾涸，盖上了一层有許多凸起的，蛹一般的，泥煤的壳。

經过了几百年，壳变硬了，就成了滿生着繁茂的杂草和野荊球树的矮林的黑土。

这样子，自然就毫不留下一些关于这的传說，記录或紀念，而将腐烂的泥沼埋沒了。

于是人們到这里，在山脚下的广場上，摊开那筹划冶

金工厂的图样来，指定了安設枯煤爐的地方，就在熔矿爐的邻近。河馬一般數相的挖掘机立刻活动起来了，掘地的人們走下很大的洞里去。人們赶紧走下去了，但当掘掉上层的黑土，挖掘机从它拖着嘴唇的大嘴里吐着大量的大土块，慢慢地再又旋轉着它那有节的頸子的时候，才知道地底下很柔軟，稀烂，就象半熟的粥一般。

人們发見了泥沼。

当开掘地基的时候，建設者們也知道地盘是不很坚固的，但在泥沼上面来安枯煤爐，却誰也沒有想到过。这烂泥地，是也如矿洞里的突然发生煤气一样，全是猝不及防的出現的。建設者們愈是往下走，稀湿的地底就愈是在脚下唧唧的响，啪啪的响，并且将人們滑进它那泥濘的，发着恶臭的肚子里面去。

也許有簡单的办法的，就是又用土来塡平了地基，在那里种上些带着紫色耳环的白樺，或者听其自然，一任它再成为滿着臭水，有些蚊，蚋，野鴨的泥沼。但据工厂的設計图，是无論如何，爐子一定該在这里的，如果換一个地方，那就是对着已經有了基础的鑄造厂，輾制厂的馬丁式熔矿爐，水門汀，鉄，石子的梯队摇手——也就是弄坏一切的建設，抛掉这广場。

退却，是不能的。

于是人們就浸在水里面，来打那木桩。首先——打下木桩去，接着又用巨大的起重机将它拔出，做成窟窿，用三和土灌进这窟窿里面去。建設者們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方法，所有的手段，打下了木桩——一千二百个木桩。

这么一来，那里还怕造不成枯煤爐呢？

发着珠光的耐火砖，好象又厚又重的玻璃一般，当当地响。砖头仿佛經过研磨，拿在手上，它就会滑了下去，碎成細碎的，玎璫作响的末屑。但工人們却迅速地，敏捷地将它們叠起来。砖头也閃着它带紅色的棱角，在他們手里玩耍。枯煤爐的建造場上，就滿是木槌的柔軟的丁丁声，穿着灰色工衣的人們的說話声，貨車的声响，喧嚣的声响。有时候，話声和叫声忽然停止了，于是音，响，喧嚣，就都溶合在仿佛大桶里的酒糟在发酵似的一种营营的声音里。

这样的一点鐘——两点鐘——三点鐘。

营营声大起来了，充滿了全建筑物，成为砖匠們的独特的音乐，和銀色的灰尘一同溢出外面去了。

“原料！”忽然間，到处是工人們的叫喊，打断了营营声，于是头上罩着紅手巾，脚穿破靴，或是赤脚的，身穿破烂的乡下式短外套的女人們，就从挂台将灰色的粘土倒在工人們的桶子里。

“花样！”

“花样？”

造一个枯煤爐，計有五百八十六种砖头的花样，即样式。其实，爐子是只要巧巧的将这些花样湊合起来就行的。

砖都在那边的堆場上。将这些搬到屋里来，一一凑合，恰如用各件凑成发动机，縫衣机，鐘表的一般，就好。凑成之后，塗上原料——爐子就成功了。是簡单的工作。然而工人們每叠上一块新的花样去，就皺一回眉，花样有各种的样式，和建筑普通的房屋，或寬底的俄国式火爐的单純的紅砖，是两样的。有种种的花样——有圓錐形的，也有金字塔形的，立方体的，螺旋状的，双角状的。必須明白这些花样的各种，知道它嵌在什么地方，必須巧妙地塗上原料去，塗得一点空隙都沒有，因为爐子里面就要升到一千度以上的热度，那时候，只要有一点好象极不要紧的空隙，瓦斯也会从那地方鑽出来。而且——还应該象鐘表的机件一样，不能大一个生的密达，也不能小一个生的密达，要正确到一点参差也沒有。

突击队員知道着三和土的工人們已經交出了确立在木桩上面的爐子的地基，征服了泥沼的自己的工作；知道着石匠們应該造起足以供給五十五万吨好枯煤的爐子，为了精制石脑油，石炭酸，以及别的出产物，而将瓦斯由这里送到化学工厂里去的爐子来。他們知道着倘使沒有枯煤，則每年必須供給一百二十万吨生鉄于国家的熔矿，就动弹不得。

但是，只要有一点小空隙，有一点参差的縫，什么地方有一点小破綻，爐子也只好从队伍里开除出来。所以指导者們就总在爐旁边走来走去，测量砌好了的处所，一有破綻，即使是怎样微細的，也得教将这拆掉，从新砌一遍。

就在近几时，当测量的时候，指导者們发見了爐壁比标准斜出了二十四米里密达①，也就教拆掉了。由此知道拆掉了的一排里的一块花样下面的原料里，有一片小小的木片。这怎么会弄到那里面去的呢？"誰知道呢！工人們难道将粘土統統嚼过，这才塗上去的么！"然而对于这等事，指导者們却毫不介意，将好容易砌好了的三排，全都推倒了——这是四个砖匠們的一日夜的工作。

就要这样精密的技术。

矿工們正在咬进庫玆巴斯的最丰富的煤层去。他們无日无夜，在深的地底里，弄碎着漆黑的煤，几千吨的抛到地面上。煤就在平台上装进貨車里，由鉄路运到庫玆尼玆基冶金工厂去，那地方，是两年以前，还是大野的广漠的湖和沼澤张着大口，从連山吹下来的风，用了疼痛的沙尘，来打稀有的旅客，并无車站，而只在支路的終点，摆两輛旧貨車来替代的。

煤的梯队，飞速的奔向新庫玆尼玆克——社会主义底都市，在广漠的平野中由劳动者阶級所建設的市鎮去。

煤在这里先进碎矿机里去，被拣开，被打碎——煤和熔剂的混合物——于是用了貨車，倒在爐子的燒得通紅的大嘴里，經过十七个鐘头之后，又从这里吐出赤热的饅头来……这就是枯煤。潑熄枯煤，吱吱的发响，象石灰一

① 約合中国尺八分弱。——譯者。

样，經过分类，再繼續它的旅行，就是拌了生矿，跑进烧得通紅的大嘴，大肚子的熔矿爐的大嘴里面去。

枯煤——是熔矿爐，发电所，化学工厂的食料。

新市鎮是靠枯煤来維持生活的。

是的。但在目前，这还不过是一个空想，要得到枯煤，必須先将它放在耐火砖的装甲室里炼一炼，恰如建設者們将泥濘的饕餮的沼澤，炼成了三和土一般，……那时候，空想就变了現实；那时候，鑄造厂，輾制厂，发电所，化学工厂就一齐活动起来；那时候，机器脚踏車就来来往往，文化的殿堂开开了，而刚从农村来到这里的人們，正在每天将自己的劳动献給建設的人們——就从瞎眼的昏暗的土房的屋子里，搬到社会主义的都市，工业都市上来了。

突击队长西狄克，就正在空想着这件事。

建設枯煤爐，也就是搬到社会主义底都市去的意思。党和政府，将他看作他那突击队里，曾在特别周間，出过一天叠上五百块砖的选手的光荣的队員，而使他負着絕大的責任，西狄克是知道的，然而还是怀着这空想。

可是这里有耐火砖——这些五百八十六个的花样。

于是西狄克被不安所侵袭了。

他站在高地方，搖搖摆摆，好象在鉸鏈上面一样。他似乎不能鎮靜的站着了，仿佛屋頂現在就要落到他的头上来，仿佛无論如何，他总想避开这打击，只是静不下，走不停。

他現在輕捷地，好象給发条弹了一下似的，跳了起来，

跨过砖堆，跑到下面来了，于是和学徒并排的站着。

“不是又在用指头塗着了么？”他巧妙地将砖头向上一抛，砖头在空中翻了几个轉身，輕輕地合适地又落在他手掌里了。他用了小刮刀，塗上原料，嵌在砖排里。砖就服服帖帖的躺在自己的处所，恰如小猪的躺在用自己的体温偎暖了的自己的角落里一般。

“要这么干的么？”在旁边作工的女学徒孪罗莫伐問道，于是紅了脸。

“不这么，怎么呀？”西狄克莽撞地説。“在用别的法子塗着了罢。”

他講話，总仿佛手上有着細索子，将这連結着的一样。脸是干枯的，面庞上滿是皺。皺紋向各方面散开——从眼睛到耳朵，从下巴到鼻子，于是从此爬上鼻梁，溜到鼻尖，使鼻尖接近上唇，成为鹰嘴鼻。

“畜生，畜生，”他咂舌似的説着，爬到上面去，从那里注視着六十个突击队，皺着眉头，还常常将什么写在笔記本子上。

这永是冷静，鎮定，充滿着自信的他，今天是怎么了呀？今天是有什么蹟絆了他，有什么使他煩乱，皺眉，使他跑来跑去了。

今天，他又被奥波倫斯基的突击队比敗了。

固然，在他，是有着辯解的話的。他的突击队——是砌紅砖的专門家，来弄耐火砖，还是第一次，而且在他的突击队里，六十人中只有十一个是工人，此外——就都是

学徒們和稷林一流的脚色。早晨，他問稷林道，“你以为要怎么竞爭才好呢?”稷林答道，“只要跟着你，我是海底里也肯去的。”那里有怎样的海呢? 那就是海，是——正在掀起第九个浪来的——奥波倫斯基。但是，从稷林，从虽在集团里而几乎还是一个孩子的人，从虽在献身于集团而还沒有創造的能力的孩子的人，又能够收获些什么呵! 然而奥波倫斯基的突击队，却大抵是中央劳动学校的学生，指导者們是从唐巴斯来的，他們在那里造过枯煤爐，有着經驗。

在西狄克，是有辯解的話的。

但是，在这国度里，辯解是必要的么? 能够总是依据着“客观底”原因么? 不的。西狄克走来走去，他失了鎮静，渐渐没有自信了。当他的突击队初碰見耐火砖的时候，他問道：

“怎样，大家?”

“和誰竞賽呀?”工人們問他說。“和奥波倫斯基么? 什么，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呢。”

这是的确的。一看見奥波倫斯基，就令人覚得詫异。他的姓名，是好象突击队的旗子一样，在广場上飄揚的，但他还不滿二十一岁，显着少年的粉紅的面頰，然而这他，却指揮着突击队，将西狄克的突击队打敗了。

第一天，西狄克的突击队滿怀着自信，用了稳重的脚步，走下到耐火砖的处所去，立刻占好自己的位置，含着微笑向別的突击队宣了战，动手工作起来。那时候，西狄

克还相信是能得胜的。他和突击队都以极度的紧张，在作工时間中做个不歇——砖头当当的在响，木槌在敲。这天将晚，紧张也跟着增大了，用了恰如漁夫将跳着魚兒的网，拉近岸来那时一样的力量。

但到晚上，西狄克的头发都豎起来了，他的突击队，每人迭了〇·五吨，可是奥波倫斯基的突击队却有——一·四吨。

"哦，"西狄克公开似的說。"明天一下子都贏他过来罢。"

然而明天又是新的低落。突击队在耐火砖上，在花样上碰了釘子了，无論怎样，一个人总不能迭到〇·九吨以上。其实，外国人①是原以每人〇·五吨为标准的，因为管理部知道着突击队的力量，所以加到〇·八吨。西狄克是已經超出了官定的标准了。但这說起話来，总是含着微笑，順下眼睛的少年的康索讓尔奥波倫斯基，却将那他打敗。

突击队的会議时，西狄克又发了和先前一样的質問：

"但是，怎样，大家？"

"怎样？难呀，这砖头不好办。"

"难么？比建設社会主义还难的事情，是沒有的，可是不正在建設着么。"西狄克回答說，一面自己首先研究起来。

他采用了奥波倫斯基的方法，将全部分成队伍，四人

---

① 当是从外国聘来的技师。——譯者。

一队，两个工人放在两侧，中間配上两个学徒。他測定了砖匠們的一切的动作，不再在远处望着工作，却紧紧的釘住了在監督了。

"奋斗罢。教恶魔也要倒立起来的。"工人們兴奋地説。

于是西狄克的突击队，就肉搏了奥波倫斯基了，每人迭了一·二吨，摩了他的垒。

然而昨天，奥波倫斯基又每人迭了二·二吨。人們説，这是世界底記录。西狄克发抖了，他在一夜里，就瘦了下去，他的皺紋变成深沟，鼻子更加鉤进去了，背脊也駝了，但眼睛却在敏捷的动，抓住了砌砖的全过程，分析出它的基础部分来。

西狄克的今天的静不下，就为了这緣故。

"畜生，畜生，"他喃喃地説。"缺陷在什么地方呢？"

在工人們么？工人們是在工作的。他們不但八点鐘，还决心要做到十点鐘，或者还要多——他們提議将全突击队分为輪流的两班，那么，一日一夜里，工人們可以做到十六点鐘了。然而問題并不在这里。一日一夜做二十点鐘工，是做得到的，为了砌砖而折断了脊梁，也做得到的。但是，建設事业是高兴这样的么？

这是无聊的想头。

那么，問題在那里呢？

在砌法么？不，耐火砖的砌法的技术，工人們好象已經学会了。加工錢么？笑話，突击队以这么大的紧张在作工，并非为了錢，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为了"卢布"，突击队

只要照〇·八吨的标准，做下去就好，但在事实上，他們不是拿着一样的工錢，却每人砌着一·二吨么？

西狄克就这样地，天天找寻着缺陷，他注視着工作的进行，将这加以解剖，在笔記本子上画图，将工人們組織起来，又将他們改組，即使到了夜里，也还是坐在自己的屋子——隔壁总有小孩子哭着的棚屋里。

他連上床睡觉都忘掉了，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从桌子底下拉出来。

到今天六月一日，西狄克眼光閃閃地走到耐火砖这里来了。他看透了事情的本質。第一——是奥波倫斯基的突击队嵌砖嵌得很快，他們是已經和砖头完全馴熟了的。然而一切突击队，都有一个共通的缺陷，使他們迭得慢的，一定是遞送砖头的人們，他們空开了时間，慢慢地遞送，所以砖匠們只得空着手等候着。奥波倫斯基是仗着嵌砖嵌得快，从这缺陷逃出了。西狄克的突击队，还沒有奥波倫斯基的突击队那样的和砖头馴熟。所以应該监督遞送砖头的人們，借此去进逼奥波倫斯基的突击队。第二，是一到交代，走出去的时候，毫不替接手的人們想一想，随便放下了砖头。这里就将时間化費了，于是……

“独立会計，”西狄克說。“給我們一个地方罢，我們会負責任的。我們要分成两班，在一处地方，从头到底的工作下去，但遞送的人們要归我們直接管理，我們要竭力多給他們工錢，按照着迭好的耐火砖的吨数来計算。”

自从将突击队改了独立会計之后，到第二天，西狄克

才显出了一个大飞跃，逼近奥波倫斯基了。

夜。

工厂街的郊外（还沒有工厂街，这还只是在基础里面的一个骨架），被散在的电灯的光照耀着。电灯在风中动摇，从远地里就看得見。庫玆尼克斯特罗伊①——这是浮着几百只下了錨而在搖动的船的大船塢。

都市在生長着。

二万四千的工人們，每天从基础里扛起都市来，那是二万四千的西狄克們，奥波倫斯基們，稷林們。他們一面改造自然，使它从屬于集团，一面改造自己本身，改造对于人們，对于劳动的自己的态度，于是在事实上，劳动就成为“名誉的事业，道德和英勇的事业”了。

现在我們又在耐火砖的处所了，我們的面前，有西狄克和奥波倫斯基在。

什么东西在推动他們，什么东西使他們忘記了睡覺的呢？

“我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卢布（卢布是我們随处可以弄到的，也不推却它），来的是为了要給人看看我們，看看我們康索謨尔是怎样的人。”奥波倫斯基回答說。

“我不懂，”西狄克开初說，停了一会，又添上去道，“我这里面有一条血管，是不能任憑它就是这模样，应該

---

① “熔矿爐建設”的意思。——譯者。

改造一下，应該給人們后来可以說——'西狄克和他的突击队，是很奋斗了的'那么地，从新創造一下的。"

我們的阶級正在創造。

我們是生在伟大的創造的时代。

后　記

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尔迦沿岸的一个混有日耳曼，犹太，俄罗斯，韃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岁时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岁。"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后，他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发表小說《精光的年头》，遂得了甚大的文誉。这是他将內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絕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評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沒落。但至一九三〇年，以五年計划为題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謀及其失敗的长篇小說《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苦蓬》从《海外文学新选》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还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时候而論，是很旧的，但这时苏联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

也比成名后較为真摯。然而也还是近于随笔模样，将传説，迷信，恋爱，战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观，可是也觉得颇为悅目。珂刚教授以为毕力涅克的小說，其实都是小說的材料(見《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用于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当的。

綏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亲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亲是农家女。高等中学第七学級完毕后，她便做了小学的教員，有时也到各地方去演剧。一九一七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但至一九年这党反对革命的战爭的时候，她就出党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亚的日报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欢迎，于是就陆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里尼亚》(中国有穆木天譯本)和《犯人》(中国有曹靖华譯本，在《烟袋》中)。

《肥料》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写的是十月革命时一个乡村中的貧农和富农的斗爭，而前者終于失敗。这样的事件，革命时代是常有的，蓋不独苏联为然。但作者却写得很生动，地主的阴险，乡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农的坚决，都历历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对于革命的冷淡模样，她的作品至今还为讀書界所爱重，实在是无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却是一件难事业，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賓是用了农民的土話所写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实很难懂，听說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乡村的风俗和土音的人，也还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别的字典。我的手头沒有这样的字典。先前曾将这篇譯载别的刊物上，这回是从新改譯的。倘有总难了然之处，則求教于一个熟知农民事情的韃靼的妇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系。但求教之后，却愈加知道这篇的难懂了。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够传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旧譯来，却自以为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乡下去，在农民里面过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譯罢。”

但譯者却将求教之后，这才了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乡下的土話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长在日本乡下的M君，勉强譯出，而于农民言語，则不再用某一处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为我是深知道决不会有人来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 (Nikolei Liashko)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个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农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来当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着工人夜学校的講义。一九〇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团体，因此轉輾于捕縛，牢獄，监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

十年，但也就在这生活中开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为无产者文学团体“鍛冶厂”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熔爐》，写內乱时代所破坏，死灭的工厂，由工人們自己的团結协力而复兴，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鉄的靜寂》还是一九一九年作，現在是从《劳农露西亚短篇集》內，外村史郎的譯本重譯出来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写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对于复兴的热心，小市民和农民的在革命时候的自利，都在这短篇中出現。但作者是和传統頗有些联系的人，所以虽是无产者作家，而观念形态却与“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无产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对于农民的憎恶，也常見于初期的无产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矫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即为此費去不少的篇幅。

聶維洛夫(Aleksandr Neverov)眞姓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薩瑪拉(Samara)州的一个农夫的兒子。一九〇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級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內战时候，則为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会的机关报《赤卫軍》的編輯者。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飢荒之际，他和飢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鍛冶厂”，二二年冬，就以心脏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〇五年发表，此后所作，为数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饒的城塔什干》，中国有穆木天譯本。

《我要活》是从爱因斯坦因(Malia Einstein)所譯，名为《人生的面目》(Das Antlitz des Lebens)的小說集里重譯出来的。为死去的受苦的母亲，为未来的将要一样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們而战斗，观念形态殊不似革命的劳动者。然而作者还是无产者文学初期的人，所以这也并不足令人詫异。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里說：

"出于'鍛冶厂'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将崩坏时代的农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写者之一的那亚历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全身浴着革命的吹嘘，但同时也爱生活。……他之于时事問題，是远的，也是近的。說是远者，因为他貪婪的爱着人生。說是近者，因为他看見站在进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实的路上的力量，覚到解放的力量。……

"聶維洛夫的小說之一《我要活》，是描写自願从軍的紅軍士兵的，但这人也如聶維洛夫所写許多主角一样，高兴地爽快地爱着生活。他遇見春天的广大，曙光，夕照，高飞的鶴，流过洼地的小溪，就开心起来。他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却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这是因为要活的緣故；因为有意义的人生观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要求着死的緣故；因为单是活着，并非就是生活的緣故；因为他記得洗衣服的他那母亲那里，每夜来些兵丁，脚夫，貨車夫，流氓，好象打一匹乏力的馬一般地毆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覚，呆头呆脑的无聊的将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緣故。"

瑪拉式庚(Sergei Malashkin)是土拉省人，他父亲是个貧农。他自己說，他的第一个先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他父亲很守旧的，只准他讀《圣經》和《使徒行传》等类的書；他偸讀一些“世俗的書”，父亲就要打他的。不过他八岁时，就見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莱尔孟多夫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給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梦看見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岁的时候非常之淘气，到处捣乱。十三岁就到一个富农的家里去做工，放馬，耕田，割草……在这富农家里，做了四个月。后来就到坦波夫省的一个店鋪子里当学徒，虽然工作很多，可是他总是偸着功夫看書，而且更喜欢“捣乱和頑皮。”

一九〇四年，他一个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个牛奶坊里找着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見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們的小組。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时候，他参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动，攻打过一个飯店，叫做“波浪”的，那飯店里有四十个宪兵駐紮着：很打了一陣，所以他就受了伤。一九〇六年他加入了布尔塞維克党，一直到現在。从一九〇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国到处流荡，当苦力，当店員，当木料厂里的工头。欧战的时候，他当过兵，在“德国战綫”上經过了不少次的残酷的战斗。他一直喜欢讀書，自己很勤懇的学习，收集了許多少見的書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岁，才“偶然的写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断的文学工作之中，我写了一些創

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經出版了）。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滿意，尤其因为我看見那許多伟大的散文創作：普式庚，萊尔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着他們的創作，我时常覚着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写的东西——簡直一无价値……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着，轉动着伟大的时代，我的同阶級的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是沈默着的，是受尽了一切痛苦的，現在却已經在建設着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語，大声的表演自己的阶級，乾脆的說：——我們是主人。

“艺术家之中，誰能够广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这个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暫时沒有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难受。”（瑪拉式庚自传）

他在文学团体里，先是屬于“鍛冶厂”的，后即脫离，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写一个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灭的經过的小說，曰《月亮从右边出来》一名《异乎寻常的恋爱》，就卷起了一个大风暴，惹出种种的批評。有的說，他所描写的是眞实，足見現代青年的墮落；有的說，革命青年中幷无这样的現象，所以作者是对于青年的中伤；还有折中論者，以为这些現象是实在的，然而不过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学校还因此施行了心理測驗，那結果，是明白了男女学生的絕对多数，都是願意繼續的共同生活，

"永續的恋爱关系"的。珂刚教授在《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对于这一类的文学，很說了許多不满的話。

但这本書，日本却早有太田信夫的譯本，名为《右側之月》，末后附着短篇四五篇。这里的《工人》，就从日本譯本中譯出，并非关于性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杰作，不过描写列宁的几处，是仿佛妙手的速写画一样，頗有神采的。还有一个不大会說俄国話的男人，大約就是史太林了，因为他原是生于乔其亚(Georgia)——也即《鉄流》里所說起的克魯怎的。

綏拉菲摩維支(A. Ser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ndr Serafimovich 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鉄流》发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时代的紀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为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作者了。靖华所譯的《鉄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传，为省紙墨計，这里不多說罢。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从《綏拉菲摩維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譯出来的，都还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譯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說得很分明，現在就完全抄录在下面：——

> 綏拉菲摩維支是《鉄流》的作家，这是用不着介紹的了。可是，《鉄流》出版的时候已經在十月之后；《鉄流》的題材也已經是十月之后的題材了。中国的讀者，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也許很願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

前是怎么样写的。是的！他們应当知道，他們必須知道。至于那些以为不必知道这个問題的中国作家，那我們本来沒有这种閑功夫来替他們打算，——他們自己会找着李完用文集或者吉百林小說集……去学习，学习那种特别的巧妙的修辞和布局。騙人，尤其是騙群众，的确要有点兒本事！至于綏拉菲摩維支，他是不要騙人的，他要替群众說話，他幷且能够說出群众所要說的話。可是，他在当时——十月之前，应当有騙狗的本事。当时的文字獄是多么残酷，当时的書报檢查是多么严厉，而他还能够写，自然幷不能够"暢所欲言"，然而写始終能够写的，而且能够写出暴露社会生活的强有力的作品，能够不断的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

这篇小說：《一天的工作》，就是这种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时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載在《亚佐夫海边报》上。这个日报不过是頓河边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的日报。讀者如果仔細的讀一讀这篇小說，他所得的印象是什么呢？难道不是那种旧制度各方面的罪恶的一幅画象！这里沒有"英雄"，沒有标語，沒有鼓动，沒有"文明戏"里的演說草稿。但是，……

这篇小說的題材是眞实的事实，是諾沃赤尔卡斯克城里的藥房学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謝尔盖，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的时候，正在这地方当藥房的学徒，他亲身受到一切种种的剝削。謝尔盖的生活是非常苦

的。父亲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够再讀書，中学都沒有毕业，就到处找事做，換过好几种职业，当过水手；后来还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帮助，方才考进了藥房，要想熬到制藥师副手的資格。后来，綏拉菲摩維支帮助他在郭鉄尔尼珂华站上自己开办了一个农村藥房。綏拉菲摩維支时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〇八年他就在这地方收集了材料，写了他那第一篇长篇小說：《曠野里的城市》。

范易嘉志。一九三二，三，三〇。

孚尔瑪諾夫 (Dmitriy Furmanov) 的自传里沒有說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沒有說起他的出身。他八岁就开始讀小說，而且讀得很多，都是司各德，萊德，倍恩，陀尔等类的翻譯小說。他是在伊凡諾沃·沃茲納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进过商业学校，又在吉納史馬毕业了实科学校。后来进了墨斯科大学，一九一五年在文科毕业，可是沒有經过"国家考試"。就在那一年当了軍医里的看护士被派到"土耳其战綫"，到了高加索，波斯边境，又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西部战綫"和"西南战綫"……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諾沃，做工人学校的教員。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之后，他热烈的参加。他那时候是社会革命党的极左派，所謂"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

"只有火焰似的热情，而政治的經驗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后来，又成了无政府派，当时

觉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无治主义的炸弹去建設，大家都自由，什么都自由！”

“而实际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苏維埃里工作（副主席）；之后，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尔塞維克党。伏龙兹（Frunze，是托罗茨基免职之后第一任苏联軍事人民委員长，現在已經死了。——譯者）对于我的这个轉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几次談話把我的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幻想都扑灭了。”（自传）

不久，他就当了省党部的書記，做当地省政府的委員，这是在中央亚細亚。后来，同着伏龙兹的队伍参加国內战爭，当了查葩耶夫第二十五师的党代表，土耳其斯坦战綫的政治部主任，古班軍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軍区域里去做工作，当了“赤色陆战队”的党代表，那所謂“陆战队”的司令就是《鉄流》里的郭如鶴（郭甫久鶴）。在这里，他脚上中了枪弹。他因为革命战爭里的功劳，得了紅旗勋章。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开始写文章，登載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报章杂志上。一九二一年国內战爭結束之后，他到了墨斯科，就开始写小說。出版了《赤色陆战队》，《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乱》出版（中文譯本改做《克服》），这是講一九二〇年夏天謝米列赤伊地方的国內战爭的。謝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国旧書里，有譯做“七河地”的，这是七条河的流域的总名称。

从一九二一年之后，孚尔瑪諾夫才完全做文學的工作。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書；銘很簡单，是：特密武黎·孚尔瑪諾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

孚尔瑪諾夫的著作，有：

《査patible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乱》——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說，一九二五年。

《七天》（《査葩耶夫》的縮本）——一九二六年。

《斗爭的道路》——小說集。

《海岸》（关于高加索的"报告"）——一九二六年。

《最后几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几天》——"报告"和小說集，一九二六年。

《盲詩人》——小說集，一九二七年。

《孚尔瑪諾夫文集》四卷。

《市儈杂記》——一九二七年。

《飞行家薩諾夫》——小說集，一九二七年。

这里的一篇《英雄們》，是从斐檳斯的譯本（D. Fourmanow: Die roten Helden, deutsch von A. Videns, Verlag der Jugendinternationale, Berlin 1928）重譯的，也許就是《赤色陆战队》。所記的是用一支奇兵，将白軍的大队打退，其中似乎还有些传奇色采，但很多的是身历和心得之談，耶如由出发以至登陆这一段，就是給高談专門家和嘮叨主

义者的一个大教訓。

将“Helden”譯作“英雄們”，是有点流弊的，因为容易和中国旧来的所謂“显英雄”的“英雄”相混，这里其实不过是“男子汗，大丈夫”的意思。譯作“別动队”的，原文是“Dessant”，源出法文，意云“追加”，也可以引伸为飯后的点心，書籍的附录，本不是軍用語。这里称郭甫久鶴的一队为“rote Dessant”，恐怕是一个諢号，应該譯作“紅点心”的，是并非正式軍队，它的前去攻打敌人，不过給吃一点点心，不算正餐的意思。但因为单是猜想，不能确定，所以这里就姑且譯作中国人所較为听慣的，也非正装軍队的“別动队”了。

唆罗訶夫（Michail Sholochov）以一九〇五年生于頓州。父亲是杂貨，家畜和木材商人，后来还做了机器磨坊的經理。母亲是一个土耳其女子的曾孙女，那时她带了她的六岁的小兒子——就是唆罗訶夫的祖父——作为俘虏，从哥薩克移到頓来的。唆罗訶夫在墨斯科时，进了小学，在伏罗內希时，进了中学，但沒有毕业，因为他們为了侵进来的德国軍队，避到頓方面去了。在这地方，这孩子就目睹了市民战，一九二二年，他曾参加了对于那时还使頓州不安的馬賊的战斗。到十六岁，他便做了統計家，后来是扶养委員。他的作品于一九二三年这才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战为材料的小說《靜靜的頓河》，到現在一共出了四卷，第一卷在中国有賀非譯本。

《父亲》从《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中翻来，原譯者是斯

式拉綏尔(Nadja Strasser)；所描写的也是內战时代，一个哥薩克老人的处境非常之难，为了小兒女而杀較长的两男，但又为小兒女所憎恨的悲剧。和果戈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哥薩克，已經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見了在戈理基初期作品中有时出现的人物。契訶夫写到农民的短篇，也有近于这一类的东西。

班菲洛夫(Fedor Panferov)生于一八九六年，是一个貧农的兒子，九岁时就給人去牧羊，后来做了店鋪的伙計。他是共产党員，十月革命后，大为党和政府而从事于活动，一面創作着出色的小說。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写貧农們为建設农村的社会主义的斗爭的《勃魯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現在欧美諸国几乎都有譯本了。

关于伊連珂夫(V. Ilienkov)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只看見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学》(Literatur der Weltrevolution)的去年的第三本里，說他是全俄无产作家同盟(拉普)中的一人，也是一个描写新俄的人們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的好手。

当苏俄施行五年計划的时候，革命的劳动者都为此努力的建設，組突击队，作社会主义竞賽，到两年半，西欧及美洲"文明国"所視为幻想，妄談，昏話的事业，至少竟有十个工厂已經完成了。那时的作家們，也应了社会的要求，应了和大艺术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艺术作品的实質，一面也用了报告文学，短篇小說，詩，素描的目前小品，

来表示正在获胜的集团，工厂，以及共同經營农場的好汉，突击队員的要求，走向庫兹巴斯，巴庫，斯太林格拉特，和别的大建設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这样的艺术作品来。日本的苏維埃事情研究会所編譯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設丛書》第一輯《冲击队》（一九三一年版）中，就有七篇这一种“报告文学”在里面。

《枯煤，人們和耐火砖》就从那里重譯出来的，所說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設者們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关系，炼造枯煤和建築枯煤爐的方法，耐火砖的种类，竞賽的情形，监督和指导的要訣。种种事

来，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譯了《冲击队》里的一本。因为詳的一本，虽然兴味較多，而因此又掩盖了紧要的处所，簡的一本則脉絡分明，但讀起来終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讀者层的。有心的讀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給中国有两种不同的譯本，决不会是一种多事的徒劳的。

但原譯本似乎也各有錯誤之处。例如这里的"他講話，总仿佛手上有着細索子，将这連結着的一样。"周譯本作"他老是这样地說話，好象他銜了甚么东西在他的牙齿間，而且在紧紧地把它咬着一样。"这里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从桌子底下拉出来。"周譯本作"他常常惊醒来了，者或更正确地說，从桌上擡起头来了。"想起情理来，都应該是后一譯不錯的，但为了免得杂乱起见，我都不据以改正。

从描写內战时代的《父亲》，一跳就到了建設时代的《枯煤，人們和耐火砖》，这之間的間隔实在太大了。但目下也沒有别的好法子。因为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补这空虛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虽然还有几篇，却又是不能紹介，或不宜紹介的。幸而中国已經有了几种长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弥縫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編者。

山 民 牧 唱

西班牙　P.巴罗哈　著



序　文

——拟"講故事"体——

喂，姑娘，正有一点乱談想給您講講哩。

"什么，乱談？"怕您就会皺起眉头来的罢。因为您是最討厌胡說白道的。

可是，也还是乱談。是有些意思的一点乱談，不过我倒覚得有什么眞实的东西在里面的。唉唉，不要这么的皺起眉头来呀。用了我那里的土話来說，我虽然是一个"頑皮"，但这可不是我不好。我又有了年紀了，然而也不是我的錯；就是外面鉄板正經，里面有着那么一点兒的傻气和疯气，也还是不能怪我的。

"那么一点兒？"

对了，那么一点兒。可是我想，这就尽够了。把我弄成这样的人的，是造化。这一点兒的疯气，就扰乱了我的心，常常使我的重心歪到底积外面去。

"又鬧起这么麻煩的說法来了呀。"

麻煩么？那是当然的。因为由您看来，以为既不应該，也不正当的伤，怎样的在內面出着血，您簡直不知道。这么一想，可就使我为难了。

“阿呀，那可不得了。我相信就是了。”

您要信得坚。从您看起来，我是一个傻子，不必量的东西却要去量，不必称的东西也要去称的人，那是明明白白……

“而且不必多說的話也要多說的。”

从您看起来，我一定是一个过重式的人罢。然而呀，我可一向自負是尖穹門式的人物的哩。

“你在說什么呀？簡直一点不懂了。”

那么，您就是說，不要听我的話么？

“那倒不是的。为什么？”

您如果肯听一会我的話，那就講一个短的寓言罢。我的村子的近地，有一座早就有了的大树林，在那林子里，有好些燒炭的人們在做工，您就这么想。

阿阿，姑娘，这一开口，您就覺得已經就是乱談了罢。不过，那是不用管它的。

那些燒炭的人們里，做着大家的头目的，是叫作瑪丁·巴科黎的汉子。这巴科黎有一个女兒，是四近最漂亮的人物。她名叫喀拉希阿莎，但我們跛司珂人是都叫她喀拉希，喀拉希的。恐怕您就要問头发是黑的呢，还是金黃的了罢。但是，我几乎不知道。我看見她的时候，就給那漂亮鎮压住，竟知不清头呀脸呀是什么样子了。如果說这也是乱談，那是我也承認的。老实說，因为生得太漂亮了，头呀脸呀是什么样子的呢，就看也看不見。别的不必說，就是您……

"阿阿，胡說白道！"

瑪丁·巴科黎是在想給女兒找丈夫。他是一个看过許多先前的故事的风流人，所以就想，在女兒的命名日里，邀些自以为可以中选的青年們，請一回客，从中挑一个女婿罢。您要說，这种挑选，爷娘用不着来管的罢？那是，也不錯的。不过这是传統，我們的祖宗传下来的传統，那是了不得的文雅的传統呵……

巴科黎的筵席上，到了七个候选人，是玄妙的数目。因为别的許多人，都被拒絕了。第一个，是退伍炮兵伊革那爵·巴斯丹，第二个是阿尔契克塞的牧羊人密开尔·喀拉斯，第三，是芬台拉比亚的水手特敏戈·瑪丁，第四，是莱塞加的矿工安多尼·伊巴拉吉来，第五，是培拉的過罗太辟台部落的孚安·台烈且亚（俗称孚安曲），第六，是奥寨的樵夫珊卡戈·莎巴来太（俗称伊秋亚），第七，是滠耶司倫部落的青年沛呂·阿司珂那，就是这几个。这七个幻想气味的人物，如果向您来求爱，怕会变成实在的七百个人的罢。

"阿阿，胡說白道！"

不，正确到象宇宙引力說一样的。吃了一通之后，烧炭的瑪丁·巴科黎就另行开口了，"那么，諸位，請你們講講各样的本領罢。"他說着，向候选者們环顧了一轉。

天字第一号說話的是士兵巴斯丹。他講了在亚非利加的冒险，用毛瑟枪的枪刺刺杀过的摩罗人的数目，救了溺死的性命的女人們，半夜里在摩洛哥平原上所遇着的危

险。喀拉希一点也不感动。

"大概，是不喜欢軍人罢?"我想，您是要这么問的。

"不呀，我什么也沒有問呢。"

但是，她也并非不喜欢軍人。其实，喀拉希是有着秘密的，有着藏在心里的很深的秘密的。

第二个說話的是看羊的密开尔·喀拉斯。喀拉斯講了在群山中往来的生活，給山羊和初生的小羊的照管，夜里看了星辰而知道的事情。喀拉希还是不感动。

"大概，是不喜欢到外面去罢?"我看您是要这么想的。

"不呀，我并沒有这么想呢。"

喀拉希有秘密，有着藏在心里的很深的秘密的。

第三个說話的是水手特敏戈·瑪丁了。他講了狂风怒涛声中的洋面的冒险，航海的危险，船被潜水艇击破时候的可怕的感情。喀拉希不动心。并不是她不喜欢水手，决不是的，这只因为她有着秘密，有着藏在心里的很深的秘密的緣故呵。

第四个說話的是萊塞加的矿工安多尼·伊巴拉吉来。他說明了在地下的矿洞的黑暗里做工，以及掘出那藏在大地的肚子里面的矿石来，从漆黑的地獄里，运到太阳照着的地上的努力。喀拉希不动心。因为她是有着秘密的，有着藏在心里的很深的秘密的。

第五个，遏罗太辟台部落的猎人李安曲說話了。他叙述了因为找野猪，就不怕深冬的寒冷，踏雪前去打猎的冒险，还講了关于自己发明的各样的猎法，以及和那么凶猛

的动物的斗爭。然而喀拉希还是不感动。

"喀拉希是不喜欢打猎的么？"

并不是的。还是为了她有秘密，有着藏在心里的很深的秘密的緣故呵。

第六，是奥塞的樵夫伊秋亚說話了。他就講給了树林里的冷靜的生活，密林中的深入，自己的小屋子的幽靜和平安……

"可是喀拉希还是不感动罢？"

当然罗，不感动。这就还是为了她有秘密，有着藏在心里的很深的秘密的緣故呵。

第七个，是渥耶司倫部落的青年沛呂·阿司珂那非說不可了。然而阿司珂那却不知道說什么才好，講什么才好。单是胡里胡塗的不知所措，一面凝視着喀拉希。

"那么，她呢？"

她微笑着，凝視着阿司珂那，伸出手去，允許了訂婚的握手了。

"为什么沉默着的呢？"

为什么，就只是不开口罢了。因为所謂喀拉希的秘密，很深的秘密，其实就是爱着阿司珂那呀。

喂，姑娘，这是我們跋司珂族。正經，沉默，不高兴說謊的种族。最爱少說的人，善感的人的种族呵。

"但是，你不是很会說費話么？"

那是，姑娘，因为在这小小的寓言里，我是代表着多

話而碰釘子的軍人，牧羊人，水手，矿工，猎人，樵夫等輩的呀。

“那么，也代表着傲慢，装阔，惹厌的罢。”

并且也代表着空想和梦的哩。懂了罢，姑娘？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在那荒园里作工的时候，看見从教堂回家的瑪因德尼走过，是往往自言自語的——

“那娃兒，在想些什么呢？那么样，就高高兴兴活着么？”

在他，瑪因德尼的生活，就这么觉得希奇！象他那样，始終撞来撞去，走遍了全世界的人，这村子的鎮定和幽靜，自然以为是无出其右的，但未曾跨出过那狹窄的土地的她，竟不想去看戏，逛庙，看热鬧的么？不觉得要过一回更出色的，更紧张的，两样的生活的么？因为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对于这問題，不能給与一个回答，所以哲学家似的在沈思，一面仍然用鋤子掘着泥土。

“意志堅强的娃兒呀，”于是又想，“那娃兒的魂灵太平稳，太澄淨，所以教人担心的呀。总之，不过是不知道她怎样心思的担心，要知道她是怎样心思的担心，那虽然明明白白。”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自己保証了和那担心，并无很深的关系，便满足了，仍在自家的荒园里工作着。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是奇妙的样式的人。海岸地方的跛司珂人的性質和缺点，他无所不备。大胆，尖酸，是懶惰者，

是冷笑家。疏忽和健忘，是成着他的性質的基础的。什么事都不以为意，什么事都忽然忘怀。

在亚美利加大陆上混来混去，这市上做新聞記者，那市上做商人，这里卖着家畜，那里却又是販葡萄酒，这之間，将带着的有限的本錢几乎完全用光了。也往往快要发財，但因为不热心的緣故，总失掉了机会。他总被事件所拉扯，决不反抗，就是这样的人。他将自己的生活，比之被水漂去的树枝，誰也不来检起它，終于是沒在大海里。

他的懶散和怠惰，不是手，倒是头。他的魂灵，往往脫离了他。只要凝視川流或仰眺云影和星光，便于不知不覚中，忘却了自己的生活上最要紧的計划。即使并沒有忘却这些事的时候，也为了不知什么别的事，将那計划抛开。那是为着什么緣故呢，他也常是不知道的。

最近时，在南美烏拉圭国的一个大牧場里。因为在伊利沙辟台，有不討人厌之处，年紀固然已經到了三十八，风采却也并不坏，所以牧場的主人便开了口，要他娶他的女兒。那女兒，是正在和一个謨拉忒（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兒——譯者）講恋爱的很不中看的女人。但是，在伊利沙辟台，牧場的蛮气生活是覚得不坏的，于是答应了。到得快要結婚之际，忽然，思慕起出身的故乡的村庄，群山的乾草气息，跛司珂地方的烟靄的景色来。直說出本心来是做不到的，一天早上，刚在黎明，向着未婚妻的父母說要到蒙提辟台阿买婚礼的贈品去，便跨上馬，又换坐了火車。一到

首府蒙提辟台阿，就坐了往来大西洋的大船，于是向着自己多承照顧的亚美利加之地，十分惜别之后，回到西班牙来了。

到了故乡吉普斯珂亚的小小的村庄。和在那里开藥材店的哥哥伊革那希阿拥抱了。也去訪問乳母，約定了不再跑开去。于是就住在他自己的家中。他在亚美利加不但沒有賺錢，連帶去的錢也不見了的这新聞，传布村中的时候，便什么人也都記得起来，他在沒有出門之前，原已是一个誰都知道的愚蠢輕浮的胡塗汉。

这样的事。他全不在意。到果树园去，就揮鋤。在余暇时，出力造了一只独木舟，在河里游来游去，撩得村人生气。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相信，哥哥伊革那希阿和他的妻，还有孩子們，是看不起他的，所以去看他們的时候，眞是非常之少。然而不久，他知道兄嫂是在尊敬他，他不去訪問，他們在責难。伊利沙辟台便比先前常到哥哥的家里去了。

藥剂师的家是完全孤立的，在村子的尽头。对路这一面，有围以墙壁的院子。濃綠色的月桂树，将枝条伸出在墙头之上，略略保护着房屋的正面，使不被北风之所吹。院子的隔壁，便是藥材店。

这房子里沒有晒台，只有几个窗。这些窗的开法，是毫不匀整的。这是，无非因为有后来塞了起来的的緣故。

諸君由摩托車或馬車，經过北方諸州的时候，可曾見

过那无緣无故，令人起一种羡慕之情的独立人家沒有？

觉得那里面，該是度着安乐的生活的罢，就推察出快活的，平和的生活来。挂着帷幔的諸窗，是令人想到陈列着胡桃树衣橱的广濶的房屋，摆着大的木床的很象修道院的內部；令人想到一入夜，即刻在滴答作响，高大的旧式时鐘上的时間，緩緩地过去的，平安而幽靜的生活的。

藥剂师的家，即屬于这一类。院子里是风信子，灯台草，蔷薇丛，还有高大的綉球花，有到下层的晒台那么高。沿在院子的泥墙上的乾净的白蔷薇的花蔓，挂得象瀑布一般。因为这蔷薇是极其飘动，极其易謝的，在跋司珂語，就叫它“曲尔要斯”。(狂蔷薇之意——譯者。)

当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很坦然的到他哥哥家去的时候，藥剂师和他的妻便带了孩子們做引导，給看乾净的，明亮的，芬芳馥郁的家。后来，他們又到果树园去。在这里，放浪者伊利沙辟台这才見了瑪因德尼。她戴着草帽，正在将蚕豆摘来兜在衣裾里。伊利沙辟台和她，淡淡地应酬了一下。

“到河边去呢，”藥剂师的妻对她妹子說，“你对使女們去說一声，教她們拿綽故拉德来。”

瑪因德尼向家里去了。别的人們便通过了成行的梨树的扇骨似的撑开了枝子所做成的隧道，降到河边的树林之間的空地里。这里有一张粗桌子和一条石凳。太阳从密叶間射进来，照着河底。看見河底上的圓石子，銀一般发光，以及魚兒在徐徐游泳。天气很平稳。太空是蓝而明，

朗然无际。

未晡之前，藥剂师家里的使女两个，将綽故拉德和蛋糕装在盘子上，送来了。孩子們便猛兽似的扑向蛋糕去。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先講些自己的旅行談，还有几样的冒险故事。使大家都出神地傾听。独有她，独有瑪因德尼，对于这样的故事，却不見有怎样热狂模样。

“派勃罗叔叔，明天还来么？”孩子們对他說。

“唔唔，来的呀。”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回家去了。而且想着瑪因德尼，做了梦。虽在梦里，看見的也还是現实照样的她。身子小小的，模样苗条的，眼珠黑而发閃的她，被乱抱乱吻的外甥們糾纏着。

藥剂师的最大的兒子，是中学的二年生，伊利沙辟台便教他法国話。瑪因德尼也加入了来受教。

伊利沙辟台覚得很关心于这幽静的，沈著的嫂嫂的妹子起来了。她的灵魂，仅仅是不知欲望，也不知企羨的幼兒的灵魂么，还是只要无关于叫她住在一屋頂底下的人們的事，便一切不管的女人呢，他不能懂。放浪者常常屹然的凝視她。

“这娃兒在想什么呵？”他自己問，有些时候，胆子大了起来。对她說道——

“瑪因德尼姑娘，你沒有結婚的意思么？”

“阿，这我！結婚那些事！”

“結了婚也不坏呀。”

“我結了婚，誰来照管孩子們呢？况且我已經是老太婆了。”

“廿三岁上下就是老太婆？那么，已經上了三十八岁的这我，简直早是一只脚踏在棺材里的昏聵老头子了呀。”

对于这話，瑪因德尼什么也沒有說，单是微笑着。

那一夜，伊利沙辟台覚到非常关心于瑪因德尼的事，吃了惊。

“究竟，是那一类的女人呢，她？”他自己說：“驕傲的地方是一点沒有，浪漫的地方也沒有。但是……”

河岸的靠近狭的峽間路之处，涌出着一道泉水，积成了非常之深的池。里面的水，是不动的，所以恰如嵌着玻璃一样。“瑪因德尼的魂灵，恐怕就是那样的罢。但是……”伊利沙辟台对自己說。他虽然想用这样的事，来做一个收束，然而关心总沒有消除，岂但如此呢，还越发增加了。

夏天到了。藥剂师的家的院子里，夫妇和孩子，瑪因德尼，还有放浪者伊利沙辟台，每天总是聚集起来的。伊利沙辟台的謹守时間，向来沒有那时的准。那样的幸福他未曾有过，但同时也未曾有过那样的不幸。

已到黄昏，空中满了星星，明星的青白色光在天空閃爍的时候，談天也渐渐入神，随便，蛙鳴的合唱，更令人兴致勃然。瑪因德尼也很不拘謹了，話說得較多。

一到夜里九点鐘，听到那馬夫坐位的篷子上点着大灯，經过村中的杂坐馬車的鈴声，大家便走散。伊利沙辟台心里描着明天白天的計划，向他的归路。那計划，是无

論什么时候，一定团团轉轉繞着瑪因德尼的周圍的。

有时候，是頹丧地自問——

“跑遍了全世界，回到小村里来，渴想着一个乡下姑娘，不是呆气么？对那么儼然的，那么冷冷的娃兒，什么也不說的呆子，究竟那里还有呵！”

夏天已經过去。祭祀的时节近来了。藥剂师和那家族，决計照每年一样，要到亚耳那撒巴尔去。

“你也同去的罢？”藥剂师問他的弟弟。

“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的？”

“不高兴去。”

“那么，也好罢。不过我先通知你，你可是只剩下一个人了呀。因为連使女們也要統統带去的呵。”

“你也去么？”伊利沙辟台对瑪因德尼說。

“唔唔，自然去的。我就頂喜欢看賽会。”

“不要当眞。瑪因德尼去，可并不是为了这緣故呵。”藥剂师插嘴說，“是去会亚耳那撒巴尔的医生的呀。那去年很有了意思的年青的先生。”

“这又有什么稀奇呢？”瑪因德尼微笑着說。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发青，变紅了。然而什么也不說。

要去赴会的前一夜，藥剂师又問他的弟弟——

“那么，你同去呢，不去呢？”

“那么，去罢。”放浪者低声說。

第二天，他們一早起身，走出村庄，到了国道。从此

弯弯曲曲順着小路，横断了满是丰草和紫的实麦答里斯的牧場，走进了山里。

朝气有些温热。山野为露水所濡。太空作近于水色的蔚蓝，撒着白色的云片。这云又漸次散成細而且薄的条紋。早上十点鐘，他們到了亚耳那撒巴尔。这地方是山上的村子，有教堂，广場上有球場，有两三条并立着石造房屋的大路。

他們走进藥剂师的妻的所有的独立屋子去，到了那厨房。在那里，就开始了放下投树枝入火和摇着孩子的摇籃的手，走了出来的老婆婆的大排場的欢迎和款待。她从坐着的低低的爐边站起，和大家招呼，对于瑪因德尼，她的姊妹，孩子們，是接吻。那是一位精瘦的老婆婆，头上包着黑布。她有着长长的鷹嘴鼻，沒有牙齿的嘴，打皺的脸，白的头。

“您是，那个，到过什么亚美利加的那一位么？”老婆婆和伊利沙辟台几乎碰住了鼻子，問。

“是的，我就是去过那边的。”

已經到了十点鐘了。因为这时候，大弥撒就要开头的，所以在屋子里，只留下了一个那老婆婆。大家便都往教堂去。

午餐之前，藥剂师教瑪因德尼和孩子們相帮，从这屋子的窗間，乱七八遭的放了些花爆。这以后，都赴食堂去了。

食桌周遭，計有二十多人，其中就有这村的医生，坐

在瑪因德尼的左近。而且对她和她的姊姊，竭尽了万分的嫵媚和殷勤。

这一刻，放浪者伊利沙辟台感到大大的悲哀了，心里想，还是弃了这村子，回到亚美利加去罢。直到吃完，瑪因德尼不歇地向伊利沙辟台看。

"是在和我开玩笑呀。"他想，"知道我在想她，所以和别的男人說笑給我看看的。墨西哥湾怕再要和我做一回朋友罢。"

用膳完毕的时候，已經过了四点鐘。跳舞早在开头了。医生不离瑪因德尼的身边，接連地在討她的好。于是她就总是凝視着伊利沙辟台。

到黄昏，賽会正酣之际，就开始了奥莱斯克舞。青年們手挽着手，打鼓的走在前头，在广場里翔步。有两个青年离开队伍，互相耳語，似乎略有些躊躇，但即除下无边帽来拿在手里，向瑪因德尼請她去做魁首，做跳舞的女王。她竭力用跋司珂語回絕他們。看看姊夫，他在微笑。看看姊姊，她也在微笑。于是看看伊利沙辟台。这是在万分的吃苦。

"快去罢，不要客气。"阿姊对她說。

跳舞以一切的仪式和礼节开首。这是可以看作原始时代，神人时代的遺风的。奥莱斯克一完，藥剂师因为要舞芳宕戈，拉出他的妻去了。于是，年青的医生，拉出瑪因德尼去了。

暗了。广場的篝火都点了起来。而人們也想到了归路。

回家吃过綽故拉德之后，藥剂师的家族和伊利沙辟台便向着家路，上了归途。

远远地，在群山中发出应声，听到賽会回去的人們的，略似野馬嘶鳴的声喚。

在密树里，火螢好象带蓝色的星星一般在发光。蛙兒在寂靜的夜的沈默中，閣洛洛，閣洛洛地叫着。

时时，下坡的时候，由藥剂师所出的主意，大家手挽着手走了。一同唱着——

Aita San Antoniyo Urquiyolacua. Ascoren biyotzeco sauto devotua。走下斜坡去。

伊利沙辟台对瑪因德尼是生气的，虽然很想离开她，但偶然竟使她跟着他走了。

挽手的时候，她将手交給他。那是纖小的，柔輭的，溫暖的手。忽然，走在前头的藥剂师想起来了，即刻站住，向后面一挤。这时候，大家就也互撞了一回。伊利沙辟台便屢次用了两腕，将瑪因德尼扶住。她有些焦躁，叱責了姊夫，就又向庄重的伊利沙辟台注視。

"你为什么这样悶悶的?"瑪因德尼用了尖酸的声音，向他問。那漆黑的眼，在夜的昏暗里发光。

"我么?不知道。这是男人的坏脾气，看見别人高兴，便无緣无故伤心。"

"但是，你并不坏呀。"瑪因德尼說着，那漆黑的眼凝視着他几乎要釘进去，伊利沙辟台于是非常狼狽了。至于心里想，恐怕連星星也覺得自己的狼狽。

"对呀，我不是坏人。"伊利沙辟台喃喃地說。"但是我，象大家所說，是呆子，是废料呵。"

"那样的事也放在心里么？連不知道你的人們說出来的那些話？"

"自然。我就怕这些話是眞的呀。在还非再去亚美利加一趟不可的人，那是并不平常的心事呵。"

"阿阿，还去？說还要去么？"瑪因德尼用了沈着的調子低声說。

"就是呀。"

"但是，什么緣故呢？"

"唉唉，这是不能告訴你的。"

"如果我猜出了？"

"如果猜出了，那就可叹。因为你便要当我呆子看的。我年紀大了……"

"唉唉，那算什么呢。"

"我穷呀。"

"那是不要紧的。"

"唉唉，瑪因德尼！眞的么？不会推掉我的么？"

"不，岂但不会……"

"那么……肯象我的想你一样，你也想我么？"放浪者伊利沙辟台用了跛司珂語低低地說。

"是的，便是死了也……"瑪因德尼这样地說着，将头紧靠在伊利沙辟台的胸前。于是伊利沙辟台在她的栗色的头发上接了吻。

“瑪因德尼！这里来呀！”姊姊在叫了，她便从他离开。但因为要看他，又回顧了一回。而且又屡次屡次的回顧。

大家走着寂静的路，向村子那边进行。

在周围。充满着神秘的夜在颤抖，在空中，星星在䀹眼。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抱着为說不出的心情所充塞的心，觉得被幸福閉住了呼吸，一面大张两眼，凝視着一顆很远很远的星。而且用了輕輕的声音，对那星講說了一些什么事。

山民牧唱

烧炭人

喀拉斯醒过来，就走出了小屋子。顺着紧靠崖边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跑下树林中間的空地去。他要在那里作炭窑的准备。

夜色退去了。蒼白的明亮，漸漸的出現在东方的空中。太阳的最初的光綫，突然从云間射了出来，象泛在微暗的海中的金絲一样。

山谷上面，仿佛盖着翻风的尸布似的，瀰漫着很深的浓雾。

喀拉斯就开手来作工。首先，是拣起那散在地上的鋸得正可合用的粗树段，圓圓的堆起来，中間留下一个空洞。其次，便将較細的堆在那上面，再上面又放上更細的枝条去。于是一面打着口哨，吹出总是不唱完的曲子的头几句来，一面作工，毫不覺得那充满林中的寂寥和沈默。这之間，太阳已經上升，霧气也消下去了。

在正对面，一个小小的部落，就象沈在哀愁里面似的，悄然的出現在它所屬的田地的中央。那前面，是早已

发黄了的小麦田，小海一般的起伏着。山顶上面是有刺的金雀枝在山石之間发着芽，恰如登山的家畜。再望过去，就看見群山的折迭，恰如凝固了的海里的波涛，有几个簡直好象是波头的泡沫，就这样的变了青石了。但别的許多山，却又象海底的波浪一般，圓圓的，又蓝，又暗。

喀拉斯不停的做着工，唱着曲子。这是他的生活。堆好树段，立刻盖上郎机草和泥，于是点火。这是他的生活。他不知道别样的生活。

做燒炭人已經多年了。自己虽然沒有知道得确切，他已經二十岁了。

站在山頂上的鉄十字架的影子，一落到他在做工的地方，喀拉斯就放下工作，走到一所小屋去。那处所，是头領的老婆在給燒炭人們吃飯的。

这一天，喀拉斯也象往常一样，順着小路，走下那小屋所在的洼地里去了。那是有一个門和两个小窗的粗陋的石造的小屋。

"早安，"他一进門，就說。

"阿，喀拉斯么，"里面有人答应了。

他坐在一张桌子旁，等着。一个女人到他面前放下一张盘，将刚刚离火的鍋子里的东西，舀在盘里面。燒炭人一声不响的就吃起来了。还将玉蜀黍面包的小片，时时抛給那在他脚边擦着鼻子的狗吃。

小屋的主妇看了他一眼，于是对他說道：

"喀拉斯，你知道大家昨天在村子里談講的話么？"

"唔?"

"你的表妹，許給了你的华扇多，住在市上的那姑娘，听說是就要出嫁了哩。"

喀拉斯漠不关心模样，擡起了眼睛，但就又自吃他的东西了。

"可是我还听到了还要坏的事情哩。"一个燒炭人插嘴說。

"什么呀?"

"听說是安敦的兒子和你，都該去当兵了哩。"

喀拉斯不答話。那高兴的脸却很黯淡了。他离开桌子，在洋鉄的提桶里，滿装了一桶燒紅的火炭，回到自己做工的地方。将紅炭抛进窑頂的洞里去。待到看見了慢慢地出来的烟的螺旋綫，便去坐在峭壁紧边的地面上。就是許給自己的女人去嫁了人，他并不覺得悲哀，也不覺得气憤。毫不覺得的。这样的事情，他就是随随便便。使他焦躁，使他的心里充滿了阴郁的憤怒的，是那些住在平地上的人們，偏要从山里拉了他出去的这种思想。他并不知道平地的人們，然而憎恶他們了。他自問道：

"为什么硬要拖我出去呢?他們并不保护我，为什么倒要我出去保护他們呢?"

于是就气悶，憤怒起来，将峭壁紧边的大石踢到下面去。他凝視着那石头落在空中，有时跳起，有时滚落，連根压断了小树，終于落在絕壁的底里，不見了。

火焰一冲破那用泥和草做成的炭窑的硬壳，喀拉斯就

用泥塞住了給火冲开的口子。

就是这模样，經过着始終一样的单調的时間。夜近来了。太阳慢慢的落向通紅的云間，晚风开始使树梢摇动。

小屋子里，响亮着赶羊回来的牧人們的带着冷嘲的叫嚣，听去也象是拉长的狂笑。树叶和风的談天开始了。細細的流水在山石間奔波，仿佛是无人的寺里的风琴似的，紧逼了山的沈默。

白天全去了，从山谷里，升起一团影子来。烏黑的浓烟从炭窑里逃走了。还时时夹着火花的团块。

喀拉斯凝視着展开在他的前面的深渊。而且阴郁地，一声不响地，对着于他有着权力的未知的敌，伸出了拳头；为要表示那憎恶，就一块一块的向着平野，踢下峭壁紧边的很大的石块去。

秋的海边

这是馬理亚・路易莎在每年秋初，出外的游玩。当她丈夫和朋友的誰一同去玩毕亚列支，或是孚安・飛・路斯的时候，她就坐在历經吉普斯科亚海岸各村的搭客馬車里，在一个村庄里下了車。

那旅行，在她，是向着恋爱的圣庙的巡礼。在那地方，是由过去的恳切的記忆，使她的心輕快起来，从虛伪的生活的焦热，暫时得到休息的。

在那地方，在滨海諸村的一个村中的墓地，看去好象被寂寥，花朶和沈默所围繞的山庄似的，种着綠杉和月桂

的墓地里，就永远地躺着悬切的男人……

这天傍晚，馬理亚·路易莎一到村，就照例的住在她乳母家里了。

給旅行弄疲倦了，趕早就躺下，但被一种乱梦所侵袭，直到黎明之前，这才入了睡。

和一种惊吓一同醒过来了。睁眼一看，臥房里还連漏进来的一条光綫也沒有。天一定还是沒有亮。再躺下去試試看，太多的回忆和想象，都乱七八遭的浮上心头来，她要静定这兴奋，便跳下床，略略整了衣，在暗中摸过去，終于摸着了窗門，推开了。

这眞是象个秋天的亮星夜。紗似的，光亮的霧气，籠罩着周围。听不到一个声音，感不着一些活气，来破这黴明的幽静的，什么也沒有。只从远处，传来了緩緩的，平静的，安稳的大海的低声……

村子，海，群山——所有一切，都給已在早风中发起抖来的灰色的烟靄抹杀了。

馬理亚·路易莎一面沈思，一面凝視着遮住眼睛，不給看見远方的不透明的浓霧，就觉到了一种平安。在暗中放大了的瞳孔，逐渐的看出一点东西来，有些是輪廓也不分明的一个影，有些是海边的沙地的白茫茫。烟靄的团块一动弹，那些无形的各种黑影便忽而显出来，忽而隐了去。

风是陆风，潮湿，温暾，滿含着尖利的臭气和由植物发散出来的蒸热。因为时时有海气味扑鼻而至，就知道其中还夹着海风。

曙光从烟雾的灰色薄絹里射了出来了。于是模胡的，沒有輪廓的东西，也就分明的决定了模样。还有村庄，吉普斯科亚海岸的許多黑色房屋的那村庄，也从它所站着的岡子上面显出形相来了。村中的人家，是都攒在教堂的旧塔的四近的，站着，傍眺了海——总是掀起着大波，喧嚣着，总是气恼的嘮叨着，噴着白沫的那北方的暗綠的海。

海岸的风景，逐漸的展了开来。在左手，可見层层迭迭的山石，那上面有一条路。右手，是依稀的显着海岸綫。那綫呈着緩緩的弯曲，一端就成为发着黑光的巨石，完結了。这巨石，当潮水一退，就屹然露出水面上，恰如在白沫的云中游泳的海怪似的。

村庄已經醒了轉来。风运来了教堂的鐘，且又运了去。来通知黎明的祷告的幽靜而舒徐的那声音，在带着懊恼的微明的空中发抖。

人家的窗和門，都开开来了。农人們在从牛棚里将牛牵到道路上。在村庄的沈默里，听得到的就只有一面昂着头，敞开鼻孔，舒服地呼吸着早晨的新鮮的空气，一面吼叫着的公牛的声音。

面前看着这样肃靜的，切实的生活；澎湃的海和鐘声，又使她在近旁感到开口說話的宗教，馬理亚·路易莎的心里，就浸透了一种淡淡的哀愁。直到太阳的光綫射进屋子里面时，她这才覚得气力。自己向鏡中去一照，在两眼里，看見了做梦似的，含着悲哀的，柔和的表情。

她准备到外面去了。穿上带黑的紫色衣服，戴了沒有

装飾的帽子，脸上盖了飾着时式結子的面紗。于是就走到满是积着黄色水的水洼的道路上。

时时遇見些肩着木棍，走在牛的前面的牛奴。牛是开着緩步，拉着軋軋发响的貨物。

馬理亚·路易莎对于人們的招呼，一一回答着往前走。

終于走近了村庄。横走过不見人影子的大空地，通过一个潮湿到霉黑了的石迭的小小的穹門，踏到砾石縱横的狭窄的坡路上。这里有几只露出了龙骨的半烂的船，免掉了长年的苦工，休息着。那穹門是繞着村庄的古城墙的留遺，在要石上还可見簡陋的雕象，象下有开花的野草，滋生在石块和石块的間隙中。

从狭路的尽处，便望見了海边。太阳扒开了云，霧气由海面上升，消失在天空中，风景也跟着出色起来的，是盆涌的欢喜。

空气越加純净，露出蒼穹的細片来了。霧气一收，在山腰上，就看見种着牧草的碧綠的田地中央的一家房屋，或是山毛欅和槲树的小林。群山的頂上，也現出了有棱角的石头，和几株枝叶扶疏的細长的灌木。

海边是热的。馬理亚·路易莎放开步，一径走到沙滩的边上，在那里的一块石头上，頹然坐下了。气恼似的，輝煌着的海，頑固地在拒絕太阳的愛撫。海想用朝霧来做成阴天，然而沒有效。光充满着四边，太阳的光綫，已經在带綠的波浪的怪气而起起伏伏的皮肤上面熠熠地发閃了。

忽然間，覺得太阳好象得了加倍的势力。海只是推广开去，終于和水平綫成了一直綫，連結了起来。

从此就看見了海波涌来的模样。有暗的，圓的，看不透那里面的波，也有满是泡沫的波。其中又有仿佛自衒坦白似的，使日光照着混浊的內部的波。那边的海岬上，则怒涛打着岩石，迸散而成雨。一到岸边，就如生病初愈的女人一般，忧郁地，平稳地涌过来，在沙滩上鑲上一条白色的沿边，到退去时，則在沙上留下些带黑的海草，和在日光中发閃的淡黑色的海蜇。

早晨就象夏天的早晨。但从海的顏色里，风的叹息里，以及孤独的漠然的微語里，馬理亚·路易莎都覺着了秋声。海将那伟大中的漠然的情緒，含在波浪里送与她了。

合着海的律动和节奏，她的思想的律动，就和記忆一起，招致了恋爱的回忆来。

两个人就只有两个，也不談，也不想，也不整理思路，只是久久的茫然的躺在海边的沙上，那时的幻影，恰如波浪似的，一步一步的漂来，将她的精神，和生息在波浪，烟雾，大海里的那精神，熔合起来了。

就在这地方，她和他認識了。那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唉唉，已經是过了十年了！最初是对于他的病体的同情。而在听他說話，和他說話的时候，她却連灵魂的最深处也发了抖。原是冷人的她，覺得恋慕的难以抑制了。不以石女为意的她，覺得羨慕有个孩子了。

常常是只有两个人，眺望着通紅的太阳沈在水平綫的

那边，海被深紅的反照所鼓动的那恼人的八月的薄暮。一觉到这反映在自己們的心里，两人的神經就都为了炎炎的欲情而抽搐了。

过去了的十年！唉唉，那十年！她所最悲哀的，大概就是这一事罢。她在未来之中，看着老后生活的灰色的太空——惨淡。

自此以后，十年也过去了！那时候，她是廿八岁！

新的春和夏，总該是年年会得轉来的，——她成了絶望的心情，想，——对着从无涯的那边，涌来了波涛，而咆哮着的大海，在那么样通紅的薄暮里，在那么样的星夜里，新的心的新恋爱和新幻想，总該会抽起芽来的……而这我，却怕要象一閃既灭的水泡那样，一去不返的罢。

馬理亚·路易莎凝眺着寂寞的，悲凉的海边。于是大洋的茫然的情緒，就从叹息于蒼白的秋天之下的海里，来到她的心中，将一看見身体衰頹时，便会覚得的忧郁，越加扩充开去了。

一个管坟人的故事

一出村子，就看見路的左手，有一家很旧的平房。在那潮湿到发黑了的墙壁上，威风凜凜的显出几个黑字，写着“勃拉希陀葡萄酒店”的店号。

这写字的艺术家，单是每一个字都用了时行的笔法还不满足，还要画一点什么画。于是在店門的門楣上，就画

了一匹大公鷄，脚踏給流矢射通了的心脏，拍着翅子。这是神秘透頂的形象，我們至今还不明白那意思。

店門里面的前厅上，两边也都堆起酒桶来，弄得狹到只在中間剩下一条窄窄的走路。再进去就是店面，也不仅仅是酒場，还卖咖啡，卖烟，卖紙，别的还有好几样。后門口呢，葡萄架下放着几张桌子，一到礼拜天的午后，酒神崇拜家們便聚到这里来，喝酒，玩九柱戏。信仰美神的人物也常到的，为的是要用除煩解热的黑莓，消掉他的情火。

酒店的主妇富斯多，倘不是拿一个又懶惰，又浪費的搗乱的破落戶做男人，怕是早已发了財了。

那男人，不但和她在发卖的上等次等的各种酒，都有极好的交情，而且还有种馬的多产能力的。

"喂，亚拉耶·勃拉希陀，"他的朋友說，"眞糟！你这里，又是这个了！你究竟是在怎么弄的呀……"

"怎么弄的，又有什么法子呢，"他回答說。"娘兒們这东西，就象猪罗一样的。譬如她……只要用鼻子嗅一下，那就，什么了……只要我脫下短褲，挂在眠床的鉄栏干上，就会大起来。就会田地好，种子好，时候好……"

"酒鬼！猪罗！"女人听到了他的話，便叫起来。"少說废話，出去做点事罢！"

"出去做点事？放屁，第二句話，就是做点事。娘兒們說的話，眞古怪！"

正月里的有一天，烂醉着走的勃拉希陀掉在河里了。朋友們拉了他上来，沒有給淹死，但回家之后，因为不舒

服，就只好躺下。两面的肺都生了肺炎了。他躺着，唱着他所知道的一点五八調。但是，有一天的早晨，打小鼓的来到酒店里的时候，他終于叫了起来：

"覚明，对不起，肯給我拿笛子和小鼓来么？"

"好的，来了。"

覚明拿了笛子和小鼓来。因为他和勃拉希陀是很要好的。

"打什么呢？"打小鼓的問。

"打奥莱斯克調，"勃拉希陀說。然而正在乱打之間，他忽然回过头来，道，"喂，覚明，立刻跳到收場，到收場。我也要收場了。"

勃拉希陀轉脸对了墙壁；于是，死掉了。

第二天，管坟人巴提給他那朋友掘了一个三尺深的，很象样的，很容易掘好的坑。怀孕的酒店主妇管理着七个小孩子，在发煩。酒店是靠着死掉的男人的朋友的照管，仍旧做买卖。

这些朋友們里面，最熟的是巴提賽拉，就是大家叫他"地獄的巴提"的汉子。这巴提，假使他沒有那么胖，是一定見得是一个長条子的。他从后面看，是方的，从前面看，是圓的，从旁边看，却是簡直象一个妖精的三角形。子子細細的剖光了的那脸，是紅色和紫色之間的顏色。小小的快活的眼，圍着厚皮厚肉的眼眶。鼻子呢，可是不能不說，并非希腊式。但是，假如沒有那么胖，那么闊，那么紅，那是一定見得很漂亮的罢。他的嘴里是沒有牙齿的。但是，

他那因为阳气的微笑而半开的嘴唇，刚刚合式的盘一般的大帽子，却連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認是有着难言之妙的物事。

坏話专門家和永久的酷評家們，都說巴提的青年时代是万分放蕩的。猜他在敷設北部鉄路的那时候，两手拿着粗笨的石斧，在里阿哈那里做路劫的也有，然而說他一定是越獄犯，以及說他做过海盗船上的水手的却也有。推測而又推測的結果，竟也有以为巴提的自願去做管坟人，是为了要从孩子的死尸里提炼黃油之故的了。然而，我們为保全"事实"的名誉起見，应該在这里声明，就是：这样的推测，全都沒有証据。

巴提到亚美利加去混了多年之后，回来一看，只見他的地产，就是祖遺的山腰上的地面的一部份，已經变了坟地了。村子里，是都說巴提已經死了的。村会看見巴提咬定着自己的所有权，就想买收这地面，但是巴提不答应他們提出的条件，只說，倘若条件是給他做管坟人，并且許他在坟地的泥墙的一角上，造一所拿着无边帽和烟斗去住的小屋，那就不妨讓出祖遺的地面来。

这提議被接受了。巴提就造起小屋子，住在那里，去管坟去了。死人們对于巴提的給他們照顧自己們的坟墓，恐怕也不会伤心的罢。因为他是用芳香的草木，美丽的花朵，装飾了坟地的。

善良的巴提虽然这样的尽心，但村人們却总当他是要落地獄的脚色。这只因为两件事：其一，是礼拜日往往忘

記了去听弥撒；又其一，是听村里的牧师赞美上帝的时候，他使着眼色，說道，"遏薩古那·拉古那。"①

村人們将这"遏薩古那·拉古那"的話当作恶意，心里想：巴提这东西，誠实的地方固然是有的，但却会用了針对的話来損人。这話，是說牧师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中，养下三个孩子了。

人們对于巴提所抱的恐怖，是非常之大的，甚至于母亲們为要恐吓孩子的緣故，就說，"小宝宝，哭下去，地獄的巴提要来带你去了哩。"

村里的老爷們是看不起巴提的。以学者自許的藥店主，自以为在将他嘲弄。

巴提和一个年青医生很要好。医生去施行尸体解剖的时候，管坟人就做帮手。倘有什么好事之徒，走近解剖台去，显出恐怖和嫌恶的表情，巴提便向医生使一个眼色，恰象是在对他說："这家伙沒有懂得奥妙，吃了惊了……哼……哼……"

人們对他的評論，巴提几乎全不放在他心上，只要在富斯多的酒店里奉行着天語，他就滿足了。恭听这天語的人們，是村中惟一的自由主义者的清道夫；不去給人代理的时候，就做麻鞋的助理判事；拿着夜膳和酒壶一把，走进酒店去的，先前的学校教員堂·拉蒙；照例的打小鼓人；义仓的职員；还有另外的几个。巴提的話，将他們吸住了。

① 原注：这是跋司珂語，"喂，好正經"的意思。

他講完魂灵，說道"这样的东西，誰也不会出惊的，遏来克(电气)呀"的时候，听着的人就大家互看脸色，仿佛在考查别人可曾懂得这書句的深远的意思似的。

巴提知道着种种的書句。連名人也未必全知道呢，他却迭連的吐出吓退息波克拉第斯[①]的警句来。他的哲学，是尽于下面的几句的，曰："人，就是象草的东西。生了下来，就不过是生了下来。有开紅花的草，也有黄的。所以，人也有好人，有坏人。然而，成为酒鬼的人，那是生成要成酒鬼的。"

他往往用水湿一湿嘴唇。于是仿佛被那水的强烈，吃了一吓似的，立刻一口喝干了自兰地。这是因为这管坟人，使人在小杯里倒水，大杯里倒酒的。是純然的恶作剧。

随机应变的对付，巴提是一方之雄。有一天，以美男子自居的有錢的矿师，講着自己的本領：

"我的孩子，在渥拉薩巴尔村一个，斯毕亚烏来村一个，略斯台尔村一个……"

"如果你的太太生下来的孩子也是你的种子，那你的本領就更大了。"巴提象哲学家似的說。

当巴提用烟斗的烟烘热着紅鼻子，——一面講着在美洲的他的冒险談的时候，他的話，是伴着絕叫和哄笑的合唱的。

---

① 希腊哲学家。——重譯者。

在美洲的巴提的冒险談，眞也很有味。他做过賭客，商人，牲口販子，兵，以及别的种种。当兵的时候，势至于活活的烤死了多少个印第安人。但巴提的眞的惹人之处，却是講那对于黑人，山皤①，謨拉忒②，黄种人的女人的恋爱的冒险。他的恋爱，是无須夸大，可以說涉及半音阶全部的女性的。

酒店主妇是很任性的，所以生了第八个孩子之后的第二天，便离了床，行若无事的劳动着。但到夜，却发起热来，只得又躺在床上。后来看定了那是产褥热，随后就被送到坟地里去了。这主妇，是很会拖欠的。为了这，酒店只好盘給人，八个孩子便站在街头了。

"那孩子，总得想点什么办法，"村长說。他要人們听不出他的跛司珂口音，几乎是用安达細亚語来說的。

"那些孩子們，总得給想一点什么办法才好。"牧师翻起眼睛，看着天，用了柔順的声音，低語着。

"对啊，对啊，那些孩子們，总得給想一点什么办法的。"藥店主人决然的說。

"都是小的……做好事，"村公署的書記加添道。

日子迅速的过去了。已經有了好几个礼拜。最大的女兒到邮差家里去做事，安頓了。吸奶的孩子是釘蹄鉄人家的老婆勉勉强强的收养着。

---

① 黑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兒。——原譯者。

② 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兒。——原譯者。

其余的六个，觉明，襄提，馬蒂涅角，蔺仙，馬理，喀斯波尔，却是赤了脚在路上跑，討着飯。

有一天早上，管坟人赶了一輛馬拉的小車，到村里来了，将六个孩子都放在那上面，自己抱回了吸奶的孩子，統統拉到坟地上的自己家里去了。中途还在藥店里給吸奶的孩子买了一个哺乳瓶。

"假好人。"村长說。

"昏蛋!"藥店主人低声自語道。

牧师不忍看見这样的悲惨，翻上眼睛，向着天。

"不久就会抛掉的罢，"書記說。

巴提沒有抛掉了他們。并且把他們养得很出色。吃口多起来，連自己心爱的白兰地也戒掉了。然而，可叹的是竟弄得神圣的坟地上到处是蔬菜。村子里現在已經造好了市場，巴提就托那住在坟地近旁的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卷心菜和朝鮮蓟送到市場去。

巴提的朋友在发卖的卷心菜，是出在坟地上的，但在市場里，却以为味道厚，入口輭，很得着称贊。自己毫不介意的吃着祖父和祖母的烂了的血肉，买菜的人們是梦里也想不到的。

馬理乔

新聞是一传十，十传百。叫作爱忒拉的小屋子的主妇馬理乔，产后半个月，就生了希奇古怪的毛病了。忽而发着出奇的大声，哈哈的笑，忽而又非常伤心似的嚎哭，声

嘶的叫喊起来了。

人們大抵說，这是有恶鬼进了她的身体里面的。但也有人說，却因为曾有一个古怪的男人，路过馬理乔的住家旁边，看見了她，就使用了毒眼的緣故。

近地的人們的好奇心都到了极度，一聚集，一遇到，就总是談論着这故事。有說最好是通知牧师去的，也有以为不如去請那不是乞丐，也不是巫婆的吉迫希姥姥的。这吉迫希姥姥因为善能解除人和动物被誰釘看了的毒眼，所以有名得很。

有一天，近地的两个姑娘去看病人，受了极强的印象，两个都一样的哭哭笑笑起来了。因为这緣由，首先的办法是通知村里的牧师去。牧师就祓除了那屋子，其次是做驅邪的法事，教恶鬼退出它所附的女人的肉体。然而，那法术却什么效驗也不見有。于是乎这回就叫了那吉迫希女人来了。

这吉迫希女人一得通知，立刻就到，走进家里去。她开手来准备。先用袋布縫好一个枕，装满了麸皮。其次是用枯枝五六枝，拗断了，做了两个火把。

夜半子时，她走进病人躺着的屋子里，漫不管病人的罵和哭，把她捆住在床上了。

立刻把两个火把点了火，口中念念有詞，教馬理乔的头枕在麸枕上。咒語一停，便把盐块硬教病人吃下去。但是，忽而又低低的念起"东方三賢王"的尊号来……

到第二天，馬理乔的病爽然若失了。

过了一礼拜。一向憎恶馬理乔的她婆婆，却又对她吹进了可怕的忧愁。那婆婆显着莫名其妙的微笑，說，馬理乔的全愈，是因为将那鬼怪移到她兒子，长子身上去了，那孩子的无精打采，就为了这緣故。而且，这是真的。

先前非常可爱的那孩子，近几天忽而成了青白的，很青白的脸，不再有活泼的笑了。有一夜，孩子被母亲抱着躺在她膝上，就开着眼睛，冷了下去。一匹漆黑的飞虻，在孩子身边团团的飞着……

母亲不住的摇他。然而并不醒，她于是裹上外套，跨出門，順着狹路，走向那乞食姥姥家去了。

天已經在发亮。淡白的一块云，溶在天空的带青的碧色里面了。

温暾的，无力的太阳，开始照射了开淡黃花的有刺的金雀枝，和满是枯掉的微紅的郎机草的群峰。

馬理乔停在山頂上，歇一回。冷风吹得她慄慄的发抖……

姥姥的家在一处洼地里。这原是旧屋子，曾經遭了火，那吉迫希女人慢慢地修繕好了的。馬理乔不叫門，一径走进里面去。由爐子的火光，可見不过五六尺寬的內部。屋子的上側，在墳高的泥地上，有一张床。两側的墻壁，是用横木代着柜子，上面放着檢来的无数的废物。沒柄的水壶，破了的鉄釜，无底的沙鍋，都依照大小，分列在那里。

爐子旁边，乞食姥姥正和一个很老的，弯腰曲背的，白头发的踹跚汉子在談天。

"你么?"她一看見馬理乔，便沙声的問道，"到这里来干什么的?"

"要你看一看这孩子。"

"已經死了。"吉迫希凝视了孩子之后，說。

"不，睡着的。要怎么办，才会醒过来呢?"

"說是死了，就是死了的了。但是，要是什么，我給煎起七草湯来罢。"

"莫，吉迫希，"那时候，老人开口了。"你做的那事，是什么用也沒有的。唉唉，大嫂，如果要你的兒子醒过来，"他向着馬理乔，用那在白眉毛下发光的灰色眼睛看定她，接着說，"方法可只有一个。那就是到近来家里毫无什么不幸的人家去，求他們給你住一宿。去罢，去找这样的人家去罢。"

馬理乔抱着孩子，出去了。不多久，便走遍了四近的人家。这一家是父亲刚刚断气；那一家是兒子害着肺病，从兵营里成了废人回来，只有两个月寿命了。这地方，是适值死了母亲，剩下五个沒人照管的孩子；那地方，是病人正要送到首都的养老院去了，因为兄弟們虽然生活得很舒适，但設肯收留的是沒有的。

馬理乔从山村到郊外，从郊外到市鎮。信步走去，遍問了各色的市鎮。无論到那里，都充满着哀伤，无論到那里，都瀰漫着悲叹。无論那一郊，那一市，都成着大病院，滿是发着疯狂般的声音呻吟着的病人們。

沒法子来施用老人所教的法子。无論到那里，都有不幸在。无論到那里，都有疾病在。无論到那里去一看，都

有死亡在。

是的。沒有法子想。抱着悲苦的心活下去，是必要的。只好带着哀伤和悲痛，作为生存的伴侶。

馬理乔哭了。哭得很长久。于是怀着扰乱的絕望，回到她丈夫身边过活去了。

往診之夜

那一夜的記忆为什么会在脑子里印得这么深，連自己也不明白。从邻村的医生送来了通知，教我去做一种手术的帮手。这通知，我是在有一天的傍晚，凄清的昏暗的秋天的傍晚接到的。

低垂的云慢慢地散开之后，就成了不停的小雨，在落尽了叶子的树木的枝梢上，掉下水晶一般的眼泪来。

汙黑的墙壁的人家，籠在烟雾里，看去好象是扩大了。一陣烈风，吹开那下着的雨的时候，就如拉开了戏台上的帐幕一样，显出了比戶的人家。从各家的烟通里徐徐逃出的炊烟，都消失在籠罩一切的灰色的空气里。

前来接我的山里人走在前头，我們两个人都开始上了山路。我所騎坐的很老的馬，总是踢踢絆絆的。道路时时分成岔路，变了很小很小的小路，有时幷且沒有了路，走到那点綴着实麦答里斯的紫色挂鐘的枯黄的平野上。当横走过一座山下的大波似的連續的丘陵的时候，小路也起伏起来。那丘陵，在地球比現在还要年青，只是从星云里分了出来的流体时，恐怕是实在的波浪的罢。

天色暗下来了。我們仍旧向前走。我的引路人在灯籠里点起了火来。

时时，有割着飼牛的草的山里人在唱歌，这跛司珂的一个歌，就打破了周围的严重的沈默。路已經到了部落的属地边。村子临近了。远远地望見它在一座岡子上。閃爍在許多人家的昏黄中的二三灯影，是村子的活着的記号。我們进了村，还是向前走。那人家还在前面的小路的拐角上。藏在多年的槲树，肥大的橡树，有着妖怪似的臂膊和銀色的皮肤的山毛櫸树这些树木里。斜视着道路，仿佛惭愧它自己的破烂，躲了起来似的。

我走进了那人家的厨房。一个老女人将男孩子放在搖籃里，在搖他。

"别的先生在楼上，"她对我說。

我由扶梯走向楼上去了。从門对谷仓的一間屋子中，透出声嘶的，絕望的呻吟，和按时的iay,ene!的叫喊。这声音虽然有时强，有时弱，但总是連續不断的。

我去一敲，同事的医生就来开了門。屋子的天井上，挂着編了起来的玉蜀黍。用石灰刷白的墙壁上，看見两幅著色石版的图画，一幅是基督象，还有一幅是圣母。一个男人坐在箱子上，不出声的哭着。臥床上面，是已經无力呻吟的，青白色脸的女人，紧靠着她的母亲……风从窗縫里絕无顧忌的吹进来。而在夜的静寂中，还响亮的传来了牛吼。

我的同事告訴我产妇的情形。我們就离开屋角，用了

严重的，真挚的态度，說出彼此的无智来，一面也想着但願能够救得这产妇的性命。

我們准备了。教女人躺在床上……那母亲怕敢看，逃走了……

我用热水温了鉗子，去递給同事的医生。他将器械的一面，順当的插进去了；但还有一面，却好容易才能够插进去。于是收紧了器械。这就发出了“i ay，ay, ay!……”的声音，苦痛的叫喚，狂乱的駡詈，吱吱作响的咬牙……后来，那医生滿头流汗，发着抖，使了一种神經性努力。略停了一下。接着就听到了又尖又响的撕裂东西一般的叫声。

殉难完毕了。那女人成了母亲了。于是忘掉了自己的苦痛，伤心的問我道：

“死掉了罢？”

“沒有，沒有。”我对她說。

我用两手接来的那一块肉，活着，吸呼着。不久，嬰兒便用尖利的声音哭叫了起来。

“i ay, ené!”那母亲用了先前表示自己的苦痛的一样的句子，包括了自己的一切幸福，輕輕地說……

守候了許多时光之后，我們两个医生就都离开了那人家。雨已經停止了。夜气是潮湿，微温。从黑色的細长的云間，露出月亮来，用青白的光綫，照在附近的山上。大黑云一片一片的經过天空中。风扑着树林，呼嘯着，好象从远处听着大海似的。

同事的医生和我，談了一些村里的生活。彼此又談了

一些仿佛光的焦点一般，显在我們心里的馬德里的事情，以及我們的悲哀和欢喜。

到了路的轉角的时候，我們要分路了。

“再見！”他对我說。

“再見！”我对他說。于是两个人象老朋友似的，誠懇的握一握手，别散了。

善 根

山上滿是堆高的黑沈沈的矿渣。到处看見倒掉的矿洞的进口，也有自掘了的矿洞。含鉛的水，使植物統統枯槁了。槲树和橡树曾經生得很是茂盛的森林故迹上，只剩了一片磽确的荒場。这是蕭条而使人伤心的情景。

矿渣之間，連一株郎机草，或是瘦长的有刺的金雀枝也不見生长。树木全无，只有妖怪一般伸着臂膊，冷淡的屹立着的大索子的木桩，排在地面上。

山頂上有一片手掌似的平坦的大地面，这里就設立着“矿山办事处”。那是一所古旧的坚牢的石造房屋，有着窥探的小洞和鉄格子的窗門，这就很有些象监獄。

“矿山办事处”正对面，可以望見泥砖造成的矿工們的小屋。是不干净，不象样的平房，窗洞做得很小，好象建造的时候，連空气也加以节省了的一般。“矿山办事处”里面，住着“拉·普来比助矿务公司”的經理。他是一个从头到脚，全是事业家模样的人，关于他先前的履历，却是誰也不知道。年紀已經大了，却染了胡子和头发，儼乎其然

的，彻骨是流氓式的家伙。他的很大的虛荣心，是在自以为是一个了不得的情郎。因为要博得这样的名声，并且維持下去，便拉了一个从馬德里近边弄来的婊子，同住在一起。而且由安达細亚人式的空想，他还当她原是大家閨秀，因为实在爱他不过，終于撇下亲兄弟，跟了他来的。

虛荣极大的这男人，虽然天生的胡塗，却又石头一般的頑固。使那些手下的矿工們，拚命做工的方法，他是知道的。

从还沒有因为中了鉛毒，萎縮下去的他們的筋肉，榨取那掘出矿石，打碎矿石的气力来的方法，他是知道的。

每当早上六点鐘和晚上六点的两回換班的时候，他是一定去监督的，看可有誰不去做工的沒有。为号的喇叭一响，鉛色脸的瘦削的矿工們就走上矿洞来。那里面，在发抖的也有。个个是駝着背，垂着头。他們几个人一团，走过旧的坡面，跑到山頂的平地上，进了各自的小屋，吃东西，歇息去了。停了一会，就有别一群矿工們，由别的小屋子里出来，于是鑽进矿山的底里去。

少年們在做将矿石装在籠里，頂着搬运的劳动。女人們是从早到晚，从远远的山上，运了柴薪来。

骯脏的，衣服破烂的，半裸体的孩子們，在家家的門口吵閙着玩耍。孛利亚——由一个男人的胡塗，竟至于升为太太了的都会的婊子——却和这悲惨的氛围气漠不相关，穿着菲薄的輕飘飘的衣服，带了侍女，不开心似的在“矿山办事处”前面閑逛，一面用輕蔑的态度对付着矿工們的

招呼，象女王之于臣下一样。

对于矿工們，她头也不回。也不想認識他們的脸。以前，是給男人們尽量的作践了的，現在却翻过来，輪到她来作践男人們了。

“就是婊子，心也有好的。但是她，却是天下第一个坏貨。”連給她自己使用着的侍女也这么說。別人看来也一样，是坏心思的娘兒，是沒人气的妖怪。

这年春天，紧邻的村子上发生了天然痘。是一个凿孔工人带来的，忽而传染开去了。在孩子們中間更厉害，几乎个个传染到。人家的門口玩着的，衣服破烂的肮脏的孩子队，早已那里都看不見了。

这事件，也进了孛利亚的耳朵。因为矿工們的代表来訪問了她，将一封信，托她寄給其时沒有在家的經理。他們想知道，为了充作对付传染病的費用，能否豫支半个月工錢。

她松脆的拒絕了：

“这样的托辞，还瞞得过这我么！不要脸的流氓們！要喝酒，就总在想要錢。看孩子們却象小狗一样。”

一天里，两个孩子死掉了。到第二天，并沒有人去邀請，然而邻村的医生跑来了。孛利亚从窗子里看見他的来到。医生騎着黑白夹杂的馬。是一个短小的，脸色淡黑，生着絡腮鬍子，举动非常活泼的人。他将馬系在“矿山办事处”的一根鉄格子上，便赶紧去看病。孛利亚被好奇心所驅使，就下了楼，打开窗門，偷偷的站在格子后。过了

半点鐘，她听到了医生的强有力的坚决的声音，和停了好久，这才回答医生的小头目的声音。

“眞太不管了，”医生説。“这样下去，孩子們就只有死，象臭虫一样。可怜，把他們待得这样坏。一张床上睡着两三个，是看也看不过去的惨状呵！”

小头目低声的說明了經理的不在，以及把信寄給公司了，却沒有回信来……

“那么，在这里，可以商議一下的人竟一个也沒有么？”医生回問說。“这办事处里，沒有經理的太太呀，或是姨太太之类住在里面么？”

“不，有是有的。”小头目說。“但是，是一个坏女人，一点也商量不来的。”

孛利亚不願意听下去了。气得滿脸通紅，象发了疯一样，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想好了赶出小头目的种种的計策。恼得在家具上面出气。于是伤心的哭起来了。想到那不認識的医生对于自己所抱的成見，总是放心不下，就眼泪汪汪的哭了一整天。

第二天早晨，孛利亚就换上不大惹眼的装束，去訪問矿工們的住家。看見了她，覚得很是駭然的女人們，便請她走进光綫空气，全都不够的狭窄的屋里去。悲惨和催人作呕的含着恶臭的悶气，充滿在所有空气中，尤其刺鼻的是从天花病人的身上发散出来的尖利的，焦面包一般的气味。

在汙秽的臥榻上，看見生病的孩子們和恢复期的孩子

們，还有健康的孩子們，都乱躺在一起。和衣睡在地板上的父亲們，是大开着口，打着野兽一般的鼾鼾。

有一家里，有一个紅头发的很可爱的女孩子，满脸痘瘢，一看見孚利亚，便伸出細瘦的臂膊来了。孚利亚抱起她来，放在膝上搖着，不管会传染，在她那到处脓疱的通紅的額上吻了一下。这，是从她心里覚醒过来了的神秘的接吻，就如使罪人化为圣徒的那个接吻似的。

訪問完毕之后，她发見了充滿着对于万物万人的哀矜之情的自己的心了。她想将孩子們搬到"矿山办事处"里去，并且加以看护。

終于照样实行了。許多礼拜，她看护他們，弄干净他們的身体。为了行善这一种无尽的渴仰，为了对于受苦的人之子的深大的母性爱，她牺牲了自己，連夜里也不睡了。

丈夫回来的时候，两人之間就发生了可怕的爭論。那男人达了憤怒的絕頂，教立刻将那些小鬼从这里赶走。孚利亚安静地，然而坚决地反对了。他举起手来，但在她那黑眼睛里看出了一种奇怪的东西，使他不知不覚的收回了自己的手。他什么也不說。对于这事，他不再开口了。于是孩子們就到全愈为止，依然都住在"矿山办事处"。

孚利亚后来还是常去訪問矿工們。竭力要除去所見的悲惨。逼着他减低那公卖的又坏又貴的物品，增加矿工的工錢。

"但是，喂，"他說，"这么办，公司怕要說話的哩。"

“但是，这不是好事么？”她回答道。

他屈服了。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地位漸漸有了危险，但对于她那热情的話屈服了。

人們知道他年老，他也毫不介意了。不再去染头发和髭子。而白发却在他脸上給了一种沈静与平和。

不多久，矿工們也放肆起来。經理已經失掉了足以压住他們的强横的能力。公司对于他的管理法，很不滿意的传聞，也听到了。然而，被同胞爱的奔流所卷，竟至完全失去了做实务底人物的本能的他，却虽然覺得自己的没落已在目前，也还是照常的做下去。

有一晚，是黄昏时分，忽然从公司的总經理来了一个通告，是对于經理的胡鬧的寬大的办法的。其中說，他的职务的后任已經派定，教他立刻辞职，将办事处交出去。

他和学利亚都并不吃惊。两人和黑夜一同走出了“矿山办事处”。他們大概是相信天命，携着手，下了山，站在街头了。

墮落女子和老冒险家，覺醒了同胞爱的这两人，現在是向着昏暗的，寂靜的，凄清的平野，在雕着星星的黑的天空下，走着，去寻未知的运命去了。

小客栈

坐了火車，旅行北方諸州的时候，諸君曾在黑沈沈的小村的尽头，見过站在冷街角上的灰黑色的粗陋的屋子的罢？

諸君也曾覺得，那屋子前面，停着搭客馬車，大門开着，点着灯，門里的寬闊的一間，象是杂貨店，或者酒店的样子罢？

諸君以为这屋子是村里的小客栈，正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对于住在这荒僻之处的可怜的人們，从諸君的心底里，恐怕会生出一种同情来的罢？

小客栈的人們走到街上，望着火車，悲哀地目送它跑过，摇着手巾，表示了亲爱了罢？

走着的和留着的来比一比，好象是飞快的走过去的有福气。但是，恐怕倒是留着的算有福气的。

慌急慌忙的，一下子闖到都会的混杂里面去的人，是不知道我們跛司坷諸州的小客栈的。不知道地上的最悬切，最有情的小客栈的。

用自己的脚，走过了世界的諸君；討飯的，赶集的，叫卖的，变把戏的諸君；除自己的脚所踏的地面之外，沒有祖国的諸君；除自己肩膀所背着走路的东西之外，沒有財产的下流的諸君；除美丽的自然和大野之外，一无所爱的放浪行子諸君！怎么样？我說的不是真話么？坦白的說来罢，我們这里的小客栈，不是这世界上的最可亲，最質朴的地方，世界中的最好的地方么？在荒凉到不成样子的曠野上，在不祥的惡梦似的风景中，确也有蕭条，阴郁的小客栈的。但是，大部份却很快活，和气的在微笑。那窗戶，就象十分慈爱地凝視着諸君的一般。

坐着烏黑的火車，連自己經过什么地方也不大看的，

跑过野坂的不幸的人們，急于卷进大都会的旋风里面去的不幸的人們，是受不着人生最暢快的，千金难买的印象的。这，便是在馬車里摇着，走过长路之后，到了小客栈时候的印象，唉唉，这就是的！

千金难买！只有这，才是和那一瞬間相称的惟一的話。諸君在搭客馬車里，坐了好几个鐘头了。雨在下着。灰色的情景，罩着冬天的精光的地面。搭客馬車在落尽了叶子的列树之間，沿着满是干枯的带刺金雀枝和丛莽的山腰上的，給涨水弄渾了的溪水的岸上往前走，前面却总是隐在烟霧中的許多黄色水洼的道路。

諸君因为冷，有些渴睡，朦朧起来了。想睡一下，做了各种心里想到的姿势，然而終于睡不着。挂在馬頸子上的鈴的单調的声音，不断的在耳边作响。冷，餓，渴睡，这些意識，竟无法使它消除。

这道路，仿佛是无論怎么走，也总是走不完似的。隔着車窗的昏瞬的玻璃所看見的群山，人家，急流，站在十字街口的凄凉的小屋子，都已剩在后面的了，但仿佛又崇着馬車，跟了上来似的。

走进了一个村子里。馬車的輪子，在街路的凸凹的鋪石上，磔磔格格的跳起来。"总算到了罢？"自言自語着，从窗口望出去。但是馬夫不下来。将一包信件抛給一个男人，一只箱子交給一个女人之后，又拿鞭子一揮，馬車就仍在鋪石路的砾石之間震动起来，慢慢的轉出那滿是水洼的街路上去了。

万分厌倦了之后，渴睡渐渐的牵合了眼睛，大家眞覺得这道路是走不完的了的时候，馬車却停下来了。还看見馬夫从座台跳在道路上。

到了。坐客都困倦不堪，連提皮包的力气也几乎沒有了，弯着腰，从馬車上走下。

走进小客栈里去。

"請到这边来……請……这边……东西立刻就送到諸位的屋子里面去。"

从客人那里接去了外套和行李。还問客人可要到厨房里去烘火。

諸君就走进厨房里。于是开初，是烟迷了眼睛。

"爐子不大灵，況且，风也眞大。"就这么說。

但是，誰管这些呢？

于是，看出了諸君是講跋司珂話的那姥姥，就极和气地在火旁边給諸君安排起坐位来。諸君的夜膳也在准备了，当諸君正在烘脚的时候，那头上包着布的鷹嘴鼻的姥姥，就将自己年青时，还是五十年以前，在村里的牧师府上做侍女时候的一些无头无緒的故事講給大家听。想起各样的事情来，就露出孩子一般的沒有牙齿的齿齦，微微一笑。

这之际，客栈的主妇正在忙碌的做事。主人是和三个人，在和椅子一样高低的桌上玩紙牌。四个人都显著严重的，認眞的脸相，只将沾滿手汗的磨破了的紙牌一回一回的玩下去。隔开一定的工夫，就是接着的"哪，押了，"和"好，来罢，"彼此两邊的紅和白的豆子，便增加了数目。

火旁边，是几乎在这小客栈里吃白食的，懒惰汉，詩人而兼教堂的歌手，也是村里的趣人和打鱒魚的猎戶在談天。那人自己声明过，是打鱒魚的猎戶，却不是漁人。为什么呢，就因为捉鱒魚是用火枪的。两个人許多工夫，专心的講着关于鮭魚，水獺，野猪，刺猬的习性的冗長而神秘的談話。

"諸位是在这里用呢，还是請到食堂里去呢？"客栈的主妇将諸君当作闊人，至少，是店鋪的推銷員那样，問。

"这里就好，这里就好。"

于是鋪着白布的小桌子摆起来了。接着就搬出晚膳来，供奔走的是叫作瑪吉里那，或是伊涅契的，脸色紅潤的有点漂亮的姑娘。

大吃一通熟食。面包呢，自然沒有福耳蒲尔·散求尔曼公爵那么斯文的，就向果酱里面蘸。还将匙子直接伸进沙鍋去。这几样花样，恐怕在高貴的大旅館里是看不見的罢。

諸君吃得一点不剩了。酒也多喝了一点。当瑪吉里那来倒大慈大悲的白兰地酒时，便对她开几句玩笑，說是漂亮得很呀，或是什么。于是她看着諸君的閃閃的眼睛和紅鼻子，发出愉快的，响亮的声音，笑了起来。

晚膳完后，就上楼去睡觉。那是一間狹小的臥房，几乎給一张鋪着四五副被褥的大木榻独霸了。爬上那塔一般高的木榻，鑽进发着草气息的垫被間，听着屋頂滴瀝的雨声，呼呼作吼的风声，就不知怎地，自然心气和平起来，

总是深觉得有个慈善的天父在上，只为了要将綿軟的眠床，放在各处的小客栈里，将富于滋养的晚膳，給与可怜的旅人，常在苦心焦思，就令人竟至于眼睛里要滴出泪水来了。

手风琴頌

有一个礼拜天的傍晚，諸君在亢泰物利亚海的什么地方的冷静的小港口，沒有見过黑色双桅船的艙面，或是旧式海船上，有三四个戴着无边帽的人們，一动不动的傾听着一个練习水手用了旧的手风琴拉出来的曲子么？

黃昏时分，在海里面，对着一望无涯的水平綫，总是反反复复的那感伤的旋律，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然而是引起一种严肃的悲哀的。

旧的乐器，有时失了声音，好象哮喘病人的喘息。有时是一个船夫低声的和唱起来。有时候，則是刚要涌上跳板，却又发一声响，退回去了的波浪，将琴声，人声，全都消掉了。然而，那声音仍复起来，用平凡的旋律和人人知道的歌，打破了平稳的寂寞的休息日的沉默。

当村庄上的老爷們漫步了回来的时候；乡下的青年們比賽完打球，广場上的跳舞愈加热鬧，小酒店和苹果酒排間里坐滿了客人的时候；潮湿得发黑了的人家的檐下，疲倦似的电灯发起光来，裹着毯子的老女人們做着念珠祈祷，或是九日朝山的时候，在黑色双桅船，或者装着水門汀的旧式海船上，手风琴就将悲凉的，平凡到誰都知道的，悠揚的旋律，陆續地抛在黃昏的沉默的空气中。

唉唉，那民众式的，从不很风流的乐器的肺里漏出来的疲乏的声音，仿佛要死似的声音所含有的无穷的悲哀呵！

这声音，是説明着恰如人生一样地单调的东西；既不华丽，也不高贵，也非古风的东西；并不奇特，也不伟大，只如为了生存的每日的劳苦一样，不足道的平凡的东西的。

唉唉，平凡之极的事物的玄妙的詩味呵！

开初，令人无聊，厌倦，覚得鄙俚的那声音，一点点的露出它所含蓄的秘密来了，漸漸的明白，透彻了。由那声音，可以察出那粗鲁的水手，不幸的渔夫們的生活的悲惨；在海和陆上，与风帆战，与机器战的人們的苦痛；以及凡有身穿破旧难看的蓝色工衣的一切人們的困憊来。

唉唉，不知驕盈的手风琴呵！可爱的手风琴呵！你們不象自以为好的六弦琴那样，歌唱詩底的大謊話。你們不象风笛和壶笛那样，做出牧兒的故事来。你們不象喧嚣的喇叭和勇猛的战鼓那样，将烟灌滿了人們的头里。你們是你們这时代的东西。謙逊，誠恳，稳妥也象民众，不，恐怕象民众而至于到了滑稽程度了。然而，你們对于人生，却恐怕是説明着那实相——对着无涯际的地平綫的，平凡，单調，粗笨的旋律——的罢……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

在别达沙河流域一带，无論是矿师，是打野鴿子的猎戶，是捉海魚的漁夫，能够象巴薩斯·亦·伊仑的厄乞科巴公司經手人莱哥羌台奇那样，熟識人們的，恐怕是一个也沒有了。

客栈的老板，店鋪的主人，給私販巡风的馬枪手，测量师，矿山的打洞工人，都認識莱哥羌台奇的。誰都和他打招呼，亲暱的"莱哥，莱哥"的叫他。看見他坐在搭客馬車里經过的时候，誰都要和他講句什么話。

莱哥羌台奇是一个高身材，显着正經脸相的人，长鼻子，眼睛里总带着一点和气，头上戴的是一頂很小的无边帽，頸子上系着紅領带。

他如果系起黑的領带来，就会被人錯認作穿了俗人衣服的牧师。当作牧师，是損伤他的自尊心的。那緣由，就因为莱哥自以为是一个还在罗拔士比之上的共和主义者。

自从莱哥羌台奇在培拉鎮上馳名以来，已經好几年了。当他初在这地方出現的时候，可很給大家传頌了一通。

到的那天，一落客栈，立刻想到的，是从自己屋里的窗口抛出黑綫去，和客栈大門上的敲門錘子連起来。一到

半夜，他就拉着麻綫，使敲門鐘子咚，咚，咚，高声的在門上敲打了三下。

老板是有了年紀的卡斯契利亚县人，原是馬枪手，起来看时，一个人也不見，只好自己唠叨着，又去睡去了。

过了一刻鐘。算着这时候的萊哥羌台奇，便又咚，咚，咚的給了三下子。

大門又开开了。馬枪手出身的老板看見这回又沒有人，便生起气来，跳到街上，向着东南西北，对于他所猜想的恶作剧者們和他們的母亲，給了一頓极毒的恶罵。

萊哥羌台奇这时就孱孱的笑着。

到第三回，馬枪手的老家伙也覺得这是一种什么圈套，不再去开門了。萊哥羌台奇也將麻綫抛到路上去，不再开玩笑。

第二天的晚上，萊哥要很早的就睡覺，因为不到天亮，就得趁汽車动身的。

刚要睡覺的时候，他却看見了放在角落里的一大堆咯棱林的空箱。他一面想念着这空箱，睡下了。三点鐘起来，理好了皮包。这时忽然記得了空箱，便去搬过来，都迭在买卖上的冤家对头，紅头发，鼻子低到若有若无的，經手包攬定貨的汉子的房外面。接着是取了冷水壶，从买卖对头睡着的房門下，灌进去許多水。这一完，就"失火了呀！失火了呀！"的叫起来。自己是提着皮包，跳出街上，坐在汽車里面了。

那紅头发的經手人一听到这叫声，吓得連忙坐起，跳下

眠床来。赤脚踏着稀湿的地板，满心相信这就是救火的水。点起灯来。去推开門。那空箱就砰砰蓬蓬的倒下来了。

那人吓得几乎要死。待到明白了这都是莱哥羌台奇的恶作剧时，他說：

"可恶，这不是好对經手人来开的玩笑呀。"

这塌鼻子的可怜人，竟以为經手人是不会有人来开玩笑的高尙而神圣的人物的。

旣然有着这样的来历，莱哥羌台奇在培拉鎭上博得很大的名声，正也是当然的事。

我是在一个礼拜日，在邮票批发处里和他認識的。这地方聚集着許多乡下人。莱哥在等着邮件。忽然間，他显着照例的正正經經的脸相，用跛司珂語对老人們开談了：

"你們也到什么牧师那里去做弥撒的，眞是傻瓜。"

"为什么？"一个乡下人回問說，"他們不是也不比别处的牧师坏嗎？"

"是滑头呀，那里是牧师！他們都是洗了手的馬枪手呵。"

于是又接着說道：

"政府竟会把这样的資格給馬枪手們的，眞不知道是什么理由。"

发过这政治上的叫喊之后，莱哥便走出邮票批发所，到街上向上面走去了。

过了两三个月，莱哥羌台奇又和五六个伊仑人到鎭上来看赛会了。开初是很老实，稳重的，但到晚快边，就又掩飾不住，露出了本性。他撑着伞子，走出俱乐部的露台

来，还說了些前言不搭后語，叫人莫名其妙的講演。

在亚貝斯謎义軒夜飯的时候，他不知怎么一来，竟說出有些人們，只要将酒盃放在嘴边，耳朵便会听不見的說头来。

这实驗乱七八遭的鬧了一通。到夜里四点鐘，萊哥和他的一伙都醉得烂熟，唱着《馬賽曲》，回到伊仑去了。

战爭开了头的有一天，我們发見了名人萊哥羌台奇在本泰斯·凭·揚希吃夜飯。他等候着汽車。他有着一大群民众，都是在近地的水力发电局做事的包工头和小工头。

萊哥的举动很得意。战爭給了他許多空想上的很好的动机。馬上談起来的，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发明。

他正在对了民众，說明着目下在达尔普制造的，敌人站着就死的刁班火藥的成分，說明着在蒲科制造的奇特的器械的种类。

但他說，这些东西，比起德国人正在发明出来的东西来，可簡直算不得什么。例如能在空中走动的大炮，令人气絕的火藥，有毒的箭之类……現今正在动工的，是云里面的战壕。

"云里面的战壕？"一个小工头說，"不会有这么一回事的。"

"不会有嗎？"萊哥羌台奇用了看他不起的調子，說，"好罢，那么，去問問望·克陆克去，立刻知道。云里面連一点什么战壕也做不起，怎么成！和在地面上做战壕是一样的，不，也許还要做得好些呢。"

"这那里站脚呢，我可是总归想不通。"

"唔，你是想不通的。望·克陆克可是在一直从前，早就知道了。一个土耳其人……不，也許是亚述利亚人罢？那里人倒不知道……但就是他教了望·克陆克的。"

这里叫他"卡泰派斯"的小工头，插嘴說，德国人是为了飢餓，恐怕总不免要降服的了。然而莱哥羌台奇不当它話听，說道不的，差得远呢。德国人巳經在用木头做出肉来，从麦秆做出面包来了，为了非做不可的时候，就做面包起見，正在征集着戴旧的草帽。

人們听了这样的奇聞，都有些幻想起来了。永不能停在談天的一点上的莱哥羌台奇，这时却突然大叫道：

"吓人的还是这回法国人弄来打仗的那些动物呀。"

"我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怎样的动物呢？"

"什么都有。哈馬也有好几匹。"

"是河馬罢？"我說。

"不，不。是哈馬，誰都这么叫，連管理它的謨希瑪尔檀也这么叫的。另外还有些会唱歌的人魚，很大的吸血蝙蝠。"

"但是，吸血蝙蝠不是小的嗎？"一个到过美洲的人突然說。

"小的？那里，那里，怎么会小呢。你去看一看来罢。連长到五密达的家伙也有呢。"

"展开翅子来，怕就象一只飞艇罢。""卡泰派斯"大声的說道。

"我可是从沒有見过他們展开翅子来，"莱哥回答他

説。接着又添上話去道，"翅子是用浸了石炭酸的棉紗包了起来的。"

"为什么呢？"

"听説是因为一受这里的湿气，薄皮上就要生一种冻疮的。"

"还是在給血吸，养着它們么？"我笑着問。

"先前，在它出产的地方，是这么办的，"萊哥回答説。"为了給它們血吸，每一匹就給它两三打小孩子。但是，現在呢，却只用些用赤鉛染紅的汁水和一点点重炭酸苏打騙騙它們了。"

"这眞是，意想不到的湯水阿！"一个生于里阿哈的汉子喃喃的説。

"但是，那吸血蝙蝠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問。

"从加耳加搭来的。謨希瑪尔檀和那滿脸白鬍子，戴着銀絲边眼鏡的印度人一同带了它們来的。"

"另外可还有什么动物嗎？"

"有。还有生着亚鉛鱗甲的海蛇。"

"这又是什么用的呢？"

"在海里送信呀。"萊哥回答説。"这海蛇在海里有用，和传信鴿子在空中的有用是一样的。如果有了錢，我也想到謨希瑪尔檀那里去买一条。这东西就象狗一般的馴良……阿呀，汽車来了。諸位，再見再見。一定去看看吸血蝙蝠和海蛇呀，只要找謨希瑪尔檀就是。"

一面説着，萊哥羌台奇显着照例的老实正經的脸相，

走掉了。

两三个月之后，我在伊仑看見了萊哥。他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飯。我答应了。这是因为我有着一种好奇心，要知道这永是騙人的人，对于他家眷究竟取着怎样的态度。

萊哥羌台奇給我介紹了他的母亲，女人和孩子們。于是我們围着食桌坐下了。桌布鋪上了。一个使女，說是生于那巴拉县的拉司·信珂·皮略斯的，端来了一大碗湯，放在桌子上。并且一面看着主人的脸，一面用跋司珂語悄悄的說道：

“老爷，总有点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快点說罢。”

使女揭开了盛湯的碗的盖子，于是說道：

“今天是共和历十一月十七日。自由，平等，友爱，共和国万岁！”

萊哥羌台奇装了一个这样就是了的手势。他的女人却用食巾掩着嘴，哈哈大笑了起来。

“唉唉，傻也得有个样子的！萊哥！你真是太会瘋瘋顚顚了！”她大声說。

“这些女人，不懂得正經事。”萊哥羌台奇也大声說。“我是要把使女的教育弄完全呀，我是在教她共和历呀。但是，你看，連自己家里人也一点都不感謝。”

而这促狹鬼萊哥羌台奇，是連在說着这話的时候，也还是显着照例的正經老实的脸相的。

会　　友

迭士尔辟台·孚安（他自己这么称呼的）是战爭开头的前两年的样子，在培拉·台·别达沙出現的。他在曾去当兵的法兰西的軍队里，做过山地居民編成的一个大队里的喇叭长。退伍之后，就住在亚司凱因，做打石匠。迭士尔辟台在培拉，頗有些面子。賽会的时节，常常带着烏路尼亚和亚司凱因的四五个朋友，經过伊巴尔廷的岡子，跑到这里来，这时候，他总是将喇叭放在嘴上，吹着軍歌。于是大家看齐了脚步往前走。

迭士尔辟台是为了偶然的机緣，到培拉来取他的亲戚，住在拉仑山腰的一个乡下人的两三陀罗[1]遺产的。这一来，就这样的住在这鎮上了。迭士尔辟台在亚貝斯謫义軒的葡萄酒和波尔多軒的葡萄酒里，看出了一种特别的顏色。而且即使并不是因此使他为了别达沙河的河流抛掉了尼培廉河的河流，至少，也使他决計为了这鎮上的葡萄酒，抛了别的鎮上的葡萄酒的。

迭士尔辟台拿着作为遺产，領了下来的蚊子眼泪似的

---

① 一陀罗約合中国銀二元。——譯者。

一点錢，索性喝掉，还是在这里做些什么事好呢，躊躇了一下。終于决定要做一点事，前打石匠便开起他之所謂“肉店”来了。

迭士尔辟台在阿尔薩提外区的稅关对面，租好一所很小的店鋪。于是就在那里的柜台上，苦干着自己的神秘的生意，用一个小机器，切肉呀，磨肉呀，一面拌着血，一面唱着曼什尔·尼多烏先的一出歌。这是他当兵的时候，一个中尉教給他唱的歌，由

Le couvent, sejour charmant

这句子开头，用

Larirrette, Larirrette, Larirre…e……e…tte.

这迭句和那曡声結尾。

迭士尔辟台有着上低音的极好的喉音，唱些Charmangaria, Uso Churia, el Montagnard 和别的法屬跛司珂的歌給邻近的人們听，使大家开心。

叫他“肉店家”比眞名字还要通行的迭士尔辟台，不多久，就成了出色人物了。他提着盒子，上各处跑，用那非常好听的跛司珂話，挨家兜售着自己做出来的貨色。

为了他的好声音，还是因为別的緣故呢，总而言之，在姑娘們中，这“肉店家”是受欢迎得很。完全屬意于他的姑娘之一，是稅关的馬枪手的头目的女兒拉·康迪多。那是一个黑眼珠，顏色微黑，活泼而且有些漂亮的娃兒，然而脾气也很大。

拉·康迪多的父亲是古拉那达人，母亲是生于里阿哈

的。这女兒被人叫作"七动"。拉·康迪多不懂跋司珂話，却有着加司諦利亚女人所特有的那非常清楚，非常鋒利的声音。她还象她的母亲，有常常說些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下流事情和胡塗事情的习癖。因为这缘故，她一在襄提列尔加叫作开尔谛提河的小河里洗东西，年青的馬枪手們就常常跑过去，和她开玩笑，招她乱七八遭的痛駡起来，自以为有趣。

迭土尔辟台·孚安和拉·康迪多开始交口了，也就結了婚。他还是照旧唱着拿手的歌和那迭句，

Larirrette, Larirrette, Larirre…e…e…tte.

开着"肉店。"

战爭开头的时候，迭土尔辟台对拉·康迪多說，自己恐怕是得去打仗的。但她的回話，却道，倘敢轉这样的念头，就要象他的处置做香腸的背肉一样，砍掉他，剁得粉碎。

"連不懂事情的孩子和还沒有生下来的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管，要抛掉了这我，独自去了嗎？你是流氓嗎？为什么要去打仗的？你这佛郎机鬼子！到这样的地方去酗酒的罢。流氓！佛郎机鬼子的廢料！廢料的汉子！"

迭土尔辟台也說些 Patrie 呀！ drapeau 呀之类来試了一試。但拉·康迪多却說，在跋司珂，管什么drapeau，只要在这里上紧做着香腸，就好了。

迭土尔辟台停下了。也不再想去打仗。

"她們娘兒們，不懂得伟大的事业。"他說。

家里的管束虽然严，“肉店家”却还是常常偸走，跑到亚貝斯諦义軒去。他在那里，显着滿足得发閃的猫似的眼睛，紅胡子被酒精浸得稀湿，唱着法屬跋司珂的歌，但給发見了。

一回家，拉·康迪多就有一場大鬧，他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然而，在这些处所，他是大徹大悟的人物。老婆的嘮叨，用不着当眞，簡直就象听着雨声一样。一到明天，就又在柜台上切肉丁，拌上血，准备来做猪肉腊腸和小香腸，一面唱着歌兒了。

Larirrette, Larirrette, Larirre···e···e···tte.

两年之前，“肉店家”曾經做了一件轟动一时的事情。

五月間，萊哥羌台奇正在培拉，有一回，在亚貝斯諦义軒发了大議論。那結論，是說，最要紧的是加重培拉和伊仑之間的向来的友誼，要达这目的，培拉的人們就应該編成一队，去赴伊仑的圣瑪尔夏勒会去。

主张被采用了。那时候，萊哥羌台奇又說，他还有一个計划，是联合了远近馳名的别达沙河沿岸一带的村鎮，結成一个秘密团体，叫作“别达沙河却貝倫提会”，来作“酒神礼贊会”的准备，但这且待慢慢的发表。

他又說，“却貝倫提会”的会友是应該戴着旧式的无边帽，一見就可以和别人有分别的。

萊哥羌台奇的种种主张，惹起了很大的狂热。亚貝斯諦义軒的重要人物襄穹，修杜尔，理发匠革涅修，訶修·密开尔，加波戈黎，普拉斯卡，瑪丁·訶修，还有迭土尔

辟台，这八个人共同議决，决不放弃这計划。

他們将使命委托了加波戈黎，是去借一輛到伊仑去的坐得十五人到二十人的大車子。

加波戈黎和馬車栈的头子去商量，結果是馬匿修說妥了。

馬匿修是一个奇特的馬車夫，他的馬車，只要一看就認得。因为恰如見于高压綫的电綫柱上那样，車台两面，都叫人画着两条腿骨和一个骷髏，那下面还自己写着两行字——

不可妄近，

小心丧命！

馬匿修在車台里藏着那么强烈的蓄电池，会教人一碰就送命么？并不是的。莫不是养着响尾蛇么？也不是的。其实，是这样的。有一回，馬匿修被人偸去了放在車台里的錢，他于是发怒，就写了那样的广告句子。不过用死来吓吓想偸的人的。

馬匿修和大家約定，賽会前一天的夜里，他赶了大車子到培拉来，第二天早晨，远征者們便坐着向伊仑出发。"肉店家"是留下那卖去几尺猪肉腊腸和小香腸的錢来，并不动用。

远征的事，未来的"却貝倫提会"会友都守着絕对的秘密，对誰也不說。

迭土尔辟台和理发匠和襄穹，用黄楊树叶装飾了馬車。理发匠是有学問的人，所以在一大张貼紙上，揮大笔

写了起来——

培拉的学人哲士們

前赴比略·台·伊仑。

嗚呼,"别达沙河却貝倫提会"的会友們对于别达沙秦拉郡的首邑的致敬之道，除此以外，还能有更有意义，更形仰慕的么？

这班学人哲士，一早就各自从家里走出，带些食品和一皮袋葡萄酒，坐上了馬車。

培萊戈屈带着手风琴，給人們在路上高兴，迭土尔辟台用喇叭吹了好几回有点象空心架子的軍歌。

太阳开始进到别达沙河的溪谷，照着毕利亚多的人家。馬車就穿过了这中間的街道。

到得伊仑，便上亚列契比大街的一家酒店里去吃东西。菜蔬很出色。然而很爱熵乳猪，几乎奉为教义的理发匠和說了这是不好吃的一个会友之間，也生了种种意見的扞格。

吃光了七八盘之后，有人提議，說要参拜圣瑪尔夏勒庙去了。

"为什么呢？"萊哥羌台奇憤然的說，"我們不是在这里举行市民的典礼么？(是的，是的。)还是諸君乃是头上插着記号，称为什么教导法师的受了退职馬枪手之流的教育的人們呢？(不是，不是。)那么，諸君。諸君就該振作起市民的勇气来，留在这地方。"

一个萊哥羌台奇的朋友，鞋店的推銷員，請允許他暫

时离开他的坐席，这是因为他偶然得了灵感，要做几行款待他朋友培拉的学人哲士們的詩了。莱哥羌台奇以座长的資格，立刻給了許可。于是推銷員就做了可以采入詩选那样的值得贊叹的詩。那是用这样的句子开头的——

听喲，列位，莫将
献給别达沙河的
却貝倫提各方面的这詩，
当作頌詞喲。

临末，是用下面似的流暢而含教訓的調子来作收束——

由这亲睦的饗宴，
我要更加博得名声。
要成为可以竞争的敌手，
和那华盛頓的市民們。

培拉和伊仑和亚美利加合众国的首府之間，存着什么敌对呢，那可不明白。然而这詩的思想，却使大家发了非常的热狂。那热狂，就表現在可以吸干陀末克園珂匿克河的杯数上。

“喂，培萊戈屈！拉你的手风琴呀。肉店家，来，你唱罢，唱罢！”大家都叫喊說。

培萊戈屈和迭士尔辟台，一个拉，一个唱。但不多久，就生出音乐的混沌来。席上的有一面的人們，拚命的在唱着献給鰐鰛魚和培尧魚的精神底的詩句了——

Chicharrua ta berdela.

坐在席面的别一边的人們，是在唱着《安特来·瑪大

倫》。于是一个站起来了，叫道，不行，不行。然而究竟是什么不行呢，却誰也不明白。

要唱《蒙大尼兒》的提議，使大家平靜下来，产生了一同的合唱。但是，用那輕快的音律，唱完了《蒙大尼兒》，滿是烟气的酒店的空气中，就又恢复了音乐底无政府。天一晚，“却貝倫提会”会友就各自銜着烟卷，跑到圣学安广場去。在这地方，看見肉店家和希蒲尔村的胖姑娘跳着番探戈舞。这胖姑娘是意外地显出不象生手的模样来。培萊戈屈却合着斗牛的入場曲的調子，好象綏比利亚人似的，和一个卖蜡烛的姑娘紧紧的摟着在跳舞。萊哥羌台奇是戴了紅紙的帽子，跳来跳去，仿佛发了疯。

晚膳之后，培拉的学人哲士們又到新广場去，一到半夜十二点，就合着鼓声“开小步”从这里走出来。大家都紧抓着胖姑娘和略有一些魚腥气的漁家姑娘們走，还有大概是誰都出于故意的挨挤和这跛司珂地方的术語叫作 Ziuis 的呵痒。萊哥羌台奇有着特出的叫声。

“唏！唏！噢呵！”因为叫得太滑稽，尖利了，姑娘們就被呵了痒似的笑得要命。

“唏！……唏！……噢呵！……”萊哥羌台奇反复的叫着。

“开小步”一完，大家散开，都回到波罗大学（俗名小酒店）去。萊哥羌台奇只好走得歪歪斜斜的回家。这并非为了喝醉，决不是的。关于这一点，他就是和世界上医学院的碩学們来辯論也不怕。有一回，一盘带点焦气的蛋糕，

曾經使他醉倒了。焦气，是一定害他身体的，但这回却只因为落在咖啡盃里的烟灰，使他当不住。

已經三点鐘了，馬車夫馬匿修等候着动身。小酒店的两个壮丁和两三个守夜人，象搬貨包或是什么似的，将堵拉的学人哲士們抱到馬車上。恰在这时候，小酒店的主人象疯子一般发着怒，奔来了，嚷着說是給人偸去了一箱啤酒，而这箱子就在馬車里。的确不错，啤酒箱也真在馬車里。这是两个学人或哲士搬了上来，豫备一路喝着回去的。

"誰呀，干出这样事来的？"馬匿修在車台上叫道，"干了这事的东西，把这馬車的名誉完全毁掉了。我不能再到这里来了！"

"这样的破馬車，你还是抛到别达沙河里去罢。"路上的人說。

"什么，抛到别达沙河里去？再說一遍試試看，打死你。"

两个学人哲士，就是拿了啤酒的出色的木器匠，駡小酒店主人为野蛮，伊仑是不懂道理的处所。因为自己原是想付酒錢的，但如果要不給酒喝却謀命，那么，請便就是了。

这問題一解决，馬匿修赶了馬就跑。那气势，簡直好象是想找一个障碍物去碰一下。眼格很小的閑汉們，以为馬車夫是要去撞倒圣爷安·亚黎庙的圓柱，否則碰跳一把椅子的。但是，并不走那向着具渥比亚的路，却飞跑的下了坡去了。等到大家静了下来的时候，馬車已經在雉子島前

面走过。路上是电灯悯明，河面上是罩着朦朧的烟雾。馬匿修的馬車所过之处，就听到打鼾声，塔萊戈屈的手风琴声，要不然，便是肉店家的喇叭声。

第二天，迭土尔辟台起来的时候，他的太太就給他一个怕人的大闹。

迭土尔辟台仍照先前一样，低声下气，說是被朋友硬拉了去的。但是，仅仅这一点，却还不够使拉·康迪多相信。她一只手按着屁股，一只手抱着孩子，用了正象加司諦利亚女人的，清楚的声音，向他吼个不住。

“流氓！在这里的錢，放到那里去了？流氓汉子呀！这佛郎机鬼子的废料！这废料的汉子！”

他仿佛沒有了耳朵似的，一面磨着做猪肉腊腸和小香腸的肉，拌上血去，一面唱着歌——

Le couvent, sejour charmant.

停了一会，她轉为攻击了。隔一下，叫一通，正确到象經綫仪一样。

“喂，說出来，你这流氓！問你这里的錢，放到那里去了！流氓汉子呀！这佛郎机鬼子的废料！这废料的汉子！”

肉店家仿佛沒有了耳朵似的，一面磨着做猪肉腊腸和小香腸的肉，拌上血去，一面发出长长的曼声，唱着歌——

Larirrette, Larirrette, Larirre……e……tte.

少年别

人物

拉蒙（三十岁）

德里妮（二十五岁）

堂倌（五十岁）

看《厄拉特报》的老紳士

穿外套的紳士

发議論的青年們

堂倌 （对着看报的紳士）昨天晚上，大家都散得很晚了。后来是堂·弗里渥来了，对啦，等到散完，这么那么的恐怕已經有两点鐘了。

看报的紳士 两点鐘了？

堂倌 对啦，这么那么的巳經是两点鐘了。

（美术青年們里）

美术青年甲 只有蔼勒·格垒珂，培拉司开斯，戈雅……他們① 才可以称作画伯。

① El Greco (1614年死), Velazquez (1599—1660), Francisco Goya (1746—1828) 三个都是西班牙的大画家。——譯者。

美术青年乙　还有班特哈·兒·拉·克路斯和山契斯·珂謌聊……①

美术青年丙　叫我說起来，是諦卡諾②一出，别的画匠就都完了……

拉蒙　（坐在和看报的紳士相近的桌子旁，喝一杯咖啡。是一个留着顎髯的瘦子，戴梭孚德帽，用手帕包着头。）一定不来的！又吃一回脫空。倒是她自己来約了我。（望着大門）不，不是的，不是她。要是終于不来的話，可真叫人心酸呢。（門开了）不，又不是的，不是她。恐怕是一定不来的罢。

外套的紳士　（走进这咖啡館来，到了拉蒙坐着的处所。）这真是难得，不是长久沒到这里来了么？

拉蒙　是的，长久不来了。您怎样呢？

外套的紳士　我是到楼上来打一下子牌的。打了就早点回家去。您后来怎么样？

拉蒙　全沒有什么怎么样，活着罢了。

外套的紳士　在等人么？

拉蒙　唔唔，等一个朋友。

外套的紳士　哦，原来，那么，还是不要攪扰你罢。再見再見。

---

① Alonso Sanchez Coello (1515?—1590)，西班牙肖象画的先驅者，Juan Pantoja de la Cruz (1551—1609)是他的学生。——譯者。

② Tiziano Vecelli (1477—1576)，意大利的画家，英国人写作 Titian。——譯者。

拉蒙　再見。（独白）还是不象会来的。（看表）十点一刻。（門又开了）哦哦，来了。

（德里妮打扮得非常漂亮的走进来。穿着罩袍，戴着头巾。看《厄拉特报》的紳士目不轉睛的对她看。）

德里妮　阿呀，等久了罢！

拉蒙　唔唔，德里妮！先坐下罢。总算到底光降了。

德里妮　可是，不能来得更早了。（坐下）当兵的兄弟来会我……

拉蒙　什么，兄弟来了？这金字招牌的油头光棍，現在怎么样？

德里妮　油头光棍？那倒是你呵……无家无舍的侯爷。

拉蒙　来逼錢的罢，不会錯的。

堂倌　晚安。

德里妮　安多尼，給我咖啡罢。（向着拉蒙）不会錯又怎么样？来要几个錢，有什么要紧呢？簡直好象是到你家去偷了似的。

拉蒙　到不到我这里来，都一样的，就是有錢，我一文也不給。

德里妮　因为小气！

拉蒙　因为你的兄弟脾气坏。給这样的家伙，也会拿出錢来的你，这才是很大的傻瓜哩。

德里妮　多管閑事。这使你为难么？

拉蒙　和我倒不相干的…… 錢是你的。你又做着体面的生意在賺着。

德里妮　阿呀，好毒！你的嘴是毒的。这样一种笑法……好罢，不要紧。还要笑么？真討厌。

拉蒙　（还笑）因为你的脸相有趣呀。

德里妮　我可并不有趣，也沒有什么好笑。（憤然）問你还要笑不是！

拉蒙　会象先前一样，大家要好的时候一样的吵嘴，倒也发笑的。

德里妮　真的是。

堂倌　（提着咖啡壶走来）咖啡？

德里妮　是的。唔唔，够了。加一点牛奶。好。（拿方糖藏在衣袋里）拿这方糖給小外甥，給拉·伊奈斯的孩子去……那可真教人爱呢。（喝咖啡）拉·貝忒拉不要你了罢？对不对？

拉蒙　沒有法子。她現在拉着一个摩登少年了……第一著是活下去呀。

德里妮　但是，你真的想她么？

拉蒙　好象是想了的，好象真的是迷了的，两三天里……一礼拜里……至多七八天里是。

德里妮　呵，說是你……真的想了什么拉·貝忒拉，好不滑稽。

拉蒙　滑稽？为什么？另外也不見得有什么希奇呀。

德里妮　有的很呢。总而言之，无論是她，是她的男人，是你，叫作“羞”的东西，是一点也沒有的。

拉蒙　謝謝你！

德里妮　真的是的。那一家子里，真也会尽凑集起些不要脸的东西来……

拉蒙　只要再加一个你，那就沒有缺点了。

德里妮　誰高兴！我是，虽然……

拉蒙　虽然，怎么样呢？

德里妮　我么，虽然……干着这样的事情，即使碰着那婆子一样的不幸，但如果結了婚，瞞着丈夫的眼睛的事可是不做的，无論你似的光棍来說也好，比你出色的男人来逼也好。

拉蒙　那么，为什么不結婚的？

德里妮　为什么不么？就是告訴了你，也沒用。

拉蒙　那是沒用的。但你却唠唠叨叨……只要看拉·伊奈斯姊姊結了婚，就知道你也不見得做不到……

德里妮　那也是的。可是拉·伊奈斯姊姊結婚的时候，父亲还在工厂里做事，家里有錢呀。他不久生了病，可就不行……連水也不大有得喝了。拉·密拉革罗斯和我虽然去做了模特兒，可是因为你們这些画家再不要脸也沒有的……

拉蒙　約婚的人竟一个也沒有么？

德里妮　这些話还是不談罢……她虽然是生我的母亲，可是一想起对我的沒有血也沒有泪的手段来，我有时真覚得要扭断她的頸子。

（看《厄拉特报》的紳士吃了一惊，轉过脸来。）

拉蒙　我問問，倒并沒有什么坏心思，你也还是看破

点罢，象我似的……想着这样的事，脸孔会象恶鬼呢。

德里妮　象也不要紧。干着这样的事，活着倒还是死掉的好。(用手按着前额。)

拉蒙　不要想来想去了……喂，看破点罢。去散步一下，怎么样？很好的夜呢。

德里妮　不，不成。拉·密拉革罗斯就要来接我了。

拉蒙　那么，沒有法子。

德里妮　不再講我的事吧。哦哦，你在找寻的事情，怎么样呢。

拉蒙　有什么怎么样呢。

德里妮　那么，这里住不下去了？

拉蒙　唔，差不多。沒有法子。只好回家种地去。

德里妮　眞可怜，你原是能够成为大画家的人。

拉蒙　(浮出伤心的微笑来)胡說白道！懂也不懂得。

德里妮　懂得的呀。和你同住的时候，誰都这么說呢。拉蒙是艺术家，拉蒙是会大成的。

拉蒙　但現在却是这模样，全都是些不成气候的东西。

德里妮　哦，那一张画怎么了？……我装着微笑，将手放在胸前的。

拉蒙　烧掉了……那画，是我能画的最大的杰作……能够比得上这画的，另外是一幅也沒有画出来……。这原是要工夫……要安静的……。但你知道，沒有工夫，沒有安静，也沒有錢。也有人說，就随它沒有画完，这么的卖掉吧。我对他說，不成！誰卖！放屁！烧掉它！……就点

了火。如果是撕掉，那可是到底受不住的。从此以后，就連拿笔的意思也沒有了。

（凝視着地板）

德里妮　看吧，这回是你在想来想去了。

拉蒙　不錯，真的，我忘却了看破了。唉唉，討厌的人生！（从背心的袋子里，拿出两三张卷烟草的肮脏的紙来，摊开一张，又从遍身的袋子里，掏出烟末来，总算凑成了够卷一枝的分量。）

德里妮　唉唉，你为什么这样討人的厌？

拉蒙　討人厌？什么事？

德里妮　連烟末都吸完了，却还以为借一个賚尔[1]，买盒烟，是失了体面的事。

拉蒙　并不是的，烟还有着呢。

德里妮　撒謊！

拉蒙　我不过看得可惜罢了。

德里妮　装硬好汉也沒有用！你是会可惜东西的人么？可怜的人。該遭殃的！

拉蒙　我虽然沒有烟，却有錢。

德里妮　即使有，恐怕付过咖啡帐也就精光了。

拉蒙　不不，还有的。

德里妮　有什么呢！喂，来一下，安多尼！拿雪茄来。要好的。

---

① 西班牙币。——譯者。

（抛一个大拉[1]在桌子上。）

拉蒙　不要胡閙，德里妮，这錢，收着吧。

德里妮　不行的，不是么？你有錢的时候，不也請过我么？

拉蒙　不过……

德里妮　随我就是。

堂倌　（拿着一盒雪茄）怎么了？已經講了和了么？

拉蒙　你瞧就是……可是，怎么了？近来沒有弹奏的了么？

堂倌　（望着里面）有的，就要开手了。这烟是不坏的，堂·拉蒙。

拉蒙　那一枝？

堂倌　就是我拿出来的这一枝。

拉蒙　多謝，安多尼！这雪茄是德里妮买給我的。你拿咖啡錢去……

德里妮　不成，都讓我来付。

拉蒙　这末后一次，讓我来請罢。穷固然是穷的，但讓我暫时不覚得这样罢。

德里妮　那么，你付就是了。

（堂倌擦着火柴，給拉蒙点火。咖啡館的大鋼琴和提琴开始奏起《喀伐里亚·路思諦卡那》的交响乐来。拉蒙和德里妮默默的听。只剩着美术青年們的議

---

[1] 也是西班牙币。——譯者。

論声和以这为煩的别的座客的"嘘嘘"声。）

拉蒙　一听这音乐，我就清清楚楚的記起那时的事，难受得很了！你还記得那画室么？

德里妮　是的，很冷的屋子。

拉蒙　是北极呀，但是无論怎么冷，却悠然自得得很。

德里妮　那倒是的。

拉蒙　还記得我們俩的打賭罢，我抱起你，說要走到梯子的头頂，你却道走不到。

德里妮　哦哦，記得的。

拉蒙　可是我贏了！但常到这家里来的新聞記者却以为是誰的模仿。我們肯模仿的么！我們的生活，不都是蛮野的独創么！

德里妮　你倒真是的。什么时候总有点瘋瘋顚顚……对啦，那是独創罢。

拉蒙　就是你，也这样的。你还記得初到那里来住的晚上么？你說我的眼睛就象老雕似的发閃……

德里妮　唔唔，那也真是的。

拉蒙　其实，是因为爱你呀。

德里妮　那可难說。

拉蒙　真的，但你却好象沒有覺得。

德里妮　也还記得白天跑到芒克罗亚去么？

拉蒙　唉，是的，是的，……不知道为什么去的？现在的白天，可沒有那样的事了。快到拉·弗罗理达的时候，有一个大水洼，記得么？你怕弄脏了磁漆的鞋子，不敢就

走过去，我抱起了你，看見的破落戶汉子們就嚷起来了。但我还是抱着你走，你也笑笑的看着我……

德里妮　那是因为覺得你叫人喜欢呀。

拉蒙　也許有一点罢。不过和我的意思还差得远呢……还有，也記得那詩人生了病，躺到我們家里来的时候么？

德里妮　記得的。

拉蒙　来的那时的样子，現在也还在眼面前。外面下着大雪，我們倆圍着爐子，正和邻近的太太們談些閑天。可怜，他眞抖到利害！牙齿格格的响着，那时他說的話，我也还記得的。"到过咖啡館去了，誰也不在。如果不碍事，給在这里停一下罢。"你还邀他吃飯。又因为他說久沒有睡过眠床了，你就請他在我們的床上睡。你自己呢，就睡在躺椅上。我坐着，吸着烟，一直到天明，看見你的睡相，心里想，这是好心的女人，很好的女人。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后来虽然有时吵了架……

德里妮　不过是有时么？

拉蒙　倒也不是常常的。所以虽然吵了架，我心里却想，她那里，那是有着这样的各种缺点的。但是，心却是很好的女人……

德里妮　（伸出手来，要求握手，）就是你，在我也是一个好人。

拉蒙　（将她的手夹在自己的两手掌的中間）不，不，我倒并不是。

德里妮　你知道那可怜的人，那詩人，后来怎么样了么？

拉蒙　死在慈善病院里了。

德里妮　詩真的做得好么，那人？

拉蒙　不知道怎么样……我是沒有看过他的东西的。但我想，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却象不成器的人們的最后一样，死在慈善病院里，誰也不管，那可是不正当的。

德里妮　生在凱泰路尼亚的，留着长头发的那雕刻家，怎么样了呢？

拉蒙　确是改了行业了。变了鑄型师了。現在呢，吃倒不愁。就是降低了品格，提高了生活。

德里妮　还有，那人呢？那个唱着歌，装出有趣的姿势，瘦瘦的，大鬍子的法国人，怎么样了呢？

拉蒙　那个在路上大声背誦着保罗・惠尔倫的詩的那人么？那恐怕是死掉了的。是在巴黎給街头汽車軋死的。

德里妮　还有那无政府主义者呢？

拉蒙　那家伙，当了警察了。

德里妮　还有那人，哪，留着八字鬍子的那人呢？

拉蒙　唔唔，不錯！那才是一个怪人呢！他和一个朋友吵嘴，我也还記得的。那时他們俩都穷得要命，穿着破烂的衣服，可是为了如果穿上燕尾服，去赴时髦的夜会，誰最象样的問題，終于彼此悪駡起来了。八字鬍子后来得了好地位，但那时的褲子这才惊人呢。那褲子是我不知道洋服店里叫作什么名称的，总之是不过刚刚可以伸进脚去

的，并不相連的两条褲腿子。又用繩将这褲腿子挂在皮带上，外面还得穿上破外套，来遮掩这复杂的情形。并且将一枝手杖当作宝貝，但那尖端的鉄已經落掉，而且磨得很短了，要达到地面，就必得弯了腰，并且竭力的伸长了臂膊。这种模样，是决不能說是时髦人物的趣味的，但有一回，我和他在凱斯台理耶那大路上走的时候，他却指着坐在闊馬車里跑过的女人們，說道，“这些女流之輩，以不可解的輕蔑的眼睛在看着我們”哩。

德里妮　不可解的輕蔑！唉唉，出色得很！

拉蒙　眞可怜，这家伙实在是自命不凡的。

德里妮　那人也死了？

拉蒙　唔，死了。在这里聚会过的一些人，几乎都死掉了。成功的一个也沒有。替代我們的是富于幻想的另外的青年，也象我們先前一样，梦着，講着恋爱，艺术，无政府。什么都象先前一样，只有我們却完全改变了。

德里妮　不不，什么都象先前一样，是不能說的。你可曾走过我們的老家前面看了沒有呢？

拉蒙　怎么会不走过！那房子是拆掉了。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近几时还去望了一下旧址，只有一个吓人的大洞。不下于我心里的洞的大洞。不是夸张，我可实在是哭了的。

德里妮　走过那地方，我也常常是哭了的。

拉蒙　凡是和自己的回忆有关系的，人們总希望它永久。但是，这人生，却并沒有那么重要的意义的。

（有人在外面敲，接着就在窗玻璃外露出一个人的

脸）

德里妮　阿呀，拉·密拉革罗斯和那人同来接我了。

拉蒙　什么，你，要走么？

德里妮　唔唔，是的。

拉蒙　你和我就这样的走散，眞是万料不到的。但你还可以住在这地方，住在这瑪德里，到底比我好。我的事情，大約也就立刻忘記的罢。

德里妮　你忘記我倒还要快哩。你的前面有生活。回家去就要結婚的罢……太太……孩子……都可以有的。反过来……象我似的女人，前面有什么呀？不是进慈善病院……就是从洞桥上投河……

（站了起来）

拉蒙　（按住她的手）不行，德里妮，不行。我不能这样的放你走。你是我的。即使社会和闊人們說我們是姘头，是什么，也不要紧，即使輕蔑我們，也不要紧……我也象你一样，是一个小百姓……父亲是农夫……田地里的可怜的劳动者……由我看来，你是我的妻子。所以我不能就这样的放你走，我不放的！

德里妮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你这可怜的人。錢是沒有的。和我結婚么？这是我这面就要拒絕的。我虽然并不是守了应守的事情的女人，但良心和羞耻……却并不下于别的女人們，是有的呢……況且无論你，无論誰，要我再拿出失掉了的东西来，都可做不到。（又有人敲玻璃窗。德里妮要求着握手）那么，你……

拉蒙　那么，从此就連你的消息也听不到了？

德里妮　就是听到，不是也沒有用么？

拉蒙　你对我，是冷酷的。

德里妮　我对自己可是还要冷酷哩。

（默默的望着地面。进来一个穿外套，戴寬大帽子的破落戶，走近桌子去。）

破落戶　（举手触着帽子的前緣）晚安！

拉蒙　晚安！

破落戶　（向德里妮）你同去么，怎么了呀？那边是已經等着了的。

德里妮　这就是。那么，再見！（向拉蒙伸出手去）

拉蒙　再見！

（德里妮和破落戶一同走近門口。在那里有些躊躕似的，回顧了一下。看見垂头丧气的拉蒙，輕輕的叹一口气，于是出来了。拉蒙站了起来，決計要跟她走。）

看报的紳士　（拉住拉蒙的外套）但是，您想要怎么样呀？就是那女人罢，如果她不想走，可以不走的。

拉蒙　唉唉，眞的，您的話一点也不錯。（仍复坐下。堂倌走过来收拾了用过的盃盘，用桌布擦着大理石桌子。）

堂倌　不要伤心了罢，堂·拉蒙。一个女人跑掉了，别的会来的。

拉蒙　現在走掉的却不是女人哩，安多尼。……是青春呀，青春……这是不再回来的。

堂倌　那也是的。不过也沒有法子。人生就是这样的东西呀。想通些就是了……因为是什么也都要过去的，而且实在也快得很。眞的呢。

看报的紳士（点着头）那是眞的。

堂倌　阿呀，怎么样？回去么？

拉蒙　是的，我要去乱七八遭的走一通……乱七八遭的。（站了起来，除下帽子，对那看《厄拉特报》的紳士招呼，）再見。

看报的紳士　（溫和地）呀，再見！

（拉蒙經过店堂，走出街上。）

美术青年之一　唉唉，藹勒·格垒珂！……他才是眞画家……

別的美术青年　叫我說起来，是誰也赶不上諦卡諾的技巧的。

跋司珂族的人們

流浪者

昏夜已經袭来，他們便停在夹在劈开的峭壁之間的孔道的底下了。两面的山头，仿佛就要在那高处接吻似的紧迫着，只露出满是星星的天空的一綫来。

在那很高的两面峭壁之下，道路就追随着任意蜿蜒的川流。那川流，也就在近地被水道口的堤防阻塞，积成一个水量很多的深潭。

当暗夜中，两岸都被乔木所遮的黑的光滑的川面，好象扩张在地底里的大的洞穴的口，也象无底的大壑的口。在那黑的漆黑的中央，映着列植岸上的高的黑柳和从群山之間射来的空明。

宛然嵌在狭窄的山隙間一般，就在常常滚下石块来的筑成崖壁的近旁，有一間小屋子。那一家族，便停在那里了。

这是为在北方的道路上，无处投宿的旅人而設的小屋之一。停在那里的，大概是希泰諾，补鍋匠，乞丐，挑夫，或是并无工作，信步游行的人們。

家族是从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子組成的。女人跨下了騎来的雄馬，走进小屋去，要給抱着的嬰兒哺乳了，便坐在石櫈上。

男孩子和那父亲，卸下了馬上的行李，将馬系到树上去；拾了几把燒火的树木，搬进小屋里，便在中間的空地上，生起火来了。

夜是寒冷的。夹在劈成的两山之間的那孔道上，猛烈地吼着挾些雨夹雪的风。

女人正給嬰兒哺乳的时候，男人便懇切地从她的肩头取下了濡湿的圍巾，用火去烘乾了。并且削尖了两枝棒，釘在地面上，还是挂上在那一条圍巾去，借此遮遮风。

火着得很旺盛，火焰使小屋里明亮起来。灰白的墻壁上，有些也是流浪的人們所遺留的，用木炭所写的，很拙的画和字。

男人小而瘦，頤下和鼻下，都沒有留鬍子。他的全生命，仿佛就集中在那小小的，烏黑的活潑的两眼里似的。

女的呢，假使沒有很是疲劳的样子，也許还可以見得是美人。她以非常滿意的模样，看着丈夫。看着一半江湖卖解，一半大道行商的那男子。对于那男子，她是連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也不明白，但是爱着的。

男孩子有和父亲一模一样的脸相，也一样地活潑。他們俩都很快地用暗号的話交談，历覽着墻上的文字，笑了。

三个人吃了青魚和面包。以后，男人便从包裹里拉出

破外套来，給她穿上了。父子是躺在地面上。不多久，两个都睡着了。嬰兒啼哭起来。母亲将他抱起，搖着，用鼻声嗚他睡去。

几分鐘之后，这应急的窠里，已經全都睡着了。对于流宕的自由的他們的生涯，平安地，几乎幸福地。

外面是寒风吹动，呻呼，一碰在石壁上，便呼呼地怒吼。

川水以悲声鳴着不平。引向水車的沟渠中，奔流着澎湃的水，奏着神奇的盛大的交响乐。……

第二天的早晨，騎了馬，抱着嬰兒的女人和那丈夫和男孩子，又开始前行了。这流浪的一家，愈走就愈远，終于在道路的轉角之处，消失了他們的踪影了。

黑馬理

在古旧的小屋子門口，抱着小弟弟的只一个人，黑馬理，你是整天总在想些什么事，凝眺着远山和青天的罢。

大家都叫你黑馬理，但这是因为你是生在东方賢士君王节日的，此外也并无什么緣故呀。你虽然被叫作黑馬理，皮肤却象刚洗的小羊一般白，头发是照着夏日的麦穗似的黃金色的。

当我騎馬經过你家門前的时候，你一見我，便躲起来了。一見这在你出世的那寒冷的早晨，第一个抱起了你的我，一見这有了年紀的医生啊。

我多么記得那时的事呵，你不知道！我們是在厨房里，

拢了火等候着的。你的祖母，两眼含泪，烘着你的衣服，凝視着火光，深思着的。你的叔父們，不錯，亚理司敦的叔父們，談着天气的事，收获的事。我去看你的母亲，还到臥房好几回呢。到那从天花板上挂着带鬚的玉蜀黍的狭小的臥房里。你的母亲痛得呻吟，好人物的訶舍拉蒙就是你的父亲，正在看护的时候，我还站在窗口，看着戴雪的树林，和飞渡天空的鶫鳥队之类哩。

使我們等候了許久之后，你总算揚着厉害的嗁声，生下来了。人当出世的时候，究竟为什么哭的呢？因为那人所从出的"无"的世界，比从新跨进的这世界还要好么？

就如說过那样，你大哭着，生下来了。东方的魔法的王們一听到，便来在要給你戴的头巾里，放下一盾銀錢去。这大約便是从你家付給我，作为看賚的一盾罢……

現在你，我一經过，我騎了老馬一經过，就躲起来。唉唉！我这面，也从树木之間偸看着你的。为的是什么呢，你可懂得不？……一說，你就会笑起来罢。……我，这老医生，即使叫作你的祖父也可以，真的，倘一說，你一定要笑的。

你就好看到这样！人們說，你的脸，是晒得黑黑的呀，你的胸脯，还不够飽滿呀。也許这样的罢，那是。但还因为你的眼睛，有着无风的秋日的黎明一般的靜，你的嘴唇，有着开在通黄的麦地之間的罌粟花一般的顏色呵。

况且你是又良善，又有爱情的。这几天，是市集的星期三，可記得呢？你的父母都上市去了，你不是抱着小弟

弟，在自己的田地里游逛么？

小鬼发脾气了。你想哄好他，給看着牛呀。給看那吃着草，高兴地喘息着，笨重地跑来跑去，而且始終用长尾巴挑着脚的戈略和培耳札呀。

你对頑皮的小鬼头說了罢，“阿，看戈略罢……看那笨牛……哪，不是长着角么……好，宝宝，問他看，你为什么閉眼睛的？那么大，那么傻的眼睛……阿呀，不要搖尾巴呀！”

于是戈略走到你的身边，用了反刍动物所特有的悲悯的眼色看着你，伸出头来，要你撫摩那生着旋毛的脑窝。

你又走向别的一头牛，指着他說了，“那个，那是培耳札……哼……多么黑呀……多么坏的牛呵……宝宝和姊姊都不喜欢这头牛，喜欢戈略，哪。”

小鬼也就跟你学着說，“喜欢戈略，哪。”但即刻又記起了自己是在发脾气，哭起来了。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起来了。一到我那样的年紀，那是真的，胸膛里是怀着赤子之心的呵。

你想小弟弟不吵閙，还走着給他看搗乱的小狗，跟定了雄鷄的大架子，在地上开快步的鷄，蹒跚乱走的胡塗的猪，不是么？

小鬼一安静，你便沈思起来了。你的眼睛虽然向着紫的远山，但是并沒有看山哩。你也望着优游青天的白云，落在林中的堆积的枯叶，和只剩了骨胳的树木的枝梢，但是什么也沒有看呵。

你的眼，是看着一点什么东西的。然而这是看着心里面的什么，看着挺生爱的芽，开放梦的花的神奇之国的什么呵。

今天經过的时候，我看見你比平时更加沈思了。你坐在树身上，惘惘然忘了一切似的，然而有些不知什么苦处，嚼着薄荷的叶呵。

唉唉，黑馬理，試来說給我听罢，你是想着什么，而凝眺着远山和青天的。

移 家

两个人从早上起，就往新居，等候行李馬車的来到。直到晚上五点鐘前后，这才到了楼下的門口，停止了。

搬运夫們很有劲，将旁家私随处磕撞着搬上来。因为那混乱，在寒俭的这家庭里，算最值錢的客厅用的长椅子和卧房的門上的玻璃，都弄破了。

馬車夫說是小小的車子上，行李装不完，所以說定是两盾的，这时要三盾。搬运夫們的酒錢要得不够，就說了一些不好听的恶話。

时候已經晚了，只靠一盞将灭的灯，夫妇开手将家具放在各各的处所。孩子趁势玩着，从紙馬的肚子里拉出麻屑来。但也便生厌，用渴睡似的声音，呼着母亲，跟在她的后面，牵住了衣裾。母亲于是取出火酒灯，将中午剩下的杂碎，检一些到勺鍋里，温起来，給孩子吃。后来就領到床上去了，即刻呼呼地，孩子也就睡着了。

她又出来了，来收拾已經开手的东西。他就說——

"歇一歇可好呢。一看見你做得不歇，我就觉得很难平靜。坐在这里罢。談几句天罢。"

她坐下，用那染了灰尘的一只手，按住了流汗的滿是散出的头发的前額。

他是相信着不久便可以复职的。即使万一不能，也有店家說过，如果一百五綏泰也可以，就来做帐房。到那时为止的生計，大約未必有什么为难罢。这回的家，因为是第六层楼，所以太高些。然而惟其高，倒一定爽朗的罢。他这样地說着，向各处四顧。这一看，他又觉得显示着寂寞精光的阴森的，那冷冷的壁，滿是尘埃的家具，散乱着繩子的地板，对于他的話，都浮出阴沉的笑来。

她是決計了的，凡男人所說的事，她都点头。

休息了片刻，她又站起来了，并且說——

"我可是沒有豫备晚膳的工夫了呵。"

"不要紧的。（他說，）我一点也不想吃。今天就減了这个，睡觉。"

"不，我去买一些什么来罢。"

"那么，我也一同去。"

"孩子呢？"

"就回来的。不要紧，不会醒的。"

她到厨房里洗手去了。然而水道里沒有水。

"阿呀呀，水也还得去汲呢。"

她将围巾搭在肩上，拿上一个罐。他也将一个瓶藏在

外衣下。于是悄悄地走出外面了。四月的夜，給他們起了寒冷的討厌的心情。

經过王国剧場时，看見蜷臥地上的人类的团块。

亚列那尔街上，是在板路上，发着沈重的雄壮的音响，走过了許多輛馬車。

他們在伊薩貝拉二世的广場上的噴泉里汲了水。待到又經过那成了团块，睡着的人們前面的时候，因为对于伤心的印象而感到的一种滿足，又停了一些时。

一到家，都默默地走上楼梯去。于是便上了床。

他以为因为疲劳着，即刻可以睡去的。但是睡不着，注意力变得太敏了。便是夜中的极微的声音，也都听得到。一听到远远地沈重的雄壮的馬車声，眼里便看見睡在路旁的人們的模样，心里是人类的一部份的无依的被弃的情形。暗淡的思想使他苦恼，一种大恐怖塞滿他的心中了。他以为不該惊醒她，竭力抑制着身体的发抖。她呢，因为休息了白天的劳碌，見得是睡的极熟了。然而并不然……她用极弱的声音呻吟着……

"什么地方不舒服么?"他問。

"孩子……"她吞住話，啜泣了。

"什么！孩子?"他直坐起来。

"不，先前的孩子……貝比德呵，……你知道么?……到明天，正是他死后的二周年了……"

"唉唉！我們怎么只有这样伤心的事情的呢！"

祷 告

他們是十三个。是为危险所染就，惯于和海相战斗，不管性命的十三个。他們之外，还载着一个女子，是船长的妻。

十三个都是海边人，备着跋司珂种族的特色。大的头，尖的側脸，凝視了吞人的怪物一般的海，因而死掉了的眼珠等，便是。

坎泰勃里亚的海，是熟識他們的。他們也熟識波和风的。

又长又細，漆得烏黑的大船，名叫"亚兰札"。跋司珂語，意义就是"刺"。短檣一枝，揚着小小的风帆，竪在船头上。……

傍晚，簡直是秋天。风若有若无，波是圓而稳，很平静。帆几乎不孕风，船在蓝海上，带着銀的船迹，緩緩地移动。

他們是出穆耳德里珂而来的，要趁圣加德林节，和别的船一同去打网，現在正駛过兌巴的前面。

天上滿是鉛色棉絮一般的云。云和云的破綻間，露着微微带白的蓝色。太阳从云縫中，成了閃閃的光綫，迸射出来，烧得通紅的云边，顫抖着映在海波上。

十三个男人都显着茫然的認真的相貌，几乎不开口。女人是頗有些年紀了，用了粗的編針和蓝的毛綫团，編着袜。船长是庄重的寂靜的脸相，将帽子直拉到耳朵边，右

手捏定代舵的柄子，茫然凝視着海面。毛片不干净的一匹长毛狗，在船尾巴，坐在靠近船长的椅子上，但它也如人們一般，无关心的看着海。

太阳渐渐下去了……上面，是从火焰似的紅，銅似的紅，到灰色的各种的調子，鉛的云，大的鯨形的云等。下面是，只有带着紅，淡紅，紫这些彩色的海的蔚蓝的皮肤。間以波的旋律底的蜿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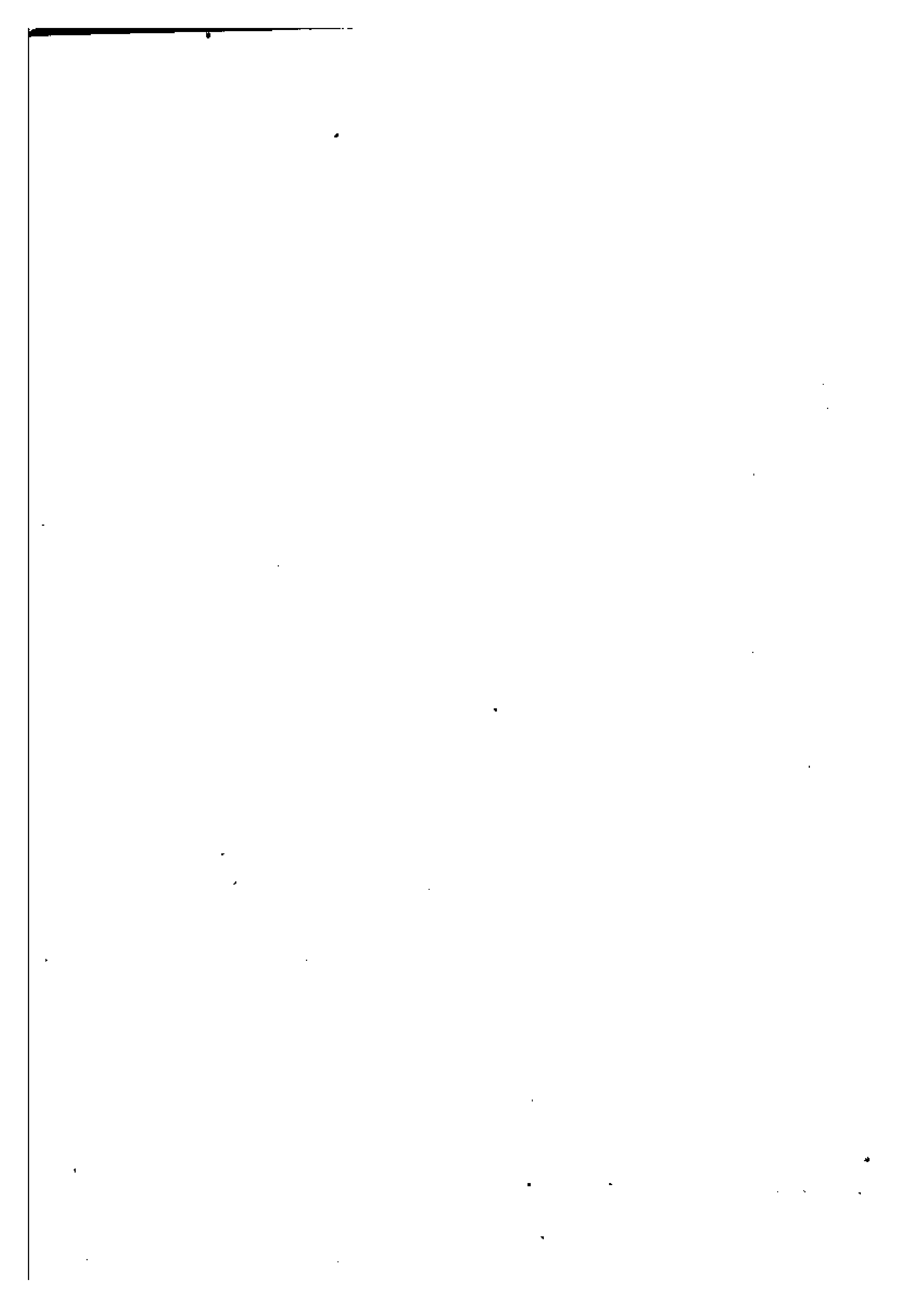
船到伊夏尔的前面了。山气浓重的陆风拂拂地，在海岸上，已看見向着这面的崖壁，山岩。

突然，在这黄昏的临終之际，伊夏尔的教堂的时鐘，打出时辰来了。于是“三位祷告”的鐘，便如徐緩而有威严的庄重的声音一般，洋溢在海面上。船长一脱帽，别的人們都学着他。船长的妻从手中放下了編織。大家就一面看着弯弯曲曲的平稳的海波，用了重实的沈郁的声調，一同做祷告。

天候一晚，风已經大了起来。布帆一受空气的排煽，鼓得圓圓，大船便在黑色的海上剩下銀的船迹，向暗中直闖进去……

他們是十三个。是为危险所染就，慣于和海相战斗，不管性命的十三个。

附 录



《竖琴》譯后附記

作者符拉迪弥尔·理定（Vladimir Lidin）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的，今年才三十五岁。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語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綫；十月革命时是在赤軍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常旅行外国，不久也許会象 B. Pilyniak 一样，到东方来。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到去年止，約共有十二种。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識阶級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讀者頗多，算是一个較为出色的作者。这篇是短篇小說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从日本村田春海的譯本重譯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約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飢餓，待回来时，故家已經充公，自己也下了獄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蘊借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周围的生活。

原譯本印在《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几个脫印的字，現在看上下文义补上了，自己不知道有无錯誤。另

有两个×，却原来如此，大約是“示威”，“杀戮”这些字样罢，沒有补。又因为希图易懂，另外加添了几个字，为原譯本所无，則并重譯者的注解都用方括弧作記。至于黑鷄来啄等等，乃是生了伤寒，发热时所見的幻象，不是“智識阶級”作家，作品里大概不至于有这样的玩意兒的——理定在自传中說，他年青时，曾很受契訶夫的影响。

还要說几句不大中听的話——这篇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謂頗透了，虽然粉飾了許多詼諧，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們中国的“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自然，也許因为是俄国作家，总还是值得“紀念”，和阿尔志跋綏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沒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論已經过去或未經过去——的作品，也就沒有畏憚了。这便是所謂“新的产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鲁迅附記。

載1929年1月10日《小說月报》第20卷第1期。

《肥料》譯后附記

这一篇的作者，是現在很輝煌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在中国也紹介过不止一两次，可以无須多說了。但譯者所信为最可靠的，是曹靖华先生譯出的几篇，收在短篇小說集《烟袋》里，幷附作者传略，爱看这一位作家的作品的讀者，可以自去参看的。

上面所譯的，是描写十多年前，俄边小村子里的革命，而中途失敗了的故事，內容和技术，都很精湛，是譯者所見这作者的十多篇小說中，信为最好的一篇。可惜譯文頗难自信，因为这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三本中富士辰馬的譯文重譯的，而原譯者已先有一段附記道：

"用了眞的农民的方言来写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实在是难解，听說虽在俄国，倘不是精通地方的风俗和土話的人，也是不能看的。因此已有特別的字典，专为了要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但譯者的手头，沒有这样的字典。……总是想不明白的处所，便求教于精通农民事情的一个韃靼的妇人。綏甫林娜也正是出于韃靼系的。到得求教的时候，却愈加知道这一篇之难解了。……倘到坦波夫或什么地方的乡下去，在农民中間生活三四年，或者可以得到完全的

譯本罢。”

但譯文中的农民的土話，却都又改成了日本乡村的土話，在普通的字典上，全部沒有的，也未有特别的字典。于是也只得求教于懂得那些土話的 M 君，全篇不下三十处，并注于此，以表謝忱云。

又，文中所謂“教友”，是基督教的一派，而反对战爭，故当时很受帝制政府压迫，但到革命时候，也終于显出本相来了。倘不記住这一点，对于本文就常有难以明白之处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

洛文記于西湖之避暑吟詩堂。

載1931年10月20日《北斗》月刊第1卷第2期。

《山民牧唱序》譯后附記

《山民牧唱序》从日本笠井鎮夫的譯文重譯，原是載在这部書的卷首的，可以說，不过是一篇极輕松的小品。

作者巴罗哈（Pio Baroja Y Nessi）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西班牙的圣綏巴斯鏘市，从馬德里大学得到 Doctor 的称号，而在文学上，則与伊本納兹齐名。

但以本領而言，恐怕他还在伊本納兹之上，即如写山地居民跋司珂族（Vasco）的性質，詼諧而阴郁，虽在譯文上，也还可以看出作者的非凡的手段来。这序文固然是一点小品，然而在发笑之中，不是也含着深沉的忧郁么？

載1934年10月16日《譯文》月刊第1卷第2期。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們》譯后附記

巴罗哈(Pio Baroja y Nessi)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西班牙之圣舍跋斯丁市，和法兰西国境相近。先学医于巴連西亚大学，更在馬德里大学得医士称号。后到跋司珂的舍斯德那市，行医两年，又和他的哥哥理嘉图(Ricardo)到馬德里，开了六年面包店。

他在思想上，自云是无政府主义者，翘望着力学底行动 (dynamic action)。在文艺上，是和伊巴臬兹(Vincent Ibanez)齐名的現代西班牙文坛的健将，是具有哲人底风格的最为独創底的作家。作品已有四十种，大半是小說，且多长篇，又多是涉及社会問題和思想問題这些大題目的。巨制有《过去》，《都市》和《海》这三部曲；又有連續发表的《一个活跃家的記录》，迄今已經印行到第十三編。有杰作之名者，大概屬于这一类。但許多短篇里，也尽多风格特异的佳篇。

跋司珂(Vasco)族是古来就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間的比萊納 (Pyrenees) 山脉两側的大家視为《世界之謎》的人种，巴罗哈就稟有这民族的血液的。选在这里的，也都是描

写跋司珂族的性質和生活的文章，从日本的《海外文学新选》第十三編《跋司珂牧歌調》中譯出。前一篇（Elizabideel vagabundo）是笠井鎮夫原譯；后一篇是永田寬定譯的，原是短篇集《阴郁的生活》(Vidas sombrias) 中的几篇，因为所写的全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就襲用日譯本的題目，不再改換了。

載1929年9月上海朝花社出版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2）《在沙漠上》一書中。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譯后附記

北阿·巴罗哈（Pio Baroja y Nessi）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生于西班牙之圣舍跋斯丁市，和法国境相近。他是医生，但也是作家，与伊本涅支（Vincent Ibanez）齐名。作品已有四十种，大半是小説，且多长篇，称为杰作者，大抵屬于这一类。他那連續发表的《一个活动家的記录》，早就印行到第十三編。

这里的一篇是从日本笠井鎮夫选譯的短篇集《跋司珂牧歌調》里重譯出来的。跋司珂（Vasco）者，是古来就位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間的比莱納（Brenees）山脉两側的大家看作“世界之謎”的民族，如作者所說，那性質是“正經，沉默，不願說誑”，然而一面也爱說废話，傲慢，装闊，討厌，善于空想和做梦；巴罗哈自己就禀有这民族的血液的。

莱哥羌台奇正是后一种性質的代表。看完了这一篇，好象不过是巧妙的滑稽。但一想到在法国治下的荒僻的市鎮里，这样的脚色就是名人，这样的事情，就是生活，便可以立刻感到作者的悲凉的心緒。还記得中日战争（一八九四年）时，我在乡間也常見游手好閑的名人，每晚从茶店

里回来，对着女人孩子們大講些什么刘大将軍（刘永福）摆“夜壶陣”的怪話，大家都听得眉飞色舞，眞該和跋司珂的人們同声一叹。但我們的講演者虽然也許添些枝叶，却好象幷非自己随口乱談，他不过将茶店里面販来的新聞，演义了一下，这是还胜于萊哥先生的促狭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夜，譯完幷記。

載1935年4月15日《新小說》月刊第1卷第3期。

#《会友》譯后附記

《会友》就是上期登过序文的笠井鎮夫譯本《山民牧唱》中的一篇，用詼諧之笔，写一点不登大雅之堂的山村里的名人故事，和我先曾紹介在《文学》翻譯专号上的《山中笛韵》，情景的阴郁和玩皮，真有天渊之隔。但这一篇里明說了两回：这跛司珂人的地方是法国屬地。屬地的人民，大概是阴郁的，否則嘻嘻哈哈，象这里所写的"培拉的学人哲士們"一样。同是一处的居民，外观上往往会有两种相反的性情。但这相反又恰如一张紙的两面，其实是一体的。

作者是医生，医生大抵是短命鬼，何况所写的又是受强国迫压的山民，虽然嘻嘻哈哈，骨子里当然不会有什么乐趣。但我要紹介的就并不是文学的乐趣，却是作者的技艺。在这么一个短篇中，主角迭土尔辟台不必說，便是他的太太拉·康迪多，馬車夫馬匿修，不是也都十分生动，給了我們一个明确的印象么？假使不能，那是譯者的罪过了。

載1934年11月16日《譯文》月刊第1卷第3期。

《少年别》譯后附記

《少年别》的作者 P ·巴罗哈，在讀者已經不是一个陌生人，这里无須再来紹介了。这作品，也是日本笠井鎮夫选譯的《山民牧唱》中的一篇，是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样式的小說，作者常常应用的；但也曾在舞台上实演过。因为这一种形式的小說，中国还不多見，所以就譯了出来，算是献給讀者的一种参考品。

Adios a La Bohemia 是它的原名，要譯得誠实，恐怕应該是《波希米亚者流的离别》的。但这已經是重譯了，就是文字，也不知道究竟和原作有怎么天差地远，因此索性采用了日譯本的改題，謂之《少年别》，也很象中国的詩題。

地点是西班牙的京城瑪德里 (Madrid)，事情很簡单，不过写着先前滿是幻想，后来終于幻灭的文艺青年們的結局；而新的却又在发生起来，大家在咖啡館里发着和他們的前輩先生相仿的議論，那么，将来也就可想而知了。譯者寡聞，先前是只听說巴黎有这样的一群文艺家的，待到

看过这一篇，才知道西班牙原来也有，而且言动也和巴黎的差不多。

载1935年2月16日《譯文》月刊第1卷第6期。